

初 中 三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五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G634.3  
83



3 1761 9699 0

風  
波魯迅

(吶喊)

臨河的土場上，太陽漸漸的收了他通黃的光線了。場邊靠河的烏柏樹葉，乾巴巴的纏喘過氣來，幾個花腳蚊子在下面哼着飛舞。面河的農家的煙突裏，逐漸減少了炊煙，女人孩子們都在自己門口的土場上潑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這已經是晚飯時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搖着大芭蕉扇閒談。孩子飛也似的跑，或者蹲在烏柏樹下賭玩石子。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熱蓬蓬冒煙。河裏駛過文人的酒船，文豪見了，大發詩興，說，『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啊！』

但文豪的話有些不合事實，就因為他們沒有聽到九斤老太的話。這時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掣破芭蕉扇敲着凳腳說：

風  
波

一

138315



『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够了，不願意眼見這些敗家相——還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吃飯了，還吃炒豆子，吃窮了一家子！』

伊的曾孫女兒六斤捏着一把豆，正從對面跑來，見這情形，便直奔河邊，藏在烏柏樹後，伸出雙丫角的小頭，大聲說，『這老不死的人！』

九斤老太雖然高壽，耳朵卻還不很聾，但也沒有聽到孩子的話，仍舊自己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這村莊的習慣有點特別，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歡用秤稱了輕重，使用斤數當作小名。九斤老太自從慶祝了五十大壽以後，便漸漸的變了不平家，常說伊年青的時候，天氣沒有現在這般熱，豆子也沒有現在這般硬；總之現在的時世是不對了。何況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親七斤，又少了一斤，這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實例。所以伊又用勁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伊的兒媳七斤嫂子正捧着飯籃走到桌邊，便將飯籃在桌上一擡，憤憤

的說，『你老人家又這麼說了。六斤生下來的時候，不是六斤五兩嗎？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秤，十八兩秤；用了準十六，我們的六斤該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見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許是十四兩……』

『一代不如一代！』

七斤嫂還沒有答話，忽然看見七斤從小巷口轉出，便移了方向，對他嚷道，『你這死屍怎麼這時候纔回來，死到那裏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開飯！』

七斤雖然住在農村，卻早有些飛黃騰達的意思。從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鋤頭柄了；他也照例的幫人撐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從魯鎮進城，傍晚又回到魯鎮，因此很知道些時事；例如什麼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麼地方，閨女生了一個夜叉之類。他在村人裏面，的確已經是一名出場人物了。但夏天吃飯不點燈，卻還守着農家習慣，所以回家太遲，是

該罵的。

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銅斗、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煙管，低着頭，慢慢地走來，坐在矮凳上。六斤也趁勢溜出，坐在身邊，叫他爹爹。七斤沒有應。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說。

七斤慢慢地擡起頭來，歎一口氣說，『皇帝坐了龍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這可好了！這不是又要皇恩

大赦了嗎！』

七斤又歎一口氣，說，『我沒有辮子。』

『皇帝要辮子嗎？』

『皇帝要辮子。』

『你怎麼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趕忙的問。

『咸亨酒店裏的人，都說要的。』

七斤嫂這時從直覺上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為咸亨酒店是消息靈通的所在。伊一轉眼瞥見七斤的光頭，便忍不住動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緬望起來，裝好一碗飯，揉在七斤的面前道，「還是趕快吃你的吧！哭喪着臉，就會長出辮子來嗎？」

太陽收盡了他最末的光線了，水面暗暗地回復過涼氣來；土場上一片碗筷響，人人的脊梁上都吐出汗粒。七斤嫂吃完三碗飯，偶然擡起頭，心坎裏便禁不住突突地發跳。伊透過烏柏葉，看見又矮又胖的趙七爺正從獨木橋上走來，而且穿着寶藍竹布的長衫。

趙七爺是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這三十里方圓以內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因為有學問，所以又有些遺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聖歎三批評的三國志，時常坐着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三姓名，甚而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後，他

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見今天的趙七爺已經不是道士，卻變成光滑頭皮，烏黑髮頂；伊便知道這一定是皇帝坐龍庭，而且一定須有辮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險。因為趙七爺的這件竹布長衫，輕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來，只穿過兩次；一次是和他嘔氣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時候，一次是曾經砸爛他酒店的魯大爺死了的時候。現在是第三次了，這一定又是於他有慶，於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嫂記得，兩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經罵過趙七爺是「賤胎」，所以這時便立刻直覺到七斤的危險，心坎裏突突地發起跳來。

趙七爺一路走來，坐着吃飯的人都站起身，拏筷子點着自己的飯碗說，「七爺，請在我們這裏用飯！」七爺也一路點頭，說道，「請，請，」卻一徑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斤們連忙招呼，七爺也微笑着說，「請，請，」一面細細的研究他們的飯菜。

「好香的乾菜——聽到了風聲了嗎？」趙七爺站在七斤的後面，七斤嫂的對面說。

「皇帝坐了龍庭了。」七斤說。

七斤嫂看着七爺的臉，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經坐了龍庭，幾時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總要大赦吧。」七爺說到這裏，聲色忽然嚴厲起來，「但是你家七斤的辮子呢，辮子？這倒是要緊的事。你們知道，長毛時候，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

七斤和他女人沒有讀過書，不很懂得這古典的奧妙；但覺得有學問的七爺這麼說，事情自然非常重大，無可挽回，便彷彿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裏嗡的一聲，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太正在不平，趁這機會，便對趙七爺說，「現在的長毛，只是翦人家的辮子，僧不僧，道不道的。從前的長毛



，這樣的嗎？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够了。從前的長毛是——整匹的紅緞子裏頭，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腳跟；王爺是黃緞子，拖下去，黃緞子；紅緞子，黃緞子，——我活够了，七十九歲了。」

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語的說，「這怎麼好呢？這樣的一班老小，都靠着他養活的人……」

趙七爺搖頭說，「那也沒法。沒有辮子，該當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着的。不管他家裏有些甚麼人。」

七斤嫂聽到書上寫着，可真是完全絕望了；自己急得沒法，便忽然又恨到七斤。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說，「這死屍自作自受！造反的時候，我本來說，不要撐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進城去，滾進城去，進城被人剪去了辮子。從前是絹光烏黑的辮子，現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這囚徒自作自受，帶累了我們又怎麼說呢？這活死屍的囚徒……」

村人看見趙七爺到村，都趕緊吃完飯，聚在七斤家飯桌的周圍。七斤

自己知道是出場人物，被女人當大眾這樣辱罵；很不雅觀，便只得擡起頭，慢慢地說道：

「你今天說現成話，那時候……」

「你這活死屍的囚徒……」

看客中間，八一嫂是心腸最好的人，抱着伊的兩週歲的遺腹子，正在七斤嫂身邊看熱鬧；這時過意不去，連忙解勸說，「七斤嫂，算了吧。人不是神們，誰知道未來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時不也說，沒有辮子倒也沒有什麼醜嗎？況且衙門裏的大老爺也還沒有告示……」

七斤嫂沒有聽完，兩個耳朵早通紅了；便將筷子轉過來，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說，「啊呀，這是什麼話呀；八一嫂，我自己看來到還是一個人，會說出這樣昏誕胡塗話嗎？那時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誰都看見；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六斤剛吃完了一大碗飯，拏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伊的雙丫角中間，直扎下去，大喝道，

「誰要你來多嘴！你這偷漢的小寡婦！」

撲的一聲六斤手裏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塊磚角，立刻破成一個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來，檢起破碗，合上了檢查一回，……一巴掌打倒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太拉了伊的手，連說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發怒，大聲說，「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趙七爺本來是笑着旁觀，但自從八一嫂說了「衙門裏的大老爺沒有告示」這話以後，卻有些生氣了。這時他已遶出桌旁，接着說，「恨棒打人算什麼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他兩手同時捏起空拳，彷彿握着無形蛇矛模樣，向八一嫂搶進幾步道，「你能抵擋他嗎？」

八一嫂正氣得抱着孩子發抖，忽然看趙七爺滿臉油汗，瞪着眼，準對

伊衝過來；便十分害怕，不敢說完話，回身走了。趙七爺也跟着走去，衆人一面怪入一嫂多事，一面讓開路，幾個翦過辮子重新留起的便趕快躲在人叢後面，怕他看見。趙七爺也不細心察訪，通過人叢，忽然轉入烏柏樹後，說道，「你能抵擋他嗎！」跨上獨木橋，揚長去了。

村人們呆呆的站着，心裏計算，都覺得自己確乎抵不住張翼德，因此也決定七斤便要沒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王法，想起他往常對人談論城中的新聞的時候，就不該含着長烟管顯出那般驕傲模樣，所以對於七斤的犯法，也覺得有些暢快。他們也彷彿想發些議論，卻又覺得沒有什麼議論可發。嗡嗡的一陣亂蟻，蚊子都撞過赤膊身子，闖到烏柏樹下去了；他們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關上門去睡覺。七斤嫂咕噥着，也收了傢伙和桌子矮凳回家，關上門睡覺了。

七斤將破碗掙回家裏，坐在門檻上吸烟；但非常憂愁，忘卻了吸嚔，象牙嘴六尺多長湘妃竹烟管的白銅斗裏的火光，漸漸發黑了。心裏但覺得

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想些方法，想些計畫，但總是非常糲糊，貫穿不得：『辮子呢？辮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龍庭，破的碗須得上城去釘好。誰能抵擋他？書上一條一條寫着。……』

第二日清晨，七斤依舊從魯鎮撐航船進城，傍晚回到魯鎮，又擎着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烟管和一個飯碗回村。

他在晚飯席上，對九斤老太說，這碗是在城內釘合的，因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個銅釘，三文一個，一總用了四十八文小錢。

九斤老太很不高興的說，『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够了。三文錢一個釘；從前的釘，這樣的嗎？從前的釘是……我活了七十九歲了，——』

此後七斤雖然是照例日日進城，但家景總有些黯淡，村人大抵迴避着，不再來聽他從城內得來的新聞。七斤嫂也沒有好聲氣，還時常叫他『囚徒』。

過了十多日，七斤從城內回家，看見他的女人非常高興，問他道，「你在城裏可聽到些什麼嗎？」

「沒有聽到些什麼。」

「皇帝坐了龍庭沒有呢？」

「他們沒有說。」

「威亨酒店裏也沒有人說嗎？」

「也沒有人說。」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龍庭了。我今天走過趙七爺的店前，看見他又坐着唸書了，辮子又盤在頂上了，也沒有穿長衫。」

「……」

「你想，不坐龍庭了吧？」

「我想，不坐了吧。」

現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給相當的尊敬，相當的待遇了。

到夏天，他們仍舊在自家門口的土場上吃飯；大家見了，都笑嘻嘻的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過八十大壽，仍然不平而且康健。六斤的雙丫角，已經變成一支大辮子了；伊雖然新近裹腳，卻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六個銅釘的飯碗，在土場上一癩一拐的往來。

【注釋】

(一)烏柏 落葉喬木，高二丈許，葉卵形，夏月開小花，黃白色，秋末實熟，子可製油。

(二)金聖歎 明末長洲人。本姓張，名采；後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字聖歎。他是一個平民文學批評家，常評水滸，西廂及三國演義等書。在三國演義序中說：「第一才子之目，又果在三國也。」

(三)五虎將 三國演義中稱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爲五虎將。

苦 雨 周作人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滬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于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欸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腳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為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鷗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

苦 雨

一



「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坐騾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騾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塚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塌，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乃是川島君「佢們」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

是去躲在「佢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爲消除「佢們」的不安起見，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爲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裏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著雨聲，心裏胡裏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歎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興高彩烈地跑去，一看却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

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裏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大雨，只有兩種人最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的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是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很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為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罷，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

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會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看着你的溱游記，現在却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

國  
文  
讀  
本

## 北京的魅力

日本鶴見祐輔作 魯迅譯

(思想山水人物)

早上五點半鐘前後，忽然醒來了。

許多旅行者，對於初宿在紐約二三旅館中的翌朝的感覺，即使經過許多年之後，也還成爲難忘的記憶，回想起來。這並不是說在上迫天河的高樓的一室中醒來的好奇心，也不是轟轟地震耳欲聾的下面的吵鬧，自然更不是初宿在世界第一都會裏的虛榮心。這是在明朗的都市中，只在初醒時可以感到的官能的愉快。外面是明亮的；天空是青的。伸出手來，試一摸牀上的白色的墊布，很滑溜；乾燥的兩腕，就在這冷冰冰的布上滑過去。和東京的梅雨天的早上，張開沈重的眼臉，摸着流汗的額上時候，是完全正反對的感覺。這樣感覺，旅行者就在北京的旅館裏嘗到的。

下了牀，在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地板上，直走到窗下，我將南窗拉開了

涼風便一齊擁進來。門外是天空脫了底似的晴天。我是住在北京飯店的四層樓上。恰恰兩年前，也是五月的初頭，夜間從聖舍拔斯丁啓行，翌朝六點，到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寓在列芝旅館裏，即刻打開窗門，眺望外面的時候，也就起了這樣的感覺。那時我獨自叫道：——

「就像到了北京似的！」

這並非因為在有一「歐洲的支那」之稱的西班牙，所以覺得這樣。乃是展開在腳下的馬德里的街市，那情調，總很像北京的緣故。而現在，我却  
在二年後的今日，來到北京，叫着

「就像到了馬德里似的！」

了。馬德里和北京，在我，都是心愛的都市。

強烈的日光，正注在覆着新綠的乾燥的街市上。——這就是北京。當初夏的風中，驢兒搖着長耳朵，讀者曾經見過驢兒搖着長耳朵走路的光景麼？這是非常可笑，而且可愛的——那麼，再說驢兒搖着長耳朵，驢驢地

拉了支那車——那沒有彈機的笨重的支那車——走。掛在頸上的鈴鐸，叮叮當當響着。驢兒聽着那聲音，大概是得意的；還偷眼看看兩旁的風景。驢兒大概一定是頗有點瀟灑的動物罷。在英國話裏，一說 donkey，也當作鈍物的代名詞。這與其以為在小觀驢兒，倒不如說是在表白着存着這樣意見的英語國民的無趣味。驢兒那邊，一定乾笑着英美國人的罷。無論那一國，都有特別的動物，作為這國度的象徵的。印度的動物似乎是象，我可不知道。飛律濱「三」的名物不是麻，也不是科科和椰子，我以為是水牛。水牛，西班牙話叫「吉拉包」；倒是聲音很好的一個字。這吉拉包就在各處的水田裏，遍身汗泥，搖着大犄角耕作着。看慣之後，我對於這一見似乎獐惡愚鈍的動物，竟感到一種不可遏抑的親密了。水牛決不是外觀似的愚笨的東西，有過這樣的事：我所認識美國婦人，曾經將她旅行南美的巴西「四」時候的事情告訴我，「有一回，街的中間，一頭水牛拴在木樁上，眼睛被貨物的草遮住了，很窘急。我自己便輕輕走近去，除去了那裝着



可怕的臉的水牛的眼睛上的障碍物。過了兩三天，又在這街上遇見了這水牛。好不奇怪呵，那水牛不是向我這邊注視着麼？的確，那是記得我的恩惠的。」

且慢，這是和北京毫無關係的話。我的意思，以爲飛律濱是吉拉包的國度；在一樣的意義上，也以爲支那是驢兒的國度。那心情，倘不是在支那從南到北旅行過，目覩那驢兒在山隈水邊急走着的情景的人，是領略不到的。

於是又將說話回到北京飯店的窗下去。這響着鈴鐺的驢兒所走的大街，叫作東長安街，是經過外交團區域以外的大道。這大道和旅館之間是大空地，滿種着洋槐。街的那面的磚牆是環繞外交團區域的護壁；那區域裏，有着嫩綠的林。嫩綠中間，時露着洋樓的紅磚的屋頂。洋樓和嫩綠盡處，就是那很大的城牆。那高的灰色的城牆的左右，正陽門和崇文門屹然聳立在天空裏。那門樓後面，遠遠地在淡霞的搖曳處，天壇則儼然坐着，像

一個鎮紙。更遠的後面，嫩綠和支那房屋的波紋的那邊，埋着似的依稀可見的是永定門的樓頂。

傾耳一聽，時時聽到轟。轟的聲音正是大砲的聲音。現在戰爭正在開手了。是長辛店的爭奪戰；北京，以南三十多里的地方，有京漢鐵路的長辛店驛。張作霖所率的奉天軍，正據了這丘陵，和吳佩孚所率的直隸軍戰鬥。奉直戰爭的運命，說的大，就是支那南北統一的運命所關的戰爭，就在永定門南三十多里的地方交手了。

馱兒和水牛，都從我的腦裏消失了；各式各樣地想起混沌的現代支那的實相來。但是，對了這平和的古城，欲滴的嫩綠，却是過於矛盾的情狀。說有十數萬的軍隊，正在奔馬一般馳驅，在相離幾十里的那邊戰鬥，是萬萬想不到的。這是極其悠長的心情的戰爭。我的心情，彷彿從二十世紀的旅館中，一跳回到二千年前的「三國志」裏去了。

【作者略歷】

鶴見祐輔（一八八六——）日本羣馬縣人。東京帝大法科出身，留學歐美多年，爲日本有名的政論家，其所標榜者爲新自由主義。著有南洋遊記，三都物語，小說母親等。思想山水人物，則係一九二一遊歐美歸國後所作的雜文集。

【注釋】

- (一) 紐約 (New York) 美國第一大會。
- (二) 聖舍拔斯丁 (Saint Sebastain) 西班牙海港名。
- (三) 菲律賓 (Philippine) 或譯非利賓，在海洋洲，美國領地。
- (四) 巴西 (Brazil) 國名。
- (五) 戰爭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的直奉之戰。

## 古文學 周作人

(自己的園地)

研究本國的古文學，不是國民的義務，乃是國民的權利。藝術上的造詣，本來要有天才做基礎，但是思想與技工的涵養也很重要，前人的經驗與積貯便是他必要的材料。我的一個朋友，近來從西京<sup>二</sup>寫信來說道，「……歎息前人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綾羅綢緞，祇沒有剪製成衣，此時正應該利用他，下一番裁縫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視經驗，是我們的愚陋；抹殺前人，是我們的罪過。」實在是很確當。這前人的經驗與積貯，當然並不限於本國，只是在研究的便宜上，外國的文學因為言語及資料的關係，直接的研究較為困難，所以利用了自己國語的知識進去研究古代的文學，涵養創作力或鑒賞文藝的趣味，是最上算的事，這正是國民所享的一種權利了。

我們既然認定研究古文學爲權利而非義務，所以沒有服從傳統的必要。我們讀古代文學，最妨礙我們的享樂，使我們失了正解或墮入魔道的，是歷來那些「業儒」的人的解說，正如玉帛鐘鼓本是正當的禮樂，他們卻要另外加上一個名分的意義一般，於是在一切敘事抒情的詩文上，也到處加了一層網常名教的塗飾。關關雎鳩「二」原是好好的一首戀愛詩，他們卻說這是「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三南有樛木「四」也是結婚歌，卻說是「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也。」五經了這樣的一番解說，那業儒者所崇拜的多妻主義似乎得了一重擁護，但是已經把詩的真意完全抹殺，倘若不是我們將他訂正，這兩篇詩的真價便不會出現了。希伯來「六」的「雅歌」七以前也被收入猶太教以及基督教的聖經書裏，說是歌詠靈魂與神之愛的，現在早已改正，大家承認他作一卷結婚歌集了。我們若是將詩經舊說訂正，把國風「八」當作一部古代民謠去讀，於現在的歌謠研究或新詩創作上一定很有效用，這是可以斷言的。

中國歷代的詩未嘗不受詩經的影響，只因有傳統關係，仍舊囚在「美刺」的束縛裏，那正與小說的講勸懲相同，完全成了名教的奴隸了。還有些人將忠君愛國當做評詩的標準，對於古詩十九首〔五〕，覺得他們與這標準有點不合，卻又捨不得擱棄，於是奇想天開，將這些詩都解做「思君之作」。這自然都是假的，——並非因為我們憎惡君主政治所以反對他們，實在因為這解說是不合事理的。世上有君主叫臣下替他盡忠的事實，但在文學上講來，那些忠君的詩文（如果顯然是屬於這一類的東西），倘若不是故意的欺人，便是非意識的自欺，不能說是真的文藝。中國文藝上傳統的主張，正是這虛假的「為名教的藝術」；這個主張倘不先打破，冒冒失失的研究古代文學，非但得不到好處，而且還要上當，走入迷途，這是不用心警戒的事。

古文學的研究，於現代文藝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雖然現在詩文著作都用語體文，異於所謂古文了。但終是同一來源，其表現力之優劣在

根本上總是一致，所以就古文學裏去查考前人的經驗，在創作的體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譬如討論無韻詩的這個問題，我們倘若參照歷來韻文的成績，自國風以至小調，——民衆文學雖然多是新作，但其傳襲的格調源流甚古，——可以知道中國言文的有韻詩的成績及其所能變化的種種形式；以後新作的東西，縱使思想有點不同，只要一用韻，格調便都逃不出這個範圍。試看幾年來的有韻新詩，有的是「白話唐詩」，有的是詞曲，有的是——小調，而且那舊詩裏最不幸的「挂腳韻」[iō]與「趁韻」[i]也常常出現了。那些不叶韻的，雖然也有種種缺點，倒還不失爲一種新體——有新生活的詩，因爲他只重在「自然音節」，所以能够寫得較爲真切。這無尾韻而有內面的諧律的詩的好例，在時調俗歌裏常常能得到。我們因此可以悟出做白話詩的兩條路，一是不必押韻的新體詩，一是押韻的「白話唐詩」以至小調。這是一般的說法，至於有大才力能做有韻的新詩的人，當然是可以自由去做，但以不要像「白話唐詩」以至小調爲條件。有才力

能做舊詩的人，我以為也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蘇黃「三或任何人為條件。只有古文還未通順的人，不必去贊歎舊詩，更不配去做了。——無如現在偏是文理不通的人愈喜歡做古文做舊詩，這真可以說是「自然的嘲弄」了。

### 【作者略歷】

周作人（一八八八——）現代文學家，字啓明，亦作豈明，浙江紹興人。初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後赴日，卒業于東京立教大學文科。歸國後，任北京大學，及其他大學教授。著有詩集過去的生命，散文集雨天的書，澤瀉集，論文集自己的園地，談龍集，雜感集談虎集，上下卷，永日集。譯文有域外小說集，空大鼓，現代小說譯叢，現代日本小說集，炭畫，陀螺，兩條血痕，瑪加爾的夢等。

### 【注釋】

（一）西京 即日本京都。

（二）關關雎鳩 即詩周南關雎篇。



(三)「后妃……夫婦也」詩大序中語。

(四)南有樛木 即詩周南樛木篇。

(五)「后妃……心也」詩小序中語。

(六)希伯來 (Hebrew) 西方古國名，後衰微，西曆前一三二〇年在摩西領導下重興。

國于巴勒斯坦，文治武功，極盛一時。後又分爲二，南曰猶太，北曰以色列。

(七)雅歌 (Song of Solomon) 亦名所羅門歌，爲舊約中雜著的一部，共八章，多爲

新婦新郎相愛戀語。傳所羅門作。

(八)國風 舊說：諸侯各以其本國的民俗歌謠貢于天子，列于樂官的，叫國風。詩中自

周南召南至豳風各篇都是。

(九)古詩十九首 載在梁昭明太子所編的文選裏。

(一〇)挂脚韻 文意已足，却因字數不足，故添一字以求整齊和協韻，叫挂脚韻。

(一一)趁韻 沒有詩意，只勉強就韻做成的句子，叫趁韻。

(一二)李杜蘇黃 指唐李白杜甫宋蘇軾黃庭堅。

## 詩的泉源 葉紹鈞

(詩)

當『詩人』兩個音響給我聽聞，兩個字形給我看見的時候，我總覺這種感覺不大自然，或者說，於耳於目不大順適。這或者是我的偏見。我以為這兩個音響或字形裏邊，含有指示一種特異的人，將一種特異的人區別於一般人衆的意思。人家或者說，『我們發出這兩個音響，寫出這兩個字形，本意就是這樣。』但是我的耳目覺得不自然，不順適了。

人家又常說『作詩』或是『寫詩』，一樣的足以立刻引起我上述的感覺。有些人刻刻在那裏搜尋和期待，他們的經心比獵人對於野獸的還要加勝，也使我起了代感徬徨的不安。他們看這個『作』或『寫』，好像也是生活裏一種業務，正如喫飯和做工。在一定的時間內，倘若沒有新的詩篇產出，就覺得異樣的不安寧，正如飢餓和閒散無聊的時候所感受的。

我的淺薄而固執的意思，『詩人』這個名目和『農人』『工人』有別，不配成立而用以指示一種特異的人；換一句說，世間沒有空虛無實，僅僅名爲一個詩人的人。『作詩』或『寫詩』這件事也和『喫飯』『做工』不同，不配認爲生活裏一種業務而對他作不做則感缺乏的想念；換一句說，這算不得一回事。

但是我並非看輕『詩人』，對於他鄙薄到不願稱呼；也不是厭惡『作詩』或『寫詩』，說無論如何，我們不該這麼做。

我只不願意我們做一個被特異稱呼的『詩人』，更不願意我們比獵人更經心地『作詩』或『寫詩』。

關於詩是什麼的問題，很慚愧不能明確地解答出來。但是，也可以作護短的說辭，即解答了出來，於詩的世界又有什麼益處。我們還是回過來探索詩的泉源罷。假若沒有所謂『人類』，沒有人類這麼生活着，就沒有詩這東西。這是一句幼稚可笑的話，聰明的人或者要冷笑着說，『何止是

詩？那一件人事不是這個樣子？」固然，一切人事都是這個樣子，都因為人類這麼生活着所以才有。一切的泉源也就是詩的泉源，所以我說詩卻要說生活，——在此要聲明的，並不為要達到作詩的目的才說到生活，我們生而為人，怎能不說到生活呢？

兩個不同的形容詞，加到生活上，表示出生活的相反的兩端的，用的是『空虛』和『充實』。判定生活的屬於那一端，由於各人的內觀，而旁人為客觀的觀察，往往難得其真。我們常常歡喜代人設想，說這個人的生活何等空虛，那個人的生活何等不充實。其實所謂這個人和那個人，未必感到這等的缺憾，所以不一定同我們一樣設想。現在欲避免這一層錯誤，只得就我們內觀所得的來說。

聽說佛宗有所謂『禪定』<sup>二</sup>的一個法門，不聞不見，不慮不思，用來注釋空虛的生活，或者是最適切的了。我們雖不講什麼禪定，卻有時也入於相類的境界。不事工作，也不涉煩悶；不欣外物，也不動內情；一切

止是淡漠和疎遠，統可加上一個消極的『不』字。好的生活和壞的生活都是積極的，惟有這『一切不』的生活是異樣地空虛。但是我們確有時過這一種的生活，或且綿延下去，至於終身！

反過來說，別一種的生活就是『不一切不』的。有工作則不絕地工作，倦於工作則深切地煩悶，強烈地頹廢；對美善則熱躍地欣賞讚美，對醜惡則悲憫地呪詛憐念；情感有所傾注，思慮有所係屬；總之，一切都深濃和親密。無論這是好的生活，足以欣喜致戀的；或是壞的生活，足以悲傷厭棄的；但本身內觀的當兒，總覺得這生活的豐富和繁滿；明白地說，就是覺得裏面包含着許多的東西，好像一個飽滿的袋子。這就是所謂充實的生活。

現在說到詩。空虛的生活是個乾涸的泉源，也可說不成泉源，那裡會流出詩的泉來？因為他雖名為生活，而順着他的消極的傾向，幾乎退入於不生活了。惟有充實的生活是汪汪無盡的泉源。說到泉源，就是泉水了；

所以充實的生活就是詩。這不只是寫在紙面，有字跡可見的詩啊！——當然的，寫在紙面，就是有字跡可見的詩。寫出與不寫出原沒有什麼緊要的關係，總之，這就是詩了。我嘗這麼妄想：一個耕田的農婦或是一個悲苦的鑛工的生活，比較一個紳士先生的或者充實得多，因而詩的泉源也比較的豐盈。我又想，這或者不是妄想吧。

我們將以『詩人』兩字加到那一類人的身上去呢？若說，凡是生活充實的人便是『詩人』，似乎有點奇怪；或者專以稱呼曾經寫出些詩來的，又復覺不安。固然，有些人從充實的生活的泉源裏，疏引些泉水，寫出些詩篇來。但是這不過他們是高興，是衝動，其餘的人是不高興，不衝動罷了。只將『詩人』去稱呼他們，對於同他們一樣地具有充實的生活的其餘的人，又將怎樣呢？

高興和衝動所引出的事情，似乎與所謂人間的業務有點分別。我們因為高興而去游山或者衝動地長嘯一聲，不能說游山和長嘯就是我們的業務

。我們若是具有充實的生活，可以不用經心，要不要從那裏疏引些泉水出來。忽然高興，忽然衝動，就寫出些字跡，成爲紙面的詩篇。一輩子不高興，不衝動，就一輩子不寫；但我們的詩篇依然存在。特地當他一回事，像獵人這樣搜尋和期待，算什麼呢？

此地從高興着寫，衝動着寫一方面說。因爲生活充實，除非不寫，寫出來沒有不真實，不懇切的；換一句說，決沒有虛僞浮淺的弊病。豐盈澄澈的泉源裏自然流出清冽的。所以描寫工作就表出工作的內力；發抒煩悶就成爲切至的悲聲；讚美則滿含春意；呪詛則力顯深痛；情感是深濃熱烈的；思慮是周博正確的。這等的總稱，便是『好詩』。好詩的成立，不在乎寫出的人被稱爲『詩人』，也不在乎寫出的人有了這寫出的努力，而在乎他有充實的生活的泉源啊！

生活空虛的人，也可以寫詩，但只是詩的形罷了。寫了出來的好詩，既然視而可見，誦而可聽，自然凝固爲一個形。形往往成爲被摹擬的；西

子含顰<sup>三</sup>，尙且有人仿效呢。所以到我們眼睛裏的詩，有滿篇感慨，實際卻渾無屬寄的，有連呼愛美，實際卻未嘗直覺的，情感呢，沒有，思慮呢，沒有，僅僅具有詩的形而已。汲無源的泉水，未免徒勞；效西子含顰，益顯醜陋。若不是愚笨的人，總不願意這麼做吧？

### 【作者略歷】

葉紹鈞（一八九四——）現代文學家，字聖陶，江蘇吳縣人。著有短篇小說隔膜，火災，綠下，城中，未厭集，童話稻草人，長篇小說倪煥之，散文劍鞘（與俞平伯合作）等。初期作品，多寫兒童與家庭，後逐漸擴大至社會與時代，尤好談教育，蓋因作者曾作過多年小學教員的緣故。

### 【注釋】

- （一）禪定 住心於一境，冥想妙理叫禪定。
- （二）西子含顰 西子，即西施，春秋時越美女，後入吳，爲吳王夫差妃。莊子稱：西子



---

圖 文 讀 本 (No. C 205)

嘗因病心而含顰，里中醜人，見她含顰時愈增嬌媚，便也效仿她。

八 文化學社

## 論詩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 魯迅譯

(壁下譯叢)

詩是無論什麼時代都存在着的。有人的處所，有男女的處所，有自然和人類的交涉的處所，就有詩。在嬰兒，沒有語言，也沒有性慾，然而詩是有的。

獨行山路時，不成語言的詩即脫口而出。看見海，走在郊野上，也想唱唱歌。

人心之中有詩，生命之中有詩，和外界相調和時有詩，詩雖說是做的，而不是生出來的。所謂做者，不過是將那生出的東西加以整理。

詩不生於沒有潤澤的心。詩僅生於活潑潑地的心。利害打算，和詩是緣分很少的。

在詩，附屬着韻律 (Rhythm)；那韻律，是和其人的生命，呼吸，血

行有關係的。試合着既成的形式，使自己的生命充實而流行，有時雖然也有趣，然而內部也不可沒有動輒想要打破形式的力。

這一點，是和水很相像的。大河，是仗着河堤防止着力的氾濫而存在的；但河堤須不可是紙糊的東西。河的力，必須不絕地和河堤戰鬪。

避了河堤而流行的川，不是真的川。所可尊敬者，只在牠不使從內部溢出的力散漫，以竭力成爲集注的狀態，作爲可以溢出的前約這一點。

好的騎士，並非使驚馬變成駿馬的幻術家，不過是能够統一了駿馬的力，他牠更生發的人。這雖然是很普通的話：偷不磨，即使鑽石也不發光的。就是。但無論怎麼磨，偷是瓦，可也沒有法。然而如果是很大的巖石，就又有趣了。這麼一說，便成爲即使不磨，也是有趣的意思了。可是以詩而論，將自己的心的動作，照樣地表現出來的事，也還是一種藝術。領會，是必要的。只是也不能說：將心的所有照樣，煎濃了而表現，便不成其爲東西。

將在自己內部的東西，照樣地生發起來的時候，單是這個，就大抵成爲出色的好詩。

第一，最緊要的是本心。閒話和稗販，是無聊的。技巧呢，依着辦法，雖然也會有趣，但倘若內部的生命萎縮着，可就糟。

不充滿於生命的東西；我是嫌惡的。

火以各種的狀態飛舞，並不是做作的。人的生命，也以各種狀態顯現，這一到純粹，便是詩。

如果生命並不纖細，則用了自己所喜歡的裝束也可以。生命必須愈加生發起來。

此後，詩要漸漸地盛大罷，也不能不盛大。在人造人類，人造社會的人類裏，詩是不必要的。

所以，帶着生命而生下來的人，總要繼續着唱歌，直到生命能够樸素地生活的時候的罷；而且生命能够樸素地生活，也還要繼續地唱歌的

罷。

前者的時候，如噴火山的，  
後者的時候，如春天的太陽的。

詩呀，詩呀，生命之火呀！

燒起來罷！

在散文底的時代，詩更應該被飢餓似的尋求。

如果詩中沒有這樣的力，這是詩人之罪，不過是在說明詩人的力的微

弱。

### 【作者略歷】

武者小路實篤（一八八五——）日本現代文學家，「白樺派」的中心人物。曾入東京帝大習哲學，後在日向建設新村，實行耕讀主義。著有新村的生活，小小的世界，一個青年的夢等。

繭 日本林房雄作 林伯修譯

(一束古典的情書)

一 看着繭——我便想起酒井康雄。固然我近來已經完完全全地變成了一個都會人，非看見飾窗的月亮和卯花的花紋的衣裳，不知秋已來到人間；自然全失了機會可以看到旅鴉和棕樹的實籜簌簌地落下着的寒村道上，像現在就會滾落似的滿裝在推走着的車上的盛着白繭的籃……。

酒井是我中學時代的朋友。在同一宿舍的同一房間裏並擺着小小的桌子，像雙生兒似的親密著。

中學校的後面，是一個滿栽着赤幹的小松的土丘。一近夏天，那些小松的下邊便開着野茨的花。在純白的花的蔭，常有黑白斑紋相間的小蛇蜿蜒着。

『多麼美麗的東西呵！』

我還記着：有一次，他追逐着鱗甲一片一片反射着初夏的陽光，沒有點兒聲息地潛進叢薄裏去的小蛇，慷慨地說過這樣的話。

『多麼美麗的東西呵！』

那是含有幾分意思也未可知。實在，同班裏頑皮的學生給他起了一個要是性格脆弱點的髣髴可以一下子就頹喪了的渾名，叫他做『腌臢東西』。不曉得因為什麼緣故，他老是穿着容易惹起他們這樣嘲弄的襤褸的衣服。固然，這種壞話裏實也許含着幾分嫉視的意味。他因為天真似的頭腦的銳敏，常占着一班的首席。可以說是極端的聰明和極端的貧苦吧。和腦筋沒有那麼好，也不會那麼窮的我，正是很好的對照；這個『我』就是他的唯一的友人，唯一的同夥；如果碰着他因着不方便而滯繳學費的時候，就不惜自動地拿出自己的零用的一部分來給他；我們有着這樣的交情。

總而言之，在小丘傍邊的寄宿舍裏並列着小小的桌子，兩人像雙生兒

似的親密着。

從丘的上頭，可以望見海。二個中學生常常跑到丘上，面着晴朗的天空下的青色的顏料皿，擲擲着決不會到的石子，吹吹着脫板的「阿姆魯河」的二部合唱。

有一天，二人在那個丘上的野茨的蔭，發見了一條小蛇正在吞着青蛙。青蛙的脚的吸盤從連下顎幾乎吊下地張開着的蛇的口裏露在外面，好像呼救似的在顫動着。我看見酒井的眉蹙了一蹙，在那一瞬間，他的白色的靴子突然跑去，在蛇的腹部狠狠地踢了一下。跟着被用靴踵踏扁着的蛇唇流出了殷紅的血絲。他凝視着那蛇罵了出來：

「畜生！」

青蛙幸而獲救，頭部還粘着濡濡的蛇的唾涎，頽然落在草上一點兒沒動。

「畜生，畜生！」



酒井又怒罵了一聲。——關於蛇，只記着有過這樣的事。還有這樣的事。

這是那時候的中學生的一種惡習，上級生很會欺負下級生。常有隨便找着不成理由的理由，在沒有人的草原之類的地方，揮着野蠻的拳頭向可憐的犧牲者毆打用爲笑樂的惡習。有一日，照着老例在走向後山散步的時候，運氣不好，我們二人被一組那麼樣的壞東西抓到。

其中的一個——聽說是鎮上的什麼製絲工廠東家的兒子，名子叫做大河的落第生的亂暴者，得得然走近前來。

『喂，是酒井麼，你近來爲什麼這樣的可惡！』

酒井暫時注視着對手人的臉孔，隨即決然的說：

『怎麼樣可惡呢！』

對手人霍然打撲着他的胸部。

『下級生是什麼東西，竟敢回嘴！這就是可惡！』

他晃晃然倒到草上，須臾跳將起來，猛然飛撲對手的胸。但是，身體又小，而且對手還是三人。依然被推倒到草上，像小犬似的被毆打着，但第二次跳起來的時候，他的右手燦然握着一把新的削鉛筆的小刀。

對手的嘴唇驟然失了血色，酒井的面頰也不覺地透出蒼白。他緊緊地跟着那像小鼠一樣拚命逃去的大河背後追去。

對手在丘的上面被追着了。那是什麼時候酒井曾在那兒踏碎過蛇頭的那個小丘。再前就沒有路了。對手用着反噬的窮鼠的勢站住了。

「敢刺，就刺吧！」

和好張虛勢者一樣，突然把上衣脫擲在草上，震顛着張開兩腕。

「刺就刺！」

酒井的聲音格外鎮靜。冷森森的小刀突然劃破空氣。

「啊啊！」

遠遠的望着的我，全身的血液都停住了，不覺喊了出來。大河就立即

頹然倒在草上。

酒井好像失了神的樣子，茫然站在那裏，目送着同學跑上來把大河擡了去；等到他們的後影消逝在叢薄那一面的時候，可不曉得什麼原故，忽然倒下，在草上躺着動都不動。

神志清了一點的我，吃了一驚，跑近去一看，他把頭埋在夏草當中，兩肩儘在那裏搖擻着。

爲什麼呢？——我完全不解爲着什麼理由。

關有酒井，還有一件無論怎樣的也不了解的事。那是他的桌子的抽屜中，無論什麼時候都雜放着些小小的白繭。記不清是什麼時候，有一次憑你怎麼樣問，他都不肯告訴理由，却大生其氣用剪子把繭子亂七八糟地剪了一地。隨後，在那一日他簡直一日沒同我說話。約莫過了一個星期，同樣的繭又雜放在抽屜裏。

但是這二個謎同時解明的機會，不久就到來了。

我記着是在事件發生後二三日的事。

酒井突然來招我出街，帶我到那鎮上近着海岸的一個小小的製絲工廠。他好像常常進出的樣子，和看門的畧點點頭，便匆匆地走進工廠裏去。

我也跟了進去。

在蒸氣濛濛地籠罩着，像雨天的廚房裏似的暗黑的工廠中，很大的革帶把稍微舊式的練絲機器憂憂地運轉着。蛹的惡臭和像霧天一般的潮濕的空氣，壓迫了呼吸。女工們的前面，各各放置大小二個滿盛着沸水的鍋，小的鍋裏沸沸的煮着白繭。煮過的白繭，一個二個地被投入大的鍋裏，在沸水中翻騰地跳躍着滾轉，漸漸的漸漸的瘦削下去了。一根根差不多肉眼看不見的纖細的絹絲，越過女工們的頭上，被練捲到在後面噙噙地轉着的「絲篋」上去。隨着革帶的迴轉，絲篋肥大起來，繭就越發瘦削着。不久，一到了完全裸露的時候，跟着，黧黑的蛹的死體便飄飄然浮了出來。——

我希奇地在看着。

「請你等一等吧。」

酒井匆匆地走進機器和機器的中間去了，須臾便帶着一個穿女工衣服的老人婦人轉來。

「同你介紹，這是我的母親。」

「呃?!」

我吃了一驚慌慌張張地低着頭行禮。

「母親，請你道道謝!」

酒井的母親——是一位五十左近有着靜穆的古風的雙眉的婦人——用着懇切的調子，返返覆覆地絮說着常常照顧康雄，以後還要拜託的話，說着說着在我的面前儘低着看見白髮的頭行禮。不曉得是因爲過於唐突呢還是因爲害羞呢，漲得臉孔通紅的我，只管不住的低點着頭，不敢正視着康雄的母親的湛漾着不可思議的高尙和謙恭的臉孔。

在離了工廠的歸途，酒井用着沉靜的調子，把他的身世告訴了我。在

小學校做四年生的時候喪了父親，只同母親二人過活的事；自從父親亡過，一向過着相當生活的家庭完全零落，由那時起，靠着母親的十指貧苦地養育長大的事；他的母親，因為要他進中學，所以去當製絲工廠女工的事——他雖主張無論怎樣都不願意去進中學，但是拗不過學校的先生們都說現在輟學是很可惜的勸促着，母親又說着再興起酒井家除了你沒有他人，只管含着淚的勸說，終於進了中學的事；但是，一看到母親爲着籌措他的學費，把那老年的身體銷磨在那麼樣的不衛生的工廠，就無論怎樣都沒有在學校念書的心情的事；母親一個月的工錢，充其量僅够他零零星星繳納學費的事；但是輟學不幹，就會傷着聚精會神在繼續工作着的母親的心，使她失望，所以，一半是沒法，一半是感激地在那兒上學的事；……等等。

『我從沒把這樣的事同誰說過。並且以爲沒同人說的必要。但是，你——當真的，你對待我是很懇切的。時常和母親說起，母親便含着淚說，無論怎麼樣都想和你見一面道道謝，所以今日請你過來。』

「並且，」酒井接着又說，「請你到那個工廠去的，還有一個理由。你會覺到也未可知，那個工廠的東家，就是我前次用着小刀刺傷過的大河的父親。」

「哦哦。」我點着頭明白了。

「因為這個原故，我想着我前次所做的事是不大好的。我以為沒有理由地欺負弱者不消說是很下劣，但是挾着私情的反抗，是更加卑怯的。昨天的那些人中如果沒有大河——因為母親在他的工廠做工，便借事生風地嘲弄着我的大河如果沒在那裏——我也許不至於拔出小刀來。感覺到這事的時候，我便爲着我的卑怯哭了。」

我眺望着在市街的屋脊中間漸漸地轉動着沒落到海裏去的殷紅的夕陽，眺望着眺望着默默地聽了他的說話。

兩三年的歲月經過了。

我們二人都做了高等學校的學生了。酒井是領着縣裏的獎學資金了，我也終於平平安安通過了入學試驗了。

是躺在建着舊式的校舍的尖塔望下的丘的草地上，愉快的把眼睛看着照映在新的金色的鈕扣上的初夏的陽光，耽浸在髣髴不會停歇的談話裏的時候。酒井像忽然想起什麼似的說着：

『我還藏着繭兒嘍！』

『哈，令堂還在那個工廠麼？』

『無論怎麼樣都不肯歇工呢。還儘說着在你未出大學以前，就是吃着石頭也要工作到底的話呢。固然，也有不能歇工的理由。因為只要我還在學校，母親是除了住在工廠以外沒有別的方法。：：』

酒井一邊咬着唇一邊嚼着丘上的草。跟着，變成懇懇切切的口調。

『我呢，近來，漸漸地對於這個世界懷疑起來了嘍。』說着。『比方



那個工廠，在那兒現在也有三百來個女工勞動着。大抵是從附近的農村來的，自十五六歲至二十三四歲的農民的姑娘，來時是一個年青的粗野的姑娘，都具着成人的壯旺的身體來的，但是一年或二年過後，就有的咽喉用白布捲着，有的喀喀的咳嗽着，有的兩眼發赤的腫着，有的手指慘白的腐着，這樣的回轉村裏去。裏頭還有在工廠工作中像枯草似的死掉的。被機器捲着頭髮的姑娘的話也聽說過。

『潮濕的空氣和澈晝澈夜的勞動。不充分的食物——我一見到在那裏頭看着看着把青春的身體銷磨了去的女工們，就不禁想起她們所繅着的鍋的裏面的繭。』

『沸沸的被煮着，依着一根眼睛看不見的絹絲，牠的生命被吸取着，漸漸地細着細着瘦削了下去，須臾，變成黧黑的蛹——無用的死體在沸湯中飄浮了出來。』

『然而在那一方面——如果稍爲留心一看——不是有着一羣像在她們

頭上滾滾地轉着的絲萋似的，吸取着繭的生命漸漸肥大起來的人們麼？」

酒井稍爲把話頭打斷，拭去了額上的汗，驟然把聲音放低補足着說。

『在我呢——單想一想也怪怕的——彷彿覺得母親在我未出大學以前，就不能在那個工廠平平安安地做着工似的。使酒井家沒落了的是我們的責任，無論怎麼樣非使牠再興不可——母親差不多信仰似的這樣的想着。不僅這個，做人的母親的心，對於使牠的獨子的我受着成人的教育的事是會感到強烈的歡喜和生活的意義的。這種心事我是懂得的……很懂得的。』

『但是，就是母親，只要住着那個工廠，也不是那可憐的繭的一個麼？眼睛看不見的絹絲會把她的生命吸了去……。』

我竟不知用什麼話回答他好。

高等學校的三年生——畢業已近在目前的冬天的某日。

深夜，衝着雪，酒井跑到我的寓裏來了。

『怎麼樣！』

我看見他的沒有血色的活像從墓地跑來的人似的臉孔，就直覺的被不祥的豫想襲着。

『母親死了！……遲了，遲了！』

我一面搶奪似的取過他拿出來的電報，同時想起什麼時候他的豫言似的言語，背上感到一陣銳烈的寒冷。

『呃？！』

我說不出話來。在製絲工廠的嗡嗡地迴轉着的絲羶當中見過的那雙靜穆的古風的眉，忽然一閃立刻就消逝了。

『遲了；在正月的放假中，我要求着無論如何請讓我輟學。讓你在工廠做工，不但做兒子的心有所不忍，而且感覺着不可避免的危險就迫在眉睫，也是不能安心——我這樣的請求着。在好久纔回來的我的眼裏，母親的身體的衰弱，是很明顯的了。但是，母親哭泣着不肯答應。』

他咬着唇，用掌拭着流了出來的眼淚。

『但是，現在說着也是無用。打算立即乘夜車回去。對不住，請你籌借旅費。』

『好吧。』

我把儘所有金錢集攏來，隨即踏着雪送他到車站去。

約莫過了一星期的光景，接到了他的來信。

『今晨，殮了母親的遺骨。清清淨淨地裝入一個高不滿七寸的罇子裏。在那個罇前，重新痛痛切切地感到很大的打擊。』

『葬式時，來了十幾位女工，都是母親很喜歡的人們。聽說請求至少也讓參加葬式的還要再多，不消說得不到許可。來的都是準備受着責罰而逃了來的。——這也是使我心痛的。』

『在正月的休假中輟學的事被母親阻止的時候，那末就這樣吧，我便立了一種秘密的計畫。如果入了大學，便要從速設法尋找自己工作的職業』

。要是這樣，因為還有獎學金的緣故，就是使母親離開工廠，母子二人的確很妥當可以過活！這種計畫使我膽壯，鼓起我再來學校的勇氣，——到了如今，那也成了空話了。

『我在纜前想着——想着：靜靜地用了眼睛看不見的力吸盡了母親的生命的世間的組織。

『瘦削下去的繭，肥大起來的絲窠——黧黑的蛹的死體！

『母親盼望着我的立業成名。這是她唯一的希望。我也努力上進以期副其希望。專心一意爲着這個目的努力了。但是，到了如今！

『但是，我決不絕望。在山上的火葬場，借着蠟燭的光殮着母親的骨頭的時候，忽然有一種思想浮到了我的腦裏來。感覺到新的出路開展着。

——繭不是一個！苦痛着的不僅母親！

『單就我們所住的這塊國土說，也何止幾百萬，不，幾千萬人，像沸湯中的繭似的，把眼睛看不見的血絲從背中抽着，一刻一刻地被將生命吸

了去。

『突然說着這樣的事也許覺得奇怪吧，但是我已經知道了鬪爭的對手。詳細的事，改日在說。現在忽然想起在中學的時候，曾經對着欺負我的東西，揮着小刀的事。但是，我現在要跑的路，不是那樣的偏狹的卑怯的道路。是堂堂正正的，的確值得賭着一生去幹的事業。想必母親也會歡喜吧！』

『學校是不回來的了。暫時怕也不能和你見面吧。敬祝努力和自愛。』  
『再者，在我的桌子左邊抽屜裏還放着一個白繭。雖是奇異的紀念，想送給你作爲母親的紀念。……』

以後，已經又過去十年吧。

就到了現在，我一看見繭，便不能不想起酒井康雄來。但是，前面說過，我已經完完全全地變成了一個都會人，非看見飾窗的月亮和卯花的花紋的衣服不知道秋已到了人間，差不多已沒有看見繭的機會了。

可是現在的我，要想起他來，已經沒有專靠見着繭的必要了。因為雖然遲了些兒，我也已經成爲被他叫做「同志」的一人了。

【作者略歷】

林房雄（一九〇一——）日本現代文學家。原名後藤壽夫，大分市人。著有短篇小說集牢獄的五月祭，童話集小彼得等。

## 工作與人生 | 王光祈

(節新青年)

什麼是工作？

爲什麼要工作？

工作的定義，就是：

『以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於人的事業。』

『勞力』二字，是包含用體力的，或是用腦力的。用體力的如農夫、木匠、等等。用腦力的如教育家、著作家、等等。

要用自己的勞力：如利用他人的勞力，那不算工作，如資本家是。有益的事業，包含必需、普通、諸意義，凡可以使人類物質上、精通上得滿足的快慰的，都叫做有益的事業，如農夫勞動結果所得的米麵，著作家勞動結果所得的出版物是。其餘非人類必需的，或是不能普遍的，便不叫做



「有益」。

有益於人的「人」字，包含他人及自己。自己爲人羣裏頭一份子，人羣既得了利益，自己也包含在內。不過現在的勞動家，大半不是爲自己而勞動，因爲他們勞動的結果，盡被資本家擄奪去了。

關於工作的意義，有兩句極不合理的解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我們不管他的工作，是勞心或是勞力；只先問他這種工作，對於人無利益。

「治人」二字是本於權力思想。「治於人」三字是本於奴隸根性。

「治人」是承認「人」以上，還有一種較高的權力，來管轄人類，從前叫做神，後來變成皇帝，現代又成大總統，都是「人」以上的一種東西；什麼聖經、綱常、法律、都是他們使用權力的護符；因此世界上就有了「強權」這個名詞。

「治於人」是承認有一部分人類是「人」以下的一種動物；生殺予奪之權，都在他人手中；因此世界上就有了「服從」這個名詞——。

最新學說是承認世界所有人類都在人的一個水平線上，誰也管不了誰，所以有「自治」「平等」「自由」諸名詞。此後的人類，不應在「人治人」上用功夫，是應該共同努力，向自然界中開闢一新世界。換一句話說，就是這個「治」字，只應放在「事物」上，不應放在「人」上。我們而努力向自然界增加人類的幸福，減少人類的苦惱。人與人不是對抗的，是共同一個方向前進的。所以有「互助」「進化」「神聖勞動」諸名詞。

照這樣看來，「勞心者治人」這句話，簡直不能成立。換一句話說，就是因治人而勞心的，都不叫做工作，所以官吏軍警，都是分利而不生利的。

大家既知道：什麼是工作，我們就可以討論第二個問題「爲什麼要工作」了。

這個問題，據我所知道的，有三個學說：

(一)報恩主義 我們人類所以必要工作的緣故，就是因為我們所消費的，都是別人所給與的。既是別人有恩於我，我們自然應該報答。從前奴隸對於主人，與現在無識的勞動者對於資本家，皆是此種感想。

(二)償債主義 我們所以必要從事工作的緣故，因為我們所消費的，都是與別交易得來的。非如報恩主義，專憑良心上、道義上，應該報答的問題；乃是實際上有無相通，公平交易的問題。安那其主義 (三)的集產派 (三)主張各取其所值，即本於此種觀念。

以上兩種主義，其立論根據，雖然不同，而根本上的錯誤，則是一樣，因為他們都承認世界上「施恩者」「債權者」之存在，所以才生出這種「報」「償」的關係。這種「施恩者」「債權者」觀念發生的原因，是錯把一種「該做或不該做的」事情，當作「可以做可以不做的」事情。譬如父母對於兒女應該扶養教育的。在報恩主義，則以為這種扶養教育的行

爲，是「可以做可以不做的」。如父母盡了他的分內該做的責任，便視爲一種大恩；如父母不盡他的分內該做的責任，亦覺得無大過錯。又如生產機關生產物本應屬之者，而不應隨意獨占。在償債主義則以所有權爲前提而謂借貸關係，是一種任意行爲，「可以貸可以不貸的」。總之，以上兩個主義，都錯把別人分內應該做的事情，視爲恩、視爲償。我以爲父子之間，各做所當做，愛其所愛，無所謂報恩。社會之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無所謂償債。將來大同世界，老病殘廢，皆由社會扶養，若責以報恩償債，我恐怕這些人永無「報」「償」的日子了。

· 以上兩個主義，既不能解決「爲什麼要工作」這個問題，遂產生第三個主義：

(三) 共同生活主義 吾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存，一衣一食，一坐一臥，所有一生的需要，皆取自社會。社會之所以能有在，能進步，又全賴人類不斷的勞動。古語說得好：「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不女不織，或受

之寒「四」。故吾人最大之職分，即是爲共同生活而工作，以創未來之世界。

【注釋】

(一)「勞心……於人」語見孟子滕文公篇。

(二)安那其主義 (Anarchism) 或譯無政府主義。主張以一時暴力廢除社會上一切權力，——尤其是政府——建設放任個人自由行動的新社會。代表這種思想者，爲法國蒲魯東 (Proudon)、俄國巴枯寧 (Bakunin)、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等。

(三)集產派 (Collectivism) 是主張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個人主義的消費之學說。在生產上，牠主張把一切生產機關集於國家之手；在分配上，則主張按勞動之量質而分配，仍維持私有制度。代表這派學說的是聖西門 (St. Simon)、勞特羅邱斯 (Rothbarth) 等。

(四)「一夫……之寒」語見管子。

## 沙漠間的三個夢

南非須萊納爾作

周作人譯

(空大鼓)

我旅行過亞非利加大野的時候，太陽很熱的照着。於是我將馬牽在米母撒〔C〕樹下，我除了鞍，聽他到枯乾的叢莽裏去吃食。左邊右邊，一切全是黃蒼蒼的土。我坐在樹下；因為熱得利害，沿着地平線的空氣都突突的跳動。過了一回，覺得非常渴睡，我將頭靠着鞍，便睡着了。在睡眠中，我見了一個異夢。

我覺得立在大荒野的邊界，到處都是飛沙。我看見兩個東西，像是沙漠的運輸動物：一個伏在沙上，伸長了頸子，一個立在旁邊。我看那伏着的，很覺奇異；因為伊的背上有一個重擔，上面積着很厚的沙，似乎已經積了幾百年了。

我很詫異的看伊。一個人在我的近旁，也立着觀望。於是我問他說

「這臥在沙上的大動物是什麼呢？」

他說，「這是女人；就是伊，在伊身內養育人類的。」

我說，「伊爲什麼臥在此地，四面都堆着沙，動也不動呢？」

他答說，「聽着，我告訴你。一直從前，伊便臥在此地，風在伊的上面吹過。最古最古的古人，沒有見伊動過；最古最古的書都說伊從前臥着，正同現在一樣，周圍被沙繞着。可是比最古的書，比最古的人類的記憶更古的『言語的巖石』<sup>〔二〕</sup>上，在現今已經破碎的『古俗的硬泥』<sup>〔三〕</sup>上，卻曾經發見過伊的足跡，和站在伊旁邊的那個生物相並而行。你可知道，現在伊臥在這裏，從前却曾經同他在巖石間自由游行過的呢。」

我說，「伊現在何以臥着呢？」

他說，「待我說來，一直從前，『腕力時代』遇見了伊，看伊彎身下去哺乳的時候，背膊很寬，所以他的負擔便閣在伊的背上，又用『不可免

的必然』的闊帶束住了。伊向天看，又向地看，知道沒有希望了；所以伊帶了這擺脫不下的擔，便臥在沙上。從此以後伊便臥在此地。許多歲月來了又去，但『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帶終於沒有割斷。」

我看時，見幾世紀以來的忍耐都藏在伊的眼裏；地面全被眼淚濕了，從伊的鼻孔噴起沙土。

我說，「伊沒有想動麼？」

他說，「有時候，一肢也略略振動；但伊很聰明，知道背了重擔，起立不得。」

我說，「站在伊的身旁的人，爲什麼不離開伊，獨自前進呢？」

他說，「他不能。你看——，」

我見地上有一條闊帶，從這邊伸到那邊，將他們兩個繫在一起。

他說，「伊臥在這裏的時候，他也應站在旁邊，望着沙漠。」

我說，「他知道自己爲什麼不能動麼？」



他說，「他不知道。」

我聽到一個破裂的聲音；我看時，見縛住伊的背上的重擔的索子已經裂斷了，負擔落在地上。

我說，「這是什麼事？」

他說，「『腕力時代』已經死了，『腦力時代』用他手中的刀將他殺了。他悄悄的暗暗的走向那個女人，用『人工創造』的刀，將縛着負擔的索子割斷。那個『不可避免的必然』破了，伊可以起立了。」

但我見伊仍然臥在地上沒有動，只是張着眼，伸長了頸子。伊彷彿向着荒野的極邊尋求一樣東西，但他總沒有來的日子。我很詫異，不知伊是醒着，還是睡着。我正看着，伊的身體發抖了，眼睛裏閃出光來，正像一道日光射進了黑暗的屋裏。

我說，「這是什麼事？」

他輕輕的說，「不要響！伊現在正想着；我可以起來麼？」

我又看。伊將頭從沙面抬起，我看見沙上的窪，這許多年來放伊頸子的地方。伊向地看，又向天看，又向着站在旁邊的看；但他仍然向着荒野看。

我見伊身體發抖；伊用前足踏着地，血管條條綻起；我叫道，「伊將站起來了！」

但單是伊的腰脅抖了幾下，依然臥在從前的地方。

但伊的頭已經抬起；伊不再將他放下了。站在我的旁邊的人說，「伊還很衰弱。你看，伊的腿壓了這許多年了。」

我見伊竭力掙扎；身上都滲出汗粒。

我說，「想來那站在伊身旁的，一定可以幫助伊罷？」

在我旁邊的人答道，「他不能幫助伊；伊應該自助，任伊掙扎着，等到自強的時候。」

我喊道，「他總不至於妨礙伊罷！你看，他站遠了一點，將中間的帶

拉緊，又將伊拖倒了！」

他答說，「他現在還沒有知道呢。伊一動，便將繫住伊們的帶牽動了，使他覺得不安，所以他站開了一點。將來終有一日，他能明白事理，知道伊所做的事情的意義。且聽伊再跪着掙扎。那時他便會站近了，很同情的眼對眼的看着伊了。」

伊伸長了頸子，汗粒從身上落下。伊從地面站起了一寸，卻又倒了。

我喊道，「阿，伊還太衰弱，伊不能走！這許多年已將伊的力氣耗盡了。伊將永遠不能動麼？」

他答說，「你看伊眼裏的光！」

慢慢的伊跪着掙扎，起來了。

我醒了；從東到西，都攤着荒涼的土，生着枯槁的叢莽；螞蟻在紅沙中上下亂走；日光很熱的照着。我從稀疏的樹枝中間仰望頭上的青天。我

臥着，回想剛纔所見的夢。我又睡着了，將頭枕着馬鞍。在這惡熱中，我又見了一個夢。

我見了一塊沙漠，我見一個女人走來。伊到了暗黑的河岸「岸」上；岸上一個白鬍鬚的老人前來迎接伊；他手裏擎一支曲杖，上面寫着「理智」一個字。他問伊來做什麼；伊答道，「我是女人；我正在尋求那自由的國土。」

他說，「這便在你的面前。」

伊說，「我的面前只有黑暗的一條流水，又險又高的河岸，幾處裂縫，中間滿着沙土；此外不見有什麼了。」

他說，「那邊呢？」

伊說，「我不見；但我用手遮着眼望去，彷彿見那邊有山有樹，太陽明晃晃的照在上面！」

他說，「那便是自由的國土。」

伊說，「我怎麼能到那邊去呢？」

他說，「這裏有一條路，是唯一的。向『勞工的岸』走去，經過『苦難的河』。此外沒有第二條路了。」

伊說，「沒有橋麼？」

他說，「沒有。」

伊說，「這河深麼？」

他說，「深。」

伊說，「河床壞了沒有？」

他說，「是的。無論何時，都要防失足，一失足你便沒有救了。」

伊說，「有人渡過沒有？」

他說，「有幾個人試過了。」

伊說，「那裏有足跡，可以指出徒涉的地方麼？」

他說，「曾經有過。」

伊用手遮着眼望去；說道，「我願去。」

他說，「你應該脫去你在荒野裏所穿的衣服；伊們穿了這樣衣服入水的人，都被那衣服拖下水去了。」

伊很喜歡的脫了所穿的「古來定見」的外套；因為這已經都是洞了。

伊又從腰間解下長久寶愛的帶；蛾蝶飛出，像雲一般。他又說，「去了你脚下『依賴』的鞋子。」

伊站在那裏，幾乎全然裸體，只留一件帖身的白衣。

他說，「這衣服你可以穿着。在自由的國土，他們也穿衣服的。這衣在水裏是浮的；而且總泛着。」

我見這衣的胸前寫着「真理」一個字；這是白色的，太陽不很照過，因為別的衣服常常將他遮住了。他又說，「你拏了這杖，緊緊捏住。這杖從手中脫去的時候，你便沒有救了。將這杖放在前面；尋求你的路；他探不到底的地方，你也不要立足下去。」

伊說，「我預備了；讓我去罷。」

他說，「不，——且住。這是什麼？——在你胸前的？」

伊默着。

他說，「解開，給我看。」

伊將衣解開。靠着胸脯有一件小東西，正在飲乳；額上的黃色卷螺髮緊帖了胸前；他的兩膝抵着伊的身體；兩手捧住了乳房。

「理性」說，「他是誰？他在那裏做什麼？」

伊說，「看他的小翅子<sup>〔五〕</sup>——」

「理性」說，「將他放下了。」

伊說，「他睡着了；他喫奶呢。我想帶他到自由的國土去。我帶了他很久很久了，還是一個孩子。到了自由的國土，他會變成成人了。我們可以同走，他的大的白翅子可以庇蔭我了。他在沙漠中只是切切的對我說一個字道，『情愛！』我希望到了那邊，他或者會懂得說『友愛』了。」

「理性」說，「將他放下了！」

伊說，「我想帶着他，——我用一隻手抱着；那一隻手可以和水奮鬥的。」

他說，「將他放在地上。你到了水裏，你會忘記戰鬥，只想他了。將他放下。」他說，「他不會死的。他見你放了他，他將展開兩翼，自己飛了去。他將比你更早，在自由的國土了。將到自由國土的人，見有從岸上伸手來援助伊的，這第一個便是「愛」了。他那時已是一個成人，不是孩子了。在你胸前，他不會興旺；放下了他，讓他長成。」

伊從他嘴裏取出乳頭；他便咬伊，血流到地。伊將他放在地上，又包好了傷痕。伊又彎身下去，撫他的翅子。我見伊額上的頭髮變了雪一般白；伊從少年變成老年了。」

伊站在河岸上邊。伊說，「我爲什麼走這樣遠路，到沒有人到過的地方去呢？阿，我很孤獨，我真是全然孤獨了。」



那「理性」，那老人對伊說，「靜！你聽到什麼？」

伊子細的聽，說道，「我聽到足音，千千萬萬的足音；又都向這面走來！」

他說，「那便是跟着你走來的人的足音。你引導前去，造成到水邊的一條足跡！你現在立着的地方，被千萬人的腳踐踏，不久要成平地了。」他又說，「你見過蝗蟲，他們怎樣渡河麼？第一個走下水邊，被水沖去了，於是第二個又來，於是第三個，於是第四個；到後來，他們的死骸堆積起來，成了一座橋，其餘的便過去了。」

伊說，「那些又怎樣了？——他們首先下去，被水沖了去，以後還是一無所聞；他們的屍首連橋也造不成。」

他說，「沖去了，以後還是一無所聞，——算什麼事呢？」

伊說，「算什麼事——」

「他們造成一條足跡，到水邊去，」他說。

「他們造成一條足跡，到水邊去——。」伊說，「但從這我們的屍首造成的橋上，有誰過去呢？」

他說道，「全人類！」

於是那女人緊緊的捏住了那支杖。

我見伊直向着河的暗路走去。

我醒了；在我的周圍全是下午的黃的日光了；落日的光照着乳白的叢莽的枝條；我的馬站在旁邊，靜悄悄的嗅草。我轉過身來，見千萬螞蟻在紅沙裏奔走。我想現在可以走路；下午稍微涼快了。但我又覺得渴睡；我仰臥着，又睡熟了。

我又見了一個夢。

我夢見一處地方，在山上，有勇敢的女人和勇敢的男人攜手同走。他們眼對眼的望着，彼此都不害怕。

我又見女人也都互相攙着手走路。

我便問旁邊的人道，「這是什麼地方？」

他說，「這是天上。」

我說，「在什麼地方？」

他答道，「在地上。」

我說，「什麼時候纔實現呢？」

他答道，「在將來。」

我醒了；我的周圍都是落日的光；太陽落在小山上；愉快的涼氣散布在萬物之上；螞蟻慢慢的回家去了。我向馬走去，他仍然立着靜靜的吃草。於是太陽落到山後去了；但我知道他明日又將起來。

須萊納爾 (Olive Schreiner 1859——) 南非女文學家兼運動家，著有小說集夢，非洲田家的故事，及婦女與勞動。(參閱夢的序)

周作人(一八八八——)現代文學家，字啓明，亦作豈明，浙江紹興人。日本留學生。歸國後，任北京大學及其他各大學教授。著作甚多，有詩集過去的生命，散文集雨天的書，澤瀉集，論文集自己的園地，談龍集，雜感集談虎集上下卷，永日集。譯文有域外小說集，空大鼓，現代小說譯叢，現代日本小說集，炭畫，陀螺，兩條血痕，瑪加爾的夢等。

### 【注釋】

(一) 米母撒 (minosa) 荳科植物的一種。

(二) 言語的巖石 古代的言語，現已不通行，脫離了人類的記憶，但留在巖石——化石——上面。

(三) 古俗的硬泥 古代的習俗，現已不通行，但在古代留下的硬泥——死物——上，存着牠的遺跡。

(四) 暗黑的河岸上 作者原注：非洲河岸，常有一百尺高，兩邊都是流沙，水在中間流

沙漠間的三個夢

過，久而久之，河床也愈深了。

(五) 小翅子 譯者原注：古來傳說，愛神狀如小兒，有翼，手持弓矢。

婦人與社會序言 德國倍倍耳作 沈端先譯

(婦人與社會)

我們棲息在一個不斷進行着的社會變化的時代。社會上全階級的人心搖動和不安增加，都可以表示社會的根本，已經漸漸地發生了顯著的變動。在這個時代，發生了多數的問題，愈為各方面人們所討論。這種問題中的最重大而愈見顯著的便是婦人問題。

婦人問題是討論婦人在我們的社會的有機體上所占的地位；和研究如何才能使婦人有平等的權利，以她們最善的能力，去貢獻社會；如何才能使婦人成爲人類社會的有用人員，充分發展她們的能力。照我們的觀察，這個問題是和其他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組織社會才能消滅壓迫，權取，悲慘，窮困，使個人及社會全體，在精神及肉體上得到幸福的問題——相合致。所以我們將婦人問題，當作現在一切聰明的人們心裏所想着的

一般社會問題的一面。因之這個問題底歸結的解決，非除去貧富的隔絕，和因這種隔絕而起的弊害不可！

雖則如此，婦人問題，却值得特別的考慮。婦人在古代社會的地位如何？在現在如何？在將來如何？這種問題，最少也和人類的一半有深切的關係。尤其是在歐洲因為婦人占了人口的多數，所以婦人問題，不僅和社會的大多數相關，更因為關於婦人在歷史上發展的世俗思想，有非常的錯誤，所以對於這個，更有啓蒙的必要。因為關於婦人地位，毫無智識，所以對於婦人運動在民衆的一切階級，尤其是婦人自己，也有牢不可破的偏見。其中有人主張，因為婦人的地位是一定不變，就是將來，也不會變化，『自然』使婦人做賢妻良母，使她們的活動，局限於家庭之內，所以婦人問題，是不能存在，他門以為與婦人的家庭周圍和義務，沒有直接關係的一切，都與婦人無關。

在此，我們對於婦人問題，也和對於勞動問題一樣，可以看出兩種相

反的議論。一切企望維持現狀的人們，對於婦人，急急的希望將她們幽閉在所謂『天職』之內，以爲這種問題，已經有了結束。他們用種種的理由，不承認幾百萬婦女，不處於能盡母妻之職的地位，他們對於結婚成爲束縛和奴隸的狀態，一生非在絕望和悲慘中間度過不可的，其他幾百萬婦女也不認爲『天職』的失敗。這種虛僞的賢人們，對於在許多職業上僅爲了極少量的生活費，終生被課於體力以上的勞役的數百萬婦女；毫不關心。他們用『社會本來如此，將來也是如此』的虛僞的假定，來安慰自己；好像對於無產者的痛若，掩住了耳目一樣，對於這種不愉快的事實，也不去觀察。他們不承認婦女也和男子同樣的可以享樂文明，也有減輕擔負，改良境遇，及一切使精神肉體的資質發達的權利。假使我們以婦人爲獲得精神肉體的完全自由，非謀經濟獨立不可，及婦人不可盡在異性的好意及恩惠中生活的理由，去告訴他們，他們的憤怒，一定會得爆發！他們大概要勃然動怒，用『時代的狂亂』及『瘋狂的解放運動』來謾罵。凡是不能脫



出偏見之域的男女及老婦人多是如此，他們是住在黑暗地方的梟鳥，假如對於他們的黑暗，投射一點光明，他們便會發出恐怖的叫喊！他們對於雄辨的事實，完全盲目。他們承認婦人的地位，和現在一般社會的進步比較，是不能滿足，他們承認婦人境遇的改善，有研究的必要，但他們對於既婚婦人的問題，却當作已經解決。他們的意見，是對於未婚婦人，可以許可在一點範圍之內，從事職業。也有更進一步的論者，主張兩性間的競爭，不限於低級的職業，而應該擴張到一切高尚的學問藝術和科學。他們主張對婦女給與教育上均等機會，使婦人也有入大學及其他教育機關的權利。他們更以婦人就了官職能够發揮手腕爲例，——尤其是美國的——贊成婦人作官。還有更少數的，要求婦人和男子在政治上有同等的權利，婦人也是人類，和男子同樣的都是社會的一員，所以他們主張公共的事務，有婦人參加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主張，多局限在現存社會組織的範圍之內。這種

改良計畫，對於能否根本改善婦人地位這一點不會注意。照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社會思想說，男女平等的市民權，是婦人問題的歸結的解決，婦人職業生活的自由，已是既成的事實，支配階級，因為對於他們自己的階級，非常有利，所以大為推獎；但是所謂改良論者，對於這種事實，好像不會知道，或者是故意的自欺欺人。在現在狀態之下，婦人從事工業，可以引起勞動市場激烈的競爭，因此使男女工人的工錢，愈加減少。

在現在社會內部，參加改良婦人地位的運動的婦女，和援助這種運動的男子，多將婦人獲得完全平等的市民權，當作最後的目的。但是即使這種資產階級的參政論者，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男女同權，能够實現，婦人權的奴隸制度，和妻子的經濟依賴主義，還是不能打破。婦人的大多數，對於在社會上比較的幸福數千的同性，受高等教育，就高等職業，都是和她們自身沒有關係的問題，數千幸福的婦女的地位改善，是絕不能改善婦人全體的一般狀態的。

婦人實在負着二重的桎梏。第一因爲婦人對於男子的社會從屬的結果，非呻吟於劣等的社會地位不可。法律上的形式平等，祇能緩和他們的痛苦而不是根本的辦法，第二是婦人受着經濟從屬的苦痛，這是婦人一般的狀態，和無產階級的男子同樣，這是無產者的運命。

我們以爲一切婦人，不問她社會地位如何，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上都受着男子的壓迫和虐待。所以改變現存國家的法律制度和社會組織，以解除她們的不便，才是婦人全體的共同利益。

參加資產階級的參政運動的婦人們，對於這種根本改造的必要，不曾了解。她們受了特權的社會地位的影響，對於無產階級婦人的更澈底的目的，當作危險而認爲有反對的必要，因爲產業問題的發展而增大的勞資反目，在婦人運動之間也很明白的表示出來。但是在婦人社會，即使有階級的對立，但和參加階級鬭爭的男子相比較，在婦女社會，有更多的共同利害，所以即使進行的路徑不同，或者還能一致的去和敵人對壘。在現在社

會制度之下的一切男女同權運動，例如在才力可及的範圍以內的活動，和關於社會政治上的同權運動皆是如此，這種活動，和本書中評述的一般，是非常重要的活動的領域，也非常的廣泛，在努力這種目的之外，爲着制定對勞動婦人有利的法律和制度，而與男子勞動者提携，也是於勞動婦人很有利益的事。

所以我們的目的，不是資產階級婦人運動所當爲，唯一的目的在現在社會制度之下的男女平等，而是人類和人類間，——就是女性和男性間從屬關係的解放！婦女問題的這種解決，是和社會問題的解決相一致的。

社會民主黨是將男女完全平等和解放婦女一切從屬和壓迫，當作政綱的唯一政黨的。這決不是爲着宣傳而是出於必要。因爲兩性的社會的獨立和平等不能成立，人類的解放是不能成功的。

### 【作者略歷】

婦人與社會序言（沈瑞先譯）

倍倍耳 (Bebel, August 一八四〇——一九一二) 德國社會運動家。幼曾作輪轆職工，二十六歲時，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後來與李卜克附希同爲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屢被舉爲國會議員，入獄多次。著有婦人與社會等。

## 杜甫詩二首

### 新安吏 二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三〕「府帖〔三〕昨夜下，次選中男〔四〕行。」〔四〕「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我軍取相州〔五〕，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六〕。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七〕。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八〕如父兄。」

### 潼關吏 〔九〕

士卒何草草〔十〕，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三〕」

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哀哉桃林「三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三！」

石壕吏「五」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五」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三」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注釋】

(一) 原註：「收京後作：雖收南京，賊猶充斥。」按通鑑：至德二載九月，廣平王 椒，郭子儀等收復西京，十月，收復東京。惟河北尙未平，故云賊猶充斥也。新安，唐屬河南府。

今河南新安縣。(二)更無了，言豈無餘了可遣乎？(三)帖，謂兵帖，即軍籍也。(四)唐制：人有丁中黃小之分。天寶二載，令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五)相州，即鄴郡，今河南臨漳縣地。通鑑：「至德二載冬十月，安慶緒走保鄴郡。」又：「乾元二年三月，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洵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趨鄴。選精騎，日於城下鈔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大引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陣於安陽河北。……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六)言軍散各歸其營也。(七)舊京，指東京。(八)僕射，謂郭子儀。子儀以至德二載五月敗於濟水，降爲左僕射。惟在乾元初已進位中書，此復稱僕射者，舉其初貶之官而言也。(九)潼關在陝西華陽縣東北，相州敗後所築以備寇者，作者自洛陽至華州經此。(十)草草，勞苦貌。詩小雅卷伯篇：「勞人草草。」(十一)戰格，即戰柵，所以捍敵者。(十二)桃林，謂桃林塞，即瀘關也。元和郡國志：「桃



林塞，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十三)哥舒翰率兵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爲賊所乘，自相殘蹂，墜黃河死者數萬人。(十四)石壕，鎮名，在今河南陝縣東七十里。(十五)鄴城即鄴郡，見註五。(十六)河陽，故城在今河南孟縣。郭子儀兵旣潰，用都虞侯張用濟策守河陽。七月，李光弼代子儀。參看註五。

聰明人 日本厨川白村作 魯迅譯

(出了象牙之塔)

我所趁着的火車，擁擠得很利害。因為幾個不懂事的車客沒有讓出坐位來的意思，遂有了站着的人了。這是炎熱的八月的正午。

我的鄰席上是剛從避暑地回來似的兩個品格很好的老夫婦。火車到了一個大站，老人要在這里下車去，便取了頗重的皮包，站立起來。看車窗外，則有一班不成樣子的羣衆互相推排，競奔車門，要到這車子裏來乘坐。

老人將皮包擱在窗框上，正要呼喚搬運夫的時候，本在競奔車門的羣衆後面的一個三十歲上下的洋裝的男人，便橐橐地走近車窗下，要從老人的手裏來接皮包。我剛以為該是迎接的人了，而老人却有些躊躇，彷彿不願意將行李交給漠不相識的這男子似的。忽然，那洋裝男人就用左手一招

呼那邊望得見的搬運夫，用右手除下自己戴着的草帽來，輕舒猿臂，將這放在老人原先所坐的位置上。老人對着代叫搬運夫的這男人道了謝，夫婦于是下車去了。

車裏面，現在是因爲爭先恐後地擁擠進來的許多車客之故，正在擾攘和混亂，但坐位總是不夠，下車的人不過五六個，但上來的却有二三十人罷。

于是，那洋服的三十歲的男人，隨後悠悠然進來了。我的隔鄰而原是老人的坐位上，本來早已堂堂乎放着一頂草帽的，所以即使怎樣混雜，大家也對於那草帽表着敬意，只有這一處還是空位。三十歲男人便不慌不忙將草帽擱在自己的頭上，使同來的兩個藝妓坐在這地方。說一句「多謝」或者什麼，便坐了下去的藝妓的髮油的異臭，即刻紛紛地撲進我的鼻子來。

踏人的脚，脚被人踏，推人，被人推，拚死命擠了進來的諸公，都鵠

立着。

也許有些讀者，要以爲寫些無聊的事罷，但是人間的世界，始終如此，我想，再沒有別的，能比在火車和電車中所造成的社會的縮圖更巧妙的了。

奮鬥的結果，終於遭了鶴立之難的人們，也許要大受攻擊，以爲搗亂，或者不知道禮儀。假使那時誤傷了誰，就碰在稱爲「法律」這一種機器上，恐怕還要問罪。而洋裝的三十歲男人却正相反，也見得是悠揚不迫的紳士底態度罷，也可以說是幫助老人的大可佩服的男兒罷，而且在藝妓的意中也許尊爲懇切的大少罷。將帽子飛進車窗去，于法律呀規則呀這些東西，都毫無抵觸。他就這樣子，巧妙地使那應該唾棄的利己心得了滿足了。誠然是聰明人！

我對於這樣的聰明人，始終總不能不抱着強烈的反感。

嚷着勞動問題呀，社會問題呀，從正面儘推儘擠的時候，就在這些近

旁，不會有什麼政客呀，資本家呀的舊草帽輾轉着的麼？

我常常這樣想：掄了廚刀，做了強盜，而陷于罪者，其實是質朴，而且可愛的善人；至少也是純真的入。可惡得遠的東西，真真可憎的東西，豈不是做了大臣，成了富翁，做了經理，尤其甚者，還被那所謂「世間」這昏聩東西稱為名流麼？伊孛生(H. Ibsen)寫在社會之柱(英譯The Pillars of Society)裏的培爾涅克似的人物，日本的社會裏是很多的；但是培爾涅克似的將罪惡告白于羣衆之前者，可有一個麼？他們不入牢獄，而在金殿玉樓中揚威。倘以為這是由于各人的賢愚和力量之差，那可大錯了；也不獨是運的好壞之差。其實，是因爲人類的社會裏，有大缺陷，有大漏洞的緣故。

所謂「蓋棺論定」這等話，誑人罷了。如果那判斷者仍是人們，仍是世間的時候，也還是不行。用了往昔的宗教信徒的口吻說起來，則倘不是到了最後的審判這一日，站在神的法庭上，會明白什麼呢？

對於我們的徹底底本質底的第一義底生活，真能够完完全全地，作爲準則的道德，法律，制度和宗教，在人類的文化發達的現今的程度上，是還未成就的。或者永遠不成就也難說。就用隨時敷衍的東西，姑且對付過去的，是現在的人類生活。勞工資本關係，治安警察法，陪審制度，婦女問題，將這些東西玩一通，能成什麼事？倘不是再費上帝的手，就請將「人」這東西從新改造一通，是到底不見得能成氣候的。

雖然這樣，——不，惟其這樣，人生是有趣的，有意味的。于我們，有着生活的功效的。思想生活和藝術生活的根源，也即從這里發生。再說一回：看缺陷之美罷！

### 【作者略歷】

厨川白村（一八八〇——一九二三）

日本近代文藝論家，名辰夫，東京帝國大學畢業。

性情極熱烈，嘗以爲『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所以對於本國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難

。所著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近代文藝十講，文藝思潮論等，國內皆有譯本。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地震，遭難死。

【注釋】

(一) 伊孝生 一八二八——一九〇六，或譯易卜生。挪威近代大戲劇家。著有社會之柱，傀儡家庭，羣鬼，國民公敵，海上夫人等。

(二) 培爾涅克 社會之柱的主人，是一個極壞的偽君子。他犯了一種姦情，却讓他兄弟擔受惡名，還誣賴他兄弟偷了錢，又雇了一只爛脫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沉死在海底以滅口。但他面子上却做得非常道德，社會上尊他爲「社會的棟梁」。正在全市公民高呼「培爾涅克萬歲」的時候，他得了一個報告，說他兄弟並未上船，他的愛兒反到私自上了這船去了。他於是大悔悟，在公衆面前自白了過去的一切罪惡。

## 獸子

日本厨川白村作

魯迅譯

(出了象牙之塔)

將「好人物」，「正直者」，這樣體面的稱呼，當作「愚物」，「無能者」這些極其輕蔑的意義來使用的國語，大約只有日本話罷。我們還應該羞，還應該誇呢，恰如 home 或 gentleman 這類言語，英語以外就沒有，而盎格魯索遜「」人種即以此爲誇耀似的？

想起來，現今的日本，是可怕的國度。倘不像前回所說那樣，去坐火車時，將舊草帽先行滾進去，就會如我輩一樣困窮，或則受人欺侮；尤其甚者，還有被打進監牢裏去的呢。我想，真是當禍崇的時代，生在禍崇的國度裏了。

無論看那里，全是絕頂聰明人。日本今日第一必要的人物，也不是謀士，也不是敏腕家，也不是博識家，這樣的多到要霉爛了。最望其有的，



只是一直條的熱烈而無底的獸子。倘使迭阿該納斯 (Diogenes) [11] 而在現今的日本，就要大白天點了懷中電燈，遍尋這樣的獸子了罷。

特地出了王宮，棄了妻子，走進檀特山 [12] 去的釋迦，是大大的獸子。被加略的猶大所賣 [13]，遭着給家狗咬了手似的事情之後，終于處了磔刑的基督，也是頗大的獸子。然而這樣的獸子之大者，不獨在日本，就是現今的世界上，也到底沒有的。縱使有，也一動不得動罷。不過從鄉黨受一些那是怪人呀偏人瘋子呀之類的尊稱，馴良地深藏起來而已罷。然而，我想，不得已，則但願有個嘉勒爾 (Th. Carlyle) [14]，或伊孛生，或者託爾斯泰那樣程度的獸子。不，即使不過一半的也好，倘有兩三個，則現今的日本，就像樣地改造了罷，成了更好的國度了罷，我想。

所謂獸子者，其真解，就是踢開利害的打算，專憑不偽不飾的自己的本心而動的人；是決不能姑且妥協，姑且敷衍，就算完事的人。是本質底地，徹底底地，第一義底地來思索事物，而能將這實現于自己的生活的

。是在炎炎地燒着的烈火似的內部生命的火燄裏，常常加添新柴，而不至于自我的充實的人。從聰明人的眼睛看來，也可以見得愚蠢罷，也可以當作任性罷。單以為無可磋商的古怪東西還算好，也會被用 *auto-da-fe* [K1] 的火來燒殺，也會像尼采 (F. Nietzsche) [H1] 一樣給關進瘋人院。這就因為他們是改造的人，是反抗的人，是先覺的人的緣故。是為人類而戰鬥的 Prometheus [K1] 的緣故。是見得是極其危險的惡黨了的緣故。是因為沒有在因襲和偶像之前，將七曲的膝，折成八曲的智慧的緣故。是因為超越了所謂『常識』這一種無聊東西了的緣故。是因為人說右則道左，人指東則向西，真是沒法收拾了的緣故。而這也就是豫言者之所以為豫言者，大思想家之所以為大思想家；而且委實也是偉大的馱子的緣故。

這樣的大的馱子，未必能充公司人員；倘去做買賣，只好專門折本罷。官吏之類，即使半日也怎麼做？要當冥頑到幾乎難于超度的現今的教育家，那是全然不可能的。然而試想起來，世界總專靠着那樣的大的馱子的

獸力量而被改造。人類在現今進到這地步者，就因為有那樣的許多獸子之大者拚了命給做事的緣故。寶貴的大的獸子呀！凡繙檢文化發達的歷史者，無論是誰，都要將深的感謝，從衷心捧獻給這些獸子的！

並且又想，Democratic 的時代，決不是天才和英雄和豫言者的時代了。現在是羣集的時代；是多衆的時代；是將古時候的幾個或一個大人物所做的事業，聚了百人千人萬人來做的時代。我們在現今這樣的時代裏，徒然翹望着釋迦和基督似的超絕的大獸子的出現，也是無謂的事。應該大家自己各各打定主意，不得已，也要做那千分之一或者萬分之一的獸子。這就是自己認真地以自己來深深地思索事物；認真地看那像書樣子的書；認真地學那像學問樣子的學問，而竭了全力去做那變成獸子的修業去。倘不然，現今的日本那樣的國度，是無可救的。

我雖然自己這樣地寫；雖然從別人，承蒙抬舉，也正被居然蔑視爲獸子，受着當作愚物的待遇；悲哀亦廣哉，在自己，却還覺得似乎還剩着許

多聰明的分子。很想將這些分子，刮垢除癩一般掃盡，從此拚了滿身的力，即使是小小的馱子也可以，試去做一番變成馱子的工夫。倘不然，當這樣無聊的時代，在這樣無聊的國度裏，徒然苟活，就成爲無意義的事了。

### 【注釋】

(一) 盎格魯索遜人種 條頓族的一派，古時居歐洲北方。中分盎格魯，索遜，朱特數部；中古初，聯合入英格蘭，後遂成一族，即今英吉利之祖。

(二) 迭阿該納斯（公元前四一一—三九四）希臘犬儒學派哲學家，實行禁欲主義，拋棄職業，貨財，家室，放浪於各地。亞歷山大聞其賢，訪問所求，則云所求惟一事：「王速離此，勿妨我浴于日光中。」

(三) 壇特山 亦作壇陀，譯作「陰山」，依西域記，此山在北印度健馱羅國。

(四) 被加略的猶大所賣 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十二個門徒裡，有一個稱爲加略人猶大的，去見祭司長，說：「我把他（指基督）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他們就給了他三十塊錢。」——加略，即加利利（Galilee），在約旦河之西。

(五) 嘉勒爾 (Th. Carlyle 一七九五——一八一八) 英國文學批評家兼歷史家。著有法蘭西革命史，菲利特里大王傳，過去與現代。氏係清教徒，反對習慣與非真實。在政治上，他不贊成民主主義，他以爲大多數的民衆，需要英雄或能人的指導。

(六) Auto da fe 即 Act of the faith (忠實的行爲)，是天主教對異教徒定罪後所行的刑——尤指火刑。此刑恒于星期日施行，視爲盛典，以表天主教徒對於上帝之盡忠盡職。是日各等人均嚴肅參與，魚貫而入教堂，祝畢，於是用火將異教徒焚燒。自十三世紀起，直至一八二六年始廢止。

(七) 尼采 (F. Nietzsche 一八四四——一九〇〇) 德國哲學家。主張個人權利之絕對的肯定，道德應扶助強者，而以超人爲人生之極致。著有查拉圖斯屈拉這樣說 (Thus Spake Zarathustra) 反基督教徒，等。

(八) Prometheus 或譯伯羅米修士，係 Epimetheus 之兄，爲人類而戰之戰士，以偷火受盡無窮的痛苦。

## 夜

葉紹鈞

(未厭集)

一條不很整潔的里裏，一幢一樓一底的屋內，桌上的煤油燈放着黃暈的光，照得所有的器物模糊、慘淡，像反而增了些陰黯。桌旁坐着個老婦人，手裏抱一個大約不過兩週歲的孩子。那老婦人是普通的型式，額上雖然已畫着好幾條皺紋，還不見得怎樣衰老。只是她的眼睛有點兒怪，深陷的眼眶裏，紅筋牽牽地，發亮；放大了瞳子注視孩子臉，定定地，慘然失神。她看孩子因為受着突然的打擊，紅潤的顏色已轉得蒼白，肌肉也寬鬆不少了。

近來，那孩子特別的會哭，猶如半年前剛斷奶的時候。彷彿給誰驟然打了一下似地，不知怎樣一來就拉開了喉嚨直叫。叫開了頭便難得停，好比大暑天的蟬兒。老婦人於是百般地撫慰，把自己年輕時撫慰孩子的語句

夜

(葉紹鈞)

一 共九頁

一一背誦了出來。可是不大見效，似乎孩子嫌那些太古舊又太拙劣了。直到他自己沒了力，一壁嗚咽，一壁讓眼皮一會開一會閉而終於闔攏，纔算收場。

今晚那老婦人卻似感得特別安慰；到這時候了，孩子的哭還不見開場，假若就這樣倦下來睡着，豈不是難得的安慰的一晚。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又感得特別不安；不曉得就將回來的阿弟怎樣說法，不曉得幾天來醒裏夢裏繫念着的可憐的寶貝到底有沒有着落。

晚上，在她，這幾天真不好過。除了孩子的啼哭，黃昏的燈光裏，她彷彿看見隱隱閃閃的好些形像。有時又彷彿看見鮮紅的一灘，在這裏或是那裏——這是血！里外，汽車奔馳而過，笨重的運貨車有韻律地響着鐵輪，她就彷彿看見一輛汽車載着被捆縛的兩個，他們手足上是累贅而擊觸有聲的鏢鏢。門首時時有輕重徐疾的脚步經過，她總覺得害怕，以為或者就是找她同孩子來的。鄰家的門環兒一聲響，那更使她心頭突地一跳。本來

已屆少眠年齡的她這樣提心弔胆地嘗味恐怖的味道，就一刻也不得入夢。睡時，燈是不敢點的，她怕樓上的燈光招惹另外的是非。也希冀眼前能得乾淨，完全一片黑。然而沒有用，隱隱閃閃的那些形像，還是顯現鮮紅的一灘，還是落山的太陽般似乎儘在那樣擴大開來。於是只得緊緊地抱住夢裏時而嗚咽的孩子……

這時候，她注視着孩子，在她衰弱而創傷的腦裏，涌現着霧海般迷茫的未來。往那方走才是道路呢？她一毫也不能辨認。怕有些猛獸或者陷阱在這霧海裏邊吧？她想十分九會的。而伴同前去冒險的，只這才能學話的孩子，簡直等於孤零的一個。她不敢再想，無聊地問孩子，『大男乖的，你姓甚？』

『張。』大男隨口回答。孩子於尙未解悟姓的意義的時候，自己的姓往往被教練成口頭的熟語，同叫爹爹媽媽一樣地慣習。

『不！不！』老婦人輕輕呵斥。她想他的新功課還沒弄得熟，有點兒



發愁，只得重行矯正他說，不要瞎說，那個姓張，我教你，大男姓孫。記着，孫，孫。……」

「孫。」大男並不堅持，仰起臉來看老婦人的臉，就這樣的學着說，發音帶十二分的穉氣。

老婦人的眼睛重重的閉了兩閉；她的淚泉差不多枯竭了，眼睛閉兩閉就表示心頭一陣酸，周身經驗到哭泣時的一切感覺。「不錯，姓孫，孫。再來問你，大男姓甚？」

「孫。」大男玩皮地學舌，同時伸手想去取老婦人頭上那翡翠簪兒。「乖的，大男乖的。」老婦人把大男緊緊抱住，臉孔依帖着他的花洋布衫。「隨便那個問你，你說姓孫，你說姓孫……」聲音漸漸悽咽了。

大男的手臂給老婦人抱住，不能取那翡翠簪兒，「哇……」突然哭起來了。小身軀死命地掙扎，淚水淌得滿臉。

老婦人知道每晚的常課又得開頭，安然而過已成夢想，便作柔和的聲

音來鳴他：「大男乖的……不要哭呀……花田田來看大男了……坐着紅轎子來了……坐着花馬車來了。……」

大男照例地不理睬，喉嚨卻張得更大了，「哇……媽媽呀……媽媽呀……」

這樣的哭最使老婦人傷心又害怕。傷心的是一聲就如一針，針針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牆很單薄，左右鄰舍留心一聽就會起疑念。然而給他醫治卻不容易；一句明知無效的『媽媽就會來的』戰戰兢兢地說了再說，只是大男哭得更響一點，而且張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媽媽從那裏來。

老婦人於是站起來走，把大男橫在自己的臂彎裏；從她那動作滯鈍以及步履的沈重，又見她確實有點衰老了。她來回的走着，背誦那些又古舊又拙劣的撫慰孩子的語句。屋內的器物彷彿跟着哭聲的震蕩而晃動起來，燈燄似在化得大，化得大，——啊，一灘血！她閉了疲勞的眼，不敢再看

，耳際雖有孩子撕裂的哭聲，卻同在神怪的空山裏一樣，幽寂得教血都變冷。

搭，搭，外面有叩門聲，同時，躺在跨街樓底下的那條癩黃狗汪汪地叫起來。她嚇得一跳，但隨時即省悟這聲音極熟；一定是阿弟回來了，便匆遽地走去開門。

門纔開一道縫，外面的人便閃了進來；連忙，輕輕地，回身把門關上，好像是防別的什麼東西也乘勢掩了進來。

「怎樣？」老婦人悄然而焦急地問。她恨不得阿弟挖一顆心給她看，讓她一下子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

阿弟走進屋內，向四下看一周，便一屁股坐下來，張開了口腔喘氣。是四十左右商人模樣的人，眼的四圍刻着纖細的皺紋形成永久的笑意，眼睛頗細，鼻子也不大，額上漬着汗水發光，但是他正感着一陣陣寒冷呢。他見大男啼哭，想起袋子裏的幾個荸薺，便摸了出來授給他，「你吃荸薺

，不要哭吧。」

大男原也倦了，幾個荸薺又多少有點引誘力，便伸兩隻小手接受，一壁抽咽一壁咬着荸薺。這纔讓老婦人仍得坐在桌旁。

「唉！總算看見了。」阿弟摸着額角，頹然，像完全消失了氣力。

「看見了？」老婦人的眼睛張得可怕地大，心頭是一種悲痛而超乎悲痛的麻麻辣辣的況味。

「纔看見了來。」

老婦人幾乎欲拉了阿弟便引她跑出去看，但恐怖心告訴她不應該這樣鹵莽，只得悵然地「喔！」

「阿姊，你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是不是？其實也不一定，像今天遇見的那個弟兄，他就是一個好人。」他感服地豎着右手的大拇指。

就是你去找他的那一個不是？」

是呀。我找着他，在一家小茶館裏。我好言好語同他說，有這樣

夜

（葉紹鈞）

七 共九頁

這樣兩個人，想來該有數，現在，人是完了，求他的恩典，大慈大悲，指點我去認一認他們的棺木。」他眉頭一皺，原有眼睛四圍的皺紋見得更爲顯著，同時搔頭啞嘴，表示進行並不順利。「他卻不大理睬，說別麻煩吧，完了的人也多得很，男的，女的，長衫的，短褂的，誰記得清這樣兩個，那樣兩個；況且棺木是不讓去認的。我既然找到了他，那裏肯放手。我又同他說了，告訴他這兩個人的可憐，是夫妻兩個，女的有年老的娘，她們的孩子天天在外婆手裏啼哭，叫着媽媽，媽媽，……請他看老的小的面上發點慈悲心……唉！不用說吧，總之什麼都說了，只少跪下來對他叩頭。」

老婦人聽着，悽然變下眼光看手中的孩子；孩子朦朧欲睡了，幾個掌齋已落在她的袖彎裏。

「這一番話卻動了他的心。」阿弟帶着矜誇的聲調接續說；永久作笑意的臉上浮着真實的笑，但立刻就收斂了。「這叫人情人情，只要是人，

同他講情，沒有講不通的。他不像起先這樣講官話了，想了想歎口氣說，「人是有這樣兩個的。誰不是爺娘的心肝骨肉！聽你講得傷心，就給你指點了吧。不過好好兒夫妻兩個爲什麼不安分過日子，卻去幹那一些勾當！」

「我說這可不大明白，我們生意人不懂他們念書人的思想；大概是——」

「噓……」老婦人舒口氣，她感覺心胸被壓抑得太緊結了。她同她的阿弟一樣不懂女兒女婿的心思，但她清楚地知道他們同臉生橫肉聲帶殺氣的那些囚徒決不是一類人，不是一類人爲什麼得到同樣的結果？這是她近來時刻想起，致非常苦悶的問題。可是沒有人給她解答。

「他約我六點鐘在某路轉角處等他。我自然千恩萬謝，那裏敢怠慢，提早就到那裏去等着。六點過一歇，他果真來了，換了平常人的衣服。他引着我向野裏走，一路同我談。啊！」

他停住了。他不敢回想；然而那些見聞偏同無賴漢一般擦撥着他，使他不得不回想。他想知道如果照樣說出來，太傷阿姊的心了，說不定她會昏厥

不省人事。——兩個人向野裏走。沒有路燈。天上也沒有星月，是悶鬱得像要壓到頭頂上來的黑暗。遠處樹同建築物的黑影動也不動，像怪物擺着陣勢。偶或有兩三點螢火飄起又落下，這不是鬼在跳舞，快活得眨眼麼？狗吠聲同汽車的嗚嗚聲遠得幾乎渺茫，似在天末的那邊。卻有微細的嘶嘶聲在空中流蕩，那是些纔得到生命的小蟲子。早上還下雨，溼泥地不容易走，又看不見，好幾回險些兒跌倒。那兄弟嘴唇黏着支紙煙，一壁吸煙一壁幽幽地說，「他們兩個都不行，沒有一點氣概，帶出來就索索地抖，像兩隻雞。面色灰了，你看我，我看你，眼淚水直淌，想說話又說不上。你知道，這樣的傢伙我們就怕。我們不怕打仗，擡起鎗來一陣地扳機關，我想你也該會，就怕擡不動鎗。敵人在前面呀，開中的，開不中的，你都不知道他們面長面短。若說人是捆好在前面，一根頭髮一根眉毛都看得清楚，要動手，那就怕。沒有別的，到底明明白白是一個人呀。尤其是那些沒有一點氣概的，眼淚濺到你手上，抖得你牙齒發軟，那簡直幹不了。那

一天，我們那個弟兄，上頭的命令呀，縮了好幾回，纔皺着眉頭，砰地一響開出去。那曉這就差了準兒，中在男的臂膀上。他痛得一陣掙扎。女的呼娘呼兒直叫起來，像個發了狂。老實說，我心裏難受了，回轉頭，不想再看。又是三響，才算結果了，兩個染了滿身紅。」那弟兄這樣敘述，聽他的似乎氣都透不來了；兩腿僵僵地提起了不敢放下，彷彿放下就會蹈着個骷髏。然而總得要走，只好緊緊跟隨那弟兄的步子，前胸差不多帖的着背心。

老婦人見阿弟瞪着細眼凝想，同時又搔頭皮，知道有下文，愕然問，「他談些什麼！他看見他們那個的麼！」

他們怎樣「那個」的，這問題，她也想了好幾天好幾夜了，但終於苦悶。鎗，看見過的，兵，警察背在背上，是烏亮亮的一根管子。難道結果女兒女壻的就是這東西麼？她不信。女兒女壻的形像，真個畫都畫得出。那一處地方該喫鎗的呢？她不能想像。血，怎樣從他們身體裏流出來？氣



，怎樣消散消散而終於斷絕？這些都模糊之極，像個朦朧的夢。因此，她有時感覺到女兒女婿實在並沒有「那個」，會有一天，搭，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開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但只是這樣感覺到而已，而且也有點模糊，像個朦朧的夢。

「他沒有看見。」阿弟連忙閃避。「他說那男的很慷慨，幾件衣服都送了人，他得一件外國褲子，身上穿的就是。」

「那是淡灰色的，去年八月裏做的。」老婦人眯着眼凝視着燈火說。

「這沒看清，因為天黑，野裏沒有燈。溼泥地真難走，好幾回險些兒滑跌；幸虧是皮底鞋，不然一定溼透。走到一處，他說到了。我仔細地看，十來棵大黑樹立在那邊，樹下一條一條死白的東西就是棺木。」他低下頭來了，微禿的額頂在燈光裏發亮。受了那弟兄「十七號，十八號，你去認一認吧」的指示而向那些棺木走去時的心情，他不敢說，也不能說。種種可怕的屍體，皺着眉咬着牙的，裂了肩洞胸的，鼻子開花的，腿膀成段

的，彷彿即將踢開棺木板一齊撞到他身上來。心情是超過了恐懼而幾乎麻木了。還是那弟兄劃着幾根火柴提醒他「這就是，你看，十七，十八，」他纔迷惘地向小火光所指的白板面看。起初似乎是蠕蠕而動的蛇樣的東西，定睛再看，這纔不動，是墨筆寫的十七，這一邊，十八，兩個外國號碼。「甥女兒，我看你來了，」他默默祝禱，望她不要跟了來，連忙逃回小路。——這些不說吧，他想定了，接續說，「他說棺木都寫着號碼，他記得清楚，十七十八兩號是他們倆。我們逐一認去，認到了，一橫一豎放着，上面外國號碼十七十八我識得。」

「十七，十八！」老婦人忘其所以地喊出來，臉色悽慘，眼眶裏明整着僅有的淚。她重行經驗那天晚上那個人幽幽悄悄來通報惡消息時的況味；驚嚇，悲傷，暈眩，寒冷，種種攪和一起，使她感覺心頭異樣空虛，身體也似飄飄浮浮地，不倚着一點什麼。她知道搭，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開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這種事情絕不會有的

了。已被收起，號碼十七，十八，這是鐵一樣的真憑實據！一陣忿恨的烈焰在她空虛的心裏直冒起來，淚膜底下的眼珠閃着猛獸似的光芒，『那輩該死的東西！』

阿弟看阿姊這樣，沒精打采回轉頭，歎着說，『我看棺木還好的，板不算薄。』——分明是句善意的謊話。不知怎麼，同時忽然起了不可遏的疑念，那弟兄不要記錯號碼吧。再想總不至於，但這疑念仍毒蛇般鑽他的心。

『我告訴你，』老婦人咬着牙說，身體索索地震動。睡着的孩子手臂張動，似乎要醒來，結果翻個身。老婦人一壁理平孩子的花洋布衫，繼續說，『我不想什麼了，明天死好，立刻死也好。這樣的年紀，這樣的命！』以下轉為鬱抑的低訴。『你姊夫去世那年，你甥女兒還只五歲。把她養大來，像像樣樣成個人，在孤苦的我，不是容易的事啊。她嫁了，女婿是個清秀的人，我歡喜。她生兒子了，是個聰明活潑的孩子，（她右手下意

識地撫摩孩子的頭頂）我歡喜。他們倆高高興興當教員，和和愛愛互相對待，我更喜歡，因為這樣像人樣兒。唉！像人樣兒卻成十七，十八！真是突地天坍下來，嚇得我魂都散了。爲了什麼呢？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婿呀，總得讓我知道。卻說不必問了。就是你，也說不必問，問沒有好處——怕什麼呢！我是姓張的的丈母，映川的娘，我要到街上去喊，看有誰把我怎樣！」忿恨的火差不多燃燒着她全體，語聲毫無顧忌地哀厲而響亮。她拍着孩子的背又說，『說什麼姓孫，我們大男姓張，姓張！啊！我只恨沒有本領處置那輩該死的東西，給年青的女兒女婿報讎！』

阿弟聽呆了，懷着莫可名的恐懼，側耳聽了聽外面有無聲息，勉強強地說，『這何必，就說姓孫又有什麼要緊。——喔，我想着了，』他伸手掏衣袋。他記起剛纔在黑暗的途中，那弟兄給他一團摺皺的硬紙，說是那男的託他想法送與親人的，忘了，一直留在外國褲子袋裏。他的手軟軟地不敢便接，如遇怪秘的魔物；又不好不接，便用手心承受了，鬆鬆地捏

着，偷竊似地趕忙往衣袋裏一塞。於是，本來惴惴的心又加增老大的不自在。

「他們留着字條呢！」他說着，衣袋裏有銅元觸擊的聲音。

「啊！字條！」老婦人身體一挺，周身的神經都拉得十分緊張。一種熱望（切念的人在叩門，急忙迎出去時懷着的那種熱望）一會兒完全佔領了她。女兒女婿的聲音笑貌，雖只十天還不到，似已隔絕了不知幾年。現在這紙條，將訴說他們的一切，解答她的種種疑問，使她與他們心心相通，那自然成了她目前整個的世界。

字條拿出來了，是撕破了的一個聯珠牌捲烟匣子，印有好幾個指印，又有一處焦痕，反面寫着八分潦草的一行鉛筆字。

阿弟凝着細眼湊近煤油燈念這字條。『兒等今死，無所恨，請勿念。』「噓！這個話纔叫怪。沒了性命，倒說沒有什麼恨。」懇求善視大男，大男即兒等也。」他們的意思，沒有別的，求你好好看養着大男；說大男

就是他們，大男好，就如他們沒有死。只這「無所恨」真是怪，真是怪！

「他想起那弟兄告訴他的話，同時想起傳聞的『再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那種英雄氣概。既無所恨，爲什麼要索索地抖，淚水直淪呢？若不是他的甥女甥婿，簡直要看不起了。

『拿來我看，』老婦人伸手攫取那字條，定睛直望，像嗜書者想把書完全吞下去那樣地專凝。但她並不識字。

室內十分靜寂；小孩的鼾聲微細到幾乎無聞。

雖然不識字，她看明白這字條了。豈但看明白，並且參透了裏邊的意義，懂得了向來不懂的女兒女婿的心思。就彷彿有一股新的生活力周布全身，心中也覺充實了好些。睜眼四看，熟習的一些器物同平時一樣，靜立在燈光裏。側耳聽外面，沒有別的，有遠處送來的唱戲聲，和着圓熟的胡琴。

『大男，我的心肝，樓上去睡吧。』她立起來走向樓梯，嘴脣帖着孩

子的頭頂，字條按在孩子的胸口，憔悴的眼放着母性的熱光，脚步比先前輕快。她已決定勇敢地再擔負一回母親的責任了。

「哇！」孩子給顛醒了，並不張眼，皺着小眉心直叫，「媽媽呀？」

### 【作者略歷】

葉紹鈞（一八九四——）現代文學家，字聖陶，江蘇吳縣人。著有短篇小說隔膜，火災，綠，下，城中，未厭集，童話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長篇小說倪煥之，散文劍鞘（與俞平伯合作）等。初期作品，多寫兒童與家庭，後逐漸擴大至社會與時代；尤好談教育；蓋因作者曾作過多年小學教員的原故。

## 門 檻

俄國屠格涅夫作

韋素園譯

(黃花集)

我看見一座大的屋宇。前壁有道窄狹的小門在開着，門的後面死寂的迷烟裏，有個女郎——露西亞的女郎立在高門檻的前面。

那陰暗的迷烟喘吸着嚴寒，伴着嚴寒的細微的氣紋從屋宇的深處散出

舒緩的淒涼的聲音：

「呵，你想望什麼要穿過這門檻，你知道有什麼在向你等着？」

——我知道——女郎發出答聲。

「寒冷，飢餓，仇恨，嘲笑，輕視，侮辱，疾病，牢獄和死。」

——我知道。

「離開一切，孤獨萬分。」

——我知道……我預備了。我擔受着所有的打擊，所有的酸辛。

門

檻 (韋素園譯)

一 共二頁



「不僅是敵人的，還有友戚。」

——是的……還有他們。

「好。你預備了犧牲了麼？」

——是的

「無名的犧牲麼？你將來死去，——並且沒有人能够知道，同誰的紀

念敬禮……」

——我不需用感謝，也不需用憐憫……我更不需用名。

「你預備了去犯罪了麼？」

女郎低下了頭。

——就是犯罪我也預備了。

淒涼的聲音不會立時興起了別一人的訊問。

「你知道麼，——最後他說了，——你能不能對你現在所信仰的覺醒，你能不能明白你是自欺了，並且是空喪了自己青春時的生命？」

——這我也知道。我仍然想向裏面走進。

「進！」

女郎一步穿過了門檻，——沈重的門簾落下在他後面。

「糊塗！」有誰從後面發出切齒的語聲。

「神聖的！」——不知回音來自何處。

【注釋】

(一)門檻 譯者原注云：「門檻這首詩，是屠格涅夫一八八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作的，載在『民意派』的雜誌上，專為紀念蘇菲亞。按蘇菲亞本係皇族，她的父親做過聖彼得堡副行政長（和省長差不多）；她幼年時，便深受了當時急進的社會思潮影響，後經同學戈尼拉姊妹介紹，得入一個成立最早的含有革命性的卡以珂夫社。俄國知識階級在十九世紀下半期轉變得非常利害：由『虛無黨人』不做事起，一變而為絕對的獻身社會——『往民間』；從『往民間』的失敗，才知道徒作社會運動是不行的，於是大家又轉過臉來，注意到政治上面。他們，有一般人，認政治上的主要障

門

檻 (韋素園譯)

三 共二頁

國文讀本 (No. C 215)

四 文化學社

礙物是皇帝和官吏。因之，發生了秘密結社，暗殺團，即一般稱爲「恐怖黨」的便是。蘇菲亞天性本近于做社會事業，她曾以此自誓；後來完全因爲受了戀人什連實的影響，轉投身于暗殺。一八八一年春炸死了亞歷山大第二，己身因之遇害，受刑者共有五人。」

蘇 蘇 徐志摩

(翡冷翠之一夜)

蘇蘇是一個癡心的女子：

像一朵野薔薇，她的丰姿；

像一朵野薔薇，她的丰姿——

來一陣暴風雨，摧殘了她的身世。

這荒草地裏有她的墓碑。

淹沒在蔓草裏，她的傷悲；

淹沒在蔓草裏，她的傷悲——

呵，這荒土裏化生了血染的薔薇！

那薔薇是癡心女的靈魂，

在清早上受清露的滋潤，

到黃昏時有晚風來溫存。

更有那長夜的慰安，看星斗縱橫。

你說這應分是她的平安？

但運命又叫無情的手來攀，

攀，攀盡青條上的燦爛——

可憐呵，蘇蘇她又遭一度的摧殘！

### 【作者略歷】

徐志摩（一八九七——一九三一）現代文學家，原名章埏，浙江海寧人。著有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之一夜，猛虎集，散文集巴黎鱗爪，自剖，落葉，小說輪盤，戲劇卞昆岡。譯有曼殊斐爾小說集，韻第德，瑪麗瑪麗等。

## 高祖本紀 司馬遷

(節錄史記)

高祖，沛豐邑<sup>〔一〕</sup>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sup>〔二〕</sup>，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sup>〔三〕</sup>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酒。……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呼，大丈夫當如此也！」

單父<sup>〔五〕</sup>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sup>〔六〕</sup>，主進<sup>〔七〕</sup>，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

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誑。

酒闌，呂公因目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未央宮成，高祖大召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五〕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五〕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淮南王黥布〔二〇〕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令別將追之。高

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sup>〔二〕</sup>，自爲歌詩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sup>〔三〕</sup>，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sup>〔四〕</sup>以沛爲朕湯沐邑<sup>〔四〕</sup>，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

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

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sup>〔五〕</sup>。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



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二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注釋】

- (一) 沛豐邑 沛，秦縣名，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豐，秦沛縣中的邑名，即今豐縣治。
- (二) 太公……劉媪 均當時里巷的稱呼，非本名。
- (三) 隆準而龍顏 隆，高；準，鼻；顏，額角。
- (四) 泗上，今沛縣東有泗水亭，括地志以爲即高祖爲亭長處。
- (五) 單父 秦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單縣南。
- (六) 主吏 功曹。
- (七) 主進 主持收入的事。
- (八) 太上皇 高祖六年，尊太公爲太上皇。
- (九) 仲 高祖兄劉仲，高祖即位後封爲代王，後廢爲合陽侯。
- (一〇) 黥布 即英布，微賤時，坐法受黥刑，故名黥布。原項王將，後歸漢，封淮南王。

(一一) 筑 古樂器，十三絃，擊之不鼓。

(一二) 關中 即今陝西。以地居四關——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之中得名。

(一三) 其 風俗通義曰：「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耳。」

(一四) 湯沐邑 邑之所入，爲國君湯沐之資，休息之地。高祖以沛爲湯沐邑，則沛地人民可以不納錢糧，不供徭役。

(一五) 獻 獻禮物。

(一六) 雍齒 沛人，從沛公起兵，秦二世二年，沛公令雍齒守豐，自引兵之薛，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說雍齒，雍齒即反，爲魏守豐。沛公還，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後復歸高祖，從戰有功，封什那侯。

---

國文讀本 (No. C 217)

六  
文化學社

## 孟子滕文公問爲國章

滕文公問爲國「二」。孟子曰：「民事<sup>三</sup>、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sup>三</sup>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sup>四</sup>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sup>五</sup>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sup>六</sup>。龍子<sup>七</sup>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sup>八</sup>，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sup>九</sup>，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sup>一〇</sup>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sup>一一</sup>。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sup>二三</sup>。」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sup>二四</sup>。」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使畢戰<sup>二四</sup>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sup>二五</sup>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sup>二六</sup>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sup>二七</sup>，圭田五十畝；餘夫<sup>二八</sup>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百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

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注釋】

(一) 滕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滕國在今山東滕縣境。  
(二) 民事，謂農事也。  
(三) 詩幽風七月之辭。子，往取也。綯，紋也。亟，急也。  
(四) 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五) 陽虎，魯季氏家臣。  
(六) 乘升也。

朱註：『夏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七) 舌之賢人。(八) 狼戾，猶狼藉也。(九) 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一謂盼，恨視也。(一〇) 稱、舉也。(一一) 朱註：『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

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一二)詩小雅大田之篇。(一三)詩大雅文王之篇。(一四)畢戰、滕臣也。(一五)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一六)爲、有也。(一七)朱註：『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一八)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則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用。』

## 敬告青年

竊以少年老成，中國稱人之語也；年長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 英美人相勗之辭也；此亦東西民族涉想不同現象趨異之一端歟？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硯，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閒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

準斯以談，吾國之社會，其隆盛耶？抑將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陳腐朽敗之分子，一聽其天然之淘汰，雅不願以如流之歲月，與之說短道長，希冀其脫胎換骨也。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



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爲隣，而不爲其菌毒所傳染也。

嗚呼！吾國之青年，其果能語於此乎？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而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華其髮，澤其容，直其腰，廣其膈，非不儼然青年也；及叩其頭腦中所涉想所懷抱，無一不與彼陳腐朽敗者爲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鮮活潑，寔假而爲陳腐朽敗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寔假而畏陳腐朽敗分子勢力之龐大，瞻顧依回，不敢明目張膽，作頑狠之抗鬥者有之。充塞社會之空氣，無往而非陳腐朽敗焉，求些少之新鮮活潑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絕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現象，於人身則必死，於社會則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孰爲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世之爭存，孰爲陳腐朽敗而

不容留置於腦裏，——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

(一)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奴隸云者，古之昏弱對於強暴之橫奪，而失其自由權利者之稱也。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爲「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女權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爲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

之理。非然者，忠孝節義，奴隸之道德也；輕刑薄賦，奴隸之幸福也；稱頌功德，奴隸之文章也；拜爵賜第，奴隸之光榮也；豐碑高墓，奴隸之紀念物也。以其是非榮辱，聽命他人，不以自身爲本位，則個人獨立平等之人格，消滅無存，其一切善惡行爲，勢不能訴之自身意志而課以功過；謂之奴隸，誰曰不宜？立德立功，首當辨此。

(二)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不進則退，中國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特以俗見拘牽，謂有二境，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創造進化論 (L'Evolution Creatrice) 所以風靡一世也。以人事之進化言之：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民，方興未已；存亡之數，可以逆睹。矧在吾國，大夢未覺，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無一不相形醜拙，豈可與當世爭衡？

舉凡殘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訓，而不可謂誣，謬種流傳，豈自

今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特較舊種之所爲，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遲，幾及千載；尊重廿四朝之歷史性，而不作改進之圖；則驅吾民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以外，納之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復何說哉！於此而言保守，誠不知爲何項制度文物，可以適用生存於今世。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滅也。

嗚呼！巴比倫人往矣，其文明尙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世界進化，駸駸未有已焉。其不能善變而與之俱進者，將見其不適環境之爭存，而退歸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 (二)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當此惡流奔進之時，得一二自好之士，潔身引退，豈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請於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夫生存競爭，勢所不免，一息尚存，即無守退安隱之餘地。排萬難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職，以善意解之

，退隱爲高人出世之行；以惡意解之，退隱爲弱者不適競爭之現象。歐俗以橫厲無前爲上德；亞洲以閑逸恬淡爲美風。東西民族強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隱主義之根本缺點也。

若夫吾國之俗，習爲萎靡；苟取利祿者，不在論列之數；自好之士，希聲隱淪，食粟衣帛，無益於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實與游惰無擇也。人心穢濁，不以此輩而有所補救，而國民抗往之風，植產之習，於焉以斬。人之生也，應戰勝惡社會，而不可爲惡社會所征服；應超出惡社會，進冒險苦鬥之兵，而不可逃遯惡社會，作退避安閑之想。嗚呼！歐羅巴鐵騎，入汝室矣；將高臥白雲何處也？吾願青年之爲孔墨，而不願其爲巢由。吾願青年之爲托爾斯泰與達嚨爾。不若其爲哥倫布與安重根！

(四)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並吾國而存立於大地者，大小凡四十餘國，強半與吾有通商往來之誼。加之海陸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謂絕國，今視之若在戶庭。舉凡一國

之經濟政治狀態有所變更，其影響率被於世界，不啻牽一髮而動全身也。立國於今之世，其興廢存亡，視其國之內政者半，影響於國外者恆亦半焉。以吾國近世證之：日本勃興，以促吾革命維新之局；歐洲戰起，日本乃有對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國於世界潮流之中，篤舊者固速其危亡，善變者反因以競進。

吾國自通海以來，自悲觀者言之，失地償金，國力索矣；自樂觀者言之，倘無甲午庚子兩次之福音，至今猶在八股垂髮時代。居今日而言鎖國閉關之策，匪獨力所不能，亦且勢所不許。萬邦並立，動輒相關，無論其國若何富強，亦不能漠視外情，自爲風氣。各國之制度文物，形式雖不必盡同，但不思驅其國於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則之精神，漸趨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違。於此而執特別歷史國情之說，以冀抗此潮流，是猶有鎖國之精神，而無世界之智識。國民而無世界智識，其國將何以圖存於世界之中？語云：「閉戶造車，出門未必合轍。」今之造車者，不但閉戶，且欲

以周禮考工之制，行之歐美康莊；其患將不止不合轍已也！

(五)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自約翰彌爾 (J. S. Mill) 「實利主義」唱道於英，孔特 (Comt) 之「實驗哲學」唱道於法，歐洲社會之制度，人心之思想，爲之一變。最近德意志科學大興，物質文明，造乎其極，制度人心，爲之再變。舉凡政治之所營，教育之所期，文學技術之所風尚，萬馬奔馳，無不齊集於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虛文空想之無裨於現實生活者，吐棄殆盡。當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 (R. Finken)，若法蘭西之伯格森，雖不以現時物質文明爲美備，咸揭藥生活問題，爲立言之的。生活神聖，正以此次戰爭，血染其鮮明之旗幟。歐人空想虛文之夢，勢將覺悟無遺。

夫利用厚生，崇實際而薄虛玄，本吾國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會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漢兩代而來，——周禮崇尚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所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

而馳。倘不改絃而更張之，則國力將莫由昭蘇，社會永無寧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誦孝經以退黃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於實用者，雖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糞土；若事之無利於個人或社會現實生活者，皆虛文也，誑人之事也。雖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尙，皆一文不值也！

(六)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科學者何？吾人對於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想像者何？既超脫客觀之現象，復拋棄主觀之理性，憑空構造，有假定而無實證，不可以人間已有之智靈，明其理由，道其法則者也。在昔蒙昧之世，當今淺化之民，有想像而無科學。宗教美文，皆想像時代之產物。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今日日新月異，舉凡一世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行爲，一遵理性，



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

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士不知科學，故龔陰陽家符瑞五行之說，惑世誣民；地氣風水之談，乞靈枯骨。農不知科學，故無擇種去蟲之術。工不知科學，故貨棄於地，戰鬥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給於異國。商不知科學，故惟識網取近利，未來之勝算，無容心焉。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龔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說；其說且通於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

凡此無常識之思，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維科學。夫以科學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証實，較之想像武斷之所為，其步度誠緩；然其步步皆踏實地，不若幻想突飛者之終無寸進也。宇宙間之事理無窮，科學領土內之膏腴待闢者，正自廣闊。青年勉乎哉！

## 巨敵

俄國高爾該 (Maxim Gorky) [1] 著 沈雁冰譯

(中國青年)

這個世界是紅人和黑人拚死相爭的戰場。黑人所恃以征服全世界的武器，就是那永遠不死的野心——要使全世界人類都屈服於威權而淪為臣僕的野心。因為他凶暴，貪婪，而且險惡，他的黑勢力已經像一張極大的翅膀罩住了全世界，使人類發生無限的恐怖。他惟一的願望就是獨霸於世界；仗着黃金，白鐵和說謊，他想征服全世界；如果上帝能幫助他擴張他的黑勢力，他也假意敬奉上帝。

他說的話是這樣：「一切都屬於我！我是威權——所以我就是人生的意識和靈魂；我是一切人類的統治者。誰想反對我，那他就是反對人生——他就有罪。」這個黑人就是古代傳說所稱住在山洞裏的毒龍 [2]。

紅人的實力即在他對於自由的，理智的，光榮的生活之熱愛。他的健

進不懈的精神，永遠放光明以燭照人生的黑暗；他放射五采絢爛的「美」的光波，堅毅而挑戰的「真理」的烈焰，以及恬靜的「愛」的光線。凡他思想所到的地方，就升起了偉大的，自由的火焰，烘烘地捲着一片紅光，包圍了我們這黑暗而盲目的大地，浴一切人類于快樂的好夢裏。

他的話是這樣：「世界是我們一切人的世界！凡人都是平等的。人人的深處有美的世界在；沒有一個人應該失望而自願爲威權的奴隸。沒有一個人應該是被奴隸的。誰也不該征服誰——爲要弄權的緣故而握權，是有罪的。」

這個紅人就是古代傳說所稱的聖喬治〔三〕，他是屠斬毒龍的英雄；從遼遠的古代以來，他爲了自由與美而奮力，專殺那些作惡的毒物。

一部人類生活史就祇是這紅人和黑人——真理的戰士和詐欺的惡魔——間的戰爭史；牠〔四〕包辦了人世的一切苦樂，一切佳境和一切慘遇——牠真是世界最可愛，最豐富的一篇傳說。

在紅人和黑人之間，俳優似的跳着一個小小的灰色人。他的惟一的嗜好，是一種穿得很暖，吃得很飽，住得很舒服的生活；而且因為要滿足他這一點小慾望，他不惜作踐了自己的靈魂，正像一個飢餓的娼妓作踐她乾枯的身體。任何人的使喚，他都願意受，只要給他吃飽，住得舒服，而且不必勞心。至於餵養他的主人乃何等樣的人，他是不問的——野獸也好，人也好，白痴也好，天才也好。在他看來，所謂人生不過是一面鏡子，在那裏頭他只見有自己。他膠漆似的儘黏附着人生，因為他兼有各種寄生生物所特有的才能。他的靈魂是微睡的蜴蜥之宮「吾」，出名是「卑瑣」的；他的心是灰色的恐怖之家；他的願望是「多享樂些」，然而又憚於動作，所以他永遠是屈辱以求苟安，簡直沒有一絲剛氣，他的職業永遠是挑唆。

當黑人在戰事中佔了上風時，這個灰色人就乘風打劫的向紅人偷擲幾顆小石子，而且說道：

「你看，反動勢力正在蔓延呢！」

當自由與真理的戰士（即紅人）似乎要露一露頭時，這個灰色人就對

黑人說：

「你快警備呀，無政府黨在蠢動了！」

他只崇拜一句話：「安分守己！」即使以全世界的精神死滅為代價，他還是崇拜「安分守己」！

聽了他的安分守己論，便苦了活人們的性命。

每當他看見那黑人鬥得有些倦了，他就插身在中間做「調人」，因而從中搗鬼，把雙方都欺騙了。

他十分卑順的走到黑人跟前說道：

「你要曉得，百姓猶如牛羊，需要一個嚴厲的牧人。照我看來，現在這時候，正可再加上幾條絡頭的繩索。這樣，即使將來不得已而減少幾條繩索，然而因為已經加過，雖減亦等於不減；可是百姓們却因此得了滿足，不平之氣亦就消失了。須知紅人所恃的後援就是百姓們的不平之氣；消

百姓們的氣就是消紅人的勢力。所以請你把這件事交給我，去辦罷——我一定會辦好。」

於是這件事就交給他辦了，他從中取利，就替自己畫算出一個穿得很暖，吃得很飽，住得很舒服的生活了。

黑人和灰色人聯盟之後，固然凶焰稍斂，但是更加冷酷，更加機械性了。而那紅人卻一天比一天的勇敢起來，因此灰色人又來對紅人說道：

「現在自然正是機會，可以一試，照我們的理想去改造生活。但是一下子就想得人人滿意是辦不到的。我們只好今天改革一點，明天再改革一點，慢慢地做去，最後總有使人都滿意的一天。聰明人的大本領就在他的慎重考慮，一切都計算得周到。如果你能毅謹慎的做去，黑人一定會讓步的。託給我罷……我會很巧妙的去和黑人交涉。」於是不論他得了紅人的委託也好，不得也好，總之，他就利用這機會，又替自己畫算出了一個穿得很暖，吃得很飽，住得很舒服的生活。

紅人那邊，經這灰色人一番搗鬼，也連累着減了幾分色彩，變得蒼白些了；而黑人的勢力乘機又展拓了些。人生由是又復歸於沉默和黑暗，奄奄一息的更呈死態。灰色人看着快意，更不必說。

灰色人受人驅使，雖然是拿工錢的時候多，但有時他竟肯白做；因為他的目的在乎從中取利，本不單靠表面的幾個工錢。無論什麼事，他都會做。可是他並非真能作事，——雖然有時似乎他真在那裏做——不過挑唆搗鬼罷了。

這個卑陋的兩根舌頭的醜類，常常立於兩極端（紅人與黑人）之間，自私地阻止兩極端的各自發展。

有了他在中間作祟，於是人生就失卻了鮮明的色彩，變成穢污的，呆鈍的，可厭的灰色。

這個灰色人橫在進化長途的中間，簡直拉住了已被時間宣告死刑的遺骸，阻止新人生的通過；所以他永遠是一切光明的，自由的，美的……

## 生活之巨敵！

### 【注釋】

(一) 高爾該 (Maxim Gorky) 一八六八年生，俄國現代小說家，真名為 A. Pyeshkov；然其著作都用 Maxim Gorky 署名——此字在華語為「大苦」。高爾該家境極苦，九歲時父母雙亡，寄食於戚家，甚受虐待；久之，高爾該不堪其苦，亡去為伐加河中商輪之侍者，時年僅十二也。其後又歷試餅師，侍役，賣蘋果，諸業；一八九二年始作小說，大為科洛林科 (Kolomoiko) 所激賞，科洛林科為當時文壇宗師，俄人所崇拜者也；高爾該既受知於科洛林科，聲名亦漸進，母親——言俄國一九〇六年之革命——出版後，遂為文壇上第一流作家。高爾該之時代，適為俄國革命失敗，人心消極之灰色時代；並世作者如契訶夫與安特列夫皆為描寫此灰色人生之聖手，然於諷刺中多含失望之意。高爾該所愛之人物，則為「反抗者」——反抗社會而具有能力與堅強意志之人。故其文憤慨激烈，隱示將有極大之爆發來臨，譬如夏雨前之雷聲焉。

(二) 毒龍 見(三)註。

巨敵

七



(三) 聖喬治 (Saint George) 英國的守護神。據英國 Percy 的 Reliques (古聖的遺物) 內所收的一首俗歌，聖喬治是 Coventry 的爵爺 (Lord) Albert 的兒子。他的母親因產而死，林中女妖乃竊此新生的嬰孩而撫育之，及長，教以武藝。聖喬治身有三處斑紋：在胸前者如龍，在腿上者如武士勳章，臂上者則色赤而形如十字架。喬治既長，周遊各地，後至 Libya 城，城中有大湖，方為毒龍所據。毒龍所噴之毒氣能殺數城之人，其皮非刀兵所能傷。以此橫行於 Libya，逼城人每日獻一美貌處女，膏其饑吻。喬治至此城時，適國王之女 Sabra 當供毒龍食，已縛置湖邊；喬治急至湖邊，救 Sabra，毒龍自湖中出，張口將吞喬治，喬治乘勢舉矛擲毒龍口中，遂殺之。

(四) 指這戰爭。

(五) 此蓋比喻其靈魂中盡充滿卑鄙陰險之思想與懶惰之習慣也。

## 古文學的研究 周作人

研究本國的古文學，不是國民的義務，乃是國民的權利。藝術上的造詣，本來要有天才做基礎，但是思想與技工的涵養也很重要，前人的經驗與積貯便是他必要的材料。我的一個朋友，近來從西京寫信來說道：「……歎息前人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綾羅綢緞，祇沒有剪製成衣，此時正應該利用牠，下一番裁縫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視經驗，是我們的愚陋；抹殺前人，是我們的罪過。」實在很是確當。所說前人的經驗與積貯，當然並不限於本國，只是在研究的便宜上，外國的文學因為言語及資料的關係，直接的研究較為困難，所以利用了自己國語的知識進去研究古代的文學，涵養創作力或鑒賞文藝的趣味，是最上算的事，這正是國民所享的一種權利了。

我們既然認定研究古文學為權利而非義務，所以沒有服從傳統的必要

。我們讀古代文學，最妨礙我們的享樂，使我們失了正解或墮入魔道的，是歷來那些「業儒」的人的解說，正如玉帛鐘鼓本是正當的禮樂，他們却要另外加上一個名分的意義一般，於是在一切敘事抒情的詩文上也到處加了一層綱常名教的塗飾。關關雎鳩「二」，原是好好的一首戀愛詩，他們却說這是「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南有樛木「三」也是結婚歌，却說是「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也。」經了這樣的一番解說，那業儒者所崇拜的多妻主義似乎得了一重擁護，但是已經把詩的真意完全抹殺，倘若不是我們將牠訂正，這兩篇詩的真價便不會出現了。

希伯來「三」的「雅歌」以前也被收入猶太教以及基督教的聖經書裏，說是歌咏靈魂與神之愛的。現在早已改正，大家承認牠作一卷結婚歌集了。我們若是將詩經舊說訂正，把國風「四」當作一部古代民謠去讀，於現在的歌謠研究或新詩創作上一定很有效用，這是可以斷言的。中國歷代的詩未嘗不受詩經的影響，只因有傳統關係，仍舊囿在「美刺」五的束縛裏，那正與小

說的講勸懲相同，完全成了名教的奴隸了。還有些人將忠君愛國當作評詩的標準，對於古詩十九首〔六〕，覺得他們與這標準有點不合，却又捨不得摒棄，於是奇想天開，將這些詩都解做『思君之作』。這自然都是假的，——並非因為我們憎惡君主政治所以反對他們，實在因為這解說是不合事理的。世上有君主叫臣下替他盡忠的事實，但在文學上講來，那些忠君的詩文，——如果顯然是屬於這一類的東西，——倘若不是故意的欺人，便是非意識的自欺，不能說是真的文藝。中國文藝上傳統的主張，正是這虛假的『爲名教的藝術』，這個主張倘不先打破，冒冒失失的研究古代文學，非但得不到好處，而且還要上當，走入迷途，這是不可不用心警戒的事。

古文學的研究，於現代文藝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雖然現在詩文著作都用語體文，異於所謂古文了，但終是同一來源，其表現力之優劣在根本上總是一致，所以就古文學裏去查考前人的經驗，在創作的體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譬如討論無韻詩的這個問題，我們倘若參照歷來韻文的

成績，自國風以至小調，——民衆文學雖然多是新作，但其傳襲的格調源流甚古，——可以知道中國言文的有韻詩的成績及其所能變化的種種形式；以後新作的東西，縱使思想有點不同，只要一用韻，格調便都逃不出這個範圍。試看幾年來有韻新詩，有的是『白話唐詩』，有的是詞曲，有的是小調，而且那舊詩裏最不幸的『挂腳韻』〔七〕與『趁韻』〔八〕也常常出了。那些不叶韻的，雖然也有種種缺點，倒還不失爲一種新體——有新生活的詩，因爲他只重在『自然音節』，所以能够寫得較爲真切。這無尾韻而有內面的諧律的詩的好例，在時調俗歌裏常能得到。我們因此可以悟出做白話詩的兩條路，一是不必押韻的新體詩，一是押韻的『白話唐詩』以至小調。這是一般的說法，至於有大才力能做有韻的新詩的人，當然是可以自由去做，但以不要像『白話唐詩』以至小調爲條件。有才力能做舊詩的人，我以爲也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蘇，黃或任何人爲條件。只有古文還未通順的人，不必去贊歎舊詩，更不配去做了。——無如現在

偏是文理不通的人愈喜歡做古文做舊詩，這真可以說是「自然的嘲弄了」。

【注釋】（一）（二）即詩經周南的關雎，樛木兩篇。（三）種族名，西紀前一三二〇年建立國家，文化很盛，後來分爲二，就是猶太和以色列兩國。（四）周代各國諸侯把本國的民俗歌謠貢於天子，列於樂官的，叫做國風。像詩經上周南，召南，至豳風各篇都是。（五）古人論詩，嘗說詩經三百篇，都有一種讚美或是諷刺的作用。（六）載在梁昭明太子所編的文選上；沒有考定作者的姓氏。據後人揣測，說是西漢時枚乘作的。（七）舊詩中像律詩，絕詩等偶句的末一字，都要用同一聲韻，所以叫掛腳韻。（八）沒有詩意，只硬湊着韻做成的句子，叫做趁韻。（九）唐李白，杜甫，宋蘇軾，黃庭堅，都是很著名的詩人。後人每喜摹仿他們的作品。

---

國  
文  
讀  
本

六

虬髯客傳 杜光庭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

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

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

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私起問焉。乃紫衣戴帽



入，扶搗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眞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屢。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

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髻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

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七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間，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曰：「而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七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眞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

「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明發，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日聞有客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末坐，見之心死，餘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

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

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奕，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輝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

虬髯白：「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

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乃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廷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箱中粧奩冠鏡首

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亂髻紗帽褻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東堂舁出二十牀，各事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亂髻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於此世界求事，當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贈，以佐眞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

，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天下。

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

國  
文  
讀  
本

八

## 祭亡妻黃仲玉 蔡元培

嗚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與我結婚以來，纔二十年，累汝以兒女，累汝以家計，累汝以國內國外之奔走，累汝以貧困，累汝以憂患，使汝善畫、善書、善爲美術之天才竟不能無限發展，而且積勞成疾，以不得盡汝之天年。嗚呼，我之負汝如何耶！

我與汝結婚以後，屢與汝別：留青島三閱月，留北京譯學館半年，留德意志四年，革命以後，留南京及北京九閱月，前年留杭縣四閱月，加以其他短期之旅行，二十年中與汝歡聚者不過十二三年耳。嗚呼，孰意汝舍我如此其速耶！

凡我與汝別，汝往往大病；然不久即愈。我此次往湖南而汝病；我歸而汝病劇。及汝病漸瘥，醫生謂不日可以康復，我始敢放膽而爲此長期之旅行。豈意我別汝而汝病轉劇，以至於死，而我竟不得與汝一訣耶！



我將往湖南，汝恐我不及再回北京，先爲我料理行裝，一切完備。我今所服用者，何一非汝所採購，汝所整理。處處觸目傷心，我其何以堪耶！

汝孝於親，睦於弟妹，慈於子女。我不知汝臨終時一念及汝死後老父老母之悲切、弟妹之傷悼、稚女幼兒之哀痛，汝心其何以堪耶？

汝時時在紛華靡麗之場，內之若上海及北京，外之若柏林及巴黎。我間欲爲汝購置稍稍入時之衣飾，借往普通娛樂之場所，而汝輒不願。對於北京婦女以酒食賭博相徵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驚聲氣而因緣爲利者，尤慎避之，不敢與往來。常克克勤儉以養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習慣。嗚呼，我之感汝何如，而竟不得一當以報汝耶！

汝愛我以德，無微不至。對於我之飲食、起居、疾痛、疴癢，時時懸念，所不待言。對於我所信仰之主義、我所信任之朋友，或所見不與我同，常加規勸。我或不能領受，以至與汝爭論。我事後輒非常悔恨，以爲何

不稍稍忍耐，以免傷汝之心。嗚呼，而今而後，再欲聞汝之規勸而不可得矣！我惟有時時銘記汝往日之言以自檢耳！

汝病劇時，勸我按預約之期以行，而我不肯。汝自料不免於死，常祈於死，以免誤我之行期。我當時以爲此不過病中憤感之談；及汝小愈，則亦置之。嗚呼，豈意汝以小愈促我行，而竟不免死於我行以後耶！

我自行後，念汝病，時時不寧。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船中發一無線電於蔣君，詢汝近狀，冀得一全愈之消息以告慰。而復電僅言小愈。我意非全愈則必加劇；小愈必加劇之諱言，聊以寬我耳。我於是益益不寧。

於十二月十三日又發一電，詢汝近狀。而久不得復。我於是益益不寧。到里昂後，即發一電於李君，詢汝近狀。又久不得復。直至我已由里昂而巴黎，而瑞士，始由里昂轉到譚蔣二君之電，始知汝竟於我到巴黎之次日已舍我而長逝矣！嗚呼，我之旅行爲對於社會應盡之義務，本不能以私廢公，然遲速之間未嘗無商量之餘地，爾時李夫人曾勸我展緩行

期，我竟誤信醫生之言而決行，致不得調護汝以蘄免於死，嗚呼，我負汝如此，我雖追悔，其尙可及耶！

我得電時，距汝死已八日矣。我既無法速歸，歸亦已無濟於事。我不能不按我預定計畫，盡應盡之義務而後歸。嗚呼，汝如有知，能不責我負心耶？

汝所愛者，老父老母也；我祝二老永永康健，以副汝之愛。汝所愛者，我也；我常善自保養，盡力於社會，以副汝之愛。汝所愛者，威廉也，柏齡也<sup>五</sup>：現在託庇於汝之愛妹，愛護周至必不讓於汝；我回國以後，必躬自撫養，使得受完全教育，爲世界上有價值之人物，有所貢獻於世界，以爲汝母教之紀念，以副汝之愛。嗚呼，我所以慰汝者如此而已！汝如有知，其能滿意否耶？

汝自幼受婦德之教育，居恆慕古烈婦人之所爲。自與我結婚以後，見我多病而常冒危險，常與我約，我死則汝必以身殉。我諄諄勸汝，萬不可

如此；宜善撫子女，以盡汝爲母之天職。嗚呼，孰意我尙未死而汝竟先我而死耶！我守我勸汝之言，不敢以身殉汝；然我早衰而多感，我有生之年亦復易盡，死而有知，我與汝聚首之日不遠矣。

嗚呼，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決不敢信。死者果無知耶？我今日爲汝而決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認汝爲有知，而與汝作此最後之通訊，以稍稍紓我之悲悔耳！嗚呼，仲玉！

中華民國十年，一月，九日，汝夫蔡元培。

### 【作者略歷】

蔡元培，字子民，一字鶴卿。浙江紹興人。清光緒間進士。曾任教育總長，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委員等職。著有中國倫理學史，哲學綱要等書。

### 【注釋】

(一) 黃仲玉，江西黃爾軒之女，名世振，字仲玉，天足，工書畫，且孝於親。當時蔡子

祭亡妻黃玉仲 (蔡元培)

民之結婚條件爲：一、女子須不纏足；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黃仲玉適合前二條件，容納後三條件，故得與蔡氏結婚。

(二) 里昂 (Lyon) 乃法國都會。

(三) 李君 指李石曾。

(四) 譚蔣二君 指譚熙鴻蔣夢麟。

(五) 威廉也柏齡也 威廉，蔡先生女；柏齡，蔡先生子。

## 缺陷之美

日本廣川白村作

魯迅譯

(出了象牙之塔)

在絢爛的舞蹈會，或者戲劇，歌劇的夜間，凝了粧，笑語着的許多女人的臉上，帶着的小小的黑點，頗是惹人的眼睛。雖說是西洋，有痣的人們也不會多到這地步的。剛看見黑的點躲在頰紅的影子裏時，却又在因舞衣而半裸了的頸頸上也看見一個黑點。這裏那裏，這樣的婦女多得很。這是日本的女人還沒有做的化粧法，恰如古時候的女人的眉黛一樣，特地點了黑色，做出來的人工的黑子。名之曰 beautiful spot (美人的靨子)，漂亮透了。

也許有人想：這大概是妓女、或者女優、舞女所做的事罷。堂堂乎穿着 Robedécollé 的禮裝的 lady 們就這樣。

故意在美的女人的臉上，做一點黑子的緣故，和日本的重視門牙上有

些黑的瑕疵，以為可以增添少女的可愛相，是一樣的。

如果擺出學者相，說這是應用了對照 (Contrast) 的法則的，自然就不過如此。白東西的旁邊放點黑的，悲劇中間夾些喜劇的分子，便映得那調子更加強有力起來。美學者來說明，道是 Effect (效果) 增加了之故云。悲劇瑪克培斯 (Macbeth) 的門丁這一場就是好例。並不粉飾也就美的白皙人種的皮膚上，既用了白粉和燕支加工，這上面又點上濃的黑色的 beautiful spot 去。粉汁之中，放一撮鹽，以增強那甜味，這也就是異曲同工罷。

『渾然如玉』這類的話，是有的，其實是無論看怎樣的人物，在那性格上，什麼地方一定有些缺點。于是假想出，或者理想化出一個全無缺點的人格來，名之曰神，然而所謂神這東西，似乎在人類一夥兒裏是沒有的。還有，看起各人的境遇來，也一定總有些什麼缺陷。有錢，却生病；身體很好，然而窮。一面賺着錢，則一面在賠本。剛以為這樣就好了，而還沒有的事立刻跟着一件一件地出來。人類所做的事，無瑕的事是沒有的。

，譬如即使極其愉快的旅行，在長路中，一定要帶一兩件失策，或者什麼苦惱，不舒服的事。於是人類就假想了毫無這樣缺陷的圓滿具足之境，試造出天國或極樂世界來，但是這樣的東西，在這地上，是沒有的。

在真愛人生，而加以享樂，賞味，要澈到人間味的底裏的藝術家，則這樣各種的缺陷，不就是一种 beautiful spot 麼。

性格上，境遇上，社會上，都有各樣的缺陷。缺陷所在的處所，一定現出不相容的兩種力的糾葛和衝突來。將這糾葛這衝突，從縱，從橫，從上，從下，觀看了，描寫出來的，就是戲曲，就是小說。倘使沒有這樣的缺陷，人生固然是太平無事了，但同時也就再沒有興味，再沒有生活的功效了罷。正因為有暗的影，明的光這纔更加顯著的。

有一種社會改良論者，有一種道德家，有一種宗教家，是無法可救的。他們除了厭惡缺陷，詛咒罪惡之外，什麼也不知道。因為對於缺陷和罪惡如何給人生以興味，在人生有怎樣的大的 Necessity (必要) 的事，都沒有



覺察出。是不懂得在粉汁裏加鹽的味道的。

酸素和水素造成的純一無雜的水，這樣的東西，如果是有生命的活的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倘是科學家在試驗管中造出來的那樣的水，我們可是不願意嘗。水之所以有甘露似的神液(Nectar)似的可貴的味道者，豈不是正因為含着細菌和雜質的緣故麼？不懂得缺陷和罪惡之美的人們，甚至于用了牽強的計策，單將蒸餾水一般淡而無味的飲料，要到我們這裏來硬賣，而且想從人生搶了『味道』去。可惡哉他們，可詛咒哉他們！

聽說，在急速地發達起來的新的都會裏，刑事上的案件就最多。這就因為那樣的地方，跳躍着的生命的力，正在強烈地活動着的緣故。我們是與其睡在天下太平的死的都會中，倒不如活在罪惡的都會而動彈着的。月有叢雲，花有風，月和花這纔有興趣。歎這雲的心，嗟這風的心，從此就湧出人生的興味，也生出『詩』來。兼好法師喝破了『僅看花好月圓者耶』之後。還說——

男女之情，亦豈獨謂良會耶？懷終不得見之憂；山盟竟破；獨守長夜；遙念遠天；憶舊事于蕪家；乃始可云好色。（徒然草第一百二十七段）

不料這和尚，卻是一個很可談談的人。

小心地不觸着罪惡和缺陷，悄悄地迴避着走的消極主義，禁慾主義，保守思想等，在人類的的生活方法上，其所以爲極卑怯，極孱頭，而且無聊的態度者，就是這緣故。說是因爲要受寒，便不敢出門的半病人似的一生，豈不是誰也不願意送的麼？

因爲路上有失策，有爲難，所以旅行纔有趣。正在不如意這處所，有着稱爲『人生』這長旅的興味的。正因爲人類是滿是缺陷的永久的未成品，所以這纔好。一看見小結構地整頓成就了的賢明的人們之類，我們有時竟至于倒有反感會發生。比起天衣無縫來，鶉衣百結的一邊，真不知道要有趣多少哩。

【作者略歷】

魯迅(一八八二——)係現代作家周樹人的筆名，字豫材，浙江紹興人。在南京路礦學堂畢業後，赴日，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後棄而習文學。不久歸國，在杭州紹興任中學教職。辛亥革命後，任教育部部員，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廈門大學等校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散文詩集野草；雜感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回憶錄朝華夕拾，編述有中國小說史略，唐宋傳奇集，小說舊文鈔等。論魯迅的書有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魯迅論等可參考。

【注釋】

- (一) 瑪克培斯 英莎士比亞 (W. Shakespeare) 六大悲劇之一。
- (二) 兼好法師 (公元一二八二—一三五〇) 日本南北朝時文學家。本姓卜部，居于東京之吉田，故通稱吉田兼好。

## 缺陷論 李石岑

(節錄一般)

世界上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由缺陷產生的，若是沒有缺陷，那就不僅變成一種死的世界、單調的世界、無玩味價值的世界，並且世界早已毀滅。我們現世間所以感覺着有興趣、有意義，完全是出於缺陷的恩賜。缺陷似乎不足以給我們的滿足，其實可以給我們滿足以上的滿足。龔定盦有詩說得好：

未濟終焉心纏渺，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

缺陷之好，好在『有餘不盡』，好在『別有天地非人間』，更好在『同工而異曲』。一個赴跳舞會的妙齡女郎，特地在她可愛的帶微笑的臉上做一點黑子，名之曰美人的鬍子，更顯出十二分的豔麗。日本古代女子特

地把門牙染成金黑色，也是出於同樣的求缺陷之美的心理。往往一個女子偶然患了一種照眼或斜視的眼病，她的魔力倒反而加大。悲劇當中夾了一些喜劇的分子，更顯得那調子強而有力。在變幻莫測的世間，這種相反相成的例子，真是數不勝數。

近百年間所產生出來的天才，大抵是帶有缺陷的；至少可以分成三種：生理的、病理的、和心理的。生理上的缺陷最顯著的是生而聾盲，其次是顏面或頭蓋的左右發育不平均，或耳形不完全，或兩目斜視，或門齒白齒不整；凡此種種，皆屬身體上的不具者。但既為身體上的不具者，同時即為精神上的不具者。然在此時身體上得為偏頗之發達，如盲人則聽覺發達，聾人則視覺發達。於是身體上的不具者，在身體之別一方面言之，則為身體上的健全發育者；同時在精神之別一方面言之，則亦為精神上的健全發育者。因此言動思慮，自迥異於常人。病理上的缺陷乃由於視神經或聽神經或其他官能所受到的刺激太強烈，以致釀成一種病的現象。此種現

象在文藝方面的人們中特爲顯著。所以有一部分學者說近代的作家都是高等變質者。因爲他們的神經作用，全呈病的狀態，可以說是介於常人與狂人之間的一種病的狀態。譬如尼采莫泊三這些人，就是這一類。他們因爲所受的刺激與常人不同，所以他們的觀察亦與常人迥異。心理上的缺陷雖與生理病理有關係，但牠自成一種輪廓。此種缺陷的特徵爲情緒變動或意志薄弱；容易笑，容易哭，容易發怒，容易發歎；偶然受了環境的壓迫，即流於銷沈，或陷於恐怖，或走入懷疑，或傾於幻想，或流於神祕。這些不健全的徵候，固然使我們感着奇特，但這種人的感覺確實比平常人銳敏，感情也比平常人真實，且能揭去因襲之網，而闖入藝術之宮，在一般蟻附蜂趨的蚩蚩之氓，又那能領取此中妙諦？總之，無論在生理上、病理上或心理上，有缺陷的人，確實比平常人另有一種獨特的境界。我們中國的莊子，很能見到這個道理，你看他在人間世篇描寫支離疏一種獨特的境界：

支離疏者，頽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三，五管在上，三

，兩髀爲脅〔四〕；挫鍼治繆〔五〕，足以餬口；鼓箠播精〔六〕，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莊子在人間世和德充符兩篇裏面所說的那些兀者王骀〔七〕、兀者申徒嘉〔八〕、兀者叔山無趾〔九〕、哀駘它〔一〇〕、闔跂支離無脤〔一一〕、甕叢大癭〔一二〕，都是生理上或病理上有缺陷的人，但他們都自有一種獨特的境界。由上述各種事例，我們知道缺陷可以產生美人，缺陷可以產生天才，但缺陷最大的妙用是她能產生一切的藝術和科學。現在依次論之。

缺陷所在的處所，必定惹起多方面的注意，或厭惡，或同情，就引出一個衝突的、活躍的、有玩味價值的世界來，這裏面就有藝術。將這同情和厭惡的兩面的衝突，徹上徹下，描寫出來，就成戲曲，就成小說。由這衝突所發出來的悲歎，就成詩歌，就成音樂。在一個很愉快的旅行中，忽

然發生一種意外的變化，或是蒙了一種意外的損失，這是何等值得回憶的旅行。在我們的人生的行路中，經過幾次極沈痛悲哀的離別，受過幾次極殘忍刻毒的待遇，幹過幾回極艱難卓絕的冒險，這是何等值得玩味的人生。日人廚川白村謂藝術是苦悶的象徵，其實也就是說藝術是缺陷的象徵。藝術最重大的使命是表現生命，是表現有了缺陷的生命。藝術的三大作用是創作與鑑賞，前者注重解放作用，後者注重喚起作用；作用雖不同，而所以表現生命則一。就創作方面說，人類一方面要做社會的存在物，一方面又要做道德的存在物；結果，把人類壓迫羈勒，致令內部生命發生缺陷，遂釀成人間苦惱。這時候只有藝術的創作可以解放內部燃燒的生命，擺脫外界一切的壓迫羈勒。然則所謂創作便是解放生命，便是奪回生命，便是戰。無論立在生命的陣頭的喊聲、或觸着生命的暗礁的哭聲、或唱着生命的凱歌的歡呼聲，都是一種創作的藝術。就鑑賞方面說，已經有了缺陷的生命，就要設法用象徵即作品中所表現的事象的刺激力、暗示力，使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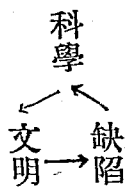


發見自己的生活內容，使他覺悟原來的生命是沒有缺陷的，這就所謂生命的共鳴共感。所以鑑賞的最大作用是一種喚起作用。總之，創作與鑑賞都是由想像上救濟有了缺陷的生命，這就是所謂藝術。藝術和科學的不同點，便是一個由想像上救濟缺陷，一個由事實上救濟缺陷，一個用直觀的方法，一個用知的方法。現在再論科學。

缺陷所在的處所，就有研究的價值，這便是科學的起原。研究缺陷的來源而思所以補救，這便是科學的效用。使缺陷的世界變成一個減少缺陷的世界，這便是科學的價值。為補救身體上之缺陷，便有各種病理學、醫學、解剖學、細菌學等等；為補救精神上之缺陷，便有各種精神分析學、變態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犯罪心理學等等；為補救社會上之缺陷，便有各種法律學、監獄學、警察學等等。你看，那一種科學不是為救濟缺陷而發生的？幾乎可以說世間沒有缺陷，一切的科學都可廢滅。我們並不希望科學是一個不可廢滅的東西；我們是因爲由缺陷產生科學，可以給我們一

個有奮鬥價值的世界、有創造性的世界。科學可以產生文明，這是無庸說明的。十九世紀的科學比十八世紀以前發達，所以發明品也特別增加。據瓦勒士的報告，牠們的成績是十三與五之比。即在十九世紀之主要發明品爲鐵道、汽船、電信、電話、摩擦火柴、瓦斯燈、電氣燈、照相機、蓄音機、X光線、分光器、麻醉劑、防腐劑等；而在十八世紀以前，不過爲望遠鏡、印刷機、羅盤針、阿刺比亞數字、Alphabet 數字、五種而已，就令把蒸氣機和寒暑表加上，也不過七種。這是科學產生文明的顯例。但文明可以產生缺陷。無論是那一國，只要文明進步，那連帶發生的缺陷也跟着進步。卡朋特說得好：『現代文明是多數人種所不能不通過的一種疾病，恰如小孩子不能不通過麻疹和百日咳。』我們要知道：一切身體上和精神上的缺陷，幾乎大部分是由文明產生的。最顯著的是神經過敏、情緒反常、犯罪和自殺；尤其特別的是種種的險狀病症，更其是梅毒，所以有『文明者梅毒也』之諺。這是文明產生缺陷

的顯例。總合上面所談各節，科學、文明、缺陷，三者恰成一循環式：



科學可以產生文明，文明可以產生缺陷，缺陷可以產生科學。如果縮短些說：缺陷是科學的種子，科學是缺陷的化身。即此，我們可以知道科學的來源，即此，我們更可以知道缺陷的價值。

以上不過任舉幾種，說明那些事實都是由缺陷產生的，其實可說的事實無限；可知缺陷實在是找到圓滿的一個起點。我們不要預存一個厭惡缺陷的心理，以為圓滿是可以欣羨的，是不會有惡的結果。要知道就結果上說，從圓滿所生的惡結果比從缺陷所生的惡結果更壞。世間只有由缺陷找到的圓滿，纔可欣羨，纔有價值。若是想由圓滿裏去找圓滿，那就不僅要遭遇一種可恐怖的失敗，並且要貽留一種最沈痛的懺悔。

### 【作者略歷】

李石岑（一八九〇——）現代著作家，湖南醴陵人。日本留學，歷任上海各大學教授。著有人生哲學等。

### 【注釋】

- （一）莊子 戰國時大哲學家，名周，蒙人。
- （二）會撮指天 會撮，髻。古時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
- （三）五管在上 管，五臟之膻。偃僕低頭，故五臟之膻皆在上。
- （四）兩髀爲脅 髀，股。脊曲髀豎，故與脅並。
- （五）挫鍼治繲 挫鍼，縫衣；治繲，洗浣。
- （六）鼓箴播精 鼓，箴；箴，小箕；精，米。
- （七）兀者王駘 兀，別足；王駘是其姓名。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 （八）申徒嘉 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

(九) 叔山無趾 叔山，字；無趾，無足趾。

(一〇) 哀駘它 哀駘，醜貌；它，其名。

(一一) 闐跖支離無脰 闐，曲；跖，企；脰，同脰。謂攀曲企踵，支體離折，又無脰。

(一二) 甕瓮大癭 甕，盆屬；癭，瘤。謂瘤大如甕。

(一三) 瓦斯燈 即煤氣燈。

(一四) 蓄音機 即留聲機。

(一五) 分光器 即分光鏡，用以分析發光體之光線者。十九世紀德人基爾和夫人，及本

生所發明。

(一六) Alphabet 數字 即羅馬數字。

(一七) 卡朋特 (Edward Carpenter 1844) 英國詩人兼思想家。

(一八) 麻疹 急性傳染病，初起惡寒發熱，咳嗽聲嘎，噴嚏流淚，至四五日，則顏面先

發紅疹，漸蔓延全身。俗名痧子。

(一九) 百日咳 嬰兒常患之病，咳聲續作，大抵數月方愈。

(二〇) 「文明者梅毒也」，英文文明 Civilization 與染梅毒 Syphilization 發音相同，

故有此語。

西 湖 日本芥川龍之介作 夏丏尊譯

(節錄芥川龍之介集中國遊記) [二]

畫舫穿過錦帶橋 [三]，向右就是孤山，據說十景 [四] 之一的平湖秋月，就在這一帶。可是時間在晚春的午前，有甚麼法兒呢。孤山下有不知何處富家的大廈，大而且俗惡的門牆連續蜿蜒着。過了這裏，却是幽雅的三層樓建築，臨水的門既好，左右的石獅也好看。據說是乾隆帝的行宮舊址，有名的文瀾閣就在這裏面。閣中說是藏有四庫全書一部，并且庭園尤美，因登岸想去一觀。終於因為是外人故概被拒絕。不得已隨堤行至廣化寺 [四]，又到俞樓。

俞樓是俞曲園 [五] 的別莊。規模雖小，却不討厭。有伴坡亭。說是因了東坡的故址建造的。亭後叢篁中，漾着一多水藻的古池，頗足引起閑寂之趣。從池側上登到所謂曲曲廊的盡處，有一嵌在壁中的石刻，說是彭玉

麟〔六〕爲曲園作的梅花圖。室中正面懸着長髯的曲園肖像，我一壁啜着住役送來的茶，一壁熟視曲園的相貌。據章炳麟〔七〕的俞先生傳說：『性雅不好聲色，既喪母妻，終身不肴食』，或者有些相像，『雜流亦時時至門下，此其所短也。』——這樣說來，那末也難免有點俗氣。或者曲園叨了這俗氣的福，才會有造這樣別莊給他住的弟子輩，也未可知。試看，一點俗氣不帶的玲瓏如玉的我們，不但沒有別莊，并且靠了賣文活着哩。——我把有玫瑰花的茶碗擺在面前，茫然地用手托着腮，不覺對於蔭甫先生加以輕蔑起來。

次遊蘇小小墓，蘇小小〔八〕爲錢塘名妓，墓向有名。可是現在看來，這唐代美人之墓，只是個上加亭子用油漆塗粉的土饅頭。不是詩的，也不是甚麼。并且，因爲西泠橋正在修築，墓旁荒亂得愈形寂寞。少時愛讀的孫子瀟〔九〕的詩裏有『段家橋〔一〇〕外易斜曛，芳草悽迷綠似裙。弔罷岳王來弔汝，勝他多少達官墳』這樣的一首，現在無論何處，找不到似裙的草

色。只是翻掘過的土壤上照着痛眼的白日。加以西泠橋畔還有幾個中學生在唱着甚麼排日的歌。我匆匆地和村田君一觀了秋瑾女史的墓，就回下畫舫去。

『岳廟是好的，很富於古色呢。』

村田君用了昔遊的記憶，似乎在安慰我。實在，我對於西湖，已不覺抱了反感了。以爲：西湖並沒有如所想像的美，至少現在的西湖，並不是『未能拋去』的東西。水既淺，並且西湖的自然，也和嘉慶、道光時的諸詩人一樣太富於纖細之感。在大自然中厭倦了的中國的文人墨客，或者歡喜這裏也未可知，我們日本人是向在纖細的自然中慣了的，所以一時雖覺是美，不久就厭憎了。如果只是如上所說，西湖還不失爲怯於春寒的中國美人，無如這中國美人已因了湖畔隨處惡俗絕頂的赤灰二色的磚砌建築，受了垂死的病根了。不，豈但西湖，這二色的磚砌建築，竟像大大的臭蟲一樣蔓延於江南一帶的一切古蹟名勝，把風景如數破壞着。我方才在



秋瑾女史墓前見到那磚砌的門時，不特爲西湖不平，並且爲女史的靈魂不平。把這當作吟『秋雨秋風愁殺人』<sup>〔二〕</sup>的詩共殉革命的鑑湖秋女俠的墓門，總覺得有些對她不起。這樣的西湖的俗化，似將無所底止，再過十年，也許要變成這樣光景——湖畔並峙的洋房中，每軒有 Yanke (美國人) 醉唸着，每軒門前有 Yanke 在露天小便。(在新新旅館中曾見有這樣的 Yanke) 從前讀蘇峰先生的支那漫遊記時，記得曾有我如果得以杭州領事了此餘生，實爲大幸的話。可是，在我，不但領事，就是被任命爲浙江督軍，與其守此泥池，寧願住在日本的東京的。

在我攻擊西湖的當兒，畫舫已過跨虹橋<sup>〔五〕</sup>，向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風荷<sup>〔六〕</sup>進行。這裏不見有磚砌建築，圍繞白壁的楊柳叢中還有開剩的桃花。左邊堤上木蔭間苔蘚斑斕的玉帶橋<sup>〔七〕</sup>隱隱地映在水下，頗似南田<sup>〔八〕</sup>畫境。我於船駛近時，就把我的西湖論加以增補，冀防村田君的誤解：

『雖說西湖可厭，也不是全部可厭啊。』

畫舫過了曲院風荷，就在岳王廟前停止。我們上了船往拜在西湖佳話中所素悉的岳將軍之靈。那裏知道，廟已十分之八重建，油漆輝煌，全體在泥土和沙石堆裏曝露着改修中的醜像。不用說，曾使村田君快意的古趣，無一存在的了。村田君才取出了照相機，就驚訝地止了步：

『不好了。到了這地步，已是不成樣了。——還是到墳墓那裏去罷。』墓也和蘇小小的一樣，是油漆過的土饅頭。不過究竟因爲是名將，比蘇家麗人的要大得多。墓前立着苔痕斑斕的墓碑，大書宋鄂王之墓。墓後竹木荒蔓，這在不是岳飛子孫的我們，只覺得詩趣，並不感到悲意。我徘徊墓旁，不覺滿了懷古之情。

墓前鐵柵中，有秦檜、張俊、九等的鐵像。像的樣子似乎是面縛着的。據說遊人因憎彼等姦惡，多把小便澆撒其上而去。現在幸而各像不曾潮濕，只有像旁土上停着許多青蠅，給遠來的我們以不潔的暗示而已。

古來惡人雖多，可惡如秦檜的不多。上海街上所賣的像棒似的油炸麪條，名曰『油炸鬼』。據宗方山太郎氏說，這本名『油炸檜』，意思是把秦檜來油炸。原來，民衆這東西，只能理解單純的事情。就是在中國，甚麼關羽〔一〇〕，甚麼岳飛，凡是衆望集注的英雄，都是單純的人物。即或不是單純的人物，定是容易單純化的人物。如果不具有這特色，那末就是不世出的英雄，也不能聚集衆望於一身。譬如井伊直弼〔一一〕的銅像要死後數十年才成，而乃木大將〔一二〕的變爲神，却不須一星期之類，都是爲此。所以，做仇敵時，如做這樣英雄的仇敵，也就最足受人厭憎。秦檜不知犯了何種因果，巧巧落在這陷阱裏。結果，你看，到了民國十年還受着殘酷的報償。我在新年改造雜誌上作了一篇將軍的小說，幸而生在日本，不被油炸，不用說，也沒曾被小便澆淋，只於若干部分被抹去以外，雜誌記者受了當局的二次煩言而已。

在梅的綠葉中看了放鶴亭，再上了築在旁邊的林逋的巢居閣〔一三〕，又

走到後面去看照例大大的主饅頭『宋林處士墓』。林逋自是高人，但想必不至像日本小說家的貧乏。據林逋七世孫洪所著的山家清事；洪的隱遁生活是『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備酒穀列農具，一安僕役；庖廚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如果利靖先生也曾如此，那末較之住五十元月的房屋的，不能不說是豐裕得多了。倘若有人替我在箱根<sup>三四</sup>近旁建造正屋一間，貯藏室一間，書齋，寢室，女僕室等應有盡有，再許僱用書生一人，女僕一人，男僕二人，那末林處士的榜樣，也不難學。叫鶴在水邊梅林作舞，只要鶴答應，也沒有甚麼不可。并且我即使如此，那『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沒有用處，完全給了你，請你隨便甚麼都可以！當我遊畢了放鶴亭下船去時，就發表了這議論。

### 【作者略歷】

西

胡 (夏可尊譯)

七 共五頁

夏可尊，浙江紹興人，日本留學生。歷任浙江春暉中學國文教員，上海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科主任等職，譯有幸福的船，愛的教育，近代戀愛觀等書。

【注釋】

(一) 中國遊記 係氏於一九二一年受大阪每日新聞社的委任，遊歷中國時所作。

(二) 錦帶橋 在西湖外湖的白堤。

(三) 十景 見論雷峯塔的倒塌注。

(四) 廣化寺 舊名孤山寺。

(五) 俞曲園 清末著稱的學者，名樾，字蔭甫，浙江德清人。道光時進士，官編修。著有春在堂集。

(六) 彭玉麟 字雪琴，清湖南衡陽人。嘗從曾國藩統率水師，攻太平軍。官至兵部尚書。性好吟咏，善畫梅。

(七) 章炳麟 俞樾弟子。

(八) 蘇小小 有二：一南齊錢塘妓；一南宋錢塘妓。

(九) 孫子瀟 名原洲，號心清，清昭文人。嘉慶時進士，工詩文，有天真閣集。

(一〇) 段家橋 斷橋的舊稱。

(一一) 秋瑾女史的墓 在西泠橋北湖濱。

(一二) 岳廟 建于岳湖——在裏湖金沙堤北——邊，即智果院舊址，祀宋鄂王岳飛。廟

西，即飛墓。

(一三) 「未能拋去」 白居易詩：「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一四) 「秋風：殺人」 秋瑾在刑庭時所吟句。

(一五) 跨虹橋 蘇堤六橋的第一橋。

(一六) 曲院 舊名麴苑，在九里松旁。

(一七) 玉帶橋 在金沙堤。

(一八) 南田 清初書家惲壽平的號。——惲名格，武進人。初習山水；後見王石谷畫，自知材質不能出其右，乃捨山水而純作花卉，為沒骨花一派的初創者。

(一九) 秦檜張俊等 岳墓前有鐵鑄反接跪地像四，為秦檜，檜妻王氏，張俊，万俟卨，

均係謀殺岳飛的人。

(二〇) 關羽 字雲長，三國時蜀將。

(二一) 井伊直弼 (一八一四——一八六〇) 字應卿，幼名鐵之助，後改名鐵三郎，日本幕末大政治家，爲調印哈爾里斯條約事，大爲世所非難，後又因將軍繼嗣問題，爲反對黨所刺殺。

(二二) 乃木大將 (一八四九——一九一二) 名希典，陸軍大將，日俄戰時，率第三軍攻陷旅順，因著名。明治大葬之夜，與夫人靜子同自刃以殉，名益彰。

(二三) 巢居閣 在安鶴亭左，林逋所構。

(二四) 箱根 日本地名，在東海道橫濱西。

## 我所知道的康橋〔二〕 徐志摩

（節錄巴黎的鱗爪）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從校友居 〔三〕 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滋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牠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棚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均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埤，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摟抱大地的溫軟。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



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脚太蠢，始終不曾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閑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曾學會；每回我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拏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掀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隻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輪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唼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黃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東洋綵紙燈，帶着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斗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要咒詛人生？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

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娑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抵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爲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會虛度。就只那

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間。）我那時有的是閑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意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睥睨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牠的新聲！啊，這是第一朵小雪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啊，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周遭的沉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烟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有三兩個鰻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敎寺。聽，

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娉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踪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烟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霞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烟，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鮮花，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怯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馨，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sup>[[三]]</sup>，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縵爛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光，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里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為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要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里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里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

這里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sup>〔四〕</sup>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鮮果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望』<sup>〔五〕</sup>都爲你儲有上好的新釀，黑啤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縣縣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却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却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sup>〔六〕</sup>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

來的，偌大的太陽在牠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却是烏青青的，只  
賸這不可逼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  
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着這再再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  
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艷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  
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  
明似的不可逼視，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  
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  
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  
邊出現！

### 【作者略歷】

徐志摩（一八九七——一九三一）現代文學家，原名章垿，浙江海寧人。著有詩集志摩的

我所知道的康橋（徐志摩）



詩，翡冷翠之一夜，猛虎集，散文集巴黎鱗爪，自剖，落葉，小說輪盤，戲劇卡昆岡。另有曼殊斐爾小說集，翰第德，瑪麗瑪麗等。

【注釋】

(一) 康橋 (Cambridge) 或譯劍橋，亦譯作岡比利日，英國都邑名，在倫敦東北二十八哩。有同名大學，爲十二世紀所創，名著于世。

(二) 校友居 英國各大學及各學院有學友 (Fellow) 制，分短期終身兩種：前者一年或二年，年得學俸若干，畢業生之有特別學術研究者得居之；後者食俸終身，且在院例有寓舍，畢業生之成名于學術及文藝界者始得居之。

(三) 克羅克斯 (Crooks) 一種多年生草，早春開花，色白黃紫紅皆有。或譯番紅花。

(四) 掛單 游方僧人投寺寄宿，叫掛單，亦稱掛搭。

(五) 望 望子，即酒家門前所懸的青帘。

(六) 夸父 上古人名。不自量力，欲逐日影，至于暘谷，渴死。見列子及山海經。

## 大澤鄉

沈雁冰

(宿莽)

算來已經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這秋季的淋雨還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風。呼呼地吹得帳幕像要倒坍下來似的震搖。偶而風勢稍殺，嗚嗚地像遠處的悲笳；那時候，那時候，被蓋住了的猖獗的雨聲便又突然擡頭，騰騰地宛然是軍鼓催人上戰場。

中間還夾着一些異樣的聲浪：是尖銳的，淒厲的，有曲折抑揚，是幾個音符組成的人們說話似的聲浪。這也是兩三天前和大風大雨一同來的，據說是狐狸的哀嗥。

軍營早已移到小丘上。九百戍卒算是還能夠晒一堆乾燥的稻草，只這便是那兩位終天醉成泥貓的顛頑軍官的唯一輜畧。

軍官呢，本來也許不是那樣顛頑的傢伙。縱然說不上身經大小百餘戰

，但是他們的祖若父卻是當年鐵騎營中的悍將，十個年頭的縱橫奮戰掃蕩了韓、趙、魏、楚、燕、齊，給秦王政掙得了統一的天下；他們在母親肚子裏早已聽慣了鞀鼓的聲音，他們又在戎馬倉皇中長大，他們是將門之後，富農世家，披堅執銳作軍人是他們的專有權，他們平時帶領的部卒和他們一樣是富農的子弟，或許竟是同村的兒郎，他們中間有階級的意識作聯絡。然而現在，他們卻只能帶着原是『閭左貧民』的成卒九百。是向來沒有當兵權利的『閭左貧民』，他們富農素所奴視的『閭左貧民』，沒有一點共同階級意識的『部下』！

落在這樣生疏的甚至還有些敵意的環境中的他們倆，恰又逢到這樣悶損人的秋霖，不知不覺便成爲酒糊塗；說是『泥貓』，實在已是耗子們所不怕的『泥貓』。

半夜酒醒，聽到那樣胡笳似的風鳴，軍鼓似的雨響，又感得砭骨似的秋夜的寒冷，這兩位富農之子的軍官恍惚覺得已在萬里平沙的漠北的邊疆

。聞說他們此去的目的地叫做什麼漁陽。漁陽？好一個順口的名兒！知否是大將軍蒙恬統帶三十萬兒郎到過的地方？三十萬雄兵都不曾回來，知否是化作了那邊的青燐蔓草喲！

想不得！酒後的愁思，愈抽愈長。官中的命令是八月杪到達防地，即今已是八月向盡，卻僅到這大澤鄉；而又是淫淫秋雨阻道。誤了期麼？有軍法？

聽說昨天從魚肚子裏發見一方素帛，硃書三個字：陳勝「四」王！

陳勝？兩屯長之一是叫做陳勝呀。一個長大的漢子，總算是『甯左貧民』中間少有的堂堂儀表『王？』怎麼講？

突然一切愁思都斷了線。兩軍官臉色變白，在淒暗的燈火下擡起頭來，互找着對方的眼光。壓倒了嗚咽的風聲，騰騰的雨鬧，從遠遠的不知何處的高空闖來了尖厲的哀嗥。使你窒息，使你心停止跳躍，使你血液凝凍，是近來每夜有的狐狸叫，然而今番的是魔鬼的狐狸叫，是要撕碎你的心

那樣的哀嘆。斷斷續續地，是哭，是訴，是吶喊。分明還辨得出字眼兒的呀。

『說是「大楚興」囉？』

『又說「陳勝王！」』

面面觀着的兩軍官的僵硬的舌頭怯生生地吐出這麼幾個字。宿酒醒了，陳勝的相貌在兩位軍官的病酒的紅眼睛前閃動。是一張多少有點縐紋的太陽曬得焦黑的貧農的面孔。也是這次新編入伍，看他生得高大，這纔拔充了屯長。敢是有幾斤蠻力？不懂兵法。

想來陳勝倒不是怎樣可怕，可怕的是那雨呀！雨使他們不能趕路，雨使他們給養缺乏；天哪，再是七日七夜的雨，他們九百多人只好餓死了。在餓死的威嚇下，光景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罷？

第二天還是淋雨。躲在自己帳裏的兩位軍官簡直不敢走動。到處可以

碰着懷恨的擲視。營裏早就把魚鼈代替了米糧。雖然是一樣的裝飽了肚子，但喫得太多的魚鼈的兵士們好像性格也變成魚鼈去了。沒有先前那麼溫順，那麼沉着。騷動和怨嗟充滿了每個營房。

『怎麼好？走走不得，守在這里讓水來淹死！』

『整天喫魚要生病的哪！』

『木柴也沒有了。今天燒身子下面墊的稻草，明天燒什麼？喫生魚罷？我們不是水獺。』

『聽說到漁陽還有兩三千里呢！』

『到了漁陽還不是一個死！』

死！這有力的符咒把各人的眼睛睜大了。該他們死？爲什麼？是軍法。因爲不是他們所定的軍法所以該他們死！便算作沒有這該死的軍法，到了漁陽，打敗了匈奴，畢竟於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自己本來也是被征服的六國的老百姓，祖國給與他們的是連年的戰爭和徭役，固然說不上什

麼恩澤，可是他們在祖國內究竟算是『自由市民』，現在想來，卻又悔當年不曾替祖國出力打仗，以至被擄爲奴，喚作什麼『閭左貧民』，成年價替強秦的那些享有『自由市民』一切權利義務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了。到漁陽去，也還不是捍衛了奴視他們的富農階級的國家，也還不是替軍官那樣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也還不是拚着自己的窮骨頭硬教那些向南方發展求活路的匈奴降而爲像他們一樣的被榨取的『閭左貧民』麼？

從來不曾明晰地顯現在他們意識中的這些思想，現在卻因爲阻雨久屯，因爲每天只喫得魚，因爲沒有了木柴，更因爲昨夜的狐狸的怪鳴，便像潮氣一般滲透了九百成卒的心胸。

魚肚子裏素帛上寫的字，夜半風聲中狐狸的人一樣話語的嗚嗚，確也使這九百人覺得詫異。然而僅僅是詫異罷了。沒有幻想。奉一個什麼人爲『王』那樣事的味兒，他們早已嘗得够了。一切他們的期望是掙斷身上的鑿索。他們很古怪地確信着掙斷這鑿索的日子已經到了。不是前年的事麼

東郡「五」地方天降一塊石頭，上面七個字分明是「始皇帝死而地分」！  
平舒華山「六」之陽，素車白馬獻璧的神人不是也說「明年祖龍當死」嗎？  
當死者，既已死了；「地分」，應驗該就在目前罷！

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樂，這些現做了戍卒的「閻左貧民」便覺到只有爲了土地的緣故纔值得冒險拚命。什麼「陳勝王」，他們不關心；如果照例得有一個「王」，那麼這「王」一定不應當是從前那樣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自己有地自己耕。

風還是虎虎地吹着，雨還是騰騰地下着。比這風雨更洶湧的，是九百戍卒的鼓噪，現在一陣緊一陣地送進兩位軍官的帳幕。

覺得是太不像樣，他們兩位慢慢地踱出帳幕來，打算試一試他們的「泥貓」的威靈了。

他們擺出照例的巡視營帳的態度來。這兩位的不意的露臉居然發生了



不意的效果，鼓噪聲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點一點低下去了。代替了嘴巴，成牽們現在是用眼睛。兩位軍官成了眼光的靶子。可不是表示敬意的什麼『注目禮』，而是憎恨的，嘲笑的，『看你怎麼辦！』本來未始不準備着接受一些什麼『要求』，什麼『訴說』，或竟是什麼『請示進止』，——總之，爲了切望減少孤獨之感便是『當面頂撞』也可以歡迎的他們倆，卻只得到了冷淡和更孤獨。他們不是兩位長官在自己部下的營帳內巡視，他們簡直是到了異邦，到了敵營，到了只有閃着可怖的眼光的山墟中。

是黃河一樣的深恨橫斷了部下的九百人和他們倆！沒有一點精神上的聯系。九百人有痛苦，有要求，有期望，可是絕對不願向他們倆聲訴。

最後，兩位軍官站在營外小丘頂顛，裝作瞭望地勢。

大澤鄉簡直成爲『大澤』了。白茫茫的水面聳露出幾簇茅屋，三兩個村夫就在門前支起了魚網。更有些水柳的垂條，賣弄風騷地吻着水波。剛露出一個白頭的蘆花若不勝情似的在水面顛抖着。天空是鉛色。雨點有簪

子那樣粗。好一幅江村煙雨圖呵。心神不屬地看着的兩位軍官猛覺得有些異樣的味兒兜上心窩來了。是淒涼，也是悲壯！未必全是癡獸的他們倆，從剛纔這回的巡視看出自己的地位是在『死線』上，『死』這有力的符咒在他們靈魂裏發動了另一種的力量；他們祖若父血液中的階級性突然發酵了。他們不能束手困在這荒島樣的小丘上讓奴隸們的復仇的洪水來將他們淹死，他們必得試一試最後的掙扎！

『看出來麼？不是我們死，便是他們滅亡！』

『先斬兩屯長？』

『即無奈何，九百人一齊坑斃！』

先開口的那位軍官突然將右臂一揮，用重濁的堅決的聲調說了。

『誰，給我們掘坑？』

不是異議，卻是商量進行手續，聲音是兇悍中帶沉着。

『這茫茫的一片水便是坑？』

跟着這答語，下意識地對脚下那片大水望了一眼，軍官之一是得意地微笑了；然而笑影過後，陰森更甚。拿眼睨着他的同伴，發怒似的咬着嘴唇，然後輕聲問：

『我們有多少心腹？』

呵，呵，心腹？從來是帶慣了子弟兵的這兩位，今番卻沒有一個心腹，戰國時代作了秦國的基本武力的富農階級出身的軍人，年來早就不够分配；實在是大將軍蒙恬帶去的人太多了。甚至像『屯長』那樣的下級兵官也不得不用階級不同的『閭左貧民』裏的人了。這事件的危險性現在卻提出在這兩位可憐的軍官前要求一個解答。

『皇帝不該徵發賤奴們來當兵的！』

被問住了拿不出回答來的那位軍官恨恨地說，頓然感到祖若父當日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永遠成爲過去了。

『何嘗不是呵！自從商君變法以來，我們祖宗是世世代代執干戈捍衛

社稷的；作軍人是光榮的職務，豈容「閭左」的賤奴們染指！始皇帝賓天後，法度就亂了。叫賤奴們也來執干戈，都是賊臣趙高的主意哪！趙高，他父母也是賤奴！」

『咳，「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這就是！』

因爲是在大澤鄉的小丘上，這兩位軍官敢於非議朝政了。然而話一多，勇敢樂觀的氣分就愈少。風是颯的更大了。總有七分溼的牛皮甲，本來，就冰人，此時則竟是澈骨的寒冷。忍着凍默然相對，仰起臉來讓涼雨灑去了無賴的悲哀罷！鄉關在何處？雲山渺遠，在那兒西天，該就是咸陽罷？不知咸陽城裏此時怎樣了呵！羽林軍還是前朝百戰的兒郎。但是『閭左』的賤奴們的洪水太大了，太大了，咸陽城不免終究要變成大澤鄉罷！

回到自己帳幕內的兩位軍官仍和出去時一樣地苦悶空虛，嗒然若喪。他們這階級的將要沒落的黑影，頑固地罩在他們臉上。孤立，危殆，一場

拚死活的惡鬪，已是不成問題的鐵案；問題是他們怎樣先下手給敵人一個不意的致命傷。

——先斬兩屯長？

——還有九百人呢？

——那，權且算作多少有一半人數是可以威脅利誘的罷？

——收繳了兵器，放起一把火罷？

當這樣的意念再在兩位軍官的對射的目光中閃着的時候，帳外突然傳來了這麼不成體統的嚷鬧：

『守在這裏是餓死……到了漁陽……誤期……也是死……大家幹罷，纔可以不死……將官麼……讓他們醉死！』

接着是一陣哄笑，再接着便是嘈嘈雜雜的聽不清的話響。

兩軍官的臉色全變了，嘴唇有些抖顫。交換了又一次的眼色，咬嘴唇，又剔起眉毛，統治階級的武裝者的他們倆全身都漲滿了殺氣了，然而好

像沒有十分決定怎麼開始應付，卻是陡地一陣夾雨的狂風揭開了帳門，將這兩位太早地並且不意地暴露在曠鬧的羣衆的眼前了。面對面的鬪爭再沒有拖延緩和的可能！也是被這天公的多事，微微一怔的羣衆們朝着帳內看了。是站着的滿臉通紅怒眉睜目的兩個人。但只是『兩個』人！

『軍中不許高聲！左右！拿下擾亂營房的人！』

拔出劍來的軍官大聲吶喝，衝着屯長之一叫做吳廣的走過來了。

回答是幾乎要震塌營帳那樣的羣衆的怒吼聲。也有了兵器在手的『賤奴』們今番不復馴順！像野熊一般跳起來的吳廣早搶得軍官手裏的劍，照準這長官攔腰一揮。剩下的一位被發狂似的部下攔住，歪牽了的嘴巴只洩出半聲哼。

地下火爆發了！從營帳到營帳，響應着『賤奴』們掙斷鐵鍊的巨聲。從鄉村到鄉村，從郡縣到郡縣；秦皇帝的全統治區域都感受到這大澤鄉的地下火爆發的劇震。即今便是被壓迫的貧農要翻身！他們的洪水將沖毀了

始皇帝的一切貪官污吏，一切嚴刑峻法！

風是凱歌；雨是進擊的戰鼓，瀰漫了大澤鄉的秋潦是義舉的檄文；從鄉村到鄉村，郡縣到郡縣；他們九百人將盡了歷史的使命，將燃起一切茅屋中鬱積已久的忿火！

始皇帝死而地分！

一九三〇，一〇，六，上海。

【注釋】

(一) 大澤鄉 在今安徽宿縣西南。——史記陳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入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驚恐。旦日，……將尉醉，……答廣，……廣起……而殺尉，陳勝佐

之，並殺兩尉。……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

(二) 漁陽 秦時郡名，治漁陽縣。故城在今河北密雲縣西南。

(三) 蒙恬 秦將，始皇曾使他率兵三十萬，北築長城。二世立，恬自殺。

(四) 陳勝 字涉，陽城人。秦末起兵，自立爲楚王。後敗于章邯，爲部下所殺。

(五) 東郡 秦時郡名。治濮陽，即今河北濮陽縣。——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有

星墜于東郡，埜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

(六) 平舒華山之陽 平舒，地名，故城在今陝西華陰縣西北六里。——史記秦始皇本紀

：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

忽不見。



---

國文讀本 (No. C. 228)

一六 文化學社

## 文學與人生

沈雁冰

(小說月報)

我們試把一部二十四史翻開來，查查他的文苑列傳。我們——如果我們的思想是不受傳統主義束縛的——要有什麼感想？我們試把古來大文學家的文集翻開來，查查他們的文學定義（就是當文學是一種什麼東西），我們更要有什麼感想？

第一，我們查文苑列傳時，一定會看見文學者——詞賦之臣——常被帝王視為粉飾太平的奢侈品，所謂『待詔金馬之門』<sup>〔一〕</sup>，名稱是很好聽的，實際上祇是帝王的『弄臣』。所以東方朔要憤憤不平<sup>〔二〕</sup>，揚雄<sup>〔三〕</sup>也要說『雕蟲小技，壯夫不爲』<sup>〔四〕</sup>；不但帝王是如此，即如達官貴人富商土豪都可以用金錢僱買幾個文學之士來裝點門面，混充風雅。呂不韋<sup>〔五〕</sup>一個趙賈，得志後也要招收文人做部呂氏春秋，淮南王<sup>〔六〕</sup>梁王<sup>〔七〕</sup>

等莫不廣收文人，撐撐場面，還欲妄想身後之名；這一類的例，真是不勝枚舉。然而尙算兩漢之時，文人有些氣節，帝王諸侯達官土豪也知道相當的敬重文士呢，下此更不堪說了。所以，在中華的歷史裏，文學者久已失卻獨立的資格，被人認作附屬品裝飾物了。文學之士在此等空氣底下，除掉少數有骨氣的人不肯爲王門簞人<sup>〔八〕</sup>，其餘的大多數，居然自己辱沒，自認是粉飾太平、裝點門面的附屬品！豈但肯辱沒，肯自認而已，他們還以爲『際此盛世』真是莫大之幸呢！豈但文學之士自己慶幸而已，就是比文學之士略高一些的『史臣』，也要執筆大書特書皇帝陛下如何稽古右文，崇獎文士呢！這樣的態度，便是我國自來對待文學者的態度了；附屬品、裝飾物，便是我國自來文學者的身分了！這樣的感想，我們看中國史時每每要感觸的啊！這是第一。

第二，文人把文學當做一件什麼東西？這也是不待深思便說得出來的。我們隨便翻那個文學者的集子，總可以看見『文以載道』<sup>〔九〕</sup>這一類氣

味的話，很難得幾篇文字是不攻擊稗官小說的，很難得幾篇文字是不以『借物立言』爲宗旨的。所以『登高而賦』，也一定要有忠君愛國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賦中；觸景做詩，也一定要有規世懲俗不忘聖言的大道理放在詩中。做一部小說，也一定要加上勸善罰惡的頭銜，便是著作者自己不說這話，看的人評的人也一定要送他這個美號。總而言之，他們都認文章是有爲而作，文章是替古哲聖賢宣傳大道，文章是替聖君賢相歌功頌德，文章是替善男惡女證明果報不爽罷了。這是文學者對於文學的一個見解。還有一個絕相反而是不合理的見解，就是祇當做消遣品。得志的時候固然要借文學來說得意話，失意的時候也要借文學來發牢騷。原來文學誠然不是絕對不許作者抒寫自己的情感，只是這情感決不能僅屬於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屬於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誠然也能成爲好的美的文學作品，但祇是作者一人的文學罷了，不是時代的文學，更說不上什麼國民文學了。我國古來的文學大半有這缺點。所以綜合地看來，我國古來的文

學者祇曉得有古哲聖賢的遺訓，不曉得有人類的共同情感；祇曉得有主觀，不曉得有客觀；所以他們的文學，是和人類隔絕的，是和時代隔絕的，不知有人類的，不知有時代的！這便是我們翻開各家集子搜尋他們文學定義時，常常要觸着的感想！這是第二。

從這兩種感想便又帶着來了第三個感想：我們中華的國民文學爲什麼至今未確立，我們中華的文學爲什麼不能發達得和西洋諸國一樣？這也不待深思而立刻可以回答的。這都因我們一向不知道文學和人的關係，一向不明白文學者在一國文化中的地位，所以弄得如此啊！

且慢講什麼是文學和人的關係，先看一看世界文學的進化是由怎麼一個過程來的。我們應曉得以上所述的一二兩個感想倒也不是專限於中國，我們讀任何國的文學史時都不免有這種感想。譬如英國罷，英國也經過朝廷重文學和貴冑巨室獎重文學的時代，和我國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者，他們文學者自身對於文學的觀念，卻和我國大不相同。他們不會把文學

當做聖賢的留聲機，不知道『文以載道』、『有爲而作』，他們卻發現了一件東西，叫做『個性』，次第又發見了社會、國家、和民衆，所以他們的文學，進化到了現在的階段。文學進化已見的階段是：

太古——個人的 中世——帝王貴閥的 現代——民衆的

這上兩階段，他們都會經過，和我們一樣，我們現在是從第二段到第三段的時期，我們未始不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趕上去，我們安得自己菲薄？

文學和人的關係也是可以幾句話直捷了當回答的。文學屬於人（即著作家）的觀念，現在是成過去的了；文學不是作者主觀的東西，不是一個人的，不是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反過來，人是屬於文學的了。文學的目的是綜合地表現人生，不論是用寫實的方法，是用象徵比譬的方法，其目的總是表現人生，擴展人類的喜悅和同情，有時代的特色做他的背景。文學到現在也成了一種科學，有他研究的對象，便是人生——現代

的人生；有他研究的工具，便是詩 (Poetry)、劇本 (Drama)、說部 (Fiction)。文學者只可把自身來就文學的範圍，不能隨自己的喜悅來支配文學了。文學者表現的人生應該是全人類的生活，用藝術的手段表現出來，沒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觀。自然，文學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確是屬於民衆的，屬於全人類的，而不是作者個人的。這樣的文學，不管他浪漫也好，寫實也好，表象神秘都也好；一言以蔽之，這總是人的文學——真的文學。

這樣的人的文學——真的文學——纔是世界語言文字未能劃一以前的一國文字的文學。這樣的文學家所負荷的使命，就他本國而言，便是發展本國的國民文學，民族的文學；就世界而言，便是要連合促進世界的文學。在我們中國的現在呢，文學家的大責任便是創造並確立中國的國民文學。改正古人對於文學的見解，如上面所說的；這是現在研究文學者的責任了。提高文學者的身分，覺悟自己的使命；這更是我們所決不可忘的啊。

『我來服役於人，非服役人』。』文學者必不可不如此想。文學家是來爲人類服務，應該把自己忘了，祇知有文學；而文學呢，即等於人生！這是最新的福音，我國的不發達，患在沒有聽到這個福音，錯了路子，並非因爲我們文學家沒有創造力，不會應用創造力；文學家對於文學本義的誤認及社會上對於文學家責任的誤認，尤其是錯了路子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的責任：一方是要把文學與人的關係認得清楚，自己努力去改造；一方是要矯正一般社會對於文學者身分的誤認。『裝飾品』的時代已經過去，文學者現在是站在文學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分子；文學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溝通人類感情代全人類呼籲的惟一工具，從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種可以融化，可以調和。而在我們中國的文學者呢，更有一個先決的重大責任，就是創造我們的國民文學！

### 【注釋】

(一) 待詔金馬之門

漢武帝曾使學士待詔金馬門，備顧問。漢未央宮有銅馬，故稱金馬



門。

(二) 東方朔憤憤不平，東方朔，字曼倩，漢厭次人，善談諧滑稽，武帝時爲金馬門侍中。曾著答客難一篇，表示遭時不遇。

(三) 揚雄，漢文學家，字子雲，成都人。著有甘泉長楊等賦，及太玄，法言，方言。

(四)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語見法言。

(五) 呂不韋，戰國時陽翟大賈，後爲秦相。曾集其賓客著呂氏春秋。

(六) 淮南王，漢宗室，名安。好文學，曾招致天下賓客方術之士，著淮南子二十一篇。

(七) 梁王，漢宗室，名武。喜招致文士，如枚乘等多在其門下。

(八) 王門等人，南北朝時，辛宣仲善彈箏，宋巴陵王休若往見，左右迫令彈箏，答曰：

「幸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

(九) 文以載道，宋周敦頤通書云：「文所以載道也，……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

(一〇) 「我來……役人」語見聖經。

## 藝術是什麼 馮乃超

(節錄文藝講座藝術概論)

藝術是什麼？

對於這個質問我們馬上可以指出音樂、詩歌、繪畫、雕刻來。但是這些東西我們怎樣認識牠們呢？反轉說就是藝術對於人類生活的機能是怎樣的呢？

我們援蒲列哈諾夫的例暫時停留在某種一時的定義上面，再找些比較嚴密的定義，在互相比較中加以具體事實的證明，來說明這個對象吧。

托爾斯泰在他的『藝術論』裏面說——

『藝術是結合人與人的手段之一，……』

『正如傳達人類的思想及經驗的語言是結合人與人的手段一樣，藝術也有同樣的作用。但是這個結合手段和以語言來結合的手段相異的特性，

藝術是什麼 (馮乃超)

在乎下述各點——人以語言傳達自己的思想給他人，反之，以藝術互相傳達自己的感情。

『藝術活動在傳染感情給他人，這個人的能力上面，有牠的基礎。』

『喚起曾經經驗過的感情於自己內部，而且先喚起這感情於自己內部，然後以運動、線、色彩、音響、語言所表現了的形象等傳達這個感情，使他人能够經驗這個同樣的感情——在這裏所纔有藝術活動。藝術是這樣的一種人類的活動——一個人意識的用某種一定的外表記號傳達他所經驗的感情給別人，別人受這感情的傳染而得經驗。』

布哈林<sup>[3]</sup>在他的『歷史的唯物論的理論』<sup>[3]</sup>裏面，也有相近的定義——

『我們看到科學把人的思想系統化、秩序化、純粹化，從矛盾解放出來，從知識的斷片，從碎布縫成一件科學的觀念及理論的衣裳。然而，社會的人不單思索而且感觸：他煩惱、快樂、希望、歡喜、悲哀、絕望等。他的感情可以是無限地複雜而纖細，他的精神的體驗能够有時以這個別個

音調來諧和調子。藝術或以語言，或以音響，或以運動（比如跳舞），或以其他手段（這往往『非常地』如在建築上是物質的），總之，以技巧的形態，表現這些感情，因而使感情系統化。這又可以換言如下：藝術是「感情之社會化」的一手段，……。那末，藝術是什麼，已經明白了。藝術是感情——向種種形態的——組織。因此，社會上這些感情之社會化，作為其傳播和普及手段之藝術的直接任務也明白了。」

那末，藝術的機能是感情的『傳達』或『社會化』的手段，這是很明顯的。但是，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藝術不單是感情的組織而且是思想白的組織。

蒲列哈諾夫在他的『藝術論』上面說——

『藝術說是單只表現人們的感情，同樣也是不正確的。否，藝術表現他們的感情，也表現他們的思想，不過不是抽象地而是假借活着的形象，這裏有牠最主要的特質。據托爾斯泰伯爵的意見，以為「藝術是一個人為

傳達他所經驗了的感情給他人，把他再喚起於其內部，而以一定的外表記號表現出來時產生出來。」但是，我這樣想，藝術是一個人人在包圍着他的現實之影響下面，把他經驗了的感情和思想，再喚起於其內部，給這些以一定形象的表現時，產生出來的。」

和蒲列哈諾夫的意見相近的有盧那查爾斯基的定義。他在『藝術和馬克司主義』文中，有這樣的意見——

『在一個限度內，藝術是社會思想之組織化。藝術是現實認識之特別的形式。我們借重科學來認識現實。科學儘量的要正確而且客觀的。但是科學的認識是抽象的，對於人類感情不說什麼話。然而，本然的認識——對於指定現象的理解，這事情有如下的涵意：不單對這現象有純知系統的判斷，而且對這現象成立一種感情的，就是說溫暖的道德的而且美的關係。比如理解俄國農民的時候，以統計學的研究為基礎來理解，和通過烏斯彭斯基及其他民情派作家的作品來理解，是完全另外的問題。』

盧那查爾斯基的意見比之蒲列哈諾夫的太模糊了。從統計表及從一本小說去理解一個現象，這當然『是完全另外的問題』。然而，不能理解這『是完全另外的問題』，也就盧那查爾斯基。

藝術的機能除開組織感情外，更加上組織思想的理由，因為他們偏重了文學的緣故。我們承認從種種文學作品的內容，看出種種思想的傾向，比如看了一篇描寫白色恐怖的小說，裏面說明官僚軍閥地主們怎樣地屠殺農民，而革命的青年依然不屈地作他的宣傳，因此殉了他的信仰；在這裏面我們可以找出思想的傾向，同時讀者的心絃也被進步的思想所組織。然而，當我們陶醉於美麗的音樂漩渦中，或者入神於雕刻形象之前，這時候我們的思想不會像感情來得敏捷，有些時候只有感情作用。這樣可以看到思想組織，只是藝術機能之次義的東西，一般地說來，藝術的機能是感情的組織。『畫家和雕刻家能够只管專心於性格或美的實現，然而戲劇家或詩人就不能這樣。因為後者所用的是語言，語言是思想的表現。而思想是

行爲的理由乃至動機「四」。』那末，爲什麼在藝術的機能是組織感情以外，加上組織思想的理由，就大體明白了。

那末，這個組織感情的藝術實際上怎樣組織人類的感情呢？

我們試試檢查詩歌、歌謠吧。

『農人插秧時唱的，名爲「秧歌」，樵夫唱的，名爲「樵歌」，漁人唱的，名爲「漁歌」，牧童唱的，名爲「牧歌」，撐船的人唱的，名爲「權唱」。此外採桑歌，採茶歌等<sup>五</sup>……。』（胡懷琛：『詩歌學 ABC』）我們可以知道在中國也有許多和勞動有密切關係的歌謠。這些歌謠怎樣發生的呢，不是在這裏來討論的，而這些歌謠的內容和某時代特定社會的關係，纔是問題。因爲我們要知道這些歌謠怎樣組織人類的感情。我手頭上缺乏中國民謠的參考資料，每種民歌怎樣跟着客觀環境之變遷而發生變化呢，現在不能拿資料來證明。然而，事實上，封建剝削的關係反映到田歌裏面來的很多。東家怎樣催租，農民怎樣苦，天時又怎樣壞，農民的苦悶感

情不能不發洩出來，成爲歌謠，而這歌謠組織許多農民同樣的感情。至於站在傍觀的地位的人，也能領會這樣的感情，作成詩歌向社會抗議。如『春種一粒粟，秋收萬果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一類的東西。他方面就有『有女莫嫁種田人，六月厚水窮紛紛，一年不見四兩肉，揀個田螺開大葷』這樣卑夷農民的歌謠。再去詩經裏面去找材料吧。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那樣寫意的歌謠，他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式微式微，胡不歸』那些『亡國君臣的苦處』，同時，還有『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這樣反映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關係的歌謠。

田歌也好，山歌也好，在能够和平的工作的時代，反映到歌謠當中去，社會的內容，或者是記憶季節，或者是鄉村的和平感情，或者是男女的愛情，但是，剝削關係很明顯的時候，對地主的憤懣也會加進去的。如果



，我們承認農民的生活感情和東家（地主）的生活感情不是一樣的話，那末，所謂組織感情的歌謠——一般地說就是藝術——是組織階級生活的。尤其是詩經裏面的例就很明白，『鼓瑟吹笙』的一定不是那時代的庶人，而是上層階級，『人有其田，女反有之』的歌者，很明顯的是被壓迫階級。產生詩經時代的祇是一種階級社會，身分階層的區分當然繁雜，剝削的關係當然是有的。那末，我們說明藝術實際的怎樣組織人類生活時，就可以這樣釋明了——藝術是組織階級生活的。

我們可以想到法國革命當時，一般國民對馬賽歌（二）（現在的法國國歌）的興奮是怎樣的。封建的統治——貴族僧侶的淫威使大多數的國民呻吟於絕望苦痛的深淵裏。然而，在革命的暴風雨當中，這個歌曲發現了。從沈長的夢境到熱情的覺悟，從被壓迫的狀態到擡頭的狀態，從沉滯到急進，從黑暗到光明，步是向前走的，感情像燎原的炬火，這個歌曲就是那時代國民感情的象徵，也就是組織當時感情的手段。這個歷史的產物正應

該贈送給這樣創造歷史的人們——希望從無底的深淵解放出來的人們——借魯俄「三」的話來說，『從泥土裏面尋找天星』的人們。他方面，我們還可以看到在沙皇的專制淫威下面，俄國人民所唱的國歌是多麼悲傷的——充溢着宗教情緒，如迷路的羔羊思慕牧人的贊美歌一樣麻醉國民的感情。然而，革命後俄國的工農大眾所唱的『國際歌』多麼豪壯，勇敢——充溢着國際連帶性，鼓動民衆的鬪爭情緒。

歌謠和音樂怎樣實際地——即社會地、階級地——組織人類的感情，我們已經明白了。其他藝術有同樣的作用，是用不着再詳細說明的。

目前，我們所謂藝術的種類有什麼呢？大體是音樂、文學、美術、戲劇、跳舞、電影等。但是，我們不能決定這些種類的。新的種類當然會產生，種類裏面舊的形式常常被淘汰而產生新的形式。音樂中如讚美歌（頌聖歌）當宗教澈底的剷除了的時候，必如古代的『比喻譚』早就被我們討厭一樣，也會受遺忘的。從前，電影是否藝術這個問題有許多專門家很誠

藝的討論過了，現在誰不承認電影是藝術？

藝術既然是組織人類感情的社會手段，當然與宗教、哲學、科學佔比隣的地位——一樣的稱爲觀念形態——而且互相影響的。

【注釋】

(一) 蒲列哈諾夫……象吧 參看魯迅譯蒲氏的藝術論(一頁)。——蒲列哈諾夫(Gorkis Plekhanov)一八五六——一九一八)爲馬克斯主義理論家兼文藝理論家。著有史的元論，戰鬪的唯物論，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藝術論等。

(二) 布哈林 (Nichola Bukharin) 一八八八——) 俄國現代社會主義理論家，著有史的唯物論，轉形期的經濟學等。

(三) 歷史的唯物論的理論 現有三種譯本：一歷史唯物論，二唯物史觀與社會學，三史的唯物論。本文所引見史的唯物論二九〇——二九一頁。

(四) 「畫家……動機」原注：見(Ferdinand Brunetiere) 法蘭西文學史提要。

(五) 「農人……歌等……」原注見胡懷琛詩歌學ABC。

(六)「春種……餓死」 李紳古風詩句。

(七)「有女……大葷」 原注見文學週報六卷三八七頁。

(八)「我有……吹笙」 詩小雅鹿鳴中詩句。

(九)「式微……不歸」 詩邶風式微中詩句。

(一〇)「人有……說之」 詩大雅瞻邛中詩句。

(一一) 馬賽歌 (La Marseillaise) 法國大革命時，馬賽地方的革命軍，沿途高唱此歌，以達巴黎。係諾舍德黎士禮 (Rouget de Lisle) 于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竭一

夜之力所作。

(一二) 露俄 即雨果。見二冊沙葬「作者略歷」。

國文讀本 (No. C 280)

一二 文化學社

伐 檀 (二)

(詩魏風)

坎坎 (三) 伐檀兮，

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漣漪 (三) ！——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 (四) 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 (五) 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 (六) 兮！

\* \* \* \* \*

坎坎伐輻兮，

寘之河之側兮。

河水清且直猗！——

伐 檀 (詩經)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七)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八)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 ※ ※ ※ ※

坎坎伐輪兮，

寘之河之漚(九)兮。

河水清且淪漪！——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一〇)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一一)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書名解題】

詩，亦稱詩經，是周代北方詩歌的總集，亦中國最古詩歌的總集。大都為當時各國間的里

卷歌謠及朝廟樂章，間亦有詩人擬作。舊分風雅頌三體，傳本有三千餘篇，經孔子刪存三百五篇。漢初，有齊魯韓毛數家，後毛氏獨傳，因又稱毛詩。

### 【注釋】

(一) 伐檀 攻擊當時社會不平等的詩。每章前三句是說勞工的工作，後列各句是對於有產階級的感情。

(二) 坎坎 伐檀聲。

(三) 猗 歎美的語助詞。

(四) 三百塵 一夫之居爲一塵，三百塵，即三百夫。

(五) 縣鉅 縣通懸，鉅通纏。有狗纏猪纏兩種，穴居，能穿地道。

(六) 素餐 猶徒餐，白餐。

(七) 億 十萬。此指禾稼的把數。

(八) 特 古稱三歲獸叫特，又牡牛亦稱特。

(九) 潛 水邊。

伐 檀 (詩經)



---

國文讀本 (No. 0 231)

(一〇) 囷 圓倉。

(一一) 鶉 鳥名，和鶉本同類異種，今俱合稱鶉。

四  
文化學社

##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二曰：『以封女。』周公三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四  
吾意不然。

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四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五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食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六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七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八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

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九』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作者零歷】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少精敏絕倫，文章卓偉，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爲文益進，韓愈謂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云。

【注釋】

(一) 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周成王，名誦，武王子，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攝政。在位三十七年，諡曰成。剪桐葉爲圭與其弟叔虞戲，當在周公攝政之時。

(二) 周公 名旦，武王弟，成王叔父。佐武王伐紂。及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攝政，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定禮樂制度，薨，諡曰元。亦說諡文。

(三) 唐 今山西翼城縣西有古唐城。叔虞始封於此，其後遷曲沃，改國號曰晉。

(四) 不中 中，正也。見後漢書陳寵傳注。事出而戲，故曰不中。

(五) 婦寺 詩瞻卬云：「時維婦寺」，謂宮中婦女寺人。周禮天官序官注云：「寺之言侍也。」詩車鄰毛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婦寺日與王近故云。

(六) 遂過 遂，成也。見月令注。遂過，謂因其過而終成之。

(七) 從容優樂 從，七恭切。從容，閒暇不迫之貌。優和也。

(八) 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 孟子告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方言云：「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逢，或曰迎。」逢，謂迎合其意。孟子公孫丑云：「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爲之辭」者，言爲之飾辭文過也。

(九) 小丈夫執執者 孟子公孫丑云：「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小丈夫對大丈夫而言，蓋量狹識淺，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也。執音缺，執執，小智也。

(十) 封唐叔史佚成之 史記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白：「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所記與呂覽同，惟以周公爲史佚。史佚，成王時史官。

---

國文讀本 (No. C283)

四共二頁

## 子夏喪其子 禮記

子夏 二 喪其子而喪其明 三。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四。』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 五 之間，退而老於西河 六 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 七；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八；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 九；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 十，亦已久矣！』

### 【作者略歷】

禮記，書名，有大戴記，小戴記之分。小戴記爲漢戴聖所刪，計四十六篇。漢末馬融傳之，又益三篇，合四十九篇爲一書，即今禮記也。後漢鄭康成注之，言禮者宗之。唐孔穎達更發揮鄭學撰正義。元陳澧撰集說。明代列於學官。清乾隆時救撰禮記義疏。皆以鄧孔

爲主。

【注釋】

(一) 子夏 春秋衛人，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列於文學之科，講學於西河，魏文侯師事之。

(二) 明 目精也。

(三) 予之無罪也 怨天爵無罪。

(四) 洙泗 魯水名。

(五) 西河 龍門至華陰之地。

(六) 爾罪一也 言其不稱師也。

(七) 爾罪二也 言居親喪無異稱。

(八) 爾罪三也 言隆於妻子。

(九) 離羣而索居 言久未與諸子同處，自慚見聞不廣也。

## 爲甚麼要愛國 潘力山

國家在歷史上的罪惡，已經不少，現在再要提起愛國兩個字來說，恐怕有些人就不喜歡聽了。既是如此，又何以要討論這個問題呢？因爲上海有幾位朋友，討論「爲甚麼要愛國」的問題，作了好幾篇文章；其中有一位朋友，寫信問我的意見如何，我正懶得動筆，恰逢晨報「二十週年紀念」徵求大家的著作，所以我就將這個題目來討論一下。

我以爲要討論「爲甚麼要愛國」這個問題，不可不先討論「我與國家有甚麼關係」。凡與我們有關係的事物，我們自然會愛牠；沒有關係，那麼要愛也無從愛起。

社會學家，以爲人的意義有兩種：一種是自然人，一種是文化人；自然人生來便是，文化人乃直接間接由社會造成的。人若是自來就各個散處，他的性格，便不能完全實現；換一句話說，祇見得他具備自然人的性格



，和動物沒有區別。假使與同類聚處，便和動物不同，要發生一種同類意識了。因此互相影響，就產出風俗、習慣、宗教、道德、文化、美術、種種的社會制度來。個人生在社會裏，受這社會的種種薰陶，然後成一個文化人。我們若將一個文化人的性格，加以剖解：何種是由社會造成的？何種是生來就有的？將那由社會造成的，一齊除去；剩的，就是一個赤裸裸的動物了。我嘗和一位朋友談天，他說他要「出世」<sup>(1)</sup>，我說這句話，從主觀的解釋，你便是作官，也可以說「出世」，如古人所謂「隱於市朝」的話，倒未嘗不可；能從客觀的解釋，世間（社會）是出不了的，你這「出世」的思想，還是由世間造出來的。言語是世間的產物，用來達人類意思的工具，你若不入世，就不會說話；你若要「出世」，就不該說話；你一說話；就用了世間的工具，還說「出世」麼？話雖是說笑，卻有至理。總之，人不能離社會獨立；離了社會，便是自然人，不是文化人。所以有人說：『產生人的是父母，造成人的是社會。』人類既不能離社會而獨立，

雖在極野蠻未開化的時代，到了某種程度，就有種種特殊社會的發生；因天然的結合而有家族社會，因信仰的結合而有宗教社會，因財貨的結合而有經濟社會，這各種特殊的社會，平時散散漫漫地都不覺得；到了遇外侮的時候，就不能不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這個團結帶有政治作用，久而久之，就成了國家。并且那組成社會的個人相互之間，不能沒有衝突的地方；社會既有特殊性質，就各有各的特殊感情，特殊利害，也不能沒有衝突的地方。有了衝突，便不能不有一個超特殊的社會來盡這個調和整齊的責任。這個超特殊的社會，便是國家。

依歷史哲學和社會學的證明，未有社會以前，完全是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有了社會，就跟着有習慣、輿論、宗教、種種的社會力，然後人生生命財產，才有保障。那保障却不大鞏固，有了國家，就有法律，就有公權力來作後援；到了社會力變成公權力的時候，那保障就鞏固得多了。所以有人說：『必有社會而後人（文化人）的性格才能表現；必有國家而後

社會的組織才能完全。』

我並不是以國家爲偶像的人，不過從文化史的一方面看來，若是自來就沒有國家這種組織，人類的文化，還到不了這個地步。最遠的將來，我不敢說；就現在和最近的將來而論，也還要利用國家這種組織，來滿足人類的的生活，以爲世界統一的地步。簡單說一句話，還是不能離掉國家的；不能離掉國家，就不能不愛國家了。

說到這裏，要請注意：人類是我的最大擴充，國家是我的次大擴充，家族是我的最小擴充。愛我是本來的目的，推而至於愛家、愛國，以至於愛人類，都是由愛我一念所發展。愛我非不愛他人，真正的愛我，不是利己主義；愛國非不愛人類，真正的愛國，不是帝國主義；這一點不可誤會。但自來的國家，都是爲少數人所獨占——君主、軍閥、資本家、及專業之官僚、政客等，雖不能說多數人毫無利益，實在是保護多數人的利益少，保護少數人的利益多；並且有國家便有政權，因少數的人爭政權的緣故

，多數人的生命財產，往往竟爲他們所犧牲。至於帝國主義的國家，更不用說了。這樣的國家，要多數人去愛牠，實在是一種不自然的現象。惟有對外的時候，利用種種刺激，喚起那一種恐怖的虛榮的神秘的作用，可以支持一時；好像上了電氣一樣，電氣一過，就漸漸的等於零了；以後自覺的人越多，電氣越不中用了。

從心理上說起來，凡遇一件事體，那關係淺薄，純處於被動地位的人，叫他發生愛情，是不容易的；要想人人愛國，除非是人人自動的參與國政，使人人人的生活，都與國家發生很密切的關係。到了那個時候，不怕他不愛國；祇怕他愛之過甚，竟忘卻人類了。

所以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

人不能離社會而獨立。在世界未統一以前，國家是一個較統一、較完備的社會，因之人不能離國家而獨立，不能離國家，就不能不愛國家。愛國家與愛人類，非相反而相成。但這愛是出於自然，不出於勉強。

君主的或貴族的國家，君主或貴族愛他，倒很自然；民衆愛他，就勉強了。要民衆自然的愛國家，就不能不改造一個民衆的國家。民衆啊！趕快起來改造啊！

【注釋】

- (一) 前在北京發行一種日報。
- (二) 就是脫離世俗的意思。

## 與幼小者

有島武郎著 魯迅譯

你們長大起來，養育到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那時候，你們的爸爸可還活着，那固然是說不定的事——想來總會有展開了父親的遺書來看的机会的罷。到那時候，這小小的一篇記載，也就出現在你們的眼前了。時光是駁駁的馳過去。爲你們之父的我，那時怎樣的映在你們的眼裏，這是無從推測的。恐怕也如我在現在，嗤笑憐憫那過去的時代一般，你們或者也要嗤笑憐憫我的陳腐的心情。我爲你們計，惟願其如此。你們倘不是毫不顧忌的將我做了踏臺，超過了我，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那是錯的。然而我想。有怎樣的深愛你們的人，現在這世上，或曾在這世上的一個事實，於你們却永遠是必要的。當你們看着這篇文章，憫笑我的思想的未熟而且頑固之間，我以爲，我們的愛，倘不溫暖你們，慰藉，勉勵你們，使你們的心中，嘗着人生的可能性，是決不至於的。所以我對着你們，寫下這

文章來。

你們在去年，永久的失掉了一個的，只有一個的親娘。你們是生來不久，便被奪去了生命上最緊要的養分了。你們的人生，即此就暗淡。在近來，有一個雜誌社來說，教寫一點「我的母親」這一種小小的感想的時候，我毫不經心的寫道，「自己的幸福，是在母親從頭便是一人，現在也活着，」便算事了。而我的萬年筆將停未停之際，我便想起了你們。我的心彷彿做了什麼惡事似的痛楚了。然而事實是事實。這一點，我是幸福的。你們是不幸的。是再沒有恢復的路的不幸。阿阿，不幸的人們呵。

從夜裏三時起，開始了緩慢的陣痛，不安瀾滿了家中，從現在想起來，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是非常的大風雪，便在北海道，也是不常遇到的極厲害的大風雪的一天。和市街離開的河邊上的孤屋，要飛去似的動搖，吹來黏在窗玻璃上的粉雪，又重疊的遮住了本已包在綿雲中間的陽光，那夜的黑暗，便什麼時候，都不退出屋裏去。在電燈已熄的薄暗裏，裹着

白的東西的你們的母親，是昏聩似的呻吟着苦痛。我教一個學生和一個使女幫着忙，生起火來，沸起水來，又派出人去。待產婆被雪下得白白的撲了進來的時候，合家的人便不由的都寬一口氣，覺得安堵了。但到了午間，到了午後，還不見生產的模樣，在產婆和看護婦的臉上，一看見只有我看見的擔心的顏色，我便完全慌張了。不能躲在書齋裏，專等候結果了，我走進產房去，當了緊緊的捏住產婦的兩手的腳色。每起一回陣痛，產婆便叱責似的督勵着產婦，想給從速的完功。然而暫時的苦痛之後，產婦又便入了熟睡，竟至於打着鼾，平平穩穩的似乎什麼都忘却了。產婆和隨後趕到的醫生，只是面面相覷的吐着氣。醫生每遇見昏睡，彷彿便在那裏想用什麼非常的手段一般。

到下午，門外的大風雪逐漸平靜起來，洩出了濃厚的雪雲間的薄日的光輝，且來和積在窗間的雪偷偷的嬉戲了。然而在房裏面的人們，卻愈包在沈重的不安的雪片裏。醫生是醫生，產婆是產婆，我是我，各被各人的



不安抓住了。這之中，似乎全不覺到什麼危害的，是只有身臨着最可怕的深澀的產婦和胎兒。兩個生命，都昏昏的睡到死裏去。

大概恰在三時的時候，——起了產氣以後的第十二時——在催夕的日光中，起了該是最後的激烈的陣痛了。宛然用肉眼看着噩夢一般，產婦圓睜了眼，並無目的的看定了一處地方，與其說苦楚，還不如說嚇人的皺了臉。而且將我的上身拉向自己的胸前，兩手在背上撓亂的抱緊了。那力量，覺得倘使我沒有和產婦一樣的着力，那產婦的臂膊便會擠破了我的胸脯。在這裏的人們的心，不由的全都喫緊起來，醫生和產婆都忘了地方似的，用大聲勉勸着產婦。

驟然間感着了產婦的握力的寬鬆，我擡起臉來看。產婆的膝邊仰天的躺着一個沒有血色的嬰兒。產婆像打球一般的拍着那胸膛，一面連說道葡萄酒葡萄酒。看護婦將這擎來了。產婆用了臉和言語，教將酒倒在臉盆裏。盆裏的湯便和劇烈的芳香同時變了血一樣的顏色。嬰兒被浸在這裏面

了。暫時之後，便破了不容呼吸的緊張的沈默，很細的響出了低微的啼聲。

廣大的天地之間，一個母親和一個兒子，在這一剎那中忽而出現了。

那時候，新的母親看着我，軟弱的微笑。我一見這，便無端的滿眼滲出淚來。我不知道怎樣纔可以表現這事給你們看。說是我的生命的全體，從我的眼裏擠出了淚，也許還可以適當罷。從這時候起，生活的諸相便都在眼前改變了。

你們之中，最先的見了人世之光者，是這樣的見了人世之光的。第二個和第三個也如此。即使生產有難易之差，然而在給與父母的不可思議的印象上却沒有變。

這樣子，年青的夫婦便陸續的成了你們三個的父母了。

我在那時節，心裏面有着太多的問題。而始終碌碌，從沒有做着一件自己近於「滿足」的事。無論什麼事，全要獨自咬實了看，是我生來的性

質，所以表面上雖然過着極普通的生活，而我的心却又苦悶於動不動便驟然湧出的不安。有時悔結婚。有時嫌惡你們的誕育。爲什麼不待自己的生活的旗色分外鮮明之後，再來結婚的呢？爲什麼情願將因爲有妻，所以不能不拖在後面的幾個重量，繫在腰間的呢？爲什麼不可不將兩人肉慾的結果，當作天賜的東西一般看待呢？耗費在建立家庭上的努力和精力，自己不是可以用在別的地方的麼？

我因爲自己的心的擾亂，常使你們的母親因而啼哭，因而淒涼。而且對付你們也沒有理。一聽到你們稍爲執拗的哭泣或是歪纏的聲音，我便總要做些什麼殘虐的事纔罷手。倘在對着原稿紙的時候，你們的母親若有一件些小的家務的商量，或者你們有什麼啼哭的喧鬧，我便不由的拍案站立起來。而且雖然知道事後會感着難堪的寂寞，但對於你們也仍然加以嚴厲的責罰，或激烈的言辭。

然而運命來懲罰我這任意和暗昧的時候竟到了。無論如何，總不能將

你們任憑保姆，每夜裏，使你們三個睡在自己的枕邊和左右。通夜的使一個安眠，給一個熱牛乳，給一個解小溲，自己沒有熟睡的工夫，用盡了愛的限量的你們的母親，是發了四十一度的可怕的熱而躺倒了，這時的喫驚固然也不小，但當來診的兩個醫生異口同聲的說有結核的徵候的時節，我只是無端的變了青蒼。檢痰的結果，是給醫生們的鑑定加了憑證。而留下了四歲和三歲和兩歲的你們，在十月杪的淒清的秋日裏，母親是成了一個不能不進病院的人了。

我做完日裏的事，便飛速的回家。於是領了你們的一個或兩個，忽忽的往病院去。我一住在那街上，便來做事的一個勤懇的門徒的老嫗，在那裏照應病室裏的事情。那老嫗一見你們的模樣，便暗暗的拭着眼淚了。你們一在牀上看見了母親，立刻要奔去，要纏住。而還沒有給她知道是結核症的你們的母親，也彷彿擁抱寶貝似的，要將你們聚到自己的胸前去。我便不能不隨宜的支梧着，使你們不太近她的牀前。正盡着忠義，却從周圍

的人受了極端的誤解，而又在萬不可辯解的情況中，在這種情況中的人所嘗的心緒，我也嘗過了許多回。雖然如此，我却早沒有憤怒的勇氣了。待到像拉開一般的將你們遠離了母親，同就歸塗的時候，大抵街燈的光已經淡淡的照着道路。進了門口，只有僱工看着家。他們雖有兩三人，卻並不給留在家裏的嬰兒換一換襯布。不舒服似的啼哭着的嬰兒的膝下，往往是濕漉漉的。

你們是出奇的不親近別人的孩子。好容易使你們睡去了，我纔走進書齋去做些調查的工夫。身體疲乏了，精神却昂奮着。待到調查完畢，正要就牀的十一時前後的時候，已經成了神經過敏的你們，便做着夜夢之類，驚慌着醒來了。一到黎明，你們中的一個便哭着要喫奶。我被這一驚起，便到早晨不能再閉上眼睛。喫過早飯，我紅了眼，抱着中間有了硬核一般的頭，走向辦事的地方去。

在北國裏，眼見得冬天要近逼了。有一天，我到病院去，你們的母親

坐在牀上正眺着窗外，但是一見我，便說道想要及早的退了院。說是看見窗外的楓樹已經那樣覺得淒涼了。誠然，當入院之初，燃燒似的飾在枝頭的葉，已是凋零到不留一片，花壇上的菊也爲寒霜所損，未到萎落的時候便已萎落了。我暗想，即此每天給她看這淒涼的情狀，也就是不相宜的。然而母親的真的心思其實不在此，是在一刻也忍不住再離開了你們。

終於到了退院的那一天，却是一個下着雪子，呼呼的吼着寒風的壞日子，我因此想勸她暫時消停，事務一完，便跑到病院去。然而病房已經空虛了，先前說過的老嫗在屋角上，草草的擗當着討得的東西，以及墊子和茶具。慌忙回家看，你們早聚在母親的身邊，高興的嚷着了。我一見這，也不由的墜了淚。

不知不識之間，我們已成了不可分離的東西了。親子五人在逐步逼緊的寒冷之前，宛然是縮小起來以護自身的根株的雜草一般，大家互相緊挨，互分着溫暖，但是北國的寒冷，却冷到我們四個的溫度，也無濟於事了。

。我於是和一個病人以及天真爛漫的你們，雖然勞頓，却不得不旅雁似的逃向南邊去。

離背了誕生而且長育了你們三個人的土地，上了旅行的長塗，那是初雪紛紛的下得不住的一夜裏的事。忘不掉的幾個容顏，從昏暗的車站的月臺上很對我們惜別。陰鬱的輕津海峽的海色已在後面了。直跟到東京爲止的一個學生，抱着你們中間的最小的一個，母親似的通夜沒有歇。要記載起這樣的事來，是無限量的。總而言之，我們是幸而一無災禍，經過了兩天的憂鬱的旅行之後，竟到了晚秋的東京了。

和先前住居的地方不一樣，東京有許多親戚和兄弟，都爲我們表了很深的同情。這於我不知道添多少的力量呵。不多時，你們的母親便住在K海岸的租來的一所狹小的別墅裏，我便住在鄰近的旅館裏，由此日去招呼。一時之間是病勢見得非常之輕減了。你們和母親和我，至於可以走到海岸的沙丘上，當着太陽，很愉快的經過二三時間了。

運命是什麼意思，給我這樣的小康，那可不知道。然而他是不問有怎樣的事，要做的事總非做完不可的。這年已近年底的時候，你們的母親因爲大意受了寒，從此日見其沈重了。而且你們中的一個，又突然發了原因不明的高熱。我不忍將這生病的事通知母親去。病兒是病兒，又不肯暫時放開我。你們的母親却來責備我的疏遠了。我於是躺倒了。只得和病兒並了枕，爲了迄今未曾親歷過的高熱而呻吟着。我的職業麼？我的職業是離開我已經有千里之遠了。但是我早經不悔恨。爲了你們，要戰鬪到最後纔歇的一種熱意，比病熱還要旺盛的燒着我的胸中。

正月間便到了悲劇的絕頂。你們的母親已經到非知道自己的病的真相不可的窘地了。給做了這煩難的腳色的醫生回去之後，見過你們的母親的臉的我的記憶，一生中總要鞭策我罷。顯着蒼白的清朗的臉色，仍然靠在枕上，母親是使那微笑，說出冷靜的覺悟來，靜靜的看着我。在這上面，混合着對於死的 Resignation（覺悟）和對於你們的強韌的執着。這竟有些



陰慘了。我被襲於悽愴之情，不由的低了眼。

終於到了移進丑海岸的病院這一天。你們的母親決心很堅，倘不全愈，那便死也不和你們再相見。穿好了未必再穿——而實際竟沒有穿——的好衣服，走出屋來的母親，在內外的母親們的眼前，潛然的痛哭了。雖是女人，但氣象超拔而強健的你們的母親，即使只有和我兩人的時候，也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給看過一回哭相，然而這時的淚，却拭了還只是奔流下來。那熱淚，是惟你們的高崇的所有物。這在現今是乾涸了。成了橫亘太空的一縷雲氣麼，變了溪壑川流的水的一滴麼，成了大海的泡沫之一麼，或者又裝在想不到的人的淚堂裏面麼，那是不知道。然而那熱淚，總之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了。

一到停着自動車的處所，你們之中正在熱病的善後的一個，因為不能站，被使女背負着——一個是得的走着——最小的孩子，是祖父母怕母親過於傷心了，沒有領到這裏來——出來送母親了。你們的天真爛漫的詫

異的眼睛，只向了大的自動車看。你們的母親是悽然的看着這情形。待到自動車一動彈，你們聽了使女的話，軍人似的一舉手。母親笑着略略的點頭。你們未必料到，母親是從這一瞬息間以後，便要永久的離開你們的罷。不幸的人們呵。

從此以後，直到你們的母親停止了最後的呼吸爲止的一年零七個月中，在我們之間，都奮鬪着劇烈的爭戰。母親是爲了對於死要取高的態度，對於你們要留下最大的愛，對於我要得適中的理解；我是爲了要從病魔救出你們的母親，要勇敢的在雙肩上擔起了逼着自己的運命；你們是爲了要從不可思議的運命裏解放出自己來，要將自己嵌進與本身不相稱的境遇裏去，而爭戰了。說是戰到鮮血淋漓了也可以。我和母親和你們，受着彈丸，受着刀傷。倒了又起，起了又倒的多少回呵。

你們到了六歲和五歲和四歲這一年的八月二日，死終於殺到了。死壓倒了一切。而死救助了一切了。

你們的母親的遺書中，最崇高的部分，是給與你們的一節，倘有看這文章的時候，最好是同時一看母親的遺書。母親是流着血淚而死，也不和你們相見的決心終於沒有變。這也並不是單因為怕有病菌傳染給你們。却因為怕將慘酷的死的模樣，示給你們的清白的心，使你們的一生增加了暗淡，怕在你們應當逐日生長起來的靈魂上，留下一些較大的傷痕。使幼兒知道死，是不但無益，反而有害的。但願葬式的時候，教使女帶領着，過一天愉快的日子。你們的母親這樣寫。又有詩句道：

「思子的親的心是太陽光普照諸世間似的廣大。」

母親亡故的時候，你們正在信州的山上。我的叔父，那來信甚而至於說，倘不給送母親的臨終，怕要成一生的恨事罷。但我却硬託了他，不使你們從山中回到家裏，對於這我，你們有時或者以為殘酷，也未可知的。現在是十一時半了。寫這文章的屋子的鄰室裏，並了枕熟睡着你們。你們還幼小。倘你們到了我一般的年紀，對於我所做的事，就是母親想要使我

來做的事。總會到覺得高貴的時候罷。

我自此以來，是走着怎樣的路呢？因了你們的母親的死，我撞見了自己可以活下去的大路了。我知道了只要愛護着自己，不要錯誤的走着這一條路便可以了。我曾在一篇創作裏，描寫過一個決計將妻子作爲犧牲的男人的事。在事實上，你們的母親是給我做了犧牲了。像我這樣的不知道使用現成的力量的人，是沒有的。我的周圍的人們是只知道將我當作一個小心，魯鈍的，不能做事的，可憐的男人；却沒有一個肯試使我貫徹了我的小心和魯鈍和無能力來看。這一端，你們的母親可是成就了我。我在自己的孱弱裏，感到力量了。我在不能做事處尋到了事情，在不能大膽處尋到了大膽，在不銳敏處尋到了銳敏。換句話說，就是我銳敏的看透了自己。的魯鈍，大膽的認得了自己的小心，用勞役來體驗自己的無能力。我以為爲用了這力，便可以鞭策自己，生發別樣的。你們倘或有眺望我的過去的時候，也該會知道我也並非徒然的生活，而替我歡喜的罷。

雨之類只是下，悒鬱的情況漲滿了家中的日子，動不動，你們中的一個便默默的走進我的書齋來。而且只叫一聲爹爹，就靠在我的膝上，啜啜的哭起來了。唉唉，有什麼要從你們的天真爛漫的眼睛裏要求眼淚呢？不幸的人們呵。再沒有比看見你們倒在無端的悲哀裏的時候，更覺得人世的淒涼了。也沒有比看見你們活潑的向我說過早上的套語，於是跑到母親的照像面前，快活的叫道「親娘，早上好」的時候，更是猛然的直穿透我的心底裏的時候了。我在這時，便悚然的在目前看見了無劫的世界。

世上的人們以為我的這述懷是歎氣，是可以無疑的。因為所謂悼亡，不過是多到無處不有的事件中的一件。要將這樣的事當作一宗要件，世人也還沒有如此之閒空。這是確鑿如此的。但雖然如此，我不必說，便是你們，也會逐漸的到了覺得母親的死，是一件什麼也替代不來的悲哀和缺着的事的時候。世人說是不關心，這不必引以為恥的。這並不是可恥的事。我們在人間常有的事件中間，也可以深深的觸着人生的寂寞。細小的事

，並非細小的事。大的事，也不是大的事。這只在一個心。

要之，你們是見之慘然的人生的萌芽呵。無論哭着，無論笑着，無論高興，無論淒涼，看守着你們的父親的心，總是異常的傷痛。

然而這悲哀於你們和我有怎樣的強力，怕你們還未必知道罷。我們是蒙了這損失的庇蔭，向生活又深入了一段落了。我們的根，向大地伸進了多少了。有不深入人生，至於生活人生以上者，是災禍呵。

同時，我們又不可只浸在自己的悲哀裏。自從你們的母親亡故之後，金錢的負累却得了自由了。要服的藥品什麼都能服，要喫的食物什麼都能喫。我們是從偶然的社會組織的結果，享樂了這並非特權的特權了。你們中的有一個，雖然模糊，還該記得U氏一家的樣子罷。那從亡故的夫人染了結核的U氏，一面有着理智的性情，一面却相信天理教，想靠了祈禱來治病苦，我一想他那心情，便情不自禁起來了。藥物有效呢還是祈禱有效呢，這可不知道。然而U氏是很願意服醫生的藥的，但是不能夠。U氏每

天使血，還到官衙裏來。從始終裹着手帕的喉嚨中，只能發出嘶啞的聲氣。一勞作，病便要加重。這是分明知道的。分明知道着，而U氏却靠了祈禱，爲維持老母和兩個孩子的生活起見，奮然的竭力的勞作。待到病勢沉重之後，出了僅少的錢，計定了的古賀液的注射，又因爲鄉下醫生的大意，出了靜脈，引起了劇烈的發熱。於有U氏剩下了無資產的老母和孩子，因此死去了。那些人們便住在我們的鄰家。這是怎樣的一個運命的播弄呢。你們一想到母親的死，也應該同時記起U氏。而且應該設法，來填平這可怕的壕溝。我以爲你們的母親的死，便够使你們的愛擴張到這地步了，所以我敢說。

人世很淒涼。我們可以單是這樣說了就算麼？你們和我，都如嘗血的獸一般，嘗了愛了。去罷，而且爲了要從淒涼中救出我們的周圍，而做事去罷。我愛過你們了，並且永遠愛你們。這並非因爲想從你們得到爲父的報酬，所以這樣說。我對於教給我愛你們的你們，唯一的要求，只在收受

了我的感謝罷了。養育到你們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我也許已經死亡；也許還在拚命的做事；也許衰老到全無用處了。然而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你們所不可不助的，却並不是我。你們的清新的力，是萬不可爲垂暮的我輩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像那喫盡了斃掉的親，貯起力量來的獅兒一般，使勁的奮然的掉開了我，進向人生去。

現在是時錶過了夜半，正指着一點十五分。在闐然的寂靜了的夜之沈默中，這屋子裏，只是微微的聽得你們的平和的呼吸。我的眼前，是照相前面放着叔母折來贈給母親的薔薇花。因此想起來的，是我給照這照相的時候。那時候，你們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還宿在母親的胎中。母親的心是始終惱着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議的希望和恐怖。那時的母親是尤其美。說是仿倣那希臘的母親，在屋子裏裝飾着很好的肖像。其中有米納爾伐的，有瞿提的和克靈威爾的，有那丁格爾女士的。對於那娃兒脾氣的野心，那時的我是只用了輕度的嘲笑的心看，但現在一想，是無論如何



，總不能單以一笑置之的。我說起要給你們的母親去照相，便極意的加了修飾，穿了最好的好衣服，走進我樓上的書齋來，我詫異的看着那模樣。母親冷清清的笑著對我說：生產是女人的臨陣，或生佳兒或是死，必居其一的，所以用臨終的裝束。——那時我也不由的失笑了。然而在今，是這也不能笑。

深夜的沈默使我嚴肅起來。至於覺得我的前面，隔着書桌便坐着你們的母親似的了。母親的愛，如遺書所說的一定擁護着你們。好好的睡着罷。將你們聽憑了所謂不可思議的時這一種東西的作用，而好好的睡着罷。而且到明日，便比昨日更長大更賢良的跳出眠牀來。我對於做完的職務的事，總盡全力的罷。即使我的一生怎樣的失敗，又縱使我不能克服怎樣的誘惑，然而你們在我的足跡上尋不出什麼不純的東西來這一點事，是要做的；一定做的。你們不能不從我的斃掉的地方，從新跨出步去，然而什麼方向，怎樣走法，那是雖然隱約，你們可以從我的足跡上探究出來罷。

---

幼小者呵，將不幸而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帶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遼遠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無畏者的面前就有路。

去罷，奮然的，幼小者呵。

---

國文讀本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白樸

登場人物：高力士，唐明皇（正末），楊貴妃（旦）。

（高力士上）

高 自家高力士是也。自幼供奉內宮；蒙主上擡舉，加爲六宮提督太監。往年主上悅楊氏容貌，命某取入宮中，寵愛無比，封爲貴妃，賜號太眞。後來逆胡稱兵，僞誅楊國忠爲名，逼的主上幸蜀。行至中途，六軍不進。右龍武將軍陳玄禮奏過，殺了國忠，禍連貴妃。主人無可奈何，只得從之，縊死馬嵬驛中。今日賊平無事，主上還國，太子做了皇帝，主上養老，退居西宮，晝夜只是想賞妃娘娘，今日教某掛起眞容，朝夕哭奠。不免收拾停當，在此伺候咱！

（唐明皇上）

李 寡人自幸蜀還京，太子破了逆賊，即了帝位。寡人退居西宮養老。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每日只是思量妃子，教畫工畫了一軸眞容供養着，每日相對，越增煩惱也呵！

（做哭科）

（正宮端正好）自從幸西川，還京兆，甚的是月夜花朝。這半年來白髮添多少，怎打疊愁容貌。

（么篇）瘦岩岩不避羣臣笑，玉叉兒將畫軸高挑，荔枝花果香檀卓，目覷了傷懷抱。

（做看眞容科）

（滾繡球）險些把我氣沖倒。身謾靠，把太眞妃放聲高叫；叫不應；兩淚嚎咷。這待詔手段高，畫的來沒半星兒差錯。雖然是快染能描，畫不出沉香亭畔迴鸞舞，花萼樓前上馬嬌，一段兒妖嬈。

（倘秀才）妃子呵！常記得千秋節，華清宮宴樂；七夕會，長生殿乞巧。誓願學連理枝，比翼鳥，誰想你乘綵鳳，返丹霄，命夭。

寡人越看越添傷感，怎生是好！

（呆骨朵）寡人有心待蓋一座楊妃廟，怎奈無權柄，謝位辭朝。則俺這孤辰限難熬，更打着離恨天最高。在生時同衾枕，不能勾死後也同棺槨。誰承望馬嵬坡塵土中，可惜把一朵海棠花零落了！

一會兒身子困乏，且下這亭子去，閒行一會咱！

（白鶴子）那身離殿宇，信步下亭臯。見楊柳裊翠藍絲，芙蓉拆胭脂  
萼。

（么）見芙蓉，懷媚臉；遇楊柳，憶纖腰；依舊的兩般兒點綴上陽宮，他管一靈兒瀟灑長安道。

（么）常記得，碧梧桐，陰下立；紅牙筋，手中敲。他笑整縷金衣，舞按霓裳樂。

（么）到如今，翠盤中，荒草滿；芳樹下，暗香消。空對井梧陰，不見傾城貌。

(做嘆科)

寡人也怕閒行，不如回去來！

(倘秀才) 本待閒散心，追歡取樂，倒惹的感舊恨，天荒地老。快快歸來鳳幃悄，甚法兒捱今宵？懊惱！

回到這寢殿中，一弄兒助人愁也！

(芙蓉花) 淡氤氳，串煙裊；昏慘刺，銀燈照。玉漏迢迢，纔是初更報。暗覷清霄，盼夢裏他來到。却不道口是心苗，不住的頻頻叫。

不覺一陣昏迷上來，寡人試睡些兒。

(伴讀書) 一會兒心焦燥，四壁廂秋蟲鬧，忽見掀簾西風惡，遙觀滿地陰雲罩。俺這裏披衣悶把幃屏靠，業眼難交。

(笑和尚) 原來是滴溜溜，遶閒塔敗葉飄；疎刺刺，刷落葉被西風掃；忽魯魯，風閃得銀燈爆；厮琅琅，鳴殿鐸；撲簌簌，動朱箔；吉丁當，

玉馬兒向簷間鬧。

(做睡科)

(偷秀才) 悶打頰和衣臥倒，軟兀刺方纔睡着。

(楊貴妃上)

楊 妾身貴妃是也。今日殿中設宴，宮娥，請主上赴席咱！

李 忽見青衣走來報道，太真妃將寡人邀宴樂。

(唐明皇見楊貴妃科)

妃子，你在那裏來？

楊 今日長生殿排宴，請主上赴席。

李 分付梨園子弟齊備着。

(楊貴妃下，唐明皇做驚醒科)

呀，元來是一夢！分明夢見妃子，却又不見了。

(雙鴛鴦) 斜驪翠鸞翹，渾一似出浴的舊風標，暎着雲屏一半兒嬌。

好夢將成還驚覺，半襟情淚濕蛟綃。



(蠻姑兒) 懊惱，管約，驚我。來的又不是樓頭過雁，砌下寒蛩，簷前玉馬，架上金雞。是兀那窗兒外，梧桐上，雨瀟瀟，一聲聲灑殘葉，一點點滴寒梢，會把愁人定虐！

(滾繡球) 這雨呵，又不是救旱苗，潤枯草，洒開花萼。誰望道秋雨如膏，向青翠條，碧玉梢，碎聲兒剝剝，增百十倍歇和芭蕉。子管裏珠連玉散飄千顆，平白地灑盡番盆下一宵，惹的人心焦。

(叨叨令) 一會價緊呵，似玉盤中萬顆珍珠落，一會價響呵，似玳筵前幾簇笙歌鬧，一會價清呵，似翠岩頭一派寒泉瀑，一會價猛呵，似綉旗下數面征鼙操。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惱殺人也麼哥，則被他諸般兒雨聲相聒噪。

(偷秀才) 這雨一陣陣打梧桐葉凋，一點點滴人心碎了。枉着金井銀牀緊圍遶，只好把潑枝葉做柴燒，鋸倒。

當初妃子舞翠盤時，在此樹下，寡人與妃子盟誓時，亦對此樹。今日

夢境相尋，又被他驚覺了。

（滾繡球）長生殿那一宵，轉迴廊，說誓約，不合對梧桐並肩斜靠，儘言詞絮絮叨叨，沉香亭那一朝按霓裳，舞六么，紅牙擊筋成腔調，亂宮商鬧鬧炒炒，是兀那當時歡會，裁排下今日淒涼，厮喚着暗地量度。

高 主上，這諸樣草木，皆有雨聲，豈獨梧桐！

李 你那裏知道！我說與你聽者！

（三煞）潤濛濛，楊柳雨，淒淒院宇侵簾幕；細絲絲，梅子雨，粧點江千滿樓閣；杏花雨，紅濕欄干；梨花雨，玉容寂寞；荷花雨，翠蓋翩翩；豆花雨，落葉瀟條；都不似你驚魄破夢，助恨添愁，徹夜連宵。莫不是，水仙弄嬌，蘸楊柳，洒風飄。

（二煞）咪咪！似噴泉瑞獸臨雙沼。刷刷！似食葉春蠶散滿箔。亂灑瓊階水，傳宮漏飛上雕簷，酒滴新槽，直下的更殘漏斷，枕冷衾寒，燭滅香消。知道夏天不覺把高鳳麥來漂。

(黃鍾煞) 順西風低把紗窻哨，送寒氣頻將綉戶敲。莫不是天故將人  
愁悶攪；度鈴聲，響棧道；似花奴，羯鼓調；如伯牙，水仙操；洗黃花，  
潤籬落；漬蒼苔，倒牆角；渲湖山，漱石竅，浸枯荷，溢池沼；沾殘蝶，  
粉漸消；灑流螢，焰不着；綠窗前，蟋蟀叫；聲相近，雁影高；催鄰碣，  
處處搗；助新涼，分外早；斟量來，這一宵，雨和人，緊厮熬，伴銅壺，  
點點敲，雨更多，淚不少，雨濕寒梢，淚染龍袍，不肯相饒，共隔着一樹  
梧桐直滴到曉。



初 中 三 年 級

國 文 讀 本

第 六 冊

北 平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MG  
G6  
23



3 1761 9703 0

社  
戲魯迅

我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過兩回中國戲。前十年是絕不看，因為沒有看戲的意思和機會。那兩回全在後十年，然而都沒有看出什麼來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當時一個朋友對我說，北京戲最好，你不去見見世面麼？我想，看戲是有味的，而況在北京呢。於是都興致勃勃的跑到什麼園，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面也早聽到鑿鑿地響。我們挨進門，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一閃爍，便又看見戲臺下滿是許多頭，再定神四面看，却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擠過去要坐時，又有人對我發議論，我因為耳朵已經啞啞的響着了，用了心，纔聽到他是說『有人，不行！』

我們退到後面，一個辮子很光的却來領我們到了側面，指出一個地位

社  
戲

一

138316



來。這所謂地位者，原來是一條長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着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走了許多路，忽聽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過臉去，原來他也被我帶出來了。他很詫異的說，『怎麼總是走，不答應？』我說，『朋友，對不起，我耳朵只在鑿鑿的響，並沒有聽到你的話。』

後來我每一想到，便很以為奇怪，似乎這戲太不好，——否則便是我近來在戲臺下不適於生存了。

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還沒有死。捐法是兩元錢買一張戲票，可以到第一舞臺去看戲，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買了一張票本是對於勸募人聊以塞責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於是忘了前幾年的鑿鑿之災，竟到第一舞臺去了，但大約一半也因為重價購來的寶票，總得

使用了纔舒服。我打聽得叫天出臺是遲的，而第一舞臺却是新式構造，用不着爭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點鐘纔出去。誰料照例，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難，我只得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臺上唱。那老旦嘴邊插着兩個點火的紙捻子，旁邊有一個鬼卒，我費盡思量，纔疑心他或者是目蓮的母親，因為後來又出來了一個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誰，就去問擠在我的左邊的一位胖紳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說道，『龔雲甫！我深愧淺陋而且粗疏，臉上一熱，同時腦裏也製出了決不再問的定章，於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麼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從九點多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

我向來沒有這樣忍耐的等候過什麼事物，而況這身邊的胖紳士的吁吁的喘氣，這臺上的鑿鑿噹噹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加以十二點，忽而使我省悟到在這里不適於生存了。我同時便機械的擰轉身子，用力往外



只一擠，覺得背後便已滿滿的，大約那彈性的胖紳上早在我的空處胖開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後無回路，自然擠而又擠，終於出了大門。街上除了專等看客的车輛之外，幾乎沒有什麼行人了，大門口却還有十幾個人昂着頭看戲目，別有一堆人站着并不看什麼，我想：他們大概是看散戲之後出來的女人們的，而叫天却還沒有來……

然而夜氣很清爽，真所謂『沁入心脾』，我在北京遇着這樣的好空氣，彷彿這是第一遭了。

這一夜，就是我對於中國戲告了別的一夜，此後再沒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經過戲園，我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幾天，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總之是關於中國戲的。其中有一篇，大意彷彿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於劇場，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遠遠的看起來，也自有他的風致。我當時覺得這正是說了在我意中而未

會想到的話，因為我確記得在野外看過很好的好戲，到北京以後的連進兩回戲園去，也許還是受了那時的影響哩。可惜我不知道怎麼一來，竟將書名忘却了。

至於我看那好戲的時候，却實在已經是『遠哉遙遙』的了，其時恐怕我還不過十一二歲。我們魯鎮的習慣，本來是凡有出嫁的女兒，倘自己還未當家，夏間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時我的祖母雖然還康健，但母親也已分擔了些家務，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歸省了，只得在掃墓完畢之後，抽空去住幾天，這時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親住在外祖母的家裏。那地方叫平橋村，是一個離海邊不遠，極偏僻的，臨河的小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是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但在我是樂土：因為我在這裏不但得到優待，又可以免唸『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和我一同玩的是許多小朋友，因為有了遠客，他們也都從父母那里得了減少工作的許可，伴我來遊戲。在小村裏，一家的客，幾乎也就是公共

的。我們年紀都相仿，但論起行輩來，却至少是叔子，有幾個還是太公，因為他們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們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鬧起來，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決沒有一個會想出『犯上』這兩個字來，而他們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

我們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來穿在銅絲做的小鈎上，伏在河沿上去釣蝦。蝦是水世界裏的獸子，決不憚用了自己的兩個鉗捧着鈎尖送到嘴裏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釣到一大碗，這蝦照例是歸我喫的。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為高等動物了的緣故罷，黃牛水牛都欺生，敢於欺侮我，因此我也不敢走近身，只好遠遠地跟着，站着。這時候，小朋友們便不再原諒我會讀『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來了。

至於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趙莊去看戲。趙莊是離平橋村五里的較大的村莊；平橋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戲，每年總付給趙莊多少錢，算作合做的。當時我並想不到他們爲什麼年年要演戲。現在想，那或者是

春賽，是社戲了。

就在我十一二歲時候的這一年，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平橋村只有一隻早出晚歸的航船是大船，決沒有留用的道理。其餘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鄰村去問，也沒有，早都給別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氣惱，怪家裏的人不早定，絮叨起來。母親便寬慰伊，說我們魯鎮的戲比小村裏的好得多，一年看幾回，今天就算了，只有我急得要哭，母親却竭力的囑咐我，說萬不能裝模裝樣，怕又招外祖母生氣，又不准和別人一同去，說是怕外祖母要擔心。

總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戲已經開場了，我似乎聽到鑼鼓的聲音，而且知道他們在戲臺下買豆漿喝。

這一天我不釣蝦，東西也少喫。母親很爲難，沒有法子想。到晚飯時候，外祖母也終於覺察了，並且說我應當不高興，他們太怠慢，是待客的禮數裏從來所沒有的。喫飯之後，看過戲的少年們也都聚攏來了，高高興

興的來講戲，只有我不開口；他們都歎息而且表同情，忽然間，一個最聰明雙喜大悟似的提議了，他說，『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來了麼？』十幾個別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攙掇起來，說可以坐了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興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們，不可靠；母親又說若叫大人一同去，他們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在這遲疑之中，雙喜可又看出底細來了，便又大聲的說道，『我寫包票！船又大；迅哥兒向來不亂跑；我們又都是識水性的！』

誠然！這十多個少年，委實沒有一個不會泅水的，而且兩三個還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親也相信。便不再駁回，都微笑了。我們立刻一鬨的出了門。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鬆了，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一出門，便望見月下的平橋內泊着一隻白蓬的航船，大家跳下船，雙喜拔前篙，阿

發拔後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較大的聚在船尾。母親送出來吩咐「要小心」的時候，我們已經點開船，在橋石上一磕，退後幾尺，即又上前出了橋。於是架起兩枝橈，一枝兩人，一里一換，有說笑的，有嘆的，夾着潺潺的頭船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了。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裏，淡黑的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都遠遠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還以為船慢。他們換了四回手，漸望見依稀的趙莊，而且似乎聽到歌吹了，還有幾點火，料想便是戲臺，但或者也許是漁火。

那聲音大概是橫笛，宛轉，悠揚，使我的心也沈靜，然而又自失起來，覺得要和他瀾散在含着豆麥蘊藻之香的夜氣裏。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漁火；我纔記得先前望見的也不是趙莊。那是正

對船頭的一叢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經去游玩過，還看見破的石馬倒在地下，一個石羊蹲在草裏呢。過了那林，船便彎進了叉港，於是趙莊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臺，模胡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就在這裡出現了。這時船走得更快，不多時，在臺上顯出人物來，紅紅綠綠的動，近臺的河裏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

『近臺沒有什麼空了，我們遠遠地看罷。』阿發說。

這時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臺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對戲臺的神棚還要遠。其實我們這白蓬的航船，本也不願意和烏蓬的船在一處，而況並沒有空地呢。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見臺上有一個黑的長鬍子的背上插着四張旗，捏着長槍，和一羣赤膊的人正打仗。雙喜說，那就是有名的鐵頭老生，能連

翻八十四個筋斗，他日裏親自數過的。

我們便擠在船頭上看打仗。但那鐵頭老生却又並不翻筋斗，只有幾個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陣，都進去了，接着走出一個小旦來，伊伊呀呀的唱，雙喜說，『晚上看客少，鐵頭老生也懈了，誰肯顯本領給白地看呢？』我相信這話對，因為其時臺下已經不很有人，鄉下人爲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覺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過是幾十個本村和鄰村的閑漢。烏蓬船裏的那些土財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們也不在乎看戲，多半是專到戲臺下來喫糕餅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簡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並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願意看的是一個人蒙了白布，兩手在頭上捧着一支捧似的蛇頭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黃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許多時都不見，小旦雖然進去了，立刻又出來了一個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託桂生買豆漿去。他去了一刻，回來說，『沒有。賣豆漿的聾子也回去了。日裏倒有，我還喝了兩碗呢。現在去舀一瓢水來給你



喝罷。』

我不喝水，支撐着仍然看，也說不出見了些什麼，只覺得戲子的臉都漸漸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漸不明顯，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沒有什麼高低。年紀小的幾個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談話。忽而一個紅衫的小丑被綁在臺柱子上，給一個花白鬚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大家纔又振作精神的笑看着，在這一夜裏，我以為這實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然而老旦終於出臺了。老旦本來是我最怕的東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這時候，看見大家都很掃興，纔知道他們的意見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當初還只是踱來踱去的唱，後來竟在中間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擔心；雙喜他們却就破口喃喃的罵。我忍耐的等着，許多功夫，只見那老旦將手一抬，我以為就要站起來了，不料他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地方，仍舊唱。全船裏幾個人不住的吁氣，其餘的也打起呵欠來。雙喜終於熬不住了，說道，怕他會唱到明天還不完，還是我們走的好罷。大家立刻都贊成

，和開船時候一樣踴躍，三四人徑奔船尾，拔了篙，點退幾丈，回轉船頭架起櫓，罵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進了。

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却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纏綿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着了，吹到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

不久，松柏林早在船後了，船行也並不慢，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可知已經到了深夜。他們一面議論着戲子，或罵，或笑，一面加緊的搖船。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羣孩子在浪花裏竄，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來。

離平橋村還有一里模樣，船行却慢了，搖船的都說很疲乏，因為太用力，而且許久沒有東西喫。這回想出來的是桂生。說是羅漢豆正旺相，柴火又現成，我們可以偷一點來煮喫的。大家都贊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

上的田裏，烏油油的便都是結實的羅漢豆。

『阿阿阿發，這邊是你家的，這邊是老六一家的，我們偷那一邊的呢？』雙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說。

我們也都跳上岸。阿發一面跳，一面說道，『且慢，讓我來看一看罷，』他於是往來的摸了一回，真起身來說道：『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一聲答應，大家便散開在阿發家的豆田裏，各摘了一大捧，拋入船艙中。雙喜以為再多偷，偷給阿發的娘知道是要哭罵的，於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裏又各偷了一大捧。

我們中間幾個年長的仍然慢慢的搖着船，幾個到後艙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剝豆。不久豆熟了，便任憑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圍起來用手撮着喫。喫完豆，又開船，一面洗器具，豆莢豆殼全拋在河水裏，什麼痕跡也沒有了。雙喜所慮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鹽和柴，這老頭子很細心，一定要知道，會罵的，然而大家議論之後，歸結是不怕。他如果罵，我們便要他

歸還去年在岸邊拾去的一枝枯柏樹，而且當面叫他『八癩子』。

『都回來了！那里會錯。我原說過寫包票的！』雙喜在船頭上忽而大聲的說。

我向船頭一望，前而已經是平橋。橋脚上站着一個人，却是我的母親，雙喜便是對伊說着話。我走出前艙去，船也就進了平橋了，停了船，我們紛紛都上岸。母親頗有些生氣，說是過了三更了，怎麼回來得這樣遲，但也就高興了，笑着邀大家去喫炒米。

大家都說已經喫了點心。又渴睡，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我向午纔起來，並沒有聽到什麼關係八公公鹽柴事件的糾葛，下午仍然去釣蝦。

『雙喜，你們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罷？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壞了不少。』我擡頭看時，是六一公公掉着小船，賣了豆回來了，船肚裏還有贖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們請客，我們當初還不要你的呢。你看，我把我的蝦嚇跑了！」雙喜說。

六一公公看見我，便停了楫，笑道，「請客？——這是應該的。」於是對我說。『迅哥兒，昨天的戲可好麼？』

我點一點頭，說道，「好。」

『豆可中喫呢？』

我又點一點頭，說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來，將大拇指一翹，得意的說道，「這真是大市鎮裏出來的讀書的人纔識貨！我的豆種是粒粒挑選過的。鄉下人不是識好歹，還說我的豆比不上別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給我們的姑奶奶嘗嘗去……」他於是打着楫子過去了。

待到母親叫我回去吃晚飯的時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羅漢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給母親和我吃的。聽說他還對母親極口誇獎我，說『小小

---

年紀便有見識，將來一定要中狀元。姑奶奶，你的福氣是可以寫包票的了。』但我吃了豆，却並沒有昨夜的豆那麼好。

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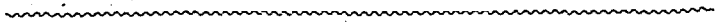
國  
文  
讀  
本

滿井遊記

袁崇道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門，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水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爲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研明媚，如倩女之顰面，而鬢髮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壘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尙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不知之也。夫能以遊墮事，而蕭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記？己亥之二月也。





國  
文  
讀  
本

## 雨游花崖牛嶺記

牛頭山與獻花崖對峙，並金陵勝地，在郊南二十五里。陳氏孔彰居相近，故主余輩爲是游；自春凡三約，乃定於四月十有二日；曰：「雖雨必往。」

至是：晨風颯然，纖雨斷續，策馬出郭門，徑趨花崖，時避雨道旁農舍，比至寺，雨益急。侍御王君士招行後五里，假蓋野人，乃獲至衣盡沾濕。南昌守羅君質甫，先宿方山別墅，萍不得至；時孔彰食具，亦阻於途。予三人躡屐登芙蓉閣，高倚空際，雲霧自生下方，疾風橫過，開閣明晦，倏忽萬狀；木葉滴瀝，懸間泉落，四壁悄然，莫聽人語。相顧歎曰：「霽游者安知此奇哉！」

飯僧寮，孔彰始携二子，負尊疊至，歡然共酌，夜分乃已。遂連牀臥，談古今且寤寐，不知倦憊之去體，雨竟夜有聲，衾枕皆潤，薄寒襲人，

殊異城市，其實自臥雲霧中也。

晨起，宿霧抹半峯間，遠近崖嶠，如人新沐，畢露精彩。興不可遏，遂乘馬沿嶺背爲牛峰游，至則殘雨復落，不可登陟，小飯天闕丈室，徘徊眺望，游神萬峯之間，乃誦杜工部詩：『盪胸生層雲，決背入飛鳥，』殆爲今設乎？雨既止，日亦且莫，遂別寺僧出山。

夫知茲游，值雨爲勞，然情景奇勝，亦復相稱，乃知憂樂之方，得失之跡，固不可以意校也。

張阜文墓誌銘 譚敬

張阜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潞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阜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

阜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今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阜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睦爲吏部尙書，以阜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阜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二。

臯文清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

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臯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臯文斷斷以善相諄，不敢隱。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臯文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于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臯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臯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于廣坐諄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臯文則竟死矣。

方臯文爲庶吉士時，今皇帝加上列聖尊號。盛京太廟舊藏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尊號刻入之。臯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于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

格于例，不果奏。又言于當事者：翰林院乃皇帝侍從，奉命篆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于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

臯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玄。始至京師，與王灼賓麓，陳石麟子穆，及敬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

臯文娶于吳。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

車掣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躓于阨。勿乎臯文誰訊此，銘之幽扁俟來祀！

---

國文讀本

蓋寬饒賈禍節漢書

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

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

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



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

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

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

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尙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遂下寬饒吏。

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

國文讀本

四

## 蜀道難

李白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民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繁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作長歎！

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砅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

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

---

國文讀本

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華元爲植巡功

佐傳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諷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半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

---

國文讀本  
衆，我算！

唐多令

劉過

安遠樓小集，侑觴歌板之姬，黃其姓者，乞詞於龍洲道人，爲賦此唐多令。同柳阜之，劉去非，石民瞻，周喜仲，陳孟參，孟容，時八月五日也。

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不？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



---

國  
文  
讀  
本

士會還晉

左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買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買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買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

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季伯許之。

履士會之足於朝。

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

』乃行。

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謁金門 馮延巳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香徑裏，手按紅杏蕊。  
鬪鴨闌  
干獨依，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鶻喜。

應天長 馮延巳

綠楊陰裏黃鶯語，深院無人春晝午，繡簾金鳳舞，寂寞曉屏山一柱。  
碧雲凝，人何處？空復夢魂來去；昨夜綠窻風雨，斷腸君信否？

瑤花慢 并序

后土之花，天下無二本，方其初開，帥臣以金瓶飛騎，進之天上，閭  
亦分致貴邸。余客輦下有以一枝。

珠鈿寶玦，天上飛瓊，比人間春別；江南江北曾未見，謾擬梨雲梅雪

○淮山春晚，問誰識芳心高潔！消菱番花落花飛，老了玉關豪傑！

金壺翦送瓊枝，看一騎紅塵，香度瑤闕；韶華正好應自喜，初識長安  
蠶。杜郎老矣！想舊事花須能說？記少年一夢揚州，二十四橋明月。

## 人權與女權 梁啓超

諸君看見我這題目，一定說梁某不通；女也是人，說人權自然連女權包在裏頭，爲什麼把人權和女權對舉呢？哈哈！不通誠然是不通，但這不通題目，並非我梁某人杜撰出來；社會現狀本來就是這樣的不通，我不過照實說，而且想把不通的弄通罷了。

我要出一個問題考諸君一考：『什麼叫做人？』諸君聽見我這話，一定又要說：『梁某只怕瘋了！這問題有什麼難解？凡天地間「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自然都是人。』哈哈！你這個答案錯了！這個答案只能解釋自然界人字的意義，並不能解釋歷史上人字的意義。歷史上的人，其初範圍是很窄的，一百個『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之中，頂多有三幾個穀得上做『人』，其餘都穀不上！換一句話說：從前能够享有人格的人是很少的，歷史慢慢的開展，『人格人』纔漸漸多起來。

諸君聽這番話，只怕越聽越糊塗了。別要著急，等我逐層解剖出來；

同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自然我做得的事，你也做得到；你享有的權，我也該享有。是不是呢？著啊，果然應該如此。但是從歷史上看來，卻大大不然。無論何國歷史，最初總有一部分人叫做『奴隸』。奴隸豈不也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嗎？然而那些非奴隸的人，只認他們是貨物，不認他們是人。諸君讀過西洋歷史，諒來都知道古代希臘的雅典，號稱『全民政治』，說是個個人都平等都自由。又應該知道有位大哲學家柏拉圖，是主張共和政體的老祖宗。不錯，柏拉圖說凡人都應該參與政治，但奴隸卻不許。爲什麼呢？因爲奴隸并不是人！雅典城裏幾萬人，實際上不過幾千人參與政治，爲什麼說是全民政治呢？因爲他們公認是『人』的都已參與了，臚下那一大部分，便是奴隸，本來認做貨物不認做人。

不但奴隸如此，就是貴族和平民比較，只有貴族算是完完全全一個人，平民頂多不過算得上做半個人。許多教育，只准貴族受，不准平民受

；許多職業，只准貴族當，不准平民當；許多財產，只准貴族有，不准平民有。這種現象，我們中國自唐虞三代到孔子時便是如此；歐洲自羅馬帝國以來一直到十八世紀都是如此。

在奴隸制度底下，不但非奴隸的人把奴隸不當人看，連那些奴隸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人』。在貴族制度底下，不但貴族把平民當半個人看，連那些平民也自己覺得我這個人和他那個人不同。如是者渾渾沌沌過了幾千年。

人是有聰明的，有志氣的，他們慢慢的從夢中覺醒起來了！你有兩隻眼睛一個鼻子，我也有一個鼻子兩隻眼睛，爲什麼你便該如彼，我便該如此？他們心問口，口問心，經過多少年煩悶悲哀，忽然石破天驚，發明一件怪事：『啊啊！原來我是一個人！』這件怪事。中國人發明到什麼程度我且不說。歐洲人甚麼時候發明呢？大約在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他們一旦發明了自己是個人，不知不覺的便齊心合力下一個決心，一面要把做人的條件預備充實，一面要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第一步，凡是人都



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不能讓貴族和教會把學問壟斷。第二步，凡是人都要各因他的才能就相當的職業，不許說某項職業該被某種階級的人把持到底。第三步，爲保障前兩事起見，一國政治，凡屬人都要有權過問。總說一句：他們有了『人的自覺』，便發生出人權運動。教育上平等權，職業上平等權，政治上平等權，便是人權運動的三大階段。

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人類心力發動起來，什麼東西也擋他不住。

『一！二！三！開步走！』『走！走！走！』走到十八世紀末年，在法國巴黎城轟的放出一聲大礮來：『人權宣言！』好呀好呀！我們一齊來！屬地麼，要自治。階級麼，要廢除。選舉麼，要普徧。黑奴農奴麼，要解放。十九世紀全個歐洲全個美洲熱烘烘鬧了一百年，鬧的就是這一件事。吹喇叭！放爆竹！吃乾盃！成功！凱旋！人權萬歲！從前只有皇帝是人貴族是人僧侶是人，如今我們也和他們一樣，不算人的都算人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凡叫做人的都恢復他們資格了。人權萬歲萬萬歲！

萬歲聲中，還有一大部分『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在那邊悄悄地滴眼淚。這一部分動物，雖然在他們同類中占一半的數量，但向來沒有把他們編在人類裏頭。這一部分是誰？就是女子！人權運動，運動的是人權，他們是 Women，不是 Men，說得天花亂墜的人權，却不關他們的事。

眼淚是最神聖不過的東西。眼淚是從自覺的心苗中纔得滴出來。男子固然一樣的兩隻眼睛一個鼻子沒有什麼貴族平民奴隸的分別，難道女子又只有一隻眼睛半個鼻子嗎？當人權運動高唱入雲的時候，又發明一件更怪的事：『啊啊！原來世界上還有許多人！』有了這種發明，於是女權運動開始起來。女權運動，我們可以給他一個詞叫做廣義的人權運動。

廣義的人權運動——女權運動，和那狹義的人權運動——平民運動正是一樣，要有兩種主要條件：第一要自動，第二要有階級。

什麼叫自動呢？例如美國放奴運動，不是黑奴自己要解放自己，乃是

一部分有博愛心的白人要解放他們。這便是他動不是自動。不由自動得來的解放，雖解放了也沒有什麼價值。不惟如此，凡運動是多數人協作的事，不是少數人包辦的事，所以要多數共同自動。例如中國建設共和政體，僅有極少數人在那裏動，其餘大多數不管事。這仍算是他動不是自動。像歐洲十九世紀的平民運動，的確是出於全部或大多數的平民自覺自動，所以能成功而且徹底，理由全在乎此。女權運動能否有意義有價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實自覺自動的程度何如。

什麼叫階級呢？前頭說過：人權運動有三種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權，二是職業上平等權，三是政治上平等權。這三件事雖然一貫，但裏頭自然分出個步驟來。在貴族壟斷權利的時代，他們辯護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說：我們貴族所有學問智識，你們平民沒有；我們貴族辦得下來的，你們平民辦不下來。這話對不對呢？對呀。歐洲中世的社會情狀，的確是如此。倘若十八九世紀依然是這種情狀，我敢保『人權宣言』一定發不出來。

，即發出來也是空話，自以自文藝復興以來，他們平民第一件最急切的要  
求，是要和貴族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這種機會陸續到手，他們便十二分  
努力去增進自己的智識和能力。到十八九世紀時，平民的智識能力，比貴  
族只有加高，絕無低下，於是乎一鼓作氣，把平民運動成功了。換一句話  
說，他們是先把做人條件預備充實，纔能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

他們的女權運動，現在也正往這條路上走。女權運動，也是好幾十年  
前已經開始了，但勢力很是微微不振。爲什麼不振呢？因爲女子智識能力  
的確趕不上男子。爲什麼趕不上呢？因爲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  
。他們用全力打破這一關，打破之後，再一步一步的肉薄前去，以次到職  
業問題，以次到參政權問題。現在歐美這種運動，漸漸的已有一部分成功  
了。

我們怎麼樣呢？噯！說起來，又慚愧，又可憐！連大部分男子也沒有  
發明自己是個人，何論女子！狹義的人權運動還沒有做過，說什麼廣義的

人權運動？所以有些人主張「女權尙早論」，說等到平民運動完功之後再做女權運動不遲。這種話對嗎？不對。歐洲造鐵路，先有了狹軌，漸漸才改成廣軌；我們造鐵路，自然一動手就用廣軌，有什麼客氣？歐洲人把狹義廣義的人權運動分作兩回做，我們併做一回，並非不可能的事。但有一件萬不可以忘記：狹軌廣軌固然不成問題；然而沒有築路便想開車，卻是斷斷乎不行的。我說一句不怕諸君嘔氣的話：中國現在男子的智識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薄弱，但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幾倍！講女權嗎？頭一個條件，要不依賴男子而能獨立。換一句話說：是要有職業。譬如某學校出了一個教授的缺，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又誰爭贏誰？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祕書，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又誰爭贏誰？再進一步，假如女子參政權實行規定在憲法，到選舉場中公開講演自由競爭，又誰爭贏誰？以現在情形論，我斗膽敢說：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敗！爲什麼呢？因爲現在女子的智識能力實實在在不如男子。天生成不如嗎？不然不然。

，不過因爲學力不够。爲什麼學力不够？爲的是從前女子求學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機會。沒有均等機會，固然不是現在女子之過；然而學力不够，卻是不能諱言的事實。諸君在英文讀本裏頭諒來都讀過一句格言：Knowledge is Power——（智識即權力），不從智識基礎上求權力，權力斷斷乎得不到；僥倖得到，斷斷乎保持不住。一個人如此，階級相互間也是如此，兩性相互間也是如此。

講到這裏，我們大概可以得一個結論了。女權運動，無論爲求學運動爲競業運動爲參政運動，我在原則上都贊成；不惟贊成，而且十分認爲必要。若以程序論，我說學第一，業第二，政第三。近來講女權的人，集中於參政問題，我說是急其所緩，緩其所急。老實說一句：現在男子算有參政權沒有？說沒有嗎？約法上明明規定；說有嗎？民國成立十一年頭，看見那一位男子曾參過政來？還不是在選舉人名冊上湊些假名，供那班「政棍」買票賣票的工具？人民在這種政治意識之下，就讓你爭得女參政權

，也不過每縣添出千把幾百個『趙蘭錢蕙孫淑李娟……』等等人名，替『政棍』多弄幾票生意！我真不願志潔行芳的姊妹們，無端受這種污辱。平心而論，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廢食，這種憤激之譚，我也不願多說了。歸根結底一句：無論何種運動，都要多培實力，少作空談。女權運動的真意義，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覺，從智識能力上力爭上游，務求與男子立於同等地位。這一著辦得到，那麼，競業參政，都不成問題；辦不到，任你攪得海沸塵飛，都是廢話。

諸君啊！現在全國中女子智識的製造場，就靠這十幾個女子師範學校，諸君就是女權運動的基本軍隊。莊子說得好，『水之積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諸君要知道自己責任大，又要知道想盡此責任，除卻把學問做好智識能力提高外別無捷徑。我盼望諸君和全國諸姑姑姊妹們，都徹底覺悟自己是一個人，都加倍努力完成一個人的資格。將來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協力做廣義的人權運動。這回運動成功的時候，真可以歡呼人權萬歲了！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會國藩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蕉萃，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

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礮石如鐵，掘塹加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初，始克江寧鎮，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洲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澧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壘橋



，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殞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慙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歎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

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殍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蠃傳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檣楯，挾

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槍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諱也。

連捷之言曰：「李酋解圍去後，率衆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既解石澗埠之圍，破連漕銅城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衆死者亦不可勝數也。」

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寧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

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

於是國荃與諸將並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翦伐沿江諸城，凋喪尙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國恩封賞進秩，而歿者抱憾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棟楹枉撓，牆宇敝侈。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基扃固護，籩豆有嚴。國藩乃追叙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途。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

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胞，上盟有昊。

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沴厲乘之，積鬱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鑒彼巧偷，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擒王。寵賁冥漠，千禩馨香。新廟孔赫，彝罍將將。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

國  
文  
讀  
本

## 鐙臺守

波蘭顯克微支著

周作人譯

一

一日，巴奈馬 二 左近亞斯賓華爾 三 鐙臺守者忽失蹤跡，時方暴風雨，因疑行小島水次，爲浪所捲也。及次日，山隈所繫小舟亦杳，說乃益信。守者之職遂闕，當急補之。蓋地方交通與航船之自紐約趣巴奈馬者，咸恃鐙臺；而蟲子灣復多沙磧礁石，白日行舟，猶懼不易，逮入暮，則地處熱帶，海水爲烈日所蒸，恆起濃霧，幾不能行，爾時爲舟作嚮導者，惟此鐙臺而已。是事當由巴奈馬之美國領事招人承其乏，顧爲事滋難，一當在十二時內得其人，次則人必誠信，不能率爾受之，終則後繼者殊勉其人。臺上生涯，殊不易度，爲南方之民喜慵惰而樂游放者所不願居。其爲狀殆如囚人，非禮拜日不能去荒島一步；每日有一小舟自亞斯賓華爾來，致糧食清水，已復過返。全島大可數畝，土無人居，守者即住鐙臺中治其

事，書懸五色之旗以示天候，夜則然燈。顧尤難者，爲至臺顛必攀石級四百，皆至險峻，一日中或數往返焉。綜言之，此蓋爲比丘生活；抑更有進，則非隱逸之士不能任也。故領事伊薩法庚勃列奇深以得人爲憂。已忽聞有人自薦，云願承其事，乃大喜。其人已老，年踰七十，而顏色壯健，舉止如武士，毛髮皓白，色黧黑如克羅爾。三人，特二目深碧，因知非南方產，顏色哀慘，而狀至誠信。領事一見悅之，惟當問其身世。遂曰：『汝何自來？』老人曰：『余波蘭人也。』曰：『爾來焉在？且治何事？』老人曰：『東西莫有定止。』曰：『第鐙臺守者需常住耳。』老人曰：『余固需休止也。』曰：『汝曾仕耶？寧有券契否？』老人探胸前，出褪色絹片，狀若舊旗，展之，曰：『此吾券契也。一千八百二十年受此十字勳章；次爲西班牙物，得諸查理黨之戰；第三得之法國；第四得之匈加利。爾後復在美國與南軍戰，顧是役無勳章。』領事取紙誦之，曰：『思凱聞斯奇，君名耶？』短兵相接，獲旗二旒，汝勇士也。』老人曰：『余今能爲鐙臺良守。』曰

：『第每日然鏡，當數上下，汝足健耶？』老人曰：『余方徒步過平原，來。』曰：『汝習海事乎？』老人曰：『余曾居捕鯨船者三年。』曰：『君乃遍嘗職事？』老人曰：『所未知者，獨寧靜耳。』曰：『何也？』老人脅肩曰：『命也。』曰：『然君爲鏡臺守者，懼太老矣。』老人神情激越，大聲言曰：『明公，余久於飄泊，已不勝倦，遍嘗世事，如公所知也。今日之事，實亦畢生志願之一。余老矣，欲得休止，心自語曰，汝當留此，此汝安泊之地矣。今此事可否，惟在明公。倘待異日，當無如是機緣，而余又適在巴奈馬，豈非幸耶？今敢請明公，……余如孤舟，苟不得泊，行且淪沒；明公倘憐老人，貺之安樂，……吾當誓之，用明誠信。……且吾蕩搖轉徙亦已久矣。』時碧眼湛然，情見於色。領事亦善人，甚感其言，乃曰：『善，吾納君，君爲鏡臺守者矣。』老人色大喜，曰：『敬謝明公。』領事曰：『君今日能赴鏡臺乎？』老人曰：『能之。』曰：『然則屬君珍重。第猶有一言奉白，即倘有差忒，君當解職也。』老人應曰：『諾』。



是日之夕，太陽入地，陽光立隱，無復餘明，臺上鏗光燦然，照臨水面，人知守者已就其職矣。中夜寂靖，如熱帶景色，空閒霧氣瀾漫，繞月作大環，狀若虹霓，海水微動，蓄潮生也。思凱聞斯奇立回廊之上，望之僅如黑子，方集其思慮，納此新生，而胸臆中萬感交集，凌亂無緒，爾時心情，惟似困獸突圍，得山穴自匿，人迹所不能及也。今者寧靖之期竟至，魂魄皆安，索居小島，回念前此飄流憂患，直可付諸一笑。蓋老人一生，有如飄舟，帆檣縴索，悉爲迅風所折，沈諸海底，洪濤撼舷，浪華噴薄，而扁舟猶曲折前進，得其灣港。顧自今以後，則瞻望前路，平安萬里，昔日風暴雖惡，亦瞥然徑過，不復爲念矣。老人見領事時，雖約略自述往事，顧此他猶有千百年愁未爲人語也。蓋身世飄零，所如不遇，苟至一地，支穹廬，設鑪火，將謀永住，則有天風拔帳，吹炬滅之，使入滅亡之區。今立臺上，俯瞰海波，舊迹陳塵，悉上其臆。少時轉戰四方，又當流蕩，遍執百業，以其精勤誠信，數積金資，顧得輒復失，雖百方慎備，卒無所

救。昔在澳洲爲金山礦工，次掘寶石於斐洲，次復居西印度，受傭爲走卒，又嘗在加釐福尼立一牧場，而旱乾無水草，遂敗。又與巴西土人貿易，而載貨之筏淪於亞摩宋，僅以身免，衣履破碎，手無寸兵，旁皇荒林中月餘，拾木實爲食，幾死於猛獸之口者屢矣。爾復在亞堪薩斯省之海倫那立冶廠一，顧未幾大火，全鎮皆燼，廠亦燬焉。既而在落機山爲印第安人所囚，幸遇加奈陀獵人，始得脫。次復爲商船水手，往來巴希亞與波爾陀間。次入刺鯨船爲漁師，而兩舟悉壞。又在哈伐那立煙草廠，中疫臥病，其資悉爲同人所奪。終乃至亞斯賓華爾；流轉之事，其將畢乎？今以孤身居荒島，孰則更來相擾耶？水火與人皆不能及也。然思凱聞斯奇一生亦未嘗受人殊苦，蓋曩之所邂逅，雖有惡者，而尙多善人也。

思凱聞斯奇自思，乃似無形之中，天地四大悉其仇對。凡故舊相識，無不言老人命蹇，且執此推解萬事；老人亦偏守此見，深信冥冥中若有巨手日見迫逐，不能逍遜；顧平日不樂言此，惟有人問以此手何來，則指北

斗而答曰：『自此來也。』計其平生，失意事多可驚異。使常人遇此，將不能堪，久且死矣，顧思聞凱斯奇稟性堅忍如印第安人，且意志剛強，力善抗拒。嘗在匈牙利，以不肯援人馬鞍及卑詞乞宥，而甘受鋒刃，今遭憂患，亦不爲屈。如登高山，攬援而上，有若螻蟻，雖顛越及百次，猶復前進，爲一百一次之舉也。是人具此毅力，爲世希有，顧生遭患難，鍛鍊椎冶，不知經數十次，而老兵之心尙如嬰兒。古巴大疫時，自藏金雞納霜甚多，則盡以與人，不留一粒，而已亦因之病矣。

且此他猶有特性，則爲幾經失意，猶復深信將來，不遽絕望也。冬時，意氣漸盛，豫言將來大事，輒翹企以待其至；懷念不忘，經彼長夏。顧寒冬一去，繼以他年，思凱聞斯奇一事無成，而首已白矣。既而年漸老，意氣亦衰，昔日堅忍之性日益轉爲頹唐，且多懷感，於是百鍊之老兵，至今日亦觸景傷情，無端涕泣矣。且或偶有感觸，輒懷故園，人亦爲之憔悴，如見歸燕及褐色小雀，山椒積雪，或聞哀歌，皆生是感。終則惟一念據

其心，即休止之望是已。老人懷之甚摯，盡奪他念。游子無家，飄流既久，因念得片隅休息，靜以待盡，則天下已無他物珍重可念踰於此事者矣。且又爲命運所驅，奔馳大地，不遑呼吸，則遂謂世人福祉，惟在獲其休止，不復飄流已耳。顧以實言，此區區之福，天或無所靳於老人，而彼習於失意，則心冀安居，正如常人大願，事出非分，不敢望也。今不意在十二時中，得其棲息，似有人就世間百業中故選此以相處者。故是日之夕，燃鐙既已，乃茫然凝視，蓋方自問豈所見洵誠，而心未敢遽應曰是也，第事實昭然，不容疑二，時光漸過，而老人尙立臺上，注視久久，乃自信矣。下瞰海水，有若初靚，鐙光熒熒，映波黎下射水面，作三角形，其外窅然深黑，目力所不能入，森森然莫測其極。顧空冥似自遠而近，波濤洶洶，出於暗中，直奔臺趾，澎湃作聲，浪華已見，映鐙光作紅色。風水漸長，沙礁皆沒。時聞海上有聲，漸益朗徹，初如銃器陡鳴，或如飄風振木，或作微響，如人遙語，已而都寂。老人聽之，疑聞太息，嗚咽繼之，於是轟

然復作，如怒號也。未幾風起，薄霧皆散，有黑雲片片，止於天半，明月爲隱。又少頃，西風漸烈，海波屹立，進擊巖足，泡沫上飛，空中遙聞呼聲，風暴將作。海上隱約見碧色光，蓋行舟檣上鐙火也，火光上下不定，或左右傾側。思凱聞斯奇入室，風暴已起，舟中入方與昏夜洪濤爭命，而崇臺寂寥，即風波之音，且不能穿重垣而入，惟有壁上懸鐘，輪聲札札，送老人漸入沈睡而已。

二

積時成日，積日成旬，歲月逝矣。如老於航海者言，值風暴時，中夜暗黑，恆聞海上有聲，呼人姓名。使大海能言，來相呼喚，則人當垂老，冥冥中猶有他聲，神秘幽玄，來見召也。若其人既倦人間，乃聞此呼聲，怡悅尤至，顧必先入靜定，始能聞之。且人在暮年，多樂韜晦，如豫期其窳窳者，今思凱聞斯奇索居鐙臺，已不啻半入丘墓，遍察人間，殆無枯寂生涯更過鐙臺守者矣。使少年任此，不日且逃，故守者大抵老人，又陰鬱

避世，有時去島，更入人叢，輒茫然獨步，如睡初覺。人事繁曠，感觸所及，善能化人，令與世適合，而臺上無是也。凡其所見，皆浩然渾然，不存圭角，水天二大，覆載上下，人處其間，煢煢孤立，爾時心中動作，獨有覃思，更無外物能破其寂，即每日執事，亦不爲擾。生涯日日相似，如數珠在串，惟天氣陰晴，少爲之變化而已。顧思凱聞斯奇悅之，其福爲未曾有。黎明而起，飯後，拭鏡側波黎潔之，隨坐臺上，遠眺海景，雖每日見此而亦不厭。海水碧色，上有白帆數羣，受風滿張，映以朝日，其光的然，至目睛爲奪。亦有估舟乘貿易風而前，一一相尾，如鷗鳥羣飛水面，浮標赤色，隨微波上下。及午後，則有蒼烟一縷，狀如鳥羽，起於帆影間，此紐約航船載過客行貨至亞斯賓華爾者也。舟後泡沫沸騰，成一鳥道。思凱聞斯奇轉身西望，則見亞斯賓華爾全市，步頭帆檣林立，有木架度舟，歷歷如在掌上，而臺顛高絕，下視人家，大纜如鷗鳥之巢，舟如甲蟲，人行白石道上，狀如黑子。侵晨，東風微起，直送闌闐人聲，至於海上，

間以汽笛。已而入夕，岸上動作漸止，海鷗匿身巖穴，水波漸弱如小倦。水濱海面及燈臺中，一時皆寂。波退，沙灘復露，點點作黃金色，崇臺聳立，上襯碧空，瞭然可見，夕照斜注，籠罩海面及沙灘崖石之上。時老人微憊，其意至愉，覺今茲所得安息，美絕無倫，第使此樂能長，則百事皆足，無遺憾矣。

老人身受此福，心爲之醉。凡人涉境佳，其情輒與俱化，故爾時信仰希望亦漸來歸，思世多建夏屋以庇病夫，則天帝亦豈不憐游子而收之乎？歷時既久，信亦益深，且安於孤獨，與明鏡巖礁咸相稔習，而鷗鳥軒翥，巢於石穴，薄暮則會臺頂，老人亦識之矣。飯有餘餒，便以飼鷗。鷗日馴擾，每分食，白羽紛然競下，圍繞老人。老人與鷗友善，猶牧者之於羊羣也。濶潮水下，便至沙磧掇拾蛤蚌，其味甚旨，亦有珠貝乘潮而至，留置沙上者。夜中，或乘月明就臺下捕魚，魚聚石岸曲處，數以萬計。久之，遂擊愛其小島，島上無喬木，惟小樹叢生，樹脂外洩。顧地雖荒蕪，而遠

景滋美。足補其闕。卓午而後，顯氣澄徹，則見地至草木茂密，椰樹芭蕉之屬，檳榔相交，燦燦如錦，映亞斯賓華爾之背，望之如名園。其後更有大林，介亞斯賓華爾，巴奈馬間，卉木之氣，悉爲紅色薄霧，朝夕不散。地積死水，林中藤蔓交加，巨蘭櫻欄鐵樹乳木膠樹，豐茂其間，時作潮音，蓋熱帶森林之特景也。

老人出遠鏡眺望，乃非特見林中樹本與芭蕉闊葉，且覩猿狢鸚鵡，亦有鸚鵡羣飛，其狀若虹霓。思凱聞斯奇善知森林情狀，蓋亞摩宋覆舟後，旁皇林莽間者數旬，故知此林雖美，而中涵殺機。前此野宿時，嘗聞猿狢哀鳴，黑虎怒號，聲在耳畔。又見巴蛇纏樹上如藤蔓，又知是地湖水淒寂，箭魚巨鱷游行水次。荒林未闢，一葉之大，過於十人。巨蠱木蛭蜘蛛有毒，所在蔓衍。而人處其中，爲狀何如，前嘗涉歷其境，目擊而身嘗之。今得據高望遠，賞其物色而不及於禍，樂又奚極。老人居鐙臺中，萬物莫能至，惟禮拜日始一去此，被守者藍色長衣，上著銀結，胸前懸十字章。



入聖寺時，克羅爾人輒相私說曰：『吾儕得鐙臺守者，彼雖楊奇，而非外道也。』老人聞之喜，舉其皓首。顧彌撒方終，即返故島，蓋猶未敢信大陸也。禮拜日入市購西班牙報章，或詣領事假紐約通報，歸而讀之，索歐洲消息，雖東西間隔，獨處鐙臺，而心日日念其故鄉。又或遇約翰孫爲致糧食，便下與言談。顧未幾，忽漸避人，不復入市讀報，亦不就約翰孫共談政事。如是者可數旬，弗覩其人，惟食物置岸次，至次日而空，薄暮鐙光即見，如朝日上山，未嘗或爽，因知守者尙生而已。當是時，老人之心，已漸謝此世，第亦非懷歸之故，蓋卽眷懷故國之情，且轉爲聽天命，入於頽唐。其居島上，則自有天地與之始終，心常念慮，非沒世不去此島矣。此他外物，咸不相知，而宗信乃入神祕。碧瞳湛然，胎視如嬰兒望遠。四周景物，皆宏大單純，人與之對，亦至自失，似非更在人間，以與外境合體。若問此地何有，則嗒然無復會解，惟無意中有所感覺而已。既而彷彿若水天，巖石，鐙臺，金色沙灘，風帆，海鷗與潮水上下，合爲一

心，靈祕莫測，已身即淪陷其中。心自有生，還入酣睡。老人隨之澁物，嘔胸就眠，終至自忘，身世渾茫，恍忽罔覺，乃於是中得其安息，幸福無疆，有若半死也。

三

雖然，寤覺之期乃終至矣。

一日，小舟來，爲送食物清水。越一時，老人降臺，乃見旁有包裹，上黏美國郵券，組布裹之，書曰：『呈思凱聞斯奇遏斯奎爾。』愕然剖視，則書也。畧展其一，旋置之，而兩手已顫，隨掩其目，疑在夢寐。其書皆波蘭文，則何故耶？又孰寄此者耶？蓋老人已忘前事矣。曩者初至鐙臺，每自領事假得報章，歸而披讀，見有波蘭人結社於紐約，因贈以月俸之半，以自居孤島，無所用也。社受金，報以書籍，事本極常，而老人思不<sub>及</sub>此，則索居亞斯賓華爾鐙臺而得波蘭文典冊，事乃至奇，近於神異，正如舟人在深夜中，聞聲呼其名氏，其聲至親至愛，而相忘又已久也。遂閉

日枯坐，良久不動，似自信更一啓目，則夢幻或當去矣。

包裹既剖，赫然在前，日光的的照其上，有書半啓，老人伸手欲更取之，萬有寂寥，自聞心躍。視其書，乃詩集也。卷面大書書目，端題撰者，其名見之至稔，蓋波蘭 〔註〕大詩人之名耳。一千八百三十年流寓巴黎，曾讀其著作，爾後從軍亞爾格勒及西班牙，聞國人傳說，聲名益盛，惟身在戎行，不遑吟誦。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至美洲，歷受諸難，未嘗一遇國人，波蘭書籍更無論矣。老人隨鄭重啓書，心動益劇，似有莊嚴法事將起於荒巖。時適大寂，亞斯賓華爾之鐘方報五時。長空絕無雲氣，惟鷗鳥三五，飛度中天，大海靖定如眠，水波則切切作私語，徐上沙磧。遙見亞斯賓華爾白色人家及櫻欄之林，皆莞爾而笑。爾時崇高靖肅，莫可方物，天地寥寂，而忽聞老人顛聲高吟，如使自聞其詩，俾之善解意旨者。曰：

『余故園烈忒跋兮，猗爾其若康豫也。

彼康豫之爲嘉祥兮，顧非疾病者不之悟也，

覽汝美又何無倫比兮，繁飾紛其備具也。

託毫素而陳詞兮，惟余心之汝慕也。」

誦至此，聲忽中絕。似文字皆騰擲而前，胸中有物若破，又漸上涌，類乎波濤，扼其喉，聲爲之塞。少頃，乃略自鎮，更誦曰：

「神后具能智兮，騫多跋賴以允臧。

曜大明於阿思託羅波羅摩兮，猗赫赫其暉光。

相下民之貞信兮，守諾革洛兌之舊疆。

昔余母隕涕其淋浪兮，余則環枯日以視昊天。

感大神之重竺以生兮，仰帝閭而趨前。

惟爾昔既歸余以康豫兮，——

又胡不垂威靈以返我於故鄉也？」

是時心事波起，不能自制，隨噉泣自投於地，白髮皓然，與黃沙相雜。心念離別故園，幾四十祀，且不聞方言者亦不知幾何年矣，令乃自來相

就，超大海而得諸天涯獨處之中，美哉可念哉故國之言文也！然老人雖泣失聲，而不因於苦痛，惟舊愛重生，重逾萬有，因至是耳。時則嗚咽陳情，乞宥於所愛。思前此非敢相忘，特以年垂大耋，又託體荒巖，習於孤獨，即懷慕之心，且漸消磨矣，不圖今日乃忽來歸，若見靈異也。而其心房搏動，於是亦突突不能止。

光景逝矣，顧老人臥未起。白鷗飛鳴臺顛，似深爲老友驚疑者。且分食之時亦至矣，則有數鷗翔集其側，已而益多，皆盤舞頂上，且鼓其翼。老人聞聲而覺，號泣既足，顏色極莊，惟目光睒然有異，取食盡以飼鷗，鷗大叫爭食。老人則復取書，時斜日已至巴奈馬林間，漸漸入地，惟額的闕海上光明未消，室外尙能辨物。遂更誦曰：

『傍林臯而依綠野兮，

導神魂以翱翔也！』

已而暮色陡下，疾如轉瞬，文字不可見矣。老人枕首石上，闔其目，

詩中神后則已致其神魂於故園，禾黍油油，野色無邊也。天半猶有采雲，色作絳絳，或如黃金，老人之心乃正乘此雲而歸故國。耳際聞松林搖動有聲，流水淙淙，如人私語，舊鄉風物，一一如前，似咸來問訊曰：『汝記之乎？』然，彼記之也。甫田曠遠，間以村落，樹林歷歷如見。時已黃昏，臺上鐙光當照海面，而守者已在故鄉矣！老人垂首至胸，漸入夢幻，境地迷離，倏過其目。彼不見其老屋，已毀於燹火矣。亦不見其父母，已訣於兒時矣。惟村落依然，宛如乍別耳。茅舍櫛比，窻隙皆漏鐙光。有小阜水磨及二池塘，左右相對，池中蛙蛤和鳴，徹夜不歇。昔嘗作夜斥候於村中，舊日情景，朦朧復見。時則仍爲騎兵，職司守望，遙覩酒家，老人啓倦眼視之，且聞室內歌呼如雷，間以胡琴，箏篴，與夜色混合。騎兵馬蹄，擊石生火，老人據鞍危坐，肢體甚倦。已而夜漸闌，窗內鐙光皆滅，空中起薄霧，不復辨物。少頃，霧氣作於野間，包圍大地，狀如白雲。人或言此景甚類大海，然實田野耳。未幾將聞秧雞叫暗中，蘆葦叢裏，白鷺亦

暎，夜氣靖而涼，蓋波蘭之夜也。遠處松林，無風自響，聲如波濤，曙色已至，東方將白矣。時聞籬後雞啼，茅舍雞聲，遂一一相應，天半偶有鳴鶴，騎兵心神爽然，或有言明日之戰者，此則吶喊搖旗而前耳，少年熱血，雖爲夜氣所涼，猶潮涌如戰角也。時已黎明，夜色漸澹，林木，叢莽，茅廬，水磨及白楊數樹依稀皆見，并輪轉轉作聲。可愛哉故國！在絳色朝暎中，其美何極，可愛哉此故國也！

百物寂靖，老人遂聞足音橐橐然，此無他，必代爲斥候者耳。顧俄乃有聲作於頭上曰：『翁趣起，汝何事耶？』老人張目，驚視來者，夢迹迷離未去。已而爽然，則見守港者約翰孫立其前，且問之曰：『如何病耶？』老人曰：『否。』約翰孫曰：『昨乃未燃燈火，當去此矣。有舟來自聖該羅諾，已閣灘上。惟幸無死者，否則翁當聽鞠矣。今且偕我下舟，餘事會得之領事館耳。』老人失色，昨夜蓋信未燃燈火也。

越二三日，有航船自亞斯賓華爾赴紐約，思凱聞斯奇在焉。今者已失

其業，且復上飄流之道矣，秋風振籟，送之沈浮。遍歷大地，將速快意而後止耳。此數日間，老人顏色頓衰，腰脅亦曲，而目光炯然。今登長途，百無所有，惟懷中尙留一書，時拊以手，似恐即此一物亦或見奪而不能長保也。

### 【作者略歷】

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 生於奧屬波蘭，力圖獨立，亡命美洲，後至瑞士。本篇爲一八七〇年頃，著者游美洲後所作，本於實事，讀之可見波蘭人特性深愛其故鄉及宗教，百折不貳之精神。

### 【注釋】

- (一) 巴拿馬 Panama 即巴拿馬。
- (二) 亞斯賓華爾 Aspinwall 或名 Colon 在巴拿馬附近。
- (三) 克羅爾人 美洲稱法國土著之語。



國文讀本

(四) 原註 稱美洲東部與加蓋福尼間草嶺曰平原。

(五) 外道 波蘭亦奉舊教，故法人謂非外道。

(五) 楊奇 美國人別稱。

(七) 大詩人 按此指密克微支 (1798—1835) 生當波蘭分析，作詩皆懷故鄉。

## 李斯論 姚鼐

蘇子瞻謂李斯<sup>二</sup>以荀卿<sup>三</sup>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

當秦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sup>三</sup>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sup>四</sup>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

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蹙<sup>〔五〕</sup>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sup>〔六〕</sup>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我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sup>〔七〕</sup>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耶！

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

宋之世，王介甫〔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九〕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

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 【作者略歷】

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字姬傳，一字夢穀，清代散文家，桐城人，學者稱惜抱先生。乾隆進士，選庶吉士，遷刑部郎中，告歸，主講梅花鍾山諸書院凡四十餘年，桐城自方苞劉大櫛倡爲古文，鼐接受衣鉢，選古文辭類纂以明義法，世因目爲桐城派，著有惜抱軒全集。

### 【注釋】

（一）李斯 秦始皇時丞相，本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術，佐始皇，定郡縣制，下焚書

令，變倉頡籀文爲篆文，後爲趙高所殺。

(二) 荀卿 戰國時趙人，本名況，時人相尊，因稱荀卿，倡性惡說，謂人性本惡，不以禮義矯正，則不能爲善。

(三) 商鞅 戰國時衛人，少好刑名之學，爲秦孝公丞相，定變法令，廢井田，開阡陌，改賦稅法。孝公卒，被殺。

(四) 三代 夏商周。

(五) 疾首頓蹙 煩惱憂愁。

(六) 矜夸導譽 炫耀己能以釣譽。

(七) 唾 勿一吐，音送，咬也。

(八) 王介甫 名安石，宋臨川人，神宗時爲相，封荊國公，謀改革政治，興農田，水利，均輸，保甲，市易，保馬，方田諸法，號爲新法。

(九) 熙寧 宋神宗年號。

##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這幾天心裏頗不甯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着閨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

，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sup>〔二〕</sup>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嫵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却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

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二〕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三〕，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爲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烟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四〕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畧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他們是蕩着小船，唱着艷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五〕采蓮賦裏說得好：



於是妖童媛女〔五〕蕩舟心許；鸂首〔六〕徐廻，兼傳羽杯〔七〕；權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歛裾。

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

於是又記起西洲曲〔九〕裏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擡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朱自清（一八九八——）現代作家，字佩弦，江蘇江都人。著有踪跡，背影等。

【注釋】

（一）田田 蓮葉浮水貌。

（二）斑駁 色彩相雜貌。

（三）旋律 樂曲以單一之聲音，上下變動而進行，能喚起一種感情者，名曰旋律。

（四）六朝 吳，東晉，宋，齊，梁，陳，相繼建都建康，是爲六朝。

（五）梁元帝（五〇八——五五四）姓蕭名繹，梁文學家，所作如瀟湘水，關山月，折

楊柳等，均極自然真切。

（六）媛女 美女也。

（七）鷓首 鷓，大鳥也，畫其象於船頭，故稱舟爲鷓首。

（八）羽杯 晉書束皙傳：「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九）西洲曲 未知作者姓名，樂府詩集卷七十二雜曲歌辭內錄有此曲，下題「古辭」，

首句爲「憶梅下西洲」。

荷塘月色（朱自清）

---

國文讀本 (No. 1, 255)

六 文花學社

## 端午節

魯迅

方玄綽近來愛說『差不多』這一句話，幾乎成了『口頭禪』似的；而且不但說，的確也盤據在他腦裏了。他最初說的是『都一樣』，後來大約覺得欠穩當了，便改爲『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現在。

他自從發見了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後，雖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時卻也得到許多新慰安。譬如看見老輩威壓青年，在先是要憤憤的，但現在卻就轉念道，將來這少年有了兒孫時，大抵也要擺這架子的罷，便再沒有什麼不平了。又如看見兵士打車夫，在先也要憤憤的，但現在也就轉念道，倘使這車夫當了兵，這兵拉了車，大抵也就這麼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這樣想着的時候，有時也疑心是因爲自己沒有和惡社會奮鬥的勇氣，所以瞞心昧己的故意造出來的一條逃路，很近於『無是非之心』，遠不如改正了好，然而這意見，總反而在他腦裏生長起來。

他將這『差不多說』最初公表的時候是在北京首善學校的講堂上，其時大概是提起關於歷史上的事情來，於是說到『古今人不相遠』，說到各色人等的『性相近』，終於牽扯到學生和官僚身上，大發其議論道：

『現在社會上時髦的都通行罵官僚，而學生罵得尤利害，然而官僚並不是天生的特別種族，就是平民變就的，現在學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麼兩樣呢？『易地則皆然，』思想言論舉動丰采都沒有什麼大區別。——便是學生團體新辦的許多事業，不是也已經難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滅了麼？差不多的。但中國將來之可慮就在此……』

散坐在講堂裏的二十多個聽講者，有的悵然了，或者是以爲這話對；有的勃然了，大約是以爲侮辱了神聖的青年；有幾個卻對他微笑了，大約以爲這是他替自己的辯解：因爲方玄綽就是兼做官僚的。

而其實卻是都錯誤。這不過是他的一種新不平；雖說不平，又只是他的一種安分的空論。他自己雖然不知道是因爲懶，還是因爲無用，總之覺

得是一個不肯運動，十分安分守己的人。總長寃他有神經病，只要地位還不至於動搖，他決不開一開口；教員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只要別有官俸支持，他也決不開一開口。不但不開口，當教員聯合索薪的時候，他還暗地裏以爲欠斟酌，太囁嚅；直到聽得同寮過分的奚落他們了，這纔畧有些小感慨，後來一轉念，這或有因爲自己正缺錢，而別的官並不兼做教員的緣故罷，於是也就釋然了。

他雖然也缺錢，但從沒有加入教員的團體內，大家議決罷課，可是不上上課了。政府說『上了課纔給錢』，他纔略恨他們的類乎用果子耍猴子；一個大教育家說道：『教員一手挾書包，一手要錢不高尙，』他纔對於他的太太正式的發牢騷了。

『喂，怎麼只有兩盤？』聽了『不高尙說』這一日的晚餐時候，他看着菜蔬說。

他們是沒有受過新教育的，太太並無學名或雅號，所以也就沒有什麼

稱呼了，照老例雖然也可以叫「太太」，但他又不願意太守舊，於是就發明了一個「喂」字。太太對他卻連「喂」字也沒有，只要臉向着他說話，依據習慣法，他就知道這話是對他而發的。

「可是上月領來的一成半都完了——昨天的米，也還是好容易纔賒來的呢。」伊站在桌旁，臉對着他說。

「你看，還說教書的要薪水是卑鄙哩。這種東西似乎連人要喫飯，飯要米做，米要錢買這一點粗淺事情都不知道——」

「對啦。沒有錢怎麼買米，沒有米怎麼煮……」

他兩頰都鼓起來了，彷彿氣惱這答案正和他的議論「差不多」，近乎隨聲附和模樣，接着便將頭轉向別一面去了，依舊習慣法，這是宣告討論中止的表示。

待到淒風冷雨這一天，教員們因為向政府去索薪水，在新華門前爛泥裏被國軍打得頭破血出之後，倒居然也發了一點薪水。方玄綽不費一舉手

之勞的領了錢，酌還些舊債，卻還缺一大筆款，這是因爲官俸也頗有些拖欠了。當是時，便是廉吏清官們也漸以爲薪之不可不索，而況兼做教員的方玄緯，自然更表同情於學界起來，所以大家主張繼續罷課的時候，他雖然仍未到場，事後卻尤其心悅誠服的確守了公共的決議。

然而政府竟又付錢，學校也就開課了。但在前幾天，卻有學生總會上了一個呈文給政府，說『教員倘若不上課，便不要付欠薪。』這雖然並無效，而方玄緯卻忽而記起前回政府所說的『上了課纔給錢』的話來，『差不多』這一個影子在他眼前又一幌，而且並不消滅，於是他便在講堂上公表了。

准此，可見如果將『差不多說』鍛鍊羅織起來，自然也可以判作一種挾帶私心的不平，但總不能說是專爲自己做官的辯解。只是每到這些時，他又常常喜歡拉上中國將來的命運之類的問題，一不小心，便連自己也以爲是一個憂國的志士；人們是每苦於沒有『自知之明』的。



但是「差不多」的事實又發生了，政府當初雖只不理那些招人頭痛的教員，後來卻不理到無關痛癢的官吏，欠而又欠，終於逼得先前鄙薄教員要錢的好官，也很有幾員化爲索薪大會裏的驍將了。惟有幾種日報上卻很發了些鄙薄譏笑他們的文字。方玄綽也毫不爲奇，毫不介意，因爲他根據了他的「差不多說」，知道這是新聞記者還未缺少潤筆的緣故，萬一政府或是鬧人停了津貼，他們多半也要開大會的。

他既已表同情於教員的索薪，自然也贊成同寮的索俸，然而他仍然安坐在衙門中，照例的並不同去討債。至於有人疑心他孤高，那可也不過是一種誤解罷了。他自己說，他是自從出世以來，只有人向他來要債，他從沒有向人去討過債，所以這一端是「非其所長」。而且他最不敢見手握經濟之權的人物，這種人待到失了權勢之後，捧着一本大乘起信論講佛學的時候，固然也很是「藹然可親」的了，但還在寶座上時，卻總是一副閻王臉，將別人都當奴才看，自以爲手操着你們這些窮小子們的生殺之權。

他因此不敢見，也不願見他們。這種脾氣，雖然有時連自己也覺得是孤高，但往往同時也疑心這其實是沒本領。

大家左索右索，總算一節一節的挨過去了，但比起先前來，方玄緯究竟是萬分的拮据所以使用的小廝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說，便是方太太對於他也漸漸的缺了敬意，只要看伊近來不很附和，而且常常提出獨創的意見，有些唐突的舉動，也就可以了然了。到了陰曆五月初四的午前，他一回來，伊便將一疊賬單塞在他的鼻子跟前，這也是往常所沒有的。

「一總總得一百八十塊錢纔够開消——發了麼？」伊並不對着他看的說。

「哼，我明天不做官了。錢的支票是領來的了，可是索薪大會的代表不發放，先說是沒有同去的人都不發，後之又說是要到他們跟前親領。他們今天單捏着支票，就變了閻王臉了，我實在怕看見……我錢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這樣無限量的卑屈……」

「方太太見了這少見的義憤，倒有些愕然了，但也就沈靜下來。」

「我想，還不如去親領罷，這算什麼呢。」伊看着他的臉說。

「我不去！這是官俸，不是賞錢，照例應該由會計科送來的。」

「可是不送來又怎麼好呢——哦，昨天忘記說了，孩子們說那學費，學校裏已經催過好幾次了，說是倘若再不繳——」

「胡說！做老子的辦事教書都不給錢，兒子去念幾句書倒要錢？」

伊覺得他已經不很顧忌道理，似乎就要將自己當作校長來出氣，犯不上，便不再言語了。

兩個默默的喫了午飯。他想了會，又懊惱的出去了。

照舊例，近年是每逢節根或年關的前一天，他一定須在夜裏的十二點鐘纔回家，一面走，一面掬着懷中，一面大聲的叫道，「喂，領來了！」於是遞給伊一疊簇新的中交票，臉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誰知道初四這一天卻破了例，他不到七點鐘便回家來。方太太很驚疑，以為他竟已辭了職

了，但暗暗地察看他臉上，卻也並不見有什麼格外倒運的神情。

「怎麼了？……這樣早？……」伊看定了他說。

「發不及了，領不出了，銀行已經關了門，得等初八。」

「親領？……」伊惴惴的問。

「親領這一層，倒也已經取消了，聽說仍舊由會計科分送。可是銀行今天已經關了門，休息三天，得等到初八的上午。」他坐下，眼睛看着地面了，喝過一口茶，纔又慢慢的開口說，「幸而衙門裏也沒有什麼問題了，大約到初八就準有錢……向不相干的親戚朋友去借錢，實在是一件煩難事。我午後硬着頭皮去尋金永生，談了一會，他先恭維我不去索薪，不肯親領，非常之清高，一個人正應該這樣做，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就像我在他嘴裏了塞一大把鹽似的，凡有臉上可以打皺的地方都打起皺來，說房租怎樣的收不起，買賣怎樣的賠本，在同事面前親身領款，也不算什麼的，即刻將我支使出來了。」

「這樣緊急的節根，誰還肯借出錢去呢。」方太太卻只淡淡的說，並沒有什麼慨然。

方玄綽低下頭去了，覺得這也無怪其然的，況且自己和金永生本來很疏遠。他接着就記起去年年關的事來，那時有一個同鄉來借十塊錢，他其時明明已經收到了衙門的領欸憑單的了，因為恐怕這人將來未必會還錢，便裝了一副爲難的神色，說道衙門裏既然領不到俸錢，學校裏又不發薪水，實在「愛莫能助」，將他空手送走了。他雖然自己並不看見裝了怎樣的臉，但此時卻覺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動，又搖一搖頭。

然而不久，他忽而恍然大悟似的發命令了：叫小厮即刻上街去賒一瓶蓮花白。她知道店家希圖明天多還賬，大抵是不敢不賒的，假如不賒，則明天分文不還，正是他們應得的懲罰。

蓮花白「」竟賒來了，他喝了兩盃，青白色的臉上泛了紅，喫完飯，又頗有些高興了。他點上一枝大號哈德門香烟，從桌上抓起一本嘗試集來

，躺在牀上就要看。

「那麼，明天怎麼對付店家呢？」方太太追上去，站在牀面前，看着他的臉說。

「店家？……教他們初八的下半天來。」

「我可不能這麼說。他們不相信，不答應的。」

「有什麼不相信。他們可以問去，全衙門裏什麼人也沒有領到，都得初八！」他戟着第二個指頭在帳子裏的空中畫了一個半圓，方太太跟着指頭也看了一個半圓，只見這手便去翻開了嘗試集。

方太太見他強橫到出乎情理之外了，也暫時開不得口。

「我想，這模樣是鬧不下去的，將來總得想點法，做點什麼別的事：

……」伊終於尋到了別的路，說。

「什麼法呢？我「文不像謄錄生，武不像救火兵，」別的什麼？」

「你不是給上海的書鋪子做過文章麼？」

「上海的書鋪子？買稿要一個一個的算字，空格不算數，你看我做在那里的白話詩去，空白有多少，怕只值三百大錢一本罷。收版權稅又半年六月沒消息，「遠水救不得近火，」誰耐煩。」

「那麼，給這裏的報館裏……」

「給報館裏？便在這里很大的報館裏，我靠着一個學生在那里做編輯的大情面，一千字也就是這幾個錢，即便一早做到夜，能够養活你們麼？況且我肚子裏也沒有這許多文章。」

「那麼，過了節怎麼辦呢？」

「過了節麼？——仍舊做官……明天店家來要錢，你只要說初八的下午。」

他又要看嘗試集了。方太太怕失了機會，連忙吞吞吐吐的說：

「我想，過了節，到了初八，我們……倒不如去買一張彩票……」

「胡說！會說出這樣無教育的……」

這時候，他忽而又記起被金永生支使出來以後的事了。那時他惘惘的走過稻香村，看見店門口豎着許多斗大的字的廣告道「頭彩幾萬元，」彷彿記得心裏也一動，或者也許放慢了脚步的罷，但似乎因為捨不得皮夾裏僅存的六角錢，所以竟也毅然決然的走遠了。他臉色一變，方太太料想他是在惱着伊的無教育，便趕緊退開，沒有說完話。方玄綽也沒有說完話，將腰一伸，嗶嗶嗶嗶的就念嘗試集。

一九二二年六月

### 【作者略歷】

魯迅（一八八一——）係現代作家周樹人的筆名，字豫材，浙江紹興人。在南京路礦學堂畢業後，赴日，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後棄而習文學。不久歸國，在杭州紹興任中學教職。

辛亥革命後，任教育部部員，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廈門大學等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散文詩集野草；雜感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回憶錄朝華夕拾，編述有中國小說史略，唐宋傳奇集，小說舊文鈔等。論魯迅的書有關於魯迅及其著作



，魯迅論等可參考。

【注釋】

- (一) 口頭禪 不能領略禪語。但襲取僧家虜淺之常語。
- (二) 蓮花白 酒名。

## 幸福的家庭

魯迅

——擬許欽文「二」——

「……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陽的光一樣，從無量的光源中湧出來，不像石火，用鐵和石敲出來，這纔是真藝術。那作者，也纔是真的藝術家。——而我，……這算是什麼？……」他想到這里，忽然從牀上跳起來了。以先他早已想過，須得撈幾文稿費維持生活了；投稿的地方，先定爲幸福月報社，因爲潤筆「」似乎比較的豐。但作品就須有範圍，否則，恐怕要不收的。範圍就範圍。……現在青年的腦裏的大問題是？……大概很不少，或者有許多是戀愛，婚姻，家庭之類罷。……是的，他們確有許多人煩悶着，正在討論這些事。那麼，就來做家庭。然而怎麼做呢？……否則，恐怕要不收的，何必說些背時的話，然而……。他跳下臥牀之後，四五步就走到書桌面前，坐下去，抽出一張綠格紙，毫不遲疑

，但又自暴自棄似的寫下一行題目道：『幸福的家庭』。

他的筆立刻停滯了；他仰了頭，兩眼瞪着房頂，正在安排那安置這『幸福的家庭』的地方。他想：『北京？不行，死氣沈沈，連空氣也是死的。假如在家庭的周圍築一道高牆，難道空氣也就隔斷了麼？簡直不行！江浙江天天防要開仗；福建更無須說。四川，廣東？都正在打。山東河南之類？——阿阿，要綁票的，倘使綁去一個，那就成爲不幸的家庭了。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貴；……假如在外國，笑話。雲南貴州不知道怎樣，但交通也太不便……』他想來想去，想不出好地方，便要假定爲A了，但又想，『現有不少的人是反對用西洋字母來代人地名的，說是要減少讀者的興味。我這回的投稿，似乎也不如不用，安全些。那麼，在那里好呢？——湖南也打仗；大連仍然房租貴；察哈爾，吉林，黑龍江罷，——聽說有馬賊，也不行！……』他又想來想去，又想不出好地方，於是終於決心，假定這『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作A。

『總之，這幸福的家庭一定須在A，無可磋商。家庭中自然是兩夫婦，就是主人和主婦，自由結婚的。他們訂有四十多條條約，非常詳細，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而且受過高等教育，優美高尚……。東洋留學生已經不通行，——那麼，假定爲西洋留學生罷。主人始終穿洋服，硬領始終雪白；主婦是前頭的頭髮始終燙得蓬蓬鬆鬆像一個麻雀窩，牙齒是始終雪白的露着，但衣服却是中國裝，……』

『不行不行，那不行！二十五斤！』

他聽得窗外一個男人的聲音，不由的迴過頭去看，窗幔垂着，日光照着，明得眩目，他的眼睛昏花了；接着是小木片撒在地上的聲響。『不相干』，他又回過頭來想，『什麼「二十五斤」？——他們是優美高尚，很愛文藝的。但因爲都從小生長在幸福裏，所以不愛俄國的小說……。俄國小說多描寫下等人，實在和這樣的家庭也不合。「二十五斤」？不管他。那麼，他們看看什麼書呢？——裴倫「      」的詩？吉支「      」的？不行，都不穩當。

——哦，有了，他們都愛看理想之良人」五。我雖然沒有見過這部書，但既連大學教授也那麼稱贊他，想來他們也一定都愛看，你也看，我也看，——他們一人一本，這家裏一共有兩本，……」他覺得胃裏有點空虛了，放下筆，用兩隻手支着頭，教自己的頭像地球儀似的在兩個柱子間掛着。

「……他們兩人正在用午餐，」他想，「桌上鋪了雪白的布；廚子送上菜來，——中國菜。什麼「二十五斤」？不管他。爲什麼倒是中國菜？西洋人說，中國菜最進步，最好吃，最合于衛生；所以他們採用中國菜。送來的是第一碗，但是第一碗是什麼呢？……」

「劈柴，……」

他吃驚的迴過頭去看，靠左肩，便立着他自己家裏的主婦，兩隻陰淒淒的眼睛恰恰釘住他的臉。

「什麼？」他以為她來攪擾了他的創作，頗有些憤怒了。

「劈柴，都用完了，今天買了些。前一回還是十斤兩吊四，今天就要

兩吊六。我想給他兩吊五，好不好？」

「好好，就是兩吊五。」

「稱得太吃虧了。他一定只肯算二十四斤半；我想就算他二十三斤半，好不好？」

「好好，就算他二十三斤半。」

「那麼，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

「唔唔，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他也說不下去了，停了一會，忽而奮然的抓起筆來，就在寫着一行「幸福的家庭」的綠格紙上起草，起了好久，這纔仰起頭來說道，

「五吊八！」

「那是，我這里不夠了，還差八九個……。」

他抽開書桌的抽屜，一把抓起所有的銅元，不下二三十，放在他攤開的手掌上，看她出了房，纔又回過頭來向書桌。他覺得頭裏面很脹滿，似

乎極極又的全被木柴填滿了，五五二十五，腦皮質上還印着許多散亂的亞刺伯數目字。他很深的吸一口氣，又用力的呼出，彷彿要藉此趕出腦裏的劈柴，五五二十五和亞刺伯〔六〕數來。果然，吁氣之後，心地也就輕鬆不少了，於是仍復恍恍惚忽的想——

「什麼菜？菜倒不妨奇特點。滑溜裏脊，蝦子海參，實在太凡庸。我偏要說他們吃的是「龍虎鬪」。但「龍虎鬪」又是什麼呢？有人說是蛇和貓，是廣東的貴重菜，非大宴會不吃的。但我在江蘇飯館的菜單上就見過這名目，江蘇人似乎不吃蛇和貓。恐怕就如誰所說，是蛙和鱔魚了。現在假定這主人主婦是那里人呢？——不管他。總而言之，無論那里人吃一碗蛇和貓或者蛙和鱔魚，于幸福的家庭是決不會有損傷的。總之這第一碗一定是「龍虎鬪」無可磋商。

「於是一碗「龍虎鬪」擺在桌子中央了，他們兩人同時捏起筷子，指着碗沿，笑迷迷的你看我，我看你……。

「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於是他們同時伸下筷子去，同時夾出一塊蛇肉來，——不不，蛇肉究竟太奇怪，還不如說是鱧魚罷。那麼，這碗「龍虎鬪」是蛙和鱧魚所做的了。他們同時夾出一塊鱧魚來，一樣大小，五五二十五，三五……不管他，同時放進嘴裏去，……」他不能自制的只想迴過頭去看，因為他覺得背後很熱鬧，有人來來往往的走了兩三回。但他還熬着，亂嘈嘈的接着想，「這似乎有點肉麻，那有這樣的家庭？唉唉，我的思路怎麼會這樣亂，這好題目是怕做不完篇的了。——或者不必定用留學生，就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也可以。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的，高尚優美，高尚……。男的是文學家；女的也是文學家，或者文學崇拜家。或者女的是詩人，男的是詩人崇拜者，女性尊重者。或者……」他終於忍耐不住，迴過頭去了。



就在他背後的書架的旁邊，已經出現了一座白菜堆，下層三株，中層兩株，頂上一株，向他疊成一個很大的A字。

『唉唉！』他喫驚的歎息，同時覺得臉上驟然發熱了，脊上還有許多針輕輕的刺着。『吁……』他很長的噓一口氣，先斥退了脊樑上的針，仍然想，『幸福的家庭的房子要寬綽。有一間堆積房，白菜之類都到那邊去。主人的書房另一間，靠壁滿排着書架，那旁邊自然沒有白菜堆；架上滿是中國書，外國書，理想之良人自然也在內，——一共有兩部。臥室又一間；黃銅牀，或者質朴點，第一監獄工場做的榆木牀也就够，牀底下很乾淨，……』他當即一瞥自己的牀下劈柴已經用完了，只有一條稻草繩，却還死蛇似的癱癩的躺着。

『二十三斤半，……』他覺得劈柴就要向牀下『川流不息』的進來，頭裏面又有些極極叉叉了，便急忙起立走向門口去想關門。但兩手剛觸着門，却又覺得未免太暴躁了，就歇了手，只放着那着許多灰塵的門幕。他一

面想，這既無閉關自守之操切，也沒有開放門戶之不安；是很合於「中庸之道」的。

「所以主人的書房門永遠是關起來的。」他走回來，坐下，想，「有事要商量先敲門，得了許可纔能進來，這辦法實在對。現在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書房裏，主婦來談文藝了，也就先敲門。——這可以放心，她必不至于捧着白菜的。」

「Come in, please, my dear.」

「然而主人沒有工夫談文藝的時候怎麼辦呢？那麼？不理她，聽她站在外面老是剝剝的敲？這大約不行罷。或者理想之良人裏面都寫着，——那恐怕確是一部好小說，我如果有了稿費，也得去買他一部來看看……」

拍！

他腰骨筆直了，因為他根據經驗，知道這一聲「拍」是主婦的手掌打

在他們的三歲的女兒的頭上的聲音。

「幸福的家庭，……」他聽到孩子的嗚咽了，但還是腰骨筆直的思想，「孩子是生得遲的，生得遲。或者不如沒有，兩個人乾乾淨淨。——或者不如住在客店裏，什麼都包給他們，一個人乾乾……」他聽嗚咽聲高了起來，也就站了起來，鑽過門幕，想着，「馬克斯在兒女的啼哭聲中還會做資本論，所以他是偉人，……」走出外間，開了風門，聞得一陣煤油氣。孩子就躺倒在門的右邊，臉向着地，一見他，便「哇」的哭出來了。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我的好孩子。」他彎下腰去抱她。

他抱了她回轉身，看見門左邊還站着主婦，也是腰骨筆直，然而兩手插腰，怒氣沖沖的似乎豫備開始練體操。

「連你也來欺侮我！不會幫忙，只會搗亂，——連油燈也要翻了牠。晚上點什麼？……」

「阿阿，好好，莫哭莫哭，」他把那些發抖的聲音放在腦後，抱她進

房，摩着她的頭，說，「我的好孩子。」於是放下她，拖開椅子，坐下去，使她站在兩膝的中間，擊起手來道，「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貓洗臉」給你看。」他同時伸長頸子，伸同舌頭，遠遠的對着手掌，舔了兩舔，就用這手掌向了自己的臉上畫圓圈。

「呵呵呵，花兒。」她就笑起來了。

「是的是的，花兒。」他又連畫上幾個圓圈，這纔歇了手，只見她還是笑迷迷的掛着眼淚對他看。他忽而覺得，他那可愛的天真的臉，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親，通紅的嘴唇尤其像，不過縮小了輪廓。那時也是晴朗的冬天，她聽得他說決計反抗一切阻礙，爲她犧牲的時候，也就這樣笑迷迷的掛着眼淚對他看。他憫然的坐着，彷彿有些醉了。

「阿阿，可愛的嘴唇……」他想。

門幕忽然掛起。劈柴運進來了。

他也忽然驚醒，一定睛，只見孩子還是掛着眼淚，而且張開了通紅的

嘴唇對你看。「嘴唇……」他向旁邊一瞥，劈柴正在進來，「……恐怕將來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八十一！……而且兩隻眼睛陰淒淒的……。」

他想着，隨即粗暴的抓起那寫着一行題目和一堆算草的綠格紙來，揉了幾揉，又展開來給她拭去了眼淚和鼻涕。「好孩子，自己玩去罷。」他一面推開她，說；一面就將紙團用力的擲在紙箋裏。

但他又立刻覺得對於孩子有些抱歉了，重復迴頭，目送着她獨自閃閃的出去；耳朵裏聽得木片聲。他想要定一定神，便又回轉頭，閉了眼睛，息了雜念，平心靜氣的坐着。他看見眼前浮出一朵匾圓的烏花，橙黃心，從左眼的左角漂到右，消失了；接着一朵明綠花，墨綠色的心；接着一座六株的白菜堆，屹然的向他疊成一個很大的A字。

【作者略歷】

魯迅（一八八一——）係現代作家周樹人的筆名，字豫材，浙江紹興人。在南京路礦學堂畢

業後，赴日，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後棄而習文學。不久歸國，在杭州紹興任中學教職。  
辛亥革命後，任教育部部員，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廈門大學等校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散文詩集野草；雜感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回憶錄朝華夕拾，編述有中國小說史略，唐宋傳奇集，小說舊文鈔等。論魯迅的書有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魯迅論等可參考。

### 【注釋】

(一) 許欽文 浙江紹興人，魯迅弟子，北伐前任法律館編輯，以寫實小說擅長。著有故鄉，趙先生的煩惱等小說多種。

(二) 潤筆 寫字，畫畫，賣文所得之費曰潤筆。

(三) 裴倫 Lord Byron (1788-1824)，英國大詩人。

(四) 吉支 John Keats (1795-1821)，英國大詩人。

(五) 理想之良人 An Ideal Husband 劇名。英國王爾德 Oscar Wilde 著。亦譯作一個理想的丈夫。

---

國文讀本 (No. C 255)

(六) 亞刺伯數目字 即演數學之 1, 2, 3, ……。

一四 文化學社

閱微草堂筆記六則 紀昀

相傳有塾師，夏夜月明，率門人納涼河間獻王二祠外田塍上，因共講三百篇擬題，音琅琅如鐘鼓；又令小兒誦孝經，誦已復講。忽舉首見祠門雙古柏下，隱隱有人，試近之，形狀頗異，知爲神鬼；然私念此獻王祠前，決無鬼魅。前問姓名，曰：「毛萇三貫長卿四顏芝五，因謁王至此。」塾師大喜，再拜，請授經義。毛貫並曰：「君所講，適已聞，都非我輩所解，無從奉答。」塾師又拜曰：「詩義深微，難授下愚：請顏先生一講孝經可乎？」顏回面向內曰：「君小兒所誦，漏落顛倒，全非我所傳本；我亦無可著語處。」俄聞傳王教曰：「門外似有人醉語，聒耳已久，可驅之去！」余謂此與愛堂先生五所言學究遇冥吏事，皆博雅之士，造戲誤以詬俗儒也。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爲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燐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畧三四十篇，字字化爲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族叔檠菴言：肅寧有塾師，講程朱之學。一日，有游僧乞食於塾外，木魚琅琅，自辰逮午，不肯息。塾師厭之，自叱使去，且曰：「爾本異端，愚民或受爾惑耳。此地皆聖賢之徒，爾何必作妄想。」僧作禮曰：「佛之流而寡衣食；猶儒之流而求富貴也。同一失其本來，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師怒，自擊以夏楚；僧振衣起曰：「太惡作劇！」遺布囊於地而去。意必復來，暮竟不至。捫之，所貯皆散錢。諸弟子欲採取，塾師曰：「俟其久而不來，再爲計。然須數明，庶不爭。」甫啓囊，則羣蜂盈涌，塾師弟面目盡腫，號呼撲救，鄰里咸驚問。僧忽排闥入曰：「聖賢乃謀匿人財耶？」提囊逕行，臨行合掌向塾師曰：「異端偶觸忤聖賢，幸見恕。」視者粲然。或曰：「幻術也。」或曰：「塾師好關佛：見僧，輒詆；僧故置蜂於囊以戲之。」檠菴曰：「此事余目擊。如先置多蜂於囊，必有蠕動之狀，見於囊外，爾時殊未睹也。云幻術者爲差近。」

先師陳白崖先生「云」言：業師某先生，（忘其姓字，似是姓周。）篤信洛閩「志」，而不驚講學名，故窮老以終，聲華闕寂，然內行醇至，粹然古君子也。嘗稅居空屋數楹，一夜，聞窗外語曰：『有事奉白，慮君恐怖，奈何！』先生曰：『第入無礙。』入則一人戴首於項，兩手扶之，首無巾，而身襴衫，血漬其半。先生拱之坐，亦謙遜如禮。先生問：『何語？』曰：『僕不幸，明末戕於盜，魂滯此屋內。向有居者，雖不欲爲人崇，然陰氣陽光，互相激薄，人多驚悸，僕亦不安。今有一策：鄰家一宅，可容君眷屬。僕至彼，多所變怪，彼必避去；有來居者，擾之如前，必棄爲廢宅。君以賤價售之，遷居於彼，僕仍安居於此，不兩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機械事，況役鬼以病人乎？義不忍爲。吾讀書此室，圖少靜耳。君既在此，即改以貯雜物，日扃鎖之可乎？』鬼愧謝曰：『徒見君案上有性理，故敢以此策進，不知君竟眞道學，僕失言矣。既荷見容，即託字下可也。』後居之四年，寂無他異；蓋正氣足以懾之矣。

嘉祥曾映華<sup>〔八〕</sup>言：「一夕，秋月澄明，與數友散步場圃外。忽旋風滾滾自東南來；中有十餘鬼，互相牽曳，且毆且詈，尙能辨其一二語，似爭朱陸<sup>〔九〕</sup>異同也。」門戶之禍，乃下徹黃泉乎？

李玉典<sup>〔一〇〕</sup>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下巖洞，聊投憩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度無他害，姑前拜謁，寒溫勞苦，如平生，畧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爲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螭額篆文，是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畧有影響者，又都過實。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sup>〔一一〕</sup>不免愧詞；韓吏部<sup>〔一二〕</sup>亦嘗諷墓

；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誑，自問已慚。况公論具存，誑亦何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謗乎？不謂後起勝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玉典寓言也。其婦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不存。」

### 【作者略歷】

紀昀字曉嵐，清河間府獻縣人。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館，以昀爲總纂。四庫全書目錄多出昀手。凡六經傳注得失，諸史異同，子集支分派別，以及百家，醫卜，詞，曲，小說，無不貫通。著小說曰閱微草堂筆記。

### 【注釋】

(一) 河間獻王 名德，漢景帝從子。讀書好古，秦始皇焚書，家多壁藏。漢初，獻於獻王者甚多。

(二) 毛萇 趙人，傳詩。毛詩即毛萇所傳。

(三) 貫長卿 趙人，河間獻王博士。

(四) 顏芝 河間人，秦焚書，芝藏孝經於家。漢初，其子貞獻於獻王，即今流傳之孝經。  
。（見隋書經籍志）

(五) 愛堂 不詳。

(六) 陳白崖 不詳。

(七) 洛闕 程伊川朱子稱洛闕兩派。其學說爲居敬窮理，以理自矜持。但理是主觀的，常責人以非理。世稱「道學」，即指此派而言。

(八) 曾映華 不詳。

(九) 朱陸 朱子與陸象山皆講聖學，全是主觀的，故意見極左。

(一〇) 李玉典 不詳。

(一一) 韓吏部 韓愈。

(一二) 蔡中郎 蔡邕，東漢時仕靈帝朝。學博羣經，文章冠世。因附董卓爲王允所殺。

著作多失，惟餘碑誌誄銘等二百零四篇行於世。

---

國文讀本 (No. 256)

八  
文化學社

## 苦悶的象徵

厨川白村著

魯迅譯

據和伯格森一樣，確認了精神生活的創造性的意大利的克洛契(B. C. Croce)的藝術論說，則表現乃是藝術的一切。就是表現云者，並非我們單將從外界來的感覺和印象他動底地收納，乃是將收納在內底生活裏的那些印象和經驗作為材料，來做新的創造創作。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就要說，上文所說似的絕對創造的生活即藝術者，就是苦悶的表現。

到這裡，我在方便上，要回到弗羅特一派學說去，並且引用他。這就是他的夢的說。

說到夢，我的心頭就浮出一句勃朗寧詠聖安特來亞的詩來：

——*Dream? strive to do, and agonize to do, and fail in doing.*

——*Andrea del Sarto.*

「夢麼？搶着去做，拚着去做，而做不成。」這句子正合於弗羅特的



慾望說。

據弗羅特說，則性底渴望在平生覺醒狀態時，因為受着那監督的壓抑作用，所以並不自由地現到意識的表面。然而這監督的看守放鬆時，即壓抑作用減少時，那就是睡眠的時候。性底渴望便趁着這睡眠的時候，跑到意識的世界來。但還因為要瞞過監督的眼睛，又不得不做出各樣的胡亂的改裝。夢的真的內容——即常是躲在無意識的底裏的慾望，便將就近的順便的人物事件用作改裝的傢伙，以不稱身的服飾的打扮而出來了。這改裝便是夢的顯在內容(*manifeste Trauminhalt*)，而潛伏着的無意識心理的那慾望，則是夢的潛在內容(*latente Trauminhalt*)，也即是夢的思想(*Traumgedanken*)。改裝是象徵化。

聽說出去探查南極的人們，缺少了食物的時候，那些人們的多數所夢見的東西是山海的珍味；又聽說旅行亞非利加的荒遠的沙漠的人夜夜走過的夢境，是美麗的故國的山河。不得滿足的性慾衝動在夢中得了滿足，成

爲或一種病底狀態：這是不待性慾學者的所說，世人大抵知道的罷。這些都是最適合於用弗羅特說的事，以夢而論，却是甚爲單純的。柏拉圖的共和國 (Plato's Republic)，摩耳的烏託邦 (Th. More's Utopia)，以至現代所做的關於社會問題的各種烏託邦文學之類，都與將思想家的慾求，借了夢幻故事，照樣表現出來的東西沒有什麼不同。這就是潛在內容的那思想，用了極簡單極明顯的顯在內容——即外形——而出現的時候。

捨着去做，拚着去做，而做不成的那企慕，那慾求，若正是我們偉大的生命力的顯現的那精神底慾求時，那便是以絕對的自由而表現出來的夢。這還不能看作藝術麼？伯格森也有夢的論，以爲精神底活力 (Élan vital) 具了感覺底各樣形狀而出現的就是夢。這一點，雖然和慾望說全然異趣，但兩者之間，我以爲也有着相通的處所的。

然而文藝怎麼成爲人類的苦悶的象徵呢？爲要使我對於這一端的見解更爲分明，還有稍爲借用精神分析學家的夢的解說的必要。

作爲夢的根源的那思想即潛在內容，是很複雜而多方面的，從未識人情世故的幼年時代以來的經驗，成爲許多精神底傷害，積蓄埋藏在「無意識」的圈裏。其中的幾個，即成了夢而出現，但顯在內容這一面，却被縮小爲比這簡單得多的東西了。倘將現於一場的夢的戲臺上的背景，人物，事件分析起來，再將各個頭緒作爲綫索，向潛在內容那一面尋進去，在那裏便能夠看見非常複雜的根本。據說夢中之所以有萬料不到的人物和事件的配搭，出奇的 *anachronism*（時代錯誤）的湊合者，就因爲有這壓縮作用（*Verdichtungsarbeit*）的緣故。就像在演戲，將綿延三四十年的事象，僅用三四時間的扮演便已表現了的一般；又如羅舍諦（*D. G. Rossetti*）的詩白船（*White Ship*）中所說，人在將要淹死的一刹那，就於瞬間夢見自己的久遠的過去的經驗，也就是這作用。花山院的御製有云：

在未辨長夜的起訖之間，

夢裏已見過幾世的事了。

（後拾遺集十八）

即合於這夢的表現法的。

夢的世界又如藝術的境地一樣，是尼采之所謂價值顛倒的世界。在那裏有着轉移作用（*Verschiebungsgarbeit*）即使在夢的外形即顯在內容上，出現的事件不過一點無聊的情由，但那根本，却由於非常重大的大思想。正如雖然是只使報紙的社會欄熱鬧些的市井的瑣事，鄰近的夫婦的拌嘴，但經沙士比亞和伊孛生的筆一描寫，在戲臺上開演的時候，就暗示出在那根樞中的人生一大事實一大思想來。夢又如藝術一樣，是一個超越了利害道德等一切的估價的世界。尋常茶飯的小事件，在夢中就如天下國家的大事似的辦，或者正相反，便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也可當作平平常常的小事辦。

這樣子，在夢裏，也有和戲曲小說一樣的表現的技巧。事件展開，人物的性格顯現。或寫境地，或描動作。弗羅特稱這作用爲描寫（*Darstellung*）。（註一）

所以夢的思想和外形的關係，用了弗羅特自己的話來說，則爲『有如將同一的內容，用了兩種各別的國語來說出一樣。換了話說，就是夢的顯在內容者，即不外乎將夢的思想，移到別的表现法去的東西。那記號和聯絡，則我們可由原文和譯文的比較而知道。』(op. cit. p. 232) 這豈非明明是一般文藝的表现法的那象徵主義(symbolism)麼？

或一抽象底思想和觀念，決不成爲藝術。藝術的最大要件，是在具象性。即或一思想內容，經了具象底的人物，事件，風景之類的活的東西而被表現的時候；換了話說，就是和夢的潛在內容改裝打扮了而出現時，走着同一的路徑的東西，纔是藝術。而賦與這具象性者，就稱爲象徵(symbol)。所謂象徵主義者，決非單是前世紀末法蘭西詩壇的一派所曾經標榜的主義，凡有一切文藝，古往今來，是無不在這樣的意義上，用着象徵主義的表现法的。

在象徵，內容和外形之間，總常有價值之差，即象徵本身和仗了象徵

而表現的內容之間，有輕重之差，這是和上文說過的夢的轉移作用完全同一的，用色彩來說，就和白表純潔清淨，黑表死和悲哀，黃金色表權力和榮耀似的；又如在宗教上最多的象徵，十字架，蓮花，火燄之類所取義的內容等，各各含有大神祕的潛在內容正一樣。就近世的文學而言，也有將伊亭生的建築師（英譯The Master Builder）的主人公所要揭在高塔上的旗子解釋作象徵化了的理想，他那遊魂（英譯 Ghost）裏的太陽則是表象那個人主義的自由和美的。即全是借了簡單的具象底的外形（顯在內容），而在中心却表顯着複雜的精神底的东西，理想底的东西，或思想，感情等。這思想感情，就和夢的時候的潛在內容相當。

象徵的外形稍為複雜的東西，便是諷喻（allegory）寓言（fable）比喻（parable）之類，這些都是將真理或教訓，照樣極淺顯地嵌在動物譚或人物故事上而表現的。但是，如果那外形成爲更加複雜的事象，而備了强的情緒底效果，帶着刺澈底性質的時候，那便成爲很出色的文藝上的作品。但丁

的神曲 (*Divina Commedia*) 表示中世的宗教思想，彌耳敦的失掉的樂園 (*Paradise Lost*) 以文藝復興以後的新教思想爲內容，待到沙士比亞的哈謨列德來暗示而且表象在懷疑的煩悶，而真的藝術品於是成功。(註二)

照這樣子，弗羅特教授一派的學者又來解釋希臘梭孚克里斯 (*Sophocles*) 的大作，悲劇阿迭普斯，立了有名的 *OEDIPUS COMPLEX* (阿迭普斯錯綜) 說；又從民族心理這方面看，使古代的神話傳說的一切，都歸到民族的美夢這一個結論了。

在內心燃燒着似的慾望，被壓抑作用這一個監督所阻止，由此發生的衝突和糾葛，就成爲人間苦。但是，如果說這慾望的力免去了監督的壓抑，以絕對的自由而表現的唯一的時候就是夢，則在我們的生活的一切別的活動上，即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家族生活上，我們能從常常受着的內底和外底的強制壓抑解放，以絕對的自由作純粹創造的唯一的生活就是藝術。使從生命的根柢裏發動出來的個性的力，能如間歇泉 (Geysir)

Ysee)的噴出一般地發揮者，在人生惟有藝術活動而已。正如新春一到，草木萌動似的，禽鳥嚶鳴似的，被不可抑止的內底生命(Inner Life)的力所逼迫，作自由的自己表現者，是藝術家的創作。在慣於單是科學底來看事物的心理學家的眼裏，至於看成「無意識」的那麼大而且深的這有意識的苦悶和懊惱，其實是潛伏在心靈的深奧的聖殿裏的。只有在自由的絕對創造的生活裏，這受了象徵化，而文藝作品纔成就。

人生的大苦患大苦惱，正如在夢中，慾望便打扮改裝着出來似的，在文藝作品上，則身上裹了自然和人生的各種事象而出現。以爲這不過是外底事象的忠實的描寫和再現，那是謬誤的皮相之談。所以極端的寫實主義和平面描寫論，如作爲空理空論則弗論，在實際的文藝作品上，乃是無意義的事。便是左拉那樣主張極端的唯物主義的描寫論的人，在他的著作工作(Le Travail)蕃茂(La Fécondité)之類裏所顯示的理想主義，不就內潰了他的自己的議論麼？他不是將自己的慾望的歸着點這一個理想，就在那作品裏



暗示着麼？如近時在德國所唱道的稱爲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us）的那主義，要之就在以文藝作品爲不僅是從外界受來的印象的再現，乃是將蓄在作家的內心的東西，向外面表現出去。他那反抗從來的客觀底態度的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us）而置重於作家主觀的表象（Expression）的事，和晚近思想界的確認了生命的創造性的大勢，該可以看作一致的罷。藝術到底是表現，是創造，不是自然的再現，也不是摹寫。

倘不是將伏藏在潛在意識的海底裏的苦悶即精神底傷害，象徵化了的東西，即非大藝術。淺薄的浮面的描寫，縱使巧妙的技倆怎樣秀出，也不能如真的生命的藝術似的動人。所謂深入的描寫者，並非將敗壞風俗的事象之類，詳細地，單是外面底地細細寫出之謂；乃是作家將自己的心底的深處，深深地而且更深地穿掘下去，到了自己的內容的底的底裏，從那裏生出藝術來的意思。探檢自己愈深，便比照着這深，那作品也愈高，愈大，愈強。人覺得深入了所描寫的客觀底事象的底裏者，豈知這其實是作

家就將這自己的心底極深地抉剔着，探檢着呢。克洛契之所以承認了精神活動的創造性者，我以為也就是出於這樣的意思。

不要誤解，所謂顯現於作品上的個性者，決不是作家的小我，也不是小主觀。也不得是執筆之初，意識地想要表現的觀念或概念。倘是這樣做成的東西，那作品便成了淺薄的做作物，裏面就有牽強，有不自然，因此即不帶着真的生命力的普遍性，於是也就欠缺足以打動讀者的生命的偉力。在日常生活上，放肆和自由該有區別，在藝術也一樣，小主觀和個性也不可沒有截然的區別。惟其創作家有了竭力忠實地將客觀的事象照樣地再現出來的態度，這纔從作家的無意識心理的底裏，毫不勉強地，渾然地，不失本來地表現出他那自我和個性來。換句話，就是惟獨如此，這纔發生了生的苦悶，而自然而然地象徵化了的「心」，乃成爲「形」而出現。所描寫的客觀的事象這東西中，就包藏着作家的真生命。到這里，客觀主義的極致，即與主觀主義一致，理想主義的極致，也與現實主義合一，而

真的生命的表現的創作於是成功。嚴厲地區別着什麼主觀，客觀，理想，現實之間，就是還沒有達於透徹到和神的創造一樣程度的創造的緣故。大自然大生命的真髓，我以爲用了那樣的態度是捉不到的。

即使是怎樣地空想底的不可捉摸的夢，然而那一定是那人的經驗的內容中的事物，各式各樣地湊合了而再現的。那幻想，那夢幻，總而言之，就是描寫着藏在自己的胸中的心象。並非單是摹寫，也不是模仿。創造創作的根本義，即在這一點。

在文藝上設立起什麼樂天觀，厭世觀，或什麼現實主義，理想主義等類的分別者，要之就是還沒有觸到生命的藝術的根柢的表面底皮相底的議論。豈不是正因爲有現實的苦惱，所以我們做樂的夢而一起也做苦的夢麼？豈不是正因爲有不滿於現在的那不斷的慾求，所以既能爲夢見天國那樣具足圓滿的境地的理想家，也能夢想地獄那樣大苦患大懊惱的世界的麼？才子無所往而不可，在政治科學文藝一切下都發揮出超凡的才能，在別人的

眼裏，見得是十分幸福的生涯的瞿提的閱歷中，苦悶也沒有歇。他自己說，「世人說我是幸福的人，但我却送了苦惱的一生。我的生涯，都獻給一塊一塊疊起永久的基礎來這件事了。」從這苦悶，他的大作孚司德 (Faust)，威綏的煩惱 (Werthers Leiden)，威廉瑪思台爾 (William Meistel)，便都成爲夢而出現。投身於政爭的混亂裏，別妻者幾回，自己又苦悶於盲目的悲運的彌耳敦，做了失掉的樂園，也做了復得的樂園 (Paradise Regained)。失了和畢阿德里契 (Beatrice) 的戀，又爲流放之身的但丁，則在神曲中，夢見地獄界，淨罪界和天堂界的幻想。誰能說失戀喪妻的勃朗寧的剛健的樂天詩觀，並不是他那苦悶的變形轉換呢？若在大陸近代文學中，則如左拉和陀思妥夫斯奇的小說，斯忒林培克和伊孛生的戲曲，不就可以聽作被世界苦惱的惡夢所魔的人的呻吟聲麼？不是夢魔使他叫喚出來的可怕的詛咒聲麼？

法蘭西的拉瑪爾丁 (A. M. L. de Lamartine) 說明彌耳敦的大著作，

以爲失掉的樂園是清教徒睡在聖書 (Bible) 上面時候所做的夢，這實在不應該單作形容的話看。失掉的樂園這篇大敘事詩雖然以聖書開頭的天地創造的傳說爲夢的顯在內容，但在根柢裏，作爲潛在內容者，則是苦悶的人彌耳敦的清教思想 (puritanism)。並不是撒但和神的戰爭以及伊甸的樂園的敘述之類，動了我們的心；打動我們的是經了這樣的外形，傳到讀者的心胸裏來的詩人的痛烈的苦悶。

在這一點上，無論是萬葉集，是古今集，是蕪村芭蕉的俳句，是西洋的近代文學，在發生的根本上是沒有本質底的差異的。只有在古時候的和歌俳句的詩人——戴着櫻花，今天又過去了的詞臣，那無意識心理的苦悶沒有像現代似的痛烈。因而精神底傷害也就較淺之差罷了。既經生而爲人，那就無論在詞臣，在北歐的思想家，或者在漫游的俳人，人間苦便都一樣地在無意識界裏潛伏着，而由此生出文藝的創作來。

我們的生活力，和侵進體內來的細菌戰。這戰爭成爲病而發現的時候

，體溫就異常之升騰而發熱。正像這一樣，動彈不止的生命力受了壓抑和強制的狀態，是苦悶，而於此也生熱。熱是對於壓抑的反應作用；是對於 action 的 reaction。所以生命力愈強，便比照著那強，愈盛，便比照著那盛，這熱度也愈高。從古以來，許多人都曾給文藝的根本加上各種的名色了。沛得 (Walter Pater) 稱這爲「有情熱的觀照」(impassioned contemplation) 梅壘什珂夫斯奇叫他「情想」(passionatethought)，也有借了雪萊 (P. B. Shelley) 雲雀歌 (Skyark) 的末節的句子，名之曰「諧和的瘋狂」(harmonious madness) 的批評家。古代羅馬人用以說出這事的是「詩底奮激」(furor poeticus)。只有話是不同的，那含義的內容，總之不外乎是指這熱。沙士比亞卻更進一步，有如下面那樣地作歌。這是當作將創作心理的過程最是詩底地說了出來的句子，向來膾炙人口的。

The poet's eye, in a fine frenzy rolling,

Doth glance from heaven to earth, from earth to heaven;

苦悶的象徵

And as imagination bodies forth  
The forms of things unknown, the poet's pen  
Turns them to shapes and gives to any nothing  
A local habitation and a name.

——Midsummer Nights Dream, Act V Sc. 1.

詩人的眼，在微妙的發狂的迴旋，  
警閃着，從天到地，從地到天，  
而且提出未知的事物的形象來，作為想像的物體，  
詩人的筆即賦與這些以定形。  
並且對於空中的鳥有，  
則給以居處與名。

——夏夜的夢，第五場，第一段。

在這節的第一行的 *fine frenzy*，就是指我所說的那樣意思的「熱」。

然而熱這東西，是藏在無意識心理的底裏的潛熱。這要成爲藝術品，還得受了象徵化取或一種具象底的表現。上面的沙士比亞的詩的第三行以下，即可以當作指這象徵化具象化看的。詳細地說，就是這經了目能見耳能聞的感覺的事象即自然人生的現象，而放射到客觀界去。對於常人的眼睛所沒有看見的人生的或一狀態「提出未知的事物的形象來，作爲想像的物體」；抓住了空漠不可捉摸的自然人生的真實，給與「居處與名」的是創作家。於是便成就了有極強的確鑿的實在性的夢。現在的 poet 這字，語源是從希臘語的 *poiein = to make* 來的。所謂「造」即創作者，也就不外乎沙士比亞之所謂「提出未知的事物的形象來，作爲想像的物體，即賦與以定形」的事。

最初，是這經了具象化的心象 (image) 存在作家的胸中。正如懷孕一樣，最初，是胎兒似的心象，不過爲 *Conceived image*。是西洋美學家之所謂「不成形的胎生物」(*alorvive concelo*)。既已孕了的東西，就不能不產出



於外。於是作家遂被自己表現 (self-expression or self-externalization) 這一個不得已的內底要求所逼迫，生出一切母親都會經驗過一般的「生育的苦痛」來，作家的生育的苦痛，就是爲了怎樣將存在自己胸裏的東西，鍊成自然人生的感覺底事象而放射到外界去；或者怎樣造成理趣情景兼備的一個新的完全的統一的小天地，人物事象，而表現出去的苦痛。這又如母親們所做的一樣，是作家分給自己的血，割了靈和肉，作爲一個新的創造物而產生。

又如經了「生育的苦痛」之後，產畢的母親就有歡喜一樣，在成全了自己生命的自由表現的創作家，也有離了壓抑作用而得到創造底勝利的歡喜。從什麼稿費名聲那些實際底外底的滿足所得的不過是快感 (pleasure)，但別有在更大更高的地位的歡喜 (joy)，是一定和創造創作在一處的。

復陳右銘太守書 曾國藩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

閣下志節嶙嶙，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纖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頗思避位讓賢，保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止速謗耳。

大著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

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愼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袞九章，但絜一領。否則首尾衝決，陳義蕪雜，滋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砭砭，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

國藩粗識途徑，所得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

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

別示種烟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

國文讀本

## 春天與其力量

愛羅先珂演說

仲密譯

朋友們，春天和我們同在了。他主宰我們的田野和我們的園。他統治各處地方。他還要穿到人們的冷的心裏了，還要去敲在黑暗與冷淡裏假寐着的靈魂的門。他用了一片綠的天鵝絨的毯蓋住我們的田野；他用了美而且香的花裝飾我們的園；他使鳥唱戀愛的歌，他使小河低語希望的話，他使柔和的晚風給失望的心帶回他祕密的親愛的夢。他使我們忘卻了長而冷的冬夜的一切的孤寂。冷而暗的冬天的心的背叛；到田野山林裏去的每回的散步，對我們表示一個美之新的世界；每個夜間，在那時新月對了疲倦的大地送下他的溫柔的銀色的接吻，都是一個新的啓示！

我相信，你們各人都愛春天，同我一樣的熱烈；你們各人都比我更明白的知道他的祕密，比我更深的感到他的可驚的美。

但是倘若春天用了美麗的綠的氈蓋住我們的田野，倘若他用了香的

花裝飾我們的園，倘若他在我們孤寂的心裏喚醒新的精力，倘若他對於我們的絕望的靈魂給予新的氣力，在同時他又在海上和高山裏，興起怎樣有害的狂風，怎樣危險的暴風啊！春天又把怎樣的破壞的急流，從那堆積着冰雪經過了許多長的冬月的山裏，沖到開豁的山谷裏去，他把怎樣的災害的洪水散布於沿河的地域啊！

在每年的春天，有多少船壞在海上，多少性命喪在山裏，多少橋被流去，多少水磨「二」和村莊被半毀了？

但是要使得幾隻船不毀壞，幾條性命不喪失，要使得許多橋梁，水磨，和村莊保全了，——那麼我們情願春天永不會來，帶着冰雪的冷的冬天應當永久存留嗎？決不然的。我們所願望的只是在全國裏造起許多溝渠和蓄水池，讓春天的水流到國裏最遠的角落去，使荒蕪不毛的地變成豐饒；那麼春天的洪水，正如尼羅河的洪水之於埃及「三」，可以成爲人民的大的祝福而不是一個詛咒了。

人類的歷史正如任何國民的歷史一樣，可以分作多少的大的年歲，或大的時代，如我們普通所說；每一個這樣的時代各有他自己的春天，以及他的秋天和冬天。

新時代的這樣一個春天正在地上的時候，人們的心跳得比平常更快，頭腦動作得更活潑，感覺更爲銳敏，情感更爲強烈，人的道德更爲有效，他的壞處和過失也更爲厲害了。每個新時代的春天使人類的活動增加氣勢，將大的精力灌注到人生一切的機能裏去。他使詩人去尋求一種新的表現，新的節奏，新的和諧的韻，做他的美麗的詩；他使畫家去尋求新的奇妙的色彩，光與影的新的奇妙的配合；他使彫刻家在少年女子裏看出美麗的威奴思<sup>〔三〕</sup>，在少年男子裏看出神一般的亞頗羅<sup>〔四〕</sup>；他使音樂家能敲把小河的低語和白楊的私語放到快活的諧調裏，把月光的溫柔的銀色的洪流收入不朽的琴歌裏去；他使建築家用了花崗石塊唱出崇高的心靈的頌歌，用了大理石和青銅爲人類的幸福而祈禱；他使哲學家能敲對於人生不可能



的問題得到一個新的解決，對於人類的切迫的疑問得到一個新的答案。這樣的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新時代的春天的可驚的力量。但是倘若在人民愛文學，重美術，努力自由的思想與行動的國裏，春天能穀增補他們的精神，精煉他們的智慧，更新他們的藝術；他又能興起怎樣的暴怒的狂風，在那些國裏，專制已經凍住了一切的自由思想，壓迫已經止住了一切高上理想的自由的流通！新的春天將興起怎樣的縱肆的忿怒與狂亂的風暴，在那地方，舊的和新的迷信的壓制，族長的傳統<sup>〔五〕</sup>與國民的習慣的專斷曾經將鑱鏑加在人們的心上，使他們不能感覺什麼，加在腦上，使他們不能自由的思考；將束縛加在女人的腳上，使他們不能自由的行動；將眼鏡加在少年的眼上，使他不能看見比鼻子更遠的東西！春天將使怎樣的新思想的破壞的急流沖過這樣的國土的上，他將使怎樣的災害的洪水散布於那裏；多少青年的生命喪失了，多少無辜的人民死亡了，多少鉅大的屋宇毀壞了，（五）在言業於東的專制獨斷與壓制的國土的春天裏！但是要使得許多青年的

生命不喪失，許多無辜的人民不死亡，要使得古代的鉅大的屋宇不毀壞，在這樣的有古舊的迷信，國民的傳統，和各種成見的國裏，——那麼我們情願這更新的春天永不會來，情願專制與愚昧永久留存在這不幸的地球上嗎？決不然的。我們所願望的，只是去開築許多新溝渠，將舊有的修得更寬更深，使那新思想新理想的春天的急流，可以深廣的流進我們的社會的與個人的生活裏去，增加一種新的氣勢和活力。

朋友們，你們覺到我們正生在一個新的大時代的春天嗎？倘若我們沒有聽到幾許受這新春的感興的詩人與美術家，我們確已聽到了不少的災害的狂風與風暴，滾過全世界的破壞的急流與洪水了。倘若你感到了新春的微風，倘若你聽到了春天的風暴與急流的遠遠的吶喊，在這時候你正做着什麼，或者預備去做些什麼呢？

在每年裏，春天是最忙的時節，這是用了犁和鋤去工作的時節，是播種子，是種植及遷移花木的時節。我們在春天所播種的，我們在收成的時

候就可以收穫。全年的幸運都倚靠我們的春天的工作，饑荒缺乏以及一國的別的一切不幸的根也都長在春天裏。人類歷史上的春天也是如此：每個新時代的春天的工作，嚴密的決定全時代的發達的界限，他的一切造就與其失敗。

朋友們，你們將要在自己的思想的田裏播下什麼種子呢？那是對於真與美的愛，對於知識的渴慕的種子呢，還是對於習慣與俗惡的奢華的愛，對於名譽與金錢的貪欲，對於安樂與舒服的生活的渴慕的種子呢？

你們將要用什麼花去裝飾自己的心靈的園呢？那是誠實，溫和，與謙遜的花，還是詐僞，粗魯，與驕傲的花呢？

你們將要去種在自己的心的樹林裏的是什麼樹木呢？那是同情，愛，與友情的樹，在他的陰裏你可以得到休息，在乾枯的日子，在爲了你的理想而力戰之後，——或者那些樹是憎恨，嫉妬，與自私的樹，他有一天將長大起來，使你的生活和生活都不可堪，而且有一天必將倒在你的

身上，給悲慘的生活做一個悲慘的結局？

其次，我想問一聲，你們將要在國民的思想的田裏播下什麼種子呢？那是剛勇，對於正義的愛，對於自由的渴慕的種子，還是卑鄙的等着機會的便宜主義，對於快樂的貪欲的種子呢？你們將要用了什麼花去裝飾國民的心靈的園呢？那是勇敢，堅定，正直，與誠信的花，還是野心，諂媚，輕信，與自滿的花呢？

你們將要去種在國民的心的樹林裏的是什麼樹木呢？那是廣闊的，實際的，人道主義的感情，在自己國民間的平等與友愛，對於藝術與科學的愛的樹呢，還是那狹隘的，民族的妬忌，凶殘的競爭，對於弱者，貧者的政治與經濟的壓迫，對於民族的古舊的迷信，傳統與習俗的執着的樹呢？

朋友們，正如我們自己的幸福與好運倚靠我們在自己的心裏播下的種子一樣，我們國民的幸福與好運也正倚靠在新的時代的春天所播的種子上。還有一件事情，我想請你們好好的留意：倘若播種的時期已經過去，譬

如在夏天或冬天想去耕田以及下種，這在農夫實在只是白費工夫與精力了；所以同樣這也是時間與精力的耗費，如在祝福的春季已過，慣性之乾枯與反動之寒氣主宰着國土的時候，還想去播種在人民的心裏。

朋友們，我想——雖然我希望我是錯誤，——新時代的春天現今正在很快的過去，反動和慣性不久就將支配全世界了。讓我們不要失卻時光，讓我們去工作，因為只有在寬闊的播下了種子的國裏，我們纔能希望——不管那些慣性與反動，——得到一個豐滿的收成，與幸福及好運的一年。

【注釋】

- (一) 水磨，即水碓。當水勢湍急之處，藉水力以舂米之具也。其制以轉輪二具，同在一軸，輪藉水力旋轉；輪上有齒，撥動碓尾，一起一落，即能舂米；較用驢磨爲尤便。
- (二) 埃及 Egypt，國名，在非洲東北部。其建國遠在公元前四千年間。境內有尼羅河，依時氾濫，故兩岸地甚肥沃；餘多沙漠。
- (三) 威奴思 Venus，美與戀愛之女神。
- (四) 亞頗羅 Apollo，太陽之神，又爲生長與青春之神。
- (五) 傳統，謂因襲的統系。

## 談十字街頭 朱孟實

——給一個中學生的十二封信之五——

朋友：

歲暮天寒，得暇便圍爐噓煙遐想。今日偶然想到日本廚川白村底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頭<sup>〔一〕</sup>兩部書，覺得命名大可玩味。玩味之餘，不覺發生一種反感。

所要「走向十字街頭」，有兩種解釋。從前學士大夫好以清高名貴相尚，所以力求與世絕緣，冥心孤往。但是閉戶讀書的成就總難免空疏虛僞。近代哲學與文藝都逐漸趨向唯實，於是大家都極力提倡與現實生活接觸。世傳蘇格臘底把哲學從天上搬到地下<sup>〔二〕</sup>，這是「走向十字街頭」底一種意義。

學術思想是天下公物，須得流布人間，以求雅俗共賞。威廉莫理司<sup>〔三〕</sup>

和託爾斯泰所主張的藝術民衆化，叔琴先生在一般誕生號中所主張的「特殊底一般化」，愛笛生〔四〕所謂把哲學從課室圖書館搬到茶寮客座，這是「走向十字街頭」底另一意義。

這兩種意義都含有極大的真理。可是在這「德謨克拉西」〔五〕呼聲極高的時代，大家總不免忘記關於十字街頭的另一方面真理。

十字街頭底空氣中究竟含有許多腐敗劑，學術思想出了象牙之塔到了十字街頭以後，一般化底結果常不免爲流俗化。昨日的殉道者，今日或成爲市場偶像〔六〕，而眞純面目，便不免因之污損了。到市場而不成爲偶像，成偶像而不至於破落，都是很難的事。老學經過流俗化以後，其結果乃爲白雲觀以靜坐騙銅子的道士。易學經過流俗化以後，其結果乃爲街頭擺攤賣卜的江湖客。佛學經過流俗化以後，其結果乃爲祈財求子的三姑六婆和禿頭肥腦的蠢和尚。這都是世人所共見周知的。不必遠話，且看西方科學，哲學和文學落到時下一般打學者冒牌的人手裏，弄得成何體統！

是十字街頭的叫囂，十字街頭的塵囂，十字街頭的擠眉弄眼，都處處引誘你汨沒自我。臣門如市，臣心就決不能如水。名利，聲勢，虛偽，刻薄，膚淺，欺侮，等等字樣，聽起來多麼刺耳，實際上誰能擺脫得淨盡？所以站在十字街頭的人們——尤其是你我青年——要時時戒備十字街頭的危險，要時時回首瞻顧象牙之塔。

十字街頭上握有最大威權的是習俗。習俗有兩種：一爲傳說，一爲時尚。儒家的禮教，五芳齋 〔七〕的餛飩，是傳說；新文化運動，四馬路 〔八〕的新裝，是時尚。傳說尊舊，時尚趨新，新舊雖不同而盲從附和，不假思索，則根本無二致。社會是專制的，是壓迫的，是不容自我伸張的。比方九十九個人守貞節，你一個人偏要不貞，你固然是傷風敗俗，大逆不道。可是如果九十九個人都是娼妓，你一個人偏要守貞節，你也會成爲社會公敵，被人唾棄的。因此蘇格臘底所以飲醜，格里利阿所以被教會加罪，法



和託爾斯泰所主張的藝術民衆化，叔琴先生在一般誕生號中所主張的「特殊底一般化」，愛笛生所謂把哲學從課室圖書館搬到茶寮客座，這是「走向十字街頭」底另一意義。

這兩種意義都含有極大的真理。可是在這「德謨克拉西」呼聲極高的時代，大家總不免忘記關於十字街頭的另一方面真理。

十字街頭底空氣中究竟含有許多腐敗劑，學術思想出了象牙之塔到了十字街頭以後，一般化底結果常不免爲流俗化。昨日的殉道者，今日或成爲市場偶像<sup>〔六〕</sup>，而真純面目，便不免因之污損了。到市場而不成爲偶像，成偶像而不至於破落，都是很難的事。老學經過流俗化以後，其結果乃爲白雲觀以靜坐騙銅子的道士。易學經過流俗化以後，其結果乃爲街頭擺攤賣卜的江湖客。佛學經過流俗化以後，其結果乃爲祈財求子的三姑六婆和禿頭肥腦的蠢和尚。這都是世人所共見周知的。不必遠話，且看西方科學，哲學和文學落到時下一般打學者冒牌的人手裏，弄得成何體統！

寂居文藝之宮，固然會像不流通的清水，終久要變成污濁惡臭的。可是十字街頭的叫囂，十字街頭的塵糞，十字街頭的擠眉弄眼，都處處引誘你汨沒自我。臣門如市，臣心就決不能如水。名利，聲勢，虛偽，刻薄，膚淺，欺侮，等等字樣，聽起來多麼刺耳，實際上誰能擺脫得淨盡？所以站在十字街頭的人們——尤其是你我青年——要時時戒備十字街頭的危險，要時時回首瞻顧象牙之塔。

十字街頭上握有最大威權的是習俗。習俗有兩種：一為傳說，一為時尚。儒家的禮教，五芳齋「七」的餛飩，是傳說；新文化運動，四馬路「八」的新裝，是時尚。傳說尊舊，時尚趨新，新舊雖不同而盲從附和，不假思索，則根本無二致。社會是專制的，是壓迫的，是不容自我伸張的。比方九十九個人守貞節，你一個人偏要不貞，你固然是傷風敗俗，大逆不道。可是如果九十九個人都是娼妓，你一個人偏要守貞節，你也會成爲社會公敵，被人唾棄的。因此蘇格臘底所以飲醜，格里利阿所以被教會加罪，法

郎士，克羅齊「五和羅素」<sup>二〇</sup>所以在歐戰期中被人謾罵<sup>二二</sup>。

本來風化習俗這件東西，譬雖造得不少，而爲維持社會安寧計，卻亦不能盡廢。人與人相接觸，問題就會發生。如果世界只有我，法律固爲虛文，而道德也便無意義。人類須有法律道德維持，固足證其頑劣；然而人類既頑劣，道德法律也就不能勾消，所以老莊「上德不德，絕聖棄知」的主張，理想雖高，而究不適於頑劣的人類社會。

習俗對於維持社會安寧，自有相當價值，我們是不能否認的。可是以維持安寧爲社會唯一目的，則未免大錯特錯。習俗是守舊的，而社會則須時時翻新，纔能增長滋大，所以習俗有時時打破的必要。人是一種賤動物，只好模倣因襲，不樂改革創造。所以維持固有的風化，用不着你費力，你讓牠去，世間自有一般庸人懶人去擔心。可是要打破一種習俗，卻不是一件易事。物理學上彷彿有一條定律說，凡物既靜，不加以不動，而所加的力必比靜物底惰力<sup>二三</sup>大，纔能使他動。打破習俗，你須以一二人之力

，抵抗千萬人之惰力，所以非有雷霆萬鈞的力量不可。因此，習俗底背叛者比習俗底順從者較爲難能可貴。從歷史看，社會進化，都是靠着幾個站在十字街頭而能向十字街頭宣戰的人。這般人底報酬往往不是十字架，就是斷頭臺。可是世間只有他們纔是不朽。倘若世間沒有他們這些殉道者，人類早已爲烏煙瘴氣悶死了。

一種社會所最可怕的不是民衆浮淺頑劣，因爲民衆通常都是浮淺頑劣的。牠所最可怕的是沒有在浮淺頑劣的環境中而能不浮淺不頑劣的人。比方英國民衆就是很沈滯頑劣的，然而在這種沈滯頑劣的社會中，偶爾跳出一二個性堅強的人，如雪萊〔三〕，卡萊爾〔四〕，羅素等，其特立獨行的膽識，卻非其他民族所可多得。這是英國人力量所在的地方。路易笛鏗生〔五〕嘗批評日本，說她是一個沒有柏拉圖〔六〕和亞理斯多德〔七〕的希臘，所以不能造偉大的境界。據生物學家說，物競天擇的結果不能產生新種，要產生新種，須經突變〔八〕，所謂突變，是指不相同種的新裔。社會也是

如此，牠能否生長滋大，就看牠有無突變式的分子；換句話說，就看十字街頭的矮人羣中有沒有幾個大漢。

說到這點，我不能不替我們中國人汗顏了。處人胯下的印度還有一位泰哥爾和一位甘地，而中國滿街只是一些打冒牌的學者和打冒牌的社會運動家。強者皇然叫囂，弱者隨聲附和，舊者盲從傳說，新者盲從時尚，相習成風，每況愈下，而社會之浮淺頑劣虛偽酷毒，乃日益不可收拾。在這個當兒，站在十字街頭的我們青年怎能免旁皇失措？朋友，昔人臨歧而哭，假如你看清你面前的險境，你會心寒膽裂啣！圍着你的全是浮淺頑劣虛偽酷毒，你只有兩種應付方法：你只有和牠衝突，要不然，就和牠妥洽。在現時這種狀況之下，衝突就是煩惱，妥洽就是墮落，無論走那一條路，結果都是悲劇。

但是，朋友，你我正不必因此頹喪！假如我們的力量够，衝突結果，也許是戰勝。讓我們相信世間達真理之路只有自由思想，讓我們時時記着

十字街頭浮淺虛偽的傳說和時尚都是真理路上的障礙，讓我們本着少年的勇氣把一切市場偶像打得粉碎。

最後，打破偶像，也並非鹵莽叫囂所可了事。鹵莽叫囂還是十字街頭的特色，是浮淺頑劣的表徵。我們要能於叫囂擾攘中，以冷靜態度，灼見世弊；以深沈思考，規劃方略；以堅強意志，征服障礙。總而言之，我們  
要自由伸張自我，不要汨沒在十字街頭底影響裏去。

朋友，讓我們一齊努力吧！

你的同志，光潛。

### 【注釋】

(一) 厨川白村，日本文學家，著有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等書，死於一九二三年東京之大地震。「象牙之塔」，意即「藝術之宮」。凡是愛慕那「爲藝術的藝術」的人，對於物質文明所造出來的實利生活，很不滿足；要想得到一個理想的天地，隱身其中，把現代的生活，一切忘卻；這樣的天地就叫做「象牙之塔」。

「或「藝術之宮」。出了象牙之塔」而「走向十字街頭」，即由「爲藝術的藝術」而轉向「爲人生的藝術」之意。

(二) 在蘇格臘底以前，希臘哲學以宇宙問題爲對象，至蘇格臘底，乃轉過方向而以現實的人事問題爲對象。流風所及，一般哲人都離開學舍，出立街頭，而學問乃普遍於民衆。

(三) 威廉莫理司 William Morris，英國詩人兼藝術家，一八三四年生，一八九六年死。

(四) 愛笛生 Joseph Addison，英國詩人兼評論家。其文純潔優美，風靡於英國，號爲散文之祖。一六七二年生，一七一九年死。

(五) 德謨克拉西 Democracy，照希臘語的原意說，德謨是表人民，克拉西是表統治的意思，合攏來說則爲「人民的統治」或是「人民的政治」的意思。但現今應用到各方面，有政治的德謨克拉西，社會的德謨克拉西，產業的德謨克拉西，文化的德謨克拉西，國際的德謨克拉西等。

(六) 偶像，以土木或金屬所製神佛之像也。引申之，凡爲一般人所盲從迷信之對象者，概稱偶像。英儒培根 Francis Bacon，曾將吾人自然的思想之缺點，分爲四類，稱爲四種偶像 Idol。其中的一種叫做市場的偶像 The Idol of Market-place。這種缺點，是社會所遺傳的風俗習慣，和各種傳統的觀念，勢力甚大，不容個人的獨立思想，只有無條件的承受。市場乃是風俗習慣集中的地方，所以稱思想的輕信風俗習慣的缺點爲市場的偶像。

(七) 五芳齋，點心店，在上海南京路。

(八) 四馬路，即福州路，在上海公共租界。

(九) 克羅齊，待查。疑係著名精神獨立宣言之意大利人 Reneberts Croce。(精神獨立宣言，係歐戰告終後歐美各國思想家聯合發表之宣言，宣言的大意，不外說學術思想當保其獨立自由之真價值，不當爲一國、一族、一階級謀私利之工具。署名此宣言之各國思想家大都在歐戰時也曾不避艱難，不畏強禦，爲精神，爲真理，爲人類全體，很出過力。)



(一〇)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英國哲學家兼社會思想家。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曾來我國講學。一八七二年生。

(一一) 羅素他們，在歐戰期中，不肯屈服一點精神的自由，仍舊鼓吹他們底公正的主張，大倡非戰之說，所以被人謾罵。

(一二) 情力，物理學名詞。凡靜止之物體，常保持其固有之態度而不能自動，是謂情力。亦稱慣性。

(一三) 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英國詩人，一七九二年生，一八二二年死。

(一四) 卡萊兒 Thomas Carlyle, 英國評論家兼歷史家。一七九五年生，一八八一年死。

(一五) 路易笛鐸生 Goldsworthy Louis Dickinson, 英國現存著作家。

(一六) 柏拉圖 Plato, 希臘大哲學家，蘇格臘底之弟子。嘗遊歷埃及西西里及南部意大利之希臘城邑，廣求知識。歸國後，集諸弟子講學於林中，所謂阿加的米學園是也。著有共和國。公元前四二七年生，三四七年死。

(一七)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希臘大哲學家，學於柏拉圖，集希臘古代學術之大成。  
馬其頓王亞歷山大聘為師傅；後歸雅典，建學校於園林之內以教弟子。生平著述極富。公元前三八四年生，三二二年死。

(一八) 突變是說生物的進化，不是逐漸的，連貫的，而是突然的，不相連的。生物學家台佛列 De Vries，以二十六年間實驗待宵草之結果，發見七種新種，和其他待宵草形質相去甚遠。都不是從徐緩的變化積漸而生的，而是偶然發生的；而且一次發生以後，其性質就固定了，能遺傳於第二代，成為新種。他名這種變化為突變。

(一九) 甘地，印度民族運動之領袖，創不合作主義以抗英人。

(二〇) 說林：『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呂氏春秋：『墨子見歧道而哭之。』』

---

國文讀本

張儀與伊尹 孟子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妾婦之道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 論詩學門徑 佩弦

本文所謂詩，專指中國舊體詩而言；所謂詩學，專指關於舊詩的理解與鑒賞而言。

據我數年來對於大學一年生的觀察，推測高中學生學習國文的情形，覺得他們理解與鑒賞舊詩比一般文言困難，但對於詩的興味卻比文大。這似乎是一個矛盾，其實不然。他們的困難在義意，他們的興味在聲調；聲調是詩的原始的也是主要的效用，所以他們雖覺難懂，還是樂意。他們更樂意讀近體詩，近體詩比古體詩大體上更難理解，可是聲調也更諧和，便於吟誦，他們的興味顯然在此。這兒可以看出吟誦的重要來。這是詩的興味的發端，也是詩學的第一步，

但偶然的隨意的吟誦是無用的；足以消遣，不足以受用或成學。那得下一番切實的苦工夫，便是記誦。學習文學而嬾於記誦是不成的，特別是詩。一個高中文科的學生，與其囫圇吞棗或走馬看花地讀十部詩集，不如仔仔細細地背誦三

百首詩。這三百首詩雖少，是你自己的；那十部詩集雖多，看過就還了別人。我不是說他們不應該讀十部詩集，我是說他們若不能仔仔細細讀這些詩集，讀了還不和沒讀一樣！

中國人學詩向來注重背誦。俗語說得好：『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我現在並不勸高中的學生作舊詩，但這句話卻有道理。『熟讀』不獨能領略聲調的好處，並且能熟悉詩的用字，句法，章法。詩是精粹的語言，有它獨具的表現法式。初學覺得詩難懂，大半便因為這些法式太生疎之故，學習這些法式最有效的方法是綜合，多少應該像小兒學語一般；背誦便是這種綜合的方法，也許有人想，聲調的好處不須背誦就可領略，仔細說也不盡然。因為聲調不但是平仄的分配，還有四聲的講究，不但是韻母的關係，還有聲母的關係。這些條目有人說是枷鎖，可是要說明舊詩的技巧，便不能不承認它們的存在。這些我們現在其實也還未能完全清楚，一個中學生當然無須詳細知道；但他會從背誦裏覺出一些細微的分別，雖然不能指名。他會覺出這首詩調子比另一

首好，即使是平仄一樣的律詩或絕句。這在隨便吟誦的人是不成的。

現在的中學生大多不能辨別四聲；他們也沒有「韻」的觀念。這樣便不能充分領略詩的意味。四聲是平上去入四種字調，最好幼時學習，長大了要難得多。這件事非理論所能幫助，只能用誦讀四聲等韻圖（如東董凍篤之類；康熙字典卷首有此圖）或背誦近體詩兩法學習。誦讀四聲圖最好用自己方音；全讀，或反覆讀一行（如東董凍篤）都可。但須常讀，到任舉一字能辨其聲爲止。這方法在成人也是有效的，有人用過；不過似乎太機械些。背誦近體詩要有趣得多，而且是一舉兩得的辦法。近體詩的平仄有一定的譜；從那調勻的聲調裏，你可漸漸地辨別。這方法也有人用過見效；但我想怕只能辨別平仄，要辨別四聲，還是得讀四聲圖的。所以若能兩法並用最好。至於「韻」的觀念，比較容易獲得；方法仍然是背誦近體詩，可是得有人給指出韻的位置和韻書的用法。這是容易說明的，與平仄之全憑天籟不同。不過單是說明，沒有應用，不能獲得確實的觀念，所以還要靠背誦。固然舊詩的韻有時與我們的口音不合；我們以



爲不同韻的字，也許竟是同韻，我們以爲同韻的字，也許竟會不同韻；但這可以預先說明。好在大部分不致差得很遠；我們只要明白韻的觀念，並非要辨別各字的韻部，這樣也就行了，我只舉近體詩，因爲古體詩用韻較不整齊。又往往換韻，而所用韻字的音與現在相差也更遠。至於韻即今日所謂母音或元音，同韻字即同母音或元音的字，押韻即將此類字用在相「當」的地位，這些想是中學生諸君所已知道的。

記誦只是詩學的第一步。單記誦到底不夠的；須能明白詩的表現方式，記誦的效才易見。詩是特種的語言，它因音數（四五七言是基本音數）的限制，便有了特種的表現法。它須將一個意思或一層意思或幾層意思用一定的字數表現出來；它與自然的散文的語言有時相近，有時相遠，但決不是相同的。它需要藝術的工夫。近體詩除長律外，句數有定，篇幅較短，有時還要對偶，所以更其是如此。固然，這種表現法，記誦的詩多了，也可比較同異，漸漸悟出；但爲

時既久，且未必能鞭辟入裏。因此便需要說詩的人。說詩有三種；註明典實，申述文義，評論作法。這三件就是說，用甚麼材料，表甚麼意思，使甚麼技巧。上兩件似乎與表現方式無涉；但不知道這些，又怎能看出表現方式？也有些詩是沒甚麼典實的，可是文義與技巧總有待說明處；初學者單靠自己捉摸，究竟不成。我常常想，最好有『詩例』這種書，略做俞曲園古書疑義舉例的體裁，將詩中各種句法或辭例，一一舉證說明。坊間詩學入門一類書，也偶然注意及此，但太略，太陋，無甚用處。比較可看而又易得的，只有李漢詩法易簡錄，（有鉛印本）朱寶瑩詩式，（中華書局鉛印）詩法易簡錄於古體詩，應用王士禎趙執信諸家之說，側重聲調一面，所論頗多精到處，於近體詩專重章法，簡明易曉，不作恂悅迷離語，也不作牽強附會語。詩式專取五七言近體，皆唐人清新淺顯之作，逐首加以評語注釋。注釋太簡陋，且不免錯誤；評語詳論句法章法，很明切，便於初學。書中每一體（指絕句律句）前有一段說明，論近體聲調宜忌，能得要領。初學讀此書及前書後半部，可增進對於近體詩的理解力

與鑒賞力。至於前書古體一部分，卻宜等明白四聲後再讀；早讀一定莫明其妙。

此外宜多讀注本評本。注本易蕪雜，評本易膚泛籠統，選擇甚難，我是主張中學生應多讀選本的，姑就選本說罷。唐以前的五言詩與樂府，自然用文選、李善注；（做宋胡刻文選有影印本）劉履的選詩補注（有石印本）和于光華的文選集評（石印本名評註昭明文選）也可參看，玉臺新詠（吳兆宜箋注；有石印本）的重要僅次於文選；有些著名的樂府只見於此書；又編者徐陵在昭明太子之後，所以收的作家多些。沈德潛古詩源也可用，有王蕘父箋注本，（崇古書社鉛印）但箋註頗有誤處。唐詩可用沈氏唐詩別裁集（有石印本）此書有俞汝昌引典備注（刻本，）是正統派選本。另有五代韋毅才調集，以晚唐爲宗，有馮舒馮班評語，簡當可看；（有石印本）殷元勳宋邦綏作箋注，石印本無之。以上二書，兼備衆體。元好問的唐詩鼓吹專選中晚唐七律，元是金人，當然受宋詩的影響，他是別出手眼去取的，書有郝天挺注，廖文炳解，錢謙益何焯評。（文

明書局石印）（有人說這是偽書，錢謙益曾作序辨之；我得見姚華先生所藏元刊本諸序，覺得錢氏所說不誤。）另有徐增而菴說唐詩，（刻本）頗能咬嚼文字，啓人心思，也是各體都有。宋詩選本有注者似甚少。七古可看聞人從古詩箋；（王士禎原選）七律可看趙彥傳宋今體詩鈔注略（姚鼐有今體詩鈔，此書只注宋代諸作）但前書價實些，後書又少見。張景星宋詩百一選（石印本，在五朝詩別裁集中）備各體，可惜沒有注。選集的評本，除前已提及的外，最多最著的要算紀昀瀛奎律髓刊誤。紀氏論詩雖不免過苛，但剖析入微，耐人尋味，值得細看。又文明書局有歷代詩評注讀本，（分古詩，唐詩，宋元明詩，清詩）也還簡明可看。至於漢以前的詩，自然該讀詩經楚辭。詩經可全讀，用朱熹集傳就行；楚辭只須讀屈宋諸篇，也可用朱熹集注。

詩話可以補注本評本之不及，大抵片段的，多，系統的少。章學誠分詩話爲論詩及與事辭兩種，最爲明白。成書最早的詩話，要推梁鍾嶸的詩品，（許文玉詩品釋最佳，北京大學出版部代售）將漢以來五言詩作者分爲上中下三品

，所論以辭爲主。到宋代才有『詩話』之名，名詩話也是這時才盛。我只舉魏慶之的詩人玉屑及嚴羽滄浪詩話兩種。前者採擷南宋諸家詩話，分類編成，能引人入勝；後者始創『詩有別材別趣』之說，影響後世甚大。（均有石印本，後者並有注）袁枚的詩法叢話（有石印本）也與詩人玉屑同類，但採擷的範圍直至清代。至於專論詩話的，有郭紹虞先生的詩話叢話，見小說月報二十卷一，二，四諸號中，可看。詩話之外，若還願意知道一些詩的歷史，我願意介紹葉燮原詩，（見清詩話，文明書局發行）原詩中論詩學及歷代詩大勢，都有特見，黃節先生詩學要言不煩，只是以絕版。陸侃如先生中國詩史聽說已由大江書店付印，那將是很好的一部詩史，我念過其中一部分。此外邵祖平唐詩通論（學衡十二期）總論各節都有新意，許文玉唐詩綜論（北京大學出版部代售）雖瑣碎而切實，均可供參考。宋詩有莊蔚心宋詩研究，（大東書局）材料不多，但多是有用的原料，較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中陳延傑宋詩的派別一文要好些，再有胡適先生白話文學史和國語文學史中論詩諸章，以白話的立場說舊詩趨勢，

也很值得一讀的。

附注 文中忘記說及顧實的詩法捷要一書，（上海醫學書局印）這本書雜錄前人之說，如方回瀛奎律髓，周弼三體唐詩等，沒有什麼特見，但因所從出的書有相當價值，所以可看。書分三編：前編論絕句，中編論律詩，均先述聲律，次列作法，終舉作例；後編專論古詩聲韻。初學可先看前兩編。

---

國文讀本

## 國文學習的步驟 何仲英

### 一 立程限

學習的第一步，是立程限。程限爲什麼要立呢？

(1) 不立程限，則今日看一書，明日看一書，東翻西翻，茫無頭緒。

(2) 不立程限，容易見異思遷，精神不專一。

(3) 不立程限，往往把今日應做的功課，留到明日，養成懶惰鬆懈畏難苟安的習氣，學習不會有好效果。

(4) 不立程限，心高氣傲的人，往往好高騖遠，躡等以求，根基築得不堅固，學問再不會有進步了。

這是從反面看的，再從正面看：

(1) 立了程限，就有步驟，一個境界，有一個境界的新氣象，很可引人人勝。



(2) 立了程限，就有目標。某期間內達到某目標，便算學習的成功；達不到，便算失敗。一個人果然曉得如何為成功，好何為失敗，當然驚心動目，趕緊去學習不遑了。

(3) 立了程限，可以按部就班去學，曉得遲早總有達得最後希望的一日，不用好高騖遠，見異思遷了。

從此看來，可知程限不能不立了。再問程限怎樣立呢？

(1) 先淺而後深。

(2) 先普通而後專門。

(3) 先短篇小冊子，至後長篇巨著。

(4) 先記載文而後議論文。

這是就書的本身說，再就讀者的地位說：

(1) 初級生每日至少要看五千字，割記五條。

(2) 高級生每日至少要看一萬字，割記十條。

(3) 初級生的割記，以鈔錄，疑問爲主，心得次之。

(4) 高級生的割記，以疑問，新見解爲主，鈔錄次之。

### 文 下割記工夫

曾文正公叫他兒子用功，「看」讀「寫」作「不可缺一，又叫他做割記不可間斷，這是很很有經驗，知道用功甘苦的話。自從宋朝以後，凡是學者，沒有不預備幾個小冊子，爲雜記之用。其初還是記載奇聞逸事居多，到了後來，往往一生的學問成功都靠他，這是何等偉大的事！這是何等的困知勉行的工夫！顧亭林不是明末清初的大儒嗎？他的全副精神都在日知錄，他說：『所著日知錄三十餘種，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又說：『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覓僅得十餘條；』可想其成功之難。

我們再看看清代諸儒：若閻若璩的潛邱割記，錢天昕的十駕齋養新錄，臧琳的經義雜記，盧文昭的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孫志祖的讀書勝錄；

王鳴盛的蛾述篇，汪中的知新記，洪亮吉的曉讀書齋四錄，趙翼的陔餘叢考，王念孫的讀書雜誌，王引之的經義述聞·陳禮的東塾讀書記，……那不是劄記？那不是下了多少年的苦功，纔有這點成績？

他們之中，精粗的程度不同，即同一書中，每條價值亦有差別；有純屬原料性質者（對於一事項初下注意的觀察者），有漸成爲粗製品者（臚列比較而附以自己意見者），有已成精製品者（意見經反覆引証後認爲定說者），而原料與粗製品，皆足爲後人精製所取資，所以梁任公著清代學術概論，對於下劄記工夫的清儒，稱贊不遺餘力，並歎惜現在沒有人肯下這種工夫了。

我以爲，像清儒那般劄記法，爲窄而深的長時間的研究，現在實在沒有這些工夫，精力耐心還在其次。中等學生更不用說了：有些連正課裏的國文還弄不清楚，不肯自家去學習，要教師講；幸而課外看看書了，總是揀下等趣味的無聊小說消遣消遣；再不然，涉獵幾部新書，便濫用起新名

詞來，那裏肯下死工夫做這個玩藝兒呢，我不得不莊重的同大家說一聲：從前中學國文所定的標準，都是爲下下的低能兒設的；光靠讀幾本薄薄的國語教科書，國文教科書，如何敷用。非多多看書不可！非下劊記工夫不可！等學生的劊記，有中等學生的作法；不必一定希望將來做什麼大儒，預備來做什麼大著作的原料；但是考核我們讀書的勤惰計，發展我們的思想中能力計，練習我們的作文迅速計，鍛鍊我們青年的意志計，劊記是萬萬不將可少的。現在我就中等學生所能作的幾種劊記樣式，列在左邊，以供參考。

(一)鈔錄式 這是劊記的初步，不會作劊記的人，可先下鈔錄工夫。凡教師所講，書內所看，以及報章所載，覺其於立身，行事，修學，作文，都有關係，而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把他擇要鈔錄下來，標一個題目，下面註明由來，備考。如有疑問，在書頭打一個「？」號，還有長篇整部的書，覺得其可鈔之處甚多，或者對於一家，一個時代，一個宗派的學者文人的著述，把那些選錄下來，供自己觀察，或給人看。如姚姬傳的古文辭

類纂，曾滌生的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選擇的眼光可就不容易了，初學做不到。至於梁任公的曾文正公嘉言鈔，進德錄，那種提要鉤玄的鈔錄式，初學尚可模倣。專門供作文用的詞頭，也可鈔錄，隨時應用。

(二)日記式 曾文正公作求關齋日記，幾十年沒有停止過一天。他所作的體裁，最可為模範，前年時事新報所登楊昌濟日記，修書方面居多，亦可參閱。現在作讀書日記，最好用商務印書館的「學校日記」，紙張堅白耐久，耐用。我們聖約翰大學附中裏面，有「閱書質疑」一課，學生各備學校日記一本，每日註明看書起末，並錄心得，其他的學校生活附後；行之一年，尚有成效。

(三)綱要式 每看長篇巨著之後，恐怕久而遺忘，將其大意摘出，列表以記之，西洋所謂 Outline 者是也。這種功夫，不但用在看書上相宜，就是自己作文，自己預備演說辭，或是和人辯論，節錄其大意，皆有應用綱要式之必要。先得到幾個重要點，把他好好的排列起來，便是一篇很好的論文。

的結構。讀了一篇綱要，勝讀原書十倍，時間既經濟，刺入人的印象更深。

(四)批評式 從前有所謂「書後」體裁，往往就一部書，一篇文的內容，模糊影響的或是借題發揮的說些不著邊際，不關痛癢的話，那種割記實在可以不必做 既然讀一部書或一篇文章，要估定他的價值，非有批評的眼光不可。批評的步驟有三層：(1)是什麼(what)，(2)爲什麼(why)，(3)怎麼樣(how)，或稱爲三W主義，先要看一兩部有名的論理學書，如嚴譯的名學淺說之類，立言纔有條理，纔不致有犯武斷偏見的毛病。舊著之中，如文心雕龍，詩品，詩話等等皆是。近來報章雜誌上，常有用白話寫的批評討論的文章，雖多淺薄可笑，也可開拓心胸，發展思想。高級中學生不妨常常試試，

(五)註解式 每日識生字新名詞若干，每日有不了解之句若干，將其參考詢問所得，註釋於下，彙爲小冊，以備遺忘。如有疑誤，隨時修正之。學習既久，覺其從前所註解者，膚淺而未能當意，則重爲之。果然了解於心

，則昔之所註，皆屬詞費，便塗去之。於是不出數年，見解既多，看書自易，無註解的必要了。

(六)歸納式 我們看王引之的經傳釋詞，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收羅材料很豐富，經過比較研的究結果，歸納到一個原則，斷定每一個字有幾種意義；這是寫過無數割記，從無數小紙條子裏頭得出來的成績。這種工夫，我們希望少數的高級中學生去做，要細心，要耐煩，要專一，要分類，要持久，試驗了又試驗，研究了又研究，纔有所得；武斷是不行的，速成是不了的。

(七)演繹式 不經過歸納式，不能用演繹式，若是聞見之中，得到一鱗一爪，便以爲金科玉律，奉如神明，不問他的見解普遍不普遍，確實不確實，便胡亂定別人之是非，以爲合他所說的是，不合的就非。這等割記式很有危險，很有流弊，希望大家不要做。加這種工夫，一定要等閱歷豐富，讀書廣博之後，纔能下手。譬如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新方言：起頭就說文

字中選一個字爲主，下面臚列幾個別的字來證明他，完全用的演繹式；有的是很有心得，很有道理，很不錯；但是穿鑿附會，不能概括一切的毛病，也就難免。以海內大師之章先生，作演繹式的剖記，尙有流弊，何況淺嘗薄學的中等學生呢？所以我希望大家作以上幾種的剖記，不要作演繹式的剖記。

### → 組織讀書會

讀書最好有許多朋友的；沒有朋友，則孤陋寡聞，減少了讀書的趣味和效率。從前宋明人聚徒講學，歡喜在什麼洞裏，立什麼社，便是切磋觀察的意思。歐美學者有所謂學會團體種種組織；每一新學術發生，則登壇辯難，議論風生。像這種交換智識的機會既多，往往開發一己的性靈，大可補充私見所不及。

我國人最不講究談話，除了宋明學者以外，很少有一種討論學問的機會。用功的人，躲在深山野谷裏，荒村古廟裏，苦讀書，有了疑問沒有人



問，有了新見解沒有人參證，興趣還不索然嗎？這種人研究學問能數成功，是了不得的，是鳳毛麟角的。又有人以通信爲唯一的商榷學問的機會，此來彼往，嚴勸得失，往往壹千數百言而不惜；這種辦法，也是有了國文根基以後可以行的，但很不方便，很不經濟。在學校裏的時候，異方知己，共處一堂，這是何等的樂事！月明星稀之夕，風和日暖之晨，大家踞著綠茸茸的草地上，聽著鳥叫，讀著書聲，古人所謂「共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這又是何等的樂事！所以我想，讀書會之在今日中等學校，是唯一的研究國文的組織了。

我把組織的辦法，略說一點如左：

- (1) 會員不必過多，以確有志於讀書而能持久者爲限。
- (2) 每會員須認定幾種研究的書籍，在固定期限內完成之。
- (3) 每會員入會費一元，常月會費半元，以便購置書籍，及報章雜誌。
- (4) 請學校指定一間或數間房屋爲會所，以環境優美爲宜。

(5) 會中書籍，除募捐及以公共儲金購置外，各會員所私有者，另開清單陳列會所，以便流通閱讀。

(6) 會員中互推幹事書記各一人，俟成績豐富預備出版時，再推編輯一人，每學期始改選一次。

(7) 每星期開會一次，地址和時間由書記預先通知。

(8) 開會時的事件——

勺 節述某書之內容：使未看某書者，在短時間內得知其梗概。

父 報告研究的心得，對於某書某文的批評：優點何在？缺點何在？

↳ 質疑辯難，何以自由談話，不拘形式，問題重要複雜，不容易解決者：不必武斷解決，留待下次討論。

匕 請校外外學者演講，最好預先告訴他們，自己所要聽的東西。

万 各會員須輪流報告演說，不得躲懶。

(9) 會員二次不到會者，取消其資格。

---

國文讀本 (No. 523)

(10) 請教師數人爲指導員。

一一一 文化學社

## 范滂傳 [一]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 [三] 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 [三] 光祿四行。 [四] 時冀州 [五] 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 [六] 主事。

時陳蕃 [七] 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 [八] 棄官而去。郭林宗 [九] 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邪？」蕃乃謝焉。

復爲太尉 [一〇] 黃瓊 [一一] 所辟。後詔三府椽屬舉謠言 [一二]，滂奏刺史 [一三] 二千石 [一四] 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 [一五] 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聞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便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

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太守宗資<sup>二六</sup>先聞其名，請署功曹，<sup>二七</sup>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拙拔幽陋。滂外甥西平<sup>二八</sup>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sup>二九</sup>唐衡以頌請資，資川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sup>三〇</sup>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

後牢修誣言鉤黨，<sup>三一</sup>滂坐擊黃門北寺獄。<sup>三二</sup>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sup>三三</sup>」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sup>三四</sup>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受格，遂與同郡袁忠<sup>三五</sup>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sup>三六</sup>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sup>三七</sup>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

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褻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甫曰：「卿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滂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

初，滂等繫獄，尙書霍譖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譖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肸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建甯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

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曰：「仲博<sup>三三</sup>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sup>三四</sup>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sup>三五</sup>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爲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注釋】

(一) 文見後漢書第六十七卷黨錮列傳。

(二) 汝南漢郡名。河南舊汝寧陳州二府及安徽舊潁州府皆是。征羌，東漢時侯國，在今河南鄆城縣東南七十五里。

(三) 漢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後沿以爲例。

(四) 漢元帝時詔令光祿勳歲以四行科第郎從官，故曰光祿四行。四行者，敦厚，質樸，

遜讓，節儉也。

(五) 冀州爲東漢十三刺史部之一，地當今河南北部和直隸南部。包含三郡六國。

(六) 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之官，居禁中，漢武帝立。

(七) 陳蕃，東漢汝南人，字仲舉，官至太傅。爲人方峻疾惡，高潔之士爭歸之。漢末士大夫因之皆崇尚氣節。靈帝時，宦官曹節王甫等恣橫，蕃與大將軍竇武密謀誅之，事泄，爲宦官所害。

(八) 版，笏也。

(九) 郭林宗，名泰，東漢介休人。博通墳典，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舉有道，不就。善品題天下士，然不爲危言覈論。故黨綱禍起而林宗獨免。

(一〇) 太尉本秦官，掌武事。漢因之，其尊與丞相等。

(一一) 黃瓊，後漢安陸人。永建中公卿交薦，拜議郎。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梁冀既誅，拜瓊太尉。奏劾貪污，海內翕然望之。

(一二) 謠言，里巷間的評論諷詠。漢官儀曰：「三公聽探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避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

(一三) 刺史，官名。漢武帝置部刺史，督察國郡。刺者，言刺舉不法；史者，使也。



(一四)二千石，即太守，太守秩二千石，爲一郡中行政長官。

(一五)尚書，官名。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漢光武帝時，以天下之事盡入尚書。

(一六)宗資，後漢安衆人，字叔都，舉孝廉，延熹中爲汝南太守，政事悉委任范滂。時人謂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書諾。」

(一七)功曹，官名，郡守屬吏，掌選舉功勞。

(一八)平西，漢縣名，今屬河南汝陽道。

(一九)常侍本騎從之官。以其得出入禁中，故名中常侍。後漢時改用宦官爲之。

(二〇)書佐，主文書之吏也。

(二一)黨錮列傳序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暫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牟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

身」。

(二二) 黃門，宮禁之門黃色，故名。北寺獄，東漢時所設之監獄，主鞠將相大臣，以其屬於少府黃門北寺，故名。

(二三) 臯陶，虞舜時士官，主刑法。後世因以爲獄神。但近世又改祭蕭何矣。

(二四) 帝，天也。

(二五) 袁忠，字正甫。初平中爲沛相，垂韋車到官，以清亮稱。後棄官避地上虞，及孫策破會稽，忠浮海至交趾避之。

(二六) 王甫，宦官，與曹節謀殺陳蕃竇武，又與節誣渤海王恢謀反，殺之。封冠軍侯。後司隸校尉奏劾其罪，死獄中。

(二七) 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囊頭，以物蒙覆其頭也。

(二八) 探湯，諱火疾也。見論語。

(二九) 首陽山在河南偃師縣東北。

(三〇) 叔向姓羊舌，名肸。

(三一) 左傳，晉時嬖盈之黨，殺叔向之弟錫舌虎，并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代宥之。今一

不免其身，亦不惑乎！」宦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三二) 建寧，東漢靈帝年號（一六八——一七一）。二年當公元一六九年。

(三三) 督郵，官名，漢置，爲郡守佐吏，主督察屬縣愆尤。郵即尤之借字也。有東西南北中五部，謂之五部督郵。

(三四) 傳，驛舍也。

(三五) 仲博，滂弟也。

(三六) 龍舒君，滂父也，滂父名顯，故龍舒侯相。

(三七) 李杜，李膺杜密也。李膺，襄城人。漢桓帝時，膺爲司隸校尉，以事殺張讓弟。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後宦者坐以黨事，免官。靈帝時，復列於朝。與竇武謀誅宦官，未成，被殺。杜密，陽城人，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累遷北海相。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案捕之。後去官還家。桓帝時徵拜尚書令，轉太僕；以黨事免。後復爲太僕。坐黨事徵，自殺。

## 小品文

夏丏尊

### 第一節 小品文底意義

從外形底長短上說，二三百字乃至千字以內的短文稱爲小品文。前幾章所講的記事，敘事，說明，和議論等，是從文底內容性質上分的，長文和小品文只是由外形而定。因此小品文底內容性質，全然自由，可以敘事，可以議論，可以抒情，可以寫景，毫不受何等的限制。

小品文，我國古來早已有之。如東坡小品，就很有名；普通所謂「隨筆」，也可看做小品底一種。近來在各國，小品文更盛行，並且體裁和我國的向來的所謂小品文，大不相同。現在的所謂小品文，實即 Sketch 底譯語。大概都是以片段的文字，表現感想或實生活底一部分的。例如：

#### 雪夜

從早晨就暗淡的天，一到夜就下了雪了。由窗隙鑽入的寒氣，冷到徹骨，好像是甚麼魔妖用

了冰冷的手，來捉摸人底頭頸似的。才將夜飯碗盞收拾好的母親，在燈下又開始針線，父親呢，一心地看着新聞。飯畢就睡了的小妹，好像是日間跑得太利害了，時時在被窩裏發出驚叫來。

雪依然沒有止，後園裏好幾次地有竹折斷的聲音，夜不覺深了，寒氣漸漸加重，連遠處傳來的大吠聲，聽去也覺得分外地帶着寒森淒清了。（寫景）

### 紅蜻蜓

就枯草原上臥了，把書翻開，忽然飛來了一個紅蜻蜓，停在書頁上面。頭影一動，就好像怒了他的樣子，即刻飛去了。飛也不遠，仍舊回到原處。我寂然不動的看他：尾巴緩緩地子子地動着，薄薄的兩隻翼翅，盡量伸張，好像單葉式飛行機的樣子。不時又閃轉着那大而發光的眼睛。

在晚秋的當午的強烈的日光中，紅色的蜻蜓，看去卻反覺有點寂寞。（狀物）

### 田畔

倦了在田畔坐息，前面走過了穿着中學校制服的學生們，仔細一看，是K君與N君。他們不知道我在這裏，一壁走着，一壁高聲地談着。

唉！唉！在小學校的時候，我比K君N君成績好得多，先生也說我是有望的少年，只爲了貧

窮的緣故，就這樣朝晚與田夫爲伍，我難道竟以田夫過這一生嗎？

那未免太悲哀了！但是有什麼法子可想呢？我心如沸了！雖自己不願哭，眼淚已流下頰上了！  
（抒情）

## 雞

雞告訴我們天地底覺醒，但所告訴的並不一定是光明。雞的第一次開聲，是夜底最黑暗的時候。

鷄是在深暗中叫的，鷄是在深暗中叫的！（議論感想）

讀者讀了上面的例，當可明白小品文是怎樣的東西了。小品文雖然也有獨立製作的，其實多散見於長文中。有多的文學作品中含有小品文極多，幾百頁的長篇小說，也有看成小品文底連續。在近代作品中，果能節取，隨處可得到很好的小品文例。例如：

風雨底強度漸漸地退減，不久，就祇剩了霧樣的非常美麗的細雨。雲的弧線一點點地透昇上去，長而且斜的日光，即落在地上了。從雲底裂縫裏，露出一條碧色的天空，這裂縫次第展開，

像個揭去面紗的樣子，既而澄淨深碧的天空就罩住世界。新鮮的微風拂拂地吹着，好像地球底幸福的歎息，掠著溼雨的小鳥底快樂的歌聲，可從田野森林間聽得。——莫泊三底一生

從黎明起，平常所沒有的凝然而沈的濃霧，把一切街道閉住了。這雖若干地輕微透明，不至於全不看見東西，可是在霧中行走的人們，都已浸染着了那不安的暗黃色；女人臉上鮮活的紅色以及動人目的衣服花樣，都好像隔了一層黑的薄紗，在霧中有時茫然地暗，有時豁然地鮮明。而首天空，在蚊帳樣的黑雲裏，藏着日脚很低的十一月的太陽，比地上還來得明亮；北首則到處沈暗，好像低掛着大大的幕，下面昏黃而黑，物象分辨不清，幾同夜間一般。於這沈滯的背景中，模糊地，浮出着薄暗的淡灰色的屋宇，在秋天已早荒廢了的某花園底門口豎着的兩圓柱，看去宛像死人前面列着的一對黃蠟燭……——安得列夫底霧

祖母死後數年，父母也都跟着作了這墓中的人，到現在已星霜幾易了。墓碑滿了蘚苔，幾乎看不出文字，雖默然地立着不告訴我甚麼，但到此相對，不覺就如目見墓中人一樣。他們生前的情形，都一一不可遏地奔到我心上來：祖母駝圓了背任簷下曝日的光景，父親底將眼鼻併在一處打大噴嚏的神情，母親看了圍裙漿洗衣服的樣子，都顯然地在我眼前浮出。

颯然地風來了，樹葉瑟瑟地作聲。那知道只是樹葉底聲音，然在我無諗念的人底耳中，好像是有有一種會聽見過的乾皺的沙音，快活的高聲，和低而纖弱的喉音，紛然合在一起，在那裏忙說着甚麼似的，忽然間聲音一停，以後就寂然了。

我底心也寂然了，從這寂然的心坎中忽然湧起了懷慕的心情，不覺眼中就含了淚了。唉！如果可以，我願就這樣到墓中去，不再反塵世了！——二葉亭四迷底平凡

以上不過就近代外國文學中略舉數例，這樣好的小品文，在我國好的文學作品中，當然也很不少。如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放牛，和水滸傳中的景陽岡一段，都可作小品文讀的。讀者只要能留心，就可隨處得着小品文底範例了。

## 第二節 小品文在文章練習上的價值

小品文自身原有獨立的價值，且不詳論。練習小品文，對於作長文也很有幫助；就是可以增長關於作文所需要的各種能力，所以對於文章練習上，利益很多。茲述一二於下：



(一) 可爲作長文的準備 畫家學畫，須先從小部分起；非能完全描一木一石的，決不能畫全幅的風景，非能完全寫一手一足，決不能畫整個的人物。文章也是這樣，不能作全部分的文字的，即使作了長篇的文字，也決不會有可觀的價值。所以與其亂作無味的長文，不如多作正確的小品文。換句話說，就是學文須從小品文入手。

(二) 能多作 文有三多：多讀多作多商量；這是學文者無可反對的條件。但長篇文字要多作，實不容易，小品文內容既自由，材料又隨處可得，並且因字數很少，推敲布局都比較容易，很便於多作，能多作，作文的能力就自然進步了。

(三) 能養成觀察力 小品文形既短小，當然不能容納大的材料，因此，要作小品文，無論寫情寫景，非注意到眼前事物底小部分，將牠底特色生命來捕捉不可。這麼一來，結果就可使觀察力細密而且銳敏。細密而且銳敏的觀察力，實在是文人最要條件之一。

(四) 能使文字簡潔 要作小品文，因牠底字數有限，斷用不着悠緩的筆法，非有扼要的手腕不可。所以學習小品文，可以使文字簡潔。初學作文，最普通的毛病是冗漫寬泛，因為初學者對於材料還沒有選擇取捨的能力，不容易得着要領的緣故。若作小品文，這毛病立即現出，漸漸自然會簡潔起來，而對於材料也能精於選擇取捨。這種工作，原是作文底第一步，也就是作文方法底一切。如果真能通達，已可算得有作文的能力的了。

(五) 能養成作文的興味 初學作文的人，往往因為作得不好，打斷興味，而自覺失望，這是常見的事。長篇文字所需要的材料既多，安排也不容易，初學的人，當然沒有作得好的可能，屢作都不好，興味就因而萎縮了。小品文以日常生活為材料，並且是片段地收取，因而容易捕捉。材料既不複雜，安排也容易。即使作了不好，改作也不費事，爲了這樣，學作小品文，既容易像文字，而很好的成績偶然也可得着；作者底興味當然

可以逐漸濃厚。

學作小品文的好處如要細述，還不止此，但這已很足證明有學牠的必要了。讀者要學作文章嗎？先努力作小品文罷！

### 第三節 小品文練習的機會

小品文本隨時可作，隨地可作，不必再待特別機會，這裏姑舉一二便於作小品文的機會於下：

(一) 日記 日記因人底境遇職業不同，種類當然很多，但大體可別爲二種，一是只記述行事的，一是記述內面生活的。在普通人底日記中，兩種時時相合。前者重事實方面，後者重心情方面。例如：

晨某時起，到後園散步，早膳後赴學校，授課三小時。傍晚反寓。S君來談某事，夜接N自滬來信，燈下作復書。閱新到雜誌。十時就寢。

數日來的苦悶，依然無法自解。來客不少，可是都沒有興高采烈地接待他們。客散以後，一味只是懊惱，恨不得將案上的東西，擲個粉碎，天一夜，就蒙被睡了。

上面二例，前者是以行事爲本位的，後者是以心清爲本位的。兩者雖任人自由，沒有限制，但爲練習文章計，應當注意這兩方面的調和；一味抒述內心生活，雖嫌虛空，然賬簿式的事實的排列，也實在沒有趣味。因此，最好的日記，是於記述事實之中，可以表現心情的作法。請看下列：

昨晚執筆到一點鐘，起來覺得有點倦懈。天仍寒雨，聽外的桃花卻開了。

日來談，知N已病故，不勝無常之感。忽然間N底往事，就成了全家談話的材料了。下午到校授課，夜仍譯「愛的教育」，只成千百字。

上例雖不甚佳，然可視爲兩方調和的一例。我國古來，日記中很有可節取的文字；案頭現有復堂日記，摘錄一節如下：

積雨旬日，夜見新月徘徊庭階，方喜晴而礎潤如汗，雨意未已。二更猛雨，少選勢衰，枕上閱洪北江伊犁日記，天山客話終卷。睡方酣，聞空樓雨聲密灑，響雷如百萬軍聲，急起，已牀牀屋漏矣。兩炊許時，雷雨始息，重展衾枕，已黎明，是洪先生出關，車三四十里時也。

這是清人譚復堂日記底一節，可以作小品文讀的。筆法雖與現代的不

合，但對於實生活的忠實的玩味力和表現力，是可以爲法的。

一個人每日的生活，必有幾事可記的。一日的日記，如果分析起來，實有幾個獨立的小品文可成。但通常日記，卻不必使每一事實都成小品文，只要使一日的日記全體爲一小品文，或於其中含一小品文就夠了。上例就是於一日的日記中，含一小品文的。

日記底價值，可說的很多，練習文章，也是價值之一。因爲日記是實生活底記錄，日記底文字，可以打破一切文字上的陳套；要作好日記，非體會吟味實生活不可。所以從日記去學小品文，是很適當的。

(二) 書札 書札與普通文字，徑路不同，儘有能作普通文字而不能作書札的。書札有實用與非實用的二種：實用的書札，普通都是隨筆寫成，不加功夫；至於非實用的，則非有練習功夫的人，是不能作的。日常的書札中，往往含有這實用的與非實用的兩方面。例如：作書托友人介紹醫生，而附述自己病狀底景況，前者是實用的，後者是非實用的。又如：

作書約友人來遊，而敘述所在地底景物，前者是實用的，後者是非實用的。

講到趣味，作書札比作日記更多。因爲日記是獨語，而書札卻是對話了。知友把他的生活情況來報知我們的書札，我們都非常樂讀，我們能於書札中表現我們底生活，使朋友曉得，他們將怎樣地歡喜呢！

我國古來書札中，佳例很多。茲隨錄一二爲例：

某啟，兩日疾有增無減，雖避開外，風氣稍清，但虛之爾。兒子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憤憤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願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後數日耶？——東坡與米元章

某到黃陵，聞公初五日便發，由信陽路赴關，然數日如有所失也。欲便歸黃州，又雨雪間作，向僧房中明窗下攤數塊熟炭，讀河漢書及太子傳贊，深愛之。反復數遍，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歎而公書適至，意思豁然。稍晴暖，當揚帆江上，放舟還黃也。——東坡與李公擇

庭前小梅數株，綠衣素妝，娟好如漢宮人。幽齋無事，靜對忘言。或時移書吟詠其下，攀條搖曳，暗香入懷。每當惠風東來，飄拂襟袖，挹其清芬，宛然如見故人。今雖飛瓊碎玉，點點青苔；然片光孤影，獨鬢髻繚繞左右。倘能乘興而來，巡簷一索，便可共吟楚些，共招落梅魂也。

——湯傳楹與尤展成

上所舉的例，雖與現代文體不同，然都能表示實生活，不只簡單的排列要事；很能使受書的愛讀，而且讀了增加不少的興趣。由此可知要作好書札，非加入實生活的背景不可，若不將實生活作背景，文字就不能動人。試比較下二例：

(甲)昨日在某處遇見H君，知S君即將於下星期內赴英倫。我和H定於明晚在某處設宴餞行，特寫信給你，請屆期與會。

(乙)昨日在某處遇見H君，知S君即將於下星期內赴英倫。S君底要赴英留學，原是早有所聞的，却不料別離有這樣快！寥寥的朋輩中暫時將又少一人了。已和H約定，明晚在某處設宴餞行，寫特信給你，請屆期與會；於別離以前，大家再一親S君底快活的面影，話一番小學時代的舊事罷。

這是編者漫然作成的例。(甲)和(乙)相較，(甲)是只列事實，(乙)是兼述生活(心情)，(乙)底較(甲)有情趣，讀了自可了解了吧。

書札中能兼述生活情趣，就能不呆滯而饒興味。這不但在本文中如此，隨處都是這樣，舉一例說，即如署名下的月日就可有各種記法。「某月某日」，「某月某日燈下」，「某月某日遊山歸來」，「某月某夜蟋蟀聲中」，這些記法，後面的比前面的，趣味就有多少的分別。

這裏所應注意的，就是要真實無飾，若專襲套語，徒事修飾，是毫無用處的。只要能表現實生活，就可以使讀者引起情趣；若徒把古人或今人底美辭麗句來套襲，就要成呆板討厭的文字了。舊式書簡中，很多這種毛病，不可不知。

#### 第四節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着眼細處

小品文是記述實生活底一部分的東西，以描寫部分爲目的。要寫全體的事象，當然不是小品文所能勝任的，所以作小品文，必須注目於事物底



細處，就極微細極瑣碎的部分發見材料。習作小品文所以能使人底觀察精細敏銳，原因就在這一點。試看下列：

(甲)鱗魚一團，由西上昇，飛過月下，即映成五色，到紫色綠邊，彩乃消滅。團團的月懸在天心，皎皎的銀光，籠罩着平和的孤村。四邊已靜寂了。地底下潛藏的夜氣，像個呼吸似的從腳下衝發上來。——月夜

(乙)一到半夜，照例就醒，醒了不覺就悄然。窗外有蟲叫着，低低地顫動地叫着，仔細一聽，就是每夜叫的那個蟲。

我不知於甚麼時候哭了。低低地顫動地哭了，忽而知道，這哭的不是我，仍是那個蟲。——蟲聲

上二例都是描寫秋夜的；一以月爲題，一以蟲聲爲題，一以景色爲主，一以作者底心情爲主。趣向不同，好壞雖難比較，然秋夜底情調，二者中，何者比較地能表示出來呢？不用說，後者勝於前者了。這個原因，由於(甲)欲以短小的文字寫繁複而大的景物，(乙)卻只寫蟲聲(一個蟲聲

的緣故。

欲在一小文中，遍寫一切，結果必致失敗。初學者作『春日遊某山記』，往往將上午某時出門，途遇某友，由何處上山，在何處休息，何處午餐，遊某寺葉洞，某時下山，怎樣回家等，一一列舉於短小的文字中。結果便成了一篇板笨的行事賬簿，當然沒有甚麼趣味可得的。

不但描寫景物是這樣，即在抒情文，感想文，議論文，也是如此。小品文底材料，與其取有系統的整個的，不如取偶發的，斷片的。例如：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去處，桃花依舊笑春風。

這是崔護底詩，所以讀了能使人感動，全在他能觸物興感，把偶發的，斷片的材料來活寫的緣故。如果平鋪敘述，把一切事件都說到，就成了『崔護某處人，一日在某處遇一女郎……』樣的一篇東西，使人讀了，最多也不過得着『哦，有這麼一回事』的感覺罷了。

就事件底全體來做小品文底材料，結果只能得到點輪廓，不能得其內

容。用譬喻來說，輪廓的文字，好像地圖，是不能作為藝術品的。我們要作繪畫樣的文字，不需要地圖式的文字。因為從繪畫上纔有情趣可得，地圖上是不能得到的。

從許多斷片的部分的材料中，選出最可寄託情感的一點，拿來描寫，這是作小品文的秘訣。好像打仗，要用少數的兵去抵禦大敵的時候，應該集中兵力，直衝要害，若要包圍式的攻戰法，就要失敗的。

#### 第五節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印象的

精細的部分的描寫，勝於粗略的全體的敘述和說明，這是從前節已知道的。那末，什麼叫做描寫呢？

描寫是照了事象把牠來從筆端現出的意思，和繪畫所用的意義相同。說明固不是描寫，敘述也不是描寫。舊式文章中，說明和敘述底分子很多，近來的文章，除了批評文感想文等以外，差不多都以描寫底態度出之了。

我國古來純文學作品中，很有描寫佳例，隨錄一二，讀者當能了解描

寫底態度。

山色例浸溪影，一路隨孤艇。——楊儀桃源憶故人

寒風吹水，微波綴作魚鱗起。——趙寬減字木蘭令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李陵與蘇武

斜日墜，荒山雲黑大垂暮，時見空中一雁來，冷入殘蘆去——蔣冕卜算子

於上列各例，讀者對於他們觀察事務的精敏，大約佩服了罷！簡單點說：描寫就是觀察底表出；不會觀察事物的人，是斷不能描寫的。前節所說的寧作小部分的描寫，不可作全體的敘述和說明，換句話說，就是要描寫的，不可是敘述的說明的。因為短小的文字中，若要裝載整個的有系統的材料，必致流於說明敘述，結果便只存了輪廓而使內容完全空虛了。

但從另一方面看，所謂描寫的，就是『印象的』底意思。我們與事物相對時，心情中必有一種反應或感覺，這普通稱為印象。描寫是照了所觀察的事象如實寫出，就是要把印象寫出。所以如果是描寫的文字，必會成

印象的文字。上面所舉的描寫諸例，都是印象的，都能將自己對於事物所得的印象，傳給讀者。

將自己所得的印象，不加解釋說明，直現出來，使讀者也得着同樣的印象，這叫做印象的。試看下列：

(甲) 才開窗，溼而且重的溫風即吹來，花壇底花枝都帶着水珠，薔薇已落了許多，有幾瓣還亂落在花壇外，沾着些泥土了。油也以雨，還絲絲地亮晶晶地從簷口掛下，羅岩山山腰以上，無聲地放着破絮似的雲，鉛樣的溼煙，低低地籠罩湖水，一切都沈滯得如在水銀中一樣。——

時雨的早晨

(乙) 起來正六時，天還未晴，開窗一看，溼而且重的溫風，就迎面吹來。花壇底花枝上，都帶着水珠，知道昨夜大雨。薔薇已落了許多，這薔薇是今年正月裏親自種的，前天才開，不料就落了。有幾瓣還亂落在花壇外，沾着些泥土，這大約是昨夜風大的緣故罷。

油也似的雨，絲絲地亮晶晶地，從簷口掛下，不從簷口去看，却看不出。羅岩山山腰以上，放着破絮似的雲，天恐一時不會晴呢，鉛樣的溼煙，低低的籠罩湖水，一切沈滯得如在水銀中一

樣。唉！真令人悶極了。

上面二例，（甲）只述目見的光景，（乙）則於述光景以外，又加入作者自己底解釋或說明。讀者讀了，不消說，是取前者不取後者的罷。因為前者比較地能把印象傳給讀者，且所傳給於讀者的只有印象，可以讀了容易感染。至於後者則像以諄諄的態度教示讀者一樣，讀者讀了，很感着不自由；且因所傳給於讀者的不止印象，夾雜着許多不相干的東西，所以印象也就不能分明地傳給讀者了。

我國舊式文字中，往往以自己底態度，強迫讀者起同感。如敘述一悲事，結尾必用『嗚呼，豈不悲哉！』敘述一樂事，必要帶『可謂樂事也已』之類。其實這是強迫讀者的無理的態度；悲不悲，樂不樂，讀者會感受，何必諄諄然教誨人家呢？

描寫！描寫！部分的精細的分寫，勝於全體的敘述和說明！再進一步說，要印象的描寫！

第六節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暗示的

前節的所謂部分的描寫，並非一定主張絕對地描寫一部分，目的是要從部分使人髣髴全體。既然能印象的描寫，把部分的印象傳給別人，全體影子，必然在其中含着，所以必能將全體底光景，暗示讀者。說明的文字易陷於輪廓的，範圍常有一定，文字就往往無餘情可得；描寫的文字，部分雖小，範圍卻無限制，可以暗示種種複雜的情景於讀者。所以數千字的說明，敘述的文字，有時効力反不及百字內外的描寫的文字。小品文底價值，大半在此。如果部分的描寫，只能收得部分的效果，那就不是好文字。在這個意義上，小品文遠比別的長文來得難作。據說，法國彫刻家洛丹，彫刻一胸像的時候，先作一全像，完成了再截去手足，而只留下胸部以上的部分。作小品文也非用這樣的態度不可。

不要說明的和敘述的，要描寫的，要印象的，暗示的，其實這許多話底根本完全相同。說明和敘述必無餘情，能描寫，自然會成印象的，同時

也自然是暗示的了。試看下例：

鄰家底柿樹，今年又結了許多的實了。這家有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去年這時候，他爬上樹去摘那柿子，不小心翻下來了。他哭得不得了，他底父母趕快將他送到醫院裏去，結果左手帶了殘疾了。他垂下了左手走過這樹旁的時候，總恨恨的對着樹看的。真可憐呢！——柿樹

這例徹頭徹尾是敘述的說明的。並無趣味，也沒有餘情，使人讀了，不過得着一個大概的輪廓，除了說一句「原來如此」以外，並不會起何等的心情。試再看下例：

近地的孩子們笑着喊着，忘了一切捉着迷藏，從折手以後，就失了大將地位的芳哥兒，悄然地在他自己門口徘徊，恨恨地對着那柿樹底彎曲的枝枝。他是因從這樹上翻下，成了一生不可回復的殘疾的。

圓圓的月亮，從柿樹底彎曲的枝枝旁上來了，「月亮彎彎……………」芳哥兒用眼角矚視着在狂耍的夥伴，一面大聲地唱了起來。眼淚忽然含不住了。

這例和前例，面目就大異，芳哥兒底悲哀，以及好勝的性格，將來的



運命等等，都可在此表露，是有餘情有個性的文字。前例是事情底全體，後例卻只是一瞬間的光景；而効力上，後者反勝於前者；可知部分的印象的描寫，可以暗示全體了。前例是地圖式的文字，後例卻是繪畫式的文字。

用了部分去暗示全體，纔會有餘情，在這裏，可以覺悟小品文並不是容易作的；所謂部分，要有全體作背景纔可以。並且，部分與背景底中間，最好要有有機的不可分的關係存在。譬如水上浮着的菱，雖只現一小部分的花葉，但水中卻有很繁複的部分潛藏着，而水中潛藏着的繁複的部分，和水上所現出的簡單的部分，還有着不可分的有機的關係。

暗示是小品文底生命，但所謂暗示，卻可分兩部分來看；一是筆法底暗示，一是材料的暗示。前者比較容易，後者實在很難。如能用暗示的筆法去描寫暗示的材料，那就是最理想的了。前面所舉的崔護底詩，其好處全在他能用暗示的筆法去描寫暗示的材料。

### 第七節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中心

前面曾說：小品文好像以寡兵抵大敵，非集中兵力，直衝要害不可。又說：如果取整個的，多數的材料，不如細密寫少數的部分的材料。這裏所謂中心，也就是這種態度底別一方面。

所謂中心，就是統一的意思。小品文字數不多，如果再散漫無統一，必致減少效用，沒有可以逼人的能力。試看下例：

仍不到六時就起來了。因循慣了的我，這幾天居然把貪睡的惡癖矯正，足見世間沒有甚麼難事，最要緊的就是克己。克己！克己！校中先生常講的克己二字的價值，到今方才了解。

盥洗以後，散步校園，昨夜新晴的天，又下起雨來。滿想趁今日星期出外遊耍，現在看去，只好悶居在校裏了。『不如意事常八九，』世間大概如此罷。——朝晨

上例前後二段間，並無何等的聯絡，所說的全是截然不同的事，就是無中心無統一的文字。令人讀了以後，不能得着整個的情味。這樣的時候，倒不如把兩種材料分作成兩篇小品文。

沒有中心，文字就要散漫無統一，散漫無統一的文字，斷不能動人。

但所謂中心，不是一定限於事項的統一，事項雖不前後聯絡，只要情調心理上能統一時，仍不失為有中心的文字。例如：專寫西湖底早景，是統一的。但於一短文中如果兼寫西湖底早景，夜景，雨景而確能表出西湖風景底情調（地方色）時，仍不失為有統一有中心的文字。試再看下例：

狗叫過好幾次了；父親沒有回來。在洋燈旁縫着衣服的母親，漸漸把針的運動寬鬆，手中的布也次第流到桌上去。

鄰家很遠，大哥昨日到上海作學徒去了。窗外的風聲，犬聲，壁上的時鐘聲，以及母親底輕微的鼻息聲，都覺得使我感着說不出的寂寥。

狗又叫近來了，母親很無力地張開眼來，好像吃了一驚似的，仍舊提起了皺羅羅布來一針一針的縫着。

夜不覺深了！——夜

上例材料上並不統一，儘有前後無關係的事項。但情調卻並不散漫，讀了可以使人得着一個整個的寂寞無聊的感情。這就是以情調心情為中心

的文字。

從此，可知文字不可無中心，這中心用事項來做，或是用情調來做，是不必限定的。只要不是雜湊的文字大概自然都有中心可說，因為我們要忠實地寫一事實或一情調時，決不至於說東扯西，弄成無統一的文字的。

#### 第八節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機智

小品文如奇兵，平板的筆法，斷難制勝，非有機智不可。我們觀察事物，有正面觀察和側面觀察二種。正面觀察每多平板，常不及側面觀察的來得容易動人。因為正面的部分，是大家都知道的，側面的部分，往往爲人所不顧及的。能將人所忽略的部分，從事觀察，文字就容易奇警，而表現也容易成功。

相傳：有一畫師，出了一個「花襯馬蹄香」的畫題；叫許多學生各畫一幅。大多數的學生，都從題目底正面着想，畫了許多落花，上面再畫一個騎馬揚鞭的人。這是何等地殺風景呢！有一個聰明學生，卻不一畫一片

花的瓣，只畫一匹馬，另外加上許多隻隨馬蹄飛的蝴蝶；畫師非常贊許。這是側面觀察成功底一例。

側面觀察，就是於事物底普通光景以外，再去找出常人心中所無而實際上卻有的光景來；這雖有賴於觀察力底周到，但基本卻在機智底活動。凡是事物，無論如何細小，要想用文字把牠表現淨盡，究是不可能的。用文字表現。要能使人讀了如目見身歷，收得印象，全在一二關於某事物的特色，只要是特色，雖很小很微，也足暗示某事物底全體。

例如：霽雨時候，要描寫這霽時底光景，如果用平板正面的觀察底方法來寫，不知要用多少字纔能寫出（甚實無論多少字也寫不完全的），在這時候，假使有人把『蛛網』詳細觀察，發見『霧樣的細雨，把蛛網繆成白色』的一種特別的光景，把這不大經人意的材料和別的事情景況寫入文字中，僅這小小的材料，已足暗示霽天了。試再看左列各句：

（一）正午的太陽，照得山邊的路閃閃地發白光。山脚大松樹底樹身上流着黃白色的脂漿。

(2) 日光在窗紙上微微地搖動，落葉掠下來在窗影上畫了很粗的黑線。——初冬時日

上二例都是側面描寫，並不瑣碎地把暑日或初冬底光景來說，而暑日或初冬底光景卻已活現了。

以上是機智底一方面的說明。機智還可以從別一方面說：就是文字有精彩的部分，和平常的部分可區別。文字壞的，或者是句句都壞，文字好的，卻不是句句都好。一篇文中，有幾句甚或只有一句好的，有幾句平常的。在好的文字中，這好的幾句底位置，常配得很適當。

在平常的文字中，加入幾句，使成好文字。這種能力，是作文者大概必須的。特別地在作小品文時，這能力格外重要。在小品文中，要有一句使全體振起的能力纔好。試看下例：

弱小的菊科花開出來使人全不經意，却顛顛地冷冷地鋪滿了庭階。無力的晚陽，照在那些花的上面，着實有些兒寒意。原來秋已來了——葉紹鈞母

這文末句，是使全體統一收束的，在文中很有力量。如果沒有末一句，文字就要沒有統一，沒有餘情了。又如：

正坐在椅子上誦讀英文，忽然一個蚊子來到腳膝下；被他一刺，我身一驚，覺得很難忍，急去拍時，已經飛去了。沒有多少時候，仍舊飛近我身邊，作嗡嗡的叫聲，我靜靜地等他來，果真他回到原處，他伸直了腳，用口管刺入我底皮膚，兩翼向上而平，好像在那裏用着他的全副精神似的。我拍死了他，那掌上粘溼了的血水，使我覺得復仇的愉快和對於生命的憐憫。——某君蚊

這篇所以還算好的，關係全在末一句。如沒有末一句，全體就沒了意義。以上二例都是以末一句使全文振起的；其實有力的句子，並不一定限於放在末了。

以上雖就描寫文而說，其實所謂側面觀察，所謂一句使全文振起，不單限於描寫文，在議論感想等類的文字中，也很必要。在議論感想文中，所謂『警句』者，大都是側面觀察成功的，有振起全文的能力的。例如：

戲子們何等幸福啊！他們自己隨意選擇了扮作喜劇或扮作悲劇，要苦就苦，要樂就樂，要笑就笑，要哭就哭。但是在實生活上，却不能這樣。大抵的男女，都被強迫了做着自己所不願做的角色。這個世界是舞臺，可是却没有好戲。——王爾德

日日地過去，無論那一日，差不多都是空虛，厭倦，無聊。在後也不留甚麼的痕跡。一日一日地過去，這些時間，原實是無意味無智的東西，然而人總希望共同生存。他們讚美人生。他們將希望擺在人生上面，自己上面，及將來上面。啊！他們在將來上面期待着怎樣的幸福啊！

那末，爲甚麼，他們認作來日不像正在過着的今日一樣呢？

不，他們並未想過這樣的事，他們全不喜想，他們只是一日日地過去。

『啊！明日，明日！』他們只是這樣自慰，直到『明日』將他們投入墳墓中去爲止。

可是，一等入了墳墓，他們也就早已不想了。——屠介涅夫

上二例都是名文，寥寥數言中，實已喝破真理底一面。其末句都很有力，使人讀了怒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知如何才好，又本章第一節所舉的雞，差不多全體是警句，可以參照。



第九節 實際作例和添削

(一) 第一步 文有用了想像作的，如冒險小說之類，其中所描寫的都非作者目見親歷之境，只是想像底產物。就是普通文字中，也不無想像底分子夾雜。但初學的人，用想像作文，實不如從觀察作文穩當。觀察第一要件在真實，觀察力若尚未養成，所想像的也難免不合實際。如畫家然，必先從摹寫實物人體入手，熟習各種形態，骨骼，筋肉的變化，然後可從事創作。

但是眼前的材料很多，從那裏觀察起呢？這本不成問題，所以發生這疑問，實由於着手就想創作名文的緣故。老實說，名文並不是一蹴可幾的。在初時，最好就部分的平凡事物中搜集材料，逐漸制作，漸漸地自會熟達，成近於名文的文字。文字的好壞，本不在材料的性質，而在表現底技能。善烹調的，無論用了怎樣平常的原料，也能做出可口的肴饌來。世上森羅萬象，一入能文者底筆端，就都成了好文章了。

(二) 由材料到成文字 無論甚麼材料都可用，只要仔細觀察了，把牠寫出來，就成文字；這樣說法，作文不是很容易的嗎？其實這是大大的難事。寫山原是容易，但要將自己所觀察得的，依樣傳給別人，使別人也起同樣的心情，這卻很難；并且不如此，文字就沒了意義了。

現在試示一二作例罷：

假定我們觀察春日的田野，在筆記本上，得到左列的材料：

- (1) 草青青地長着，草上有兩個蝴蝶在那裏翩翩飛舞，一個是黃蝴蝶，一個是白蝴蝶。
- (2) 小川潺潺流着，水面被日光反射成銀白色。
- (3) 遠遠的樹林，暈成紫色，其上飄着蓬蓬的白雲。
- (4) 兩個老鷹在空中迴旋，不時落近到地面來。
- (5) 溫風吹在身上，日光照在頭上，藉草坐了，竟想睡去，我不禁立了唱起歌來了。

材料有了，更要把這材料連綴起來成功文字。那末怎樣連綴呢？先就全體材料底性質考察：草——蝴蝶——小川——樹林——雲——老鷹——

溫風——日光。這裏面，樹林和雲是遠景，老鷹也比較地不近，草，蝴蝶，小川是最和作者相近的。照普通的順序，先說近的，後說遠的，原來的排列，似乎也沒大錯。但依原形連綴攏來，究竟不成文章。第一，接合不穩；第二，詞句未淨。

(1) 底句雖明瞭，但是不乾淨，多冗詞。「草」，「草上」，「兩個蝴蝶」，「黃蝴蝶」，「白蝴蝶」，相同的名詞疊出，文趣不好，應改削如下：

青青的草上，有黃白二蝶翩翩飛舞。

這樣就够了。(2) 沒有甚麼可刪，原形也可用。不過突然與(1) 連結，文有點不合拍。如果加入一句「草底盡處」，連結起來就不突兀，並且景色也較能表出。

其次是(3) 和(4) 了。這二者要互易順序，景物纔能統一，爲了與上文連結及表出春日的心情起見，上加一句「擡起倦眼仰望」，更得情味。其餘一仍其舊，將全體連綴起來如下：

青青的草上，有黃白二蝶翩翩飛舞。草底盡處，小川潺潺流着，水面被日光反射成銀白色。擡起倦眼仰望，兩個老鷹在空中迴旋，不時落近在地面來。遠處的樹林，暈成紫色，其上飄着蓬蓬的白雲。

溫風吹在身上，日光照在頭上，藉草坐了。竟想睡去，我不禁立了唱起歌來了。

這樣，文雖不工，但繁詞已去，連結也無大病，春野的景色，春日的情感，已能表出若干了。

再示一例罷。假如有這樣的一篇學生日記：

某月日，星期。

早晨，近處有一小孩被車子碾傷，門前大喧擾。我只在窗口望一望，不忍近視。後來知道這受傷的小孩是某家的獨子，送入病院以後即受手術，但願能就醫好。

正預習着明日的功課，李君來了，乃相與共同預習。所預習的是英語，二人彼此猜測先生的發問，不覺都皺了眉。

午餐與李君談笑共食。

午後到李君家，適他家有親戚來，李君很忙，我就回來了。  
傍晚無事。

燈下繼續預習畢，翻閱小說，至敲十一點鐘，始驚覺就寢。

先就第一節看，所記的是偶發事項，與自己無直接關係，似乎是可記可不記的材料。如果要記，應只用簡潔的詞句，不應這樣冗長，可改削如下：

早晨，有一個小孩在門口被車子碾傷，附近大喧擾。聽說就送入醫院去了。

這樣已够，再改作如下，則更好。

早晨，有一個小孩在門口被車子碾傷，爲之愴然。

『爲之愴然』這是感情的語句。加入了可以表出當時的心情。這種表示感情的語句，要簡勁有餘情，能含蓄豐富纔好。

再檢查第二節，這節中末句『皺了眉』，很好，但開端太冗滯，宜改削如下：

正預習明日的英語，李君來了。乃相與共同預習。彼此猜測先生底發問，不覺皺了眉。

原文『預習』兩見，『所預習的是英語』，是無所謂的說明。改作如上，就比較妥當了。

第三節無病。第四節『他家有親戚來』云云，也與自己無關係，可省略，改如下。

午後因送李君，順便一到他家就歸。

第五節的『傍晚無事』全是廢話；無事，無事就是了，何必聲明呢？當全刪。

第六節無病；末句能表出情味，不失為佳句。

#### 第十節 分段與選題

(一) 文底分段 文字的分段，和句逗性質一樣。同是表示區劃的。最小的區劃是逗，其次是句，再其次是段。有時還有空一行另寫，表示此段更大的區劃的。

分段不但使文字易讀，且使文字有序不紊，分段有長有短，原視人而不同，但大體也有一定的標準，就是要每段自成一段落，用前節的例來說：

青青的草上，有黃白二蝶翩翩飛舞。草底盡處，小川潺潺 flowing，水面被日光反射成銀白色。擡起倦眼仰望，兩個老鷹在空中迴旋，不時落近在地面上來。遠處的樹林，其上飄

着蓬蓬的白雲。

溫風吹在身上，日光照在頭上，藉草坐了，竟想睡去，我不禁立了唱起歌來了。

這文是分作三段寫成的。第一段着眼近處，第二段着眼遠處，兩不同，所以換行另寫。第三段是心情的抒述，和前二段敘述事物的又不同，所以再別作一段。換一着眼點，就把文字分段，這是普通的標準。

所要注意的，就是標準只是相機而定的。例如上文第一段，所包含的事物有草，蝶，小川三項；如果在全文描寫精細，不這樣簡單的時候；那末由草而蝶，由蝶而小川，都可說是着眼點底更換，就都應分段了（下面

二段也是這樣），上文所以合爲一段，一因文字簡單，二因所寫的都是近景的緣故。

分段還有把每段特別提出的意思，能使分出的文字增加強度。有時，往往因爲要想使某文句增加強度，特意分行寫列的。試看下列：

……K君從車廂探出頭來說『再會』，我也說了一聲『再會』，不覺聲音發顫了，K君也把眼  
圈紅了起來。汽笛威嚇似地一作聲，車就開動，我目送那車底移行，不久被樹林遮阻。眼前  
只留着一片的野原。

啊！K君終於去了。

我不覺要哭起來了。

這文末二句原可併爲一段的，卻作二行寫着。分段以後，語氣加強。連全文都加了強度了。能適當分段，也是文章技巧之一。但須入情合理，不可無謂妄飾。

(二) 題的選擇 文字中，有先有題目，後有文字的；有先有文字，



後有題目的。舊式文字，往往先有題目，隨題敷衍。其實，文字底好的，是作者先有某種要寫的事物或思想情感，如實寫出，然後再加題目的。特別地在小品文應該如此。

題目應隨文底內容而定，自不容說。但陳腐的題目，不能令人注目，有時因題目陳腐，使本文也惹起了陳腐的色采。過於新奇呢，又易使讀者讀了本文失望。所以題目非推敲斟酌不可。

舉例來說：前節所列春日寫景的文字，如果要定起題目來，是很多的：『春野』，『春景』，『遊春』等等都可以。但我以為不如定為『藉草』來得切實而不落陳套。

在小品文中，文字須苦心製作，題目也須苦心製作，題底好壞，有時竟有關於文底死活。儘有文字普通，因了題目的技巧，就生出生氣來的。

今天母雞又領了一羣小雞到離外去了。其中最弱的一隻，趕不上其餘的，只是那當地在後跟着。忽然發出異常的叫聲，掙扎飛奔，原來後面來了一隻小狗。母雞回奔過來，繞在那

小鷄後面，向小狗作着恣勢，小鷄伏活地奔近兄弟旁邊去，小狗懼於母鷄底威勢，也就逃走了。——親恩

這文材料很普通，文字也沒有十分大了不得。但「親恩」的題目實有非常的技巧。因了題目好的緣故，平凡的本文，也成了奇警的了，這是用題目來振起全文的一例。

---

國文讀本

蘇武傳 班固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廡監<sup>〔一〕</sup>。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sup>〔二〕</sup>路充國<sup>〔三〕</sup>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sup>〔四〕</sup>元年，且鞮侯單于<sup>〔五〕</sup>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遺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

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sup>〔六〕</sup>常惠<sup>〔七〕</sup>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緄王<sup>〔八〕</sup>與長水虞常<sup>〔九〕</sup>等謀反匈奴中。——緄王者，昆邪王<sup>〔一〇〕</sup>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sup>〔一一〕</sup>沒胡中，及衛律<sup>〔一二〕</sup>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

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緡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

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sup>〔三〕</sup>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sup>〔四〕</sup>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sup>〔五〕</sup>，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sup>〔六〕</sup>。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

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

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鬥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地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

，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死，賜武馬畜、服匿<sup>三三</sup>，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sup>三六</sup>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sup>三七</sup>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sup>三八</sup>爲奉車<sup>三九</sup>，從至雍械陽宮<sup>四〇</sup>，扶輦下除<sup>三一</sup>，觸柱折輦，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sup>三二</sup>從祠河東后土<sup>三三</sup>，宦騎<sup>三四</sup>與黃門駙馬<sup>三五</sup>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sup>三六</sup>；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sup>三七</sup>——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

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三八〕捕得雲中〔三九〕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嘔血，且夕臨〔四〇〕。數月，昭帝〔四一〕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四二〕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



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貫〔四三〕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四四〕，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我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四五〕，凡隨武還者九人。

武以元始〔四六〕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四七〕，秩中二千石〔四八〕，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四九〕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八十萬，復〔五〇〕終身。……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五一〕髮盡白。

【注釋】

(一) 移，一，平。移中，廐名；監，司管理之職者。

(二) 是時武帝巡邊，親至朔方，使郭吉風吉烏維單于。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怒，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終不肯爲寇於漢。

(三) 時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誤以爲漢殺其貴使，而留路充國不歸。

(四) 天漢，武帝年號。

(五) 右賢王，匈奴單于之弟。

(六) 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若今之兼辦外交官。

(七) 當惠，太原人，隨武使匈奴，留十餘年始還，昭帝拜爲光祿大夫；本始間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擊匈奴，還封長羅侯；後代蘇武爲典屬國，數有功，卒諡壯武。

(八) 緜，《女》，平。

(九) 虞常，長水人。

(一〇) 昆邪，一作渾邪，匈奴之屬部。今甘肅之張掖武威酒泉鎮番等地，是其封地。

(一一) 趙破奴，九原人，武帝時爲驃騎將軍司馬，擊虜樓蘭王，封提野侯；尋擊匈奴，爲所得，留十歲，復與子安國亡入漢。

(一二) 衛律，父本長水胡人，生長於漢；後使匈奴，還，懼罪亡降匈奴，匈奴愛之，以爲丁靈王。

(一三) 左尹秩，匈奴官名。

(一四) 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

(一五) 燼，山々，平。聚火無炎曰燼，即煙堆。

(一六) 息，謂呼吸。

(一七) 武帝時，南越王趙興立，其相呂嘉叛，盡殺漢使，立建德爲王。元鼎五年，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討之，追獲嘉及建德，南粵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一八) 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武帝知之，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

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怒罵，宛遂攻殺漢使。帝乃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十餘萬伐宛，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見漢書張騫李廣利傳。

(一九) 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二〇) 旃，與氈同。

(二一) 艸，才後，入，草木初生也。師古注：『古草字。』去，與弄（以，上）同，藏也。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

(二二) 鞞，以弓，平，乾革也。西域傳：『以大鳥卵及黎鞞眩人獻於漢；』前漢地理志：『張掖郡驪鞞縣。』於鞞疑即黎鞞或驪鞞。

(二三) 織，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網紡，組織之義。

(二四) 黎謂輔正弓弩也，從師古注。

(二五) 孟康曰：『服匿如罌，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

(二六) 丁令，即丁靈，種族名。

(二七) 李陵，成紀人，廣之孫，少爲侍中，武帝時拜騎尉，將勇敢五千人，自當一隊，出居延北，與單于遇，數敗之。會管敢亡降匈奴，言陵軍無後援，單于使騎並攻，陵力竭降。帝聞之，族陵家。單于壯陵，以女妻之，封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

(二八) 長君，兄也，言行次居長。

(二九) 奉車，漢官名，指蘇武兄嘉。

(三〇) 天子之學曰雍；棧陽，漢宮名。

(三一) 主扶輦下除道也。除，門屏之間也。

(三二) 武弟賢之字。

(三三) 后土，土官之神，禮：『中央土，……其神后土。』

(三四) 宦騎，謂宦者而爲騎也。

(三五) 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

(三六) 陽陵，漢縣名，屬左馮翊郡，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四十里。

(三七)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三八) 師古曰：區脫爲匈奴邊境爲候望之室。或說與「甌脫」同。

(三九) 雲中，漢郡名，今山西北部、綏遠南部之地。

(四〇) 衆哭曰臨。

(四一) 昭帝，名弗陵，武帝之子，在位十三年。

(四二) 上林、苑名，舊址在今陝西長安縣西。本秦舊苑，武帝更增廣之，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爲帝王游獵之地。

(四三) 貫，寬也。

(四四) 言欲乘機劫齊桓公於柯盟之時。曹劌史記作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與齊戰，三敗北，獻地以和。魯與齊會於柯而盟，劌以匕首劫齊桓公，遂復得三戰所失地。

(四五) 物故，死也。不欲斥言其死，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四六) 元始，明帝年號。

(四七) 典屬國，官名，武帝置，掌蠻夷降者。

(四八) 漢制：內自九卿郎將，外至郡守尉，皆秩二千石，分爲三等。中二千石，中之言滿也，月得俸百八十斛；其餘真二千石、二千石，各逐減三十斛。

(四九) 徐聖、趙終根，均以假吏副武使匈奴，至是同歸。

(五〇) 復，免役也。

(五一) 須，同鬚。

## 新生活運動綱要 蔣中正

### (甲) 新生活運動之主旨

新生活運動者，我全體國民之生活革命也。以最簡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滌除我國民不合時代不適環境之習性，使趨向於適合時代與環境之生活。質言之，即求國民之生活合理化，而以中華民族固有之德性——「禮義廉恥」為基準也。

我中華民族本為「重禮義」，「明廉恥」之民族。而「禮義廉恥」之於今日之建國，則尤為迫切而不可須臾緩也。

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任行之法則，本極高尚，時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狀態，而不免流為非人的生活者，厥為「禮義廉恥」不張之故。

我中華民國有三千五百萬方里之土地，其食衣任行之資源，本極豐富；時至今日，反多爭盜竊乞之現象，而不免流為非人的生活者，厥為「禮義廉恥」不張之故。

我中華民國有四萬萬之人民，其食衣任行之組織，本極鞏固；時至今日，反呈亂邪昏懦之現狀，而不免流為非人的生活者，厥為「禮義廉恥」不張之故。



今欲以優美之藝術，易其粗野卑陋之習尚，以固有之品性，化其爭盜竊乞之行爲，固有待於「禮義廉恥」之復張；然在此亂邪昏懦狀態之下，社會秩序紛亂，邪說橫行，人多沉迷陷溺，莫知所從，故施政施教，都如搏沙捕風，未易見效，振衣者，必挈其領，提綱者，必挈其綱，若欲改善今日國民之生活，必自糾正其亂邪昏懦，陷溺沉迷之風始。此新生活運動之所以爲今日立國救民唯一之要道也。

(乙) 新生活運動之認識

一、何爲「生活」

孫總理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是民生雖分爲四個方面，而生活實爲其他三者之總表現。蓋生存重保障，生計重發展，生命重繁衍，而凡爲達成保障，發展，與繁衍之種種行爲，便是生活。換言之：生活即是人生一切活動之總稱。

二、何爲「新」生活

爲欲繁衍生命，保障生存，發展生計而表現之一切行爲，因時代與環境之遞嬗變遷，而呈現不同之形式，演化不同之方法。時不可留，環境亦隨之而異，惟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始得暢遂其生。凡民族之生活，當其霸求適合時代與環境時，必須補偏救弊，一變其舊有生

活之趨向，此即謂之「新」的生活。

### 三、何爲新生活「運動」

人民生活之滿足，固有賴於政治之教，養，衛各種制度之盡善推行；但政治上各種制度之推行，與社會風俗習慣之關係，至爲密切，每當舊制度崩潰，新制度代興之時，苟不知提倡與其新制度相適應之風氣，以爲推行之助，則新制度每爲之紆迴顛蹶，末由展其效能。必須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而後其政始得爲之治也。水流濕，火就燥，社會運動之效用，正所以爲之濕爲之燥而已。故任何國家於革故鼎新之際，恆以「轉移風氣」爲先。蓋其力較政教爲尤大，其用較政教爲尤廣，而其需要亦較政教爲尤急也。此種「轉移風氣」之工作，即所謂新生活的「運動」。此運動之進行，端賴國民人人之自覺其需要。發乎己，應乎人，由近及遠，由淺入深。能修其身，所以立一家之風；能治其家，所以立一鄉之風；與政教相輔而行，而常在政教之先。與政教相得益彰，然不賴政教之力而始著者也。

### (丙) 新生活運動之目的

#### 一、爲何需要「新生活」

今日吾國社會，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發現於行爲者，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

善惡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當；本末不明，故先後倒置，於是官吏則虛僞貪污，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墜落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富者則繁瑣浮華，貧者則卑污混亂。其結果遂使國家絕綱廢弛，社會秩序破壞，天災不能抗，人禍不能弭，內憂洊至，外侮頻仍。乃至個人，社會，國家與民族同受其害，若長此不變，則雖欲苟延其鄙野的非人的生活亦不可得。故欲繁衍我羣衆之生命，保障我社會之生存，發展我國民之生計，非將上述各種病態，掃除而廓清之，並易之以合理的新生活不爲功。

## 二、爲何需要「新生活運動」

欲建立人民現代之生活，造成一個新社會，自不能無需於政治，尤其是需要教育。但過去中國之教育，乃至一切政治，皆病於虛與僞，唯其虛與僞，故法令無效，技術無用，機械無能。官守相同，效率終異，技術相同，成就各殊，機械相同，功用不一。今欲求法令與技術之有效，其關鍵不在法令與技術之本身，而在使用法令技術之人，欲求機械有效，其關鍵亦不在機械之本身，而在運用機械者之精神如何。人之臧否，固關係乎政教，而社會習尚所予人之薰陶鍛鍊，其效力迅速而普及，實非任何政教制度所能比擬。關於政教制度諸問題，政府方從事於改造，而不必贅。值此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吾人苟不願束手待斃者，應不坐俟其自然的推演，必以非常手段，

謀社會之更新。質言之，當以勁疾之風，掃除社會上污穢之惡習，更以薰和之風，培養社會上之生機與正氣，負此重大使命者，唯新生活之運動。

(丁) 新生活運動之內容

(一) 新生活運動之規律

新生活運動，就是提倡「禮義廉恥」的規律生活。以「禮義廉恥」之素行，習之於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故「禮義廉恥」者，乃發民德以成民事，爲待人，處事，持躬，接物之中心規律，違反此規律者，無論其個人，國家，與民族，未有不爲之敗亡者。

持懷疑論者，約有二端：

其一，謂「禮義廉恥」不過是一種美善的行爲，但恐智識技能不若人，則德行雖美善，亦不足救國。此說殆未諳本末先後之義，人因求行爲之完善，而後有智識技能之需要，否則，智識技能不過爲濟奸作惡之具。「禮義廉恥」者，乃爲社會爲團體爲國家惟一之規律；反乎「禮義廉恥」之行爲，其智識技能適足以損人，結果亦不能有利於己，敗羣害國而已。故「禮義廉恥」不獨可以救國，且可以立國。

其二，謂「禮義廉恥」不過是一種節文，凍餒不給，節文何用，推此說者之意向，乃由於管

子「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二語之誤解而來。殊不知「禮義廉恥」，爲人之本，未能爲人，何有衣食。蓋管子此言，僅示一方，綜其治平之要，仍以四維爲先。蓋有「禮義廉恥」之社會，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倉廩不實，可以人力實之。無「禮義廉恥」之社會，衣食不足，爭之盜之仍不得足，倉廩不實，爲竊爲乞仍不得實。「禮義廉恥」之行爲，乃糾正爭盜竊乞之行爲，所謂以正當方法求其足求其實耳。故反乎「禮義廉恥」之行爲者，衣食不足，終不得足，倉廩不實，終不得實，即使已足已實，而以爭盜竊乞行爲施於人與人之間，衣食雖足亦不能用，倉廩雖實亦不能享矣。世界最富足之都市，往往盜匪亦最多，此其明證。而今日一般「漢奸」「奴才」「國賊」「共匪」與乎「貪官污吏」等等，察其作惡之由，豈皆爲饑寒所驅使？祇忘其固有「禮義廉恥」之本心耳。「禮義廉恥」之重要如此，故必須以「禮義廉恥」爲生活之規律。

(一)「禮義廉恥」之解釋

「禮義廉恥」古今立國的常經，然依時間與空間之不同，自各成其新義，吾人應用於今日待人，處事，接物，持躬之間得爲簡要之解釋如下：

「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爲。

「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禮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謂之定律。理之在社會中者，謂之規律。理之在國家者，謂之紀律。人之行爲，能以此三律爲準繩，謂之守規矩。凡守規矩之行爲表現，謂之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者，宜也。宜即人之正當行爲。依乎禮——即合於自然定律，社會規律，與國家紀律者，謂之正當行爲。行而不正當，或知其正當而不行，皆不得謂之義。

廉者，分也。能分析是非之謂也。合乎禮義爲是，反乎禮義爲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謂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者，知也。即知有羞惡之心也，己之行爲，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羞。人之行爲，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惡。惟羞惡之心，恆有過與不及之弊。故覺悟要在切實。有切實之羞，必力圖上進，有切實之惡，必力行滄雪，此之謂切切實實的覺悟。

禮義廉恥之解釋，既如上述，可知恥是行爲之動機，廉是行爲之嚮導，義是行爲之履踐，禮是行爲之表現。四者相連貫，發於恥，明於廉，行於義，而形之於禮，相需相成，缺一不可。否

則，禮無義則奸，禮無廉則侈，禮無恥則諂，此奸，侈，諂，皆似禮而非禮者也。

義無禮則犯，義無廉則濫，義無恥則妄，此犯，濫，妄，皆似義而非義者也。

廉無禮則僞，廉無義則吝，廉無恥則污，此僞，吝，污，皆似廉而非廉者也。

恥無禮則亂，恥無義則忿，恥無廉則醜，皆似有恥而無恥者也。是誠所謂「恥非所恥」，則恥蕩然矣。如果其禮爲非禮之禮，義爲不義之義，廉爲無廉之廉，則「禮義廉恥」，適足以濟其奸犯，僞亂者之私而已，可不辨乎？

### (三) 衣食任行之解釋

衣食任行之遂行條件有二：一爲物質之資料，一爲精神的表現，物質的資料即食物，衣服，房屋道路舟車等是也。精神的表現，即飲食，服御，居住，行走等是也。

惟「行」之一字，有廣狹二義，狹義之行，訓爲行走。廣義之行，訓爲行動。故以廣義言之，「衣食任行」之一切動作，無一不可納諸「行」之範疇，而狹義之行。祇爲「行」之一端耳。

由此吾人可知：三民主義之「衣食任行」，乃注重物質資料之解決，而「行」之一字，係從一面的名辭之解釋，觀於建國大綱中「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一段可以

知矣。至現在新生活運動中之「食衣住行」之「行」字，乃兼有廣狹二義，吾之「行的哲學」意亦在此。觀於前章新生活運動內容之所述，其大意可得而知也。

#### (四)「禮義廉恥」與食衣住行之關係

食衣住行之遂行條件，由物質與行動兩事而具備，已於前章詳言之，「行」之爲訓，有廣狹二義，廣義之行，其於「禮義廉恥」之關係，亦見於「禮義廉恥」之解釋一章。茲俱不贅。今所欲言者，爲「禮義廉恥」如何直接表現於食衣住行之中。

食衣住行之遂行，可分爲資料之獲得，品質之選擇，與方式之運用的三個方面，今試分別言之：

一，資料之獲得應合乎廉——廉者明也，應明其分，苟非其分，一介莫取。質言之，食衣住行之資料，須以自己勞力換得，或以正當名分取予。若爭奪依賴，固所不可，即施讓贈與，亦所不屑。先儒所謂「失節事大，餓死事小」即此意也。

二，品質之選擇應合乎義——義者宜也，須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因地制宜與因位制宜。何謂因人制宜？老者衣帛食肉，不負載於道路，宜於飽暖舒閒，而少年僅以不飢不寒爲足，宜於刻苦鍛鍊也。何謂因時制宜？四季寒暖不同，飲食起居宜順時調節，以與氣候相適應也。何謂因地



制宜？南北土壤氣候不齊，近山濱水，生活習慣亦異，宜依地爲良，以與環境相適應也。何謂因位制宜？或臨萬民以執法，或帥三軍以禦敵，必有一定體制，始足以見威儀而蔽所事，要在不卑不亢，毋泰毋嗇，因其地位之上下以制宜也。

三，方式之運用應合乎禮——禮者理也，（一）須合乎自然的定律。（二）須合乎社會的規律。（三）須合乎國家的紀律。其具體事項，列舉於「新生活須知」，茲不具論。

「禮義廉恥」之互相連貫，前已言之，食衣任行之必合乎禮義廉恥，其間亦互相連貫，固無待言。無論其爲資料之獲得，品質之選擇，方式之運用，皆有密切之關係。如三者有一失禮，亡義，與不廉之事，即成爲生活污點，皆當引以爲恥也。

#### （戊）新生活運動之方法

##### （一）運動之責任

一，全部運動，由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主持之。各省市縣如有發起同樣運動者，乃可設會，但縣會應受其省市會之指導，而免分歧。

二，省市縣會應由省市縣中最高行政長官主持之。以省黨部，民政廳（或社會局）教育廳（或教育局）公安局及軍事機關各派高級人員一名，社會各公法團亦各派負責人員若干人共同組織

之，以資劃一。

三，鄉村農人由區保甲長，工人由廠長或工會負責人，商人由各業公會負責人，學生由校長教職員，軍隊由政訓處長與主管長官或軍隊黨部負責人員，公務員由各該機關主管官，家庭婦女由婦女協會，負責提倡。仍須由當地促進會派人指導之。

#### (二) 運動之工作

分調查，設計，推行三項。

#### (三) 運動之費用

一切費用應極力節省，由發起人與主持之人或當地政府籌給，但不得向外募捐。

#### (四) 運動之事項

由南昌促進會決定分發，先從規矩與清潔兩種運動開始進行。

#### (五) 運動的程序

- 一，由自己作起，再求之他人。
- 二，由公務人員作起，再推之民衆。
- 三，由簡要之事作起，再及其次。

四，由不費錢不費時不費力之事作起，再行其餘。

五，由機關團體，及公共場所，如學校，公署，車站，碼頭，戲館，公園，會場……等作起，再求之於全體之社會。

(六) 運動之方式

一，先以教導，後以檢閱——教導是以身教，口教，再以圖畫，文字，戲劇，電影為教。檢閱是由促進會派人查考或由其本處每年分季比賽，評定甲乙以獎勵之。

二，除原有隸屬之關係（如長官之於部下，父兄之於子弟，教員之於學生等）外，不得干涉一般普通朋友性質者，祇可勸導而已。

(七) 運動之時間

一切運動，只可在公餘，及休假等閒暇之時間行之，不可就誤本業。

(八) 結論

要之，新生活運動者，即除去不合理之生活，代之以合理之生活。如何能使國民之生活合理？曰必提倡以「禮義廉恥」為日常生活之規律。

一，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爲，求國民生活之藝術化。藝術者，非少數有產階級

之裝飾，乃無男女老幼貧富階級之分，實爲我全體民衆生活之準繩。所謂人的生活，與非人的生活之分別，即在於此，凡人欲盡其所以爲人之道，舍此莫由。故必以藝術「持躬待人」者，始能盡互助之天職，中國古代「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現今反爲東西列強建國主要之藝術，殊不知此即我中華民族持躬待人，修齊治平最優美之固有的藝術。現在社會之所以猜忌，嫉妬，怨恨，傾軋者，皆遺忘此藝術陶養而生之病態者。必以藝術「治事接物」，始能收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而其要旨莫過於格物致知，明辨本末，器求創造，術尙精微，能如是則粗野錯亂，簡陋卑劣諸弊自除。

二，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爭盜竊乞之行爲，求國民之生活生產化。中國之貧，由於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凡不生而食者，其食之所資，不出於劫奪，必出於倚賴，而皆由於不知「禮義廉恥」爲之也。故必須使生活生產化，而後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昔者齊楚之所以霸，今者意德之所以強，胥賴是耳。故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其道莫要於此。

三，提倡「禮義廉恥」使反乎亂邪昏懦之行爲，求國民之生活軍事化。國不能戰，無以爲國；廣土衆民，徒資寇盜，救國之弱，惟有尙武。方今赤匪充斥，內亂未已，版土日蹙，外侮頻仍

，帝國主義者與漢奸赤匪，內外勾結，皆挾其全力，以壓迫我民族，破壞我國家，吾人欲救此危機，完成其安內攘外之目的，亦非準備全國國民之軍事化，不足以圖存。而軍事化之前提，即在養成國民生活之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之習性，以求其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組織，盡責任，尙紀律，而隨時能爲國家與民族同仇敵愾，捐軀犧牲，盡忠報國也。

綜合上述諸義，約而言之；國民生活如何始得高尚？曰生活藝術化；國民生活如何始得富足？曰生活生產化；國民生活如何始得鞏固？曰生活軍事化。三者實現，是謂生活合理化。合理化所賴以實現之規律，曰「禮義廉恥」。「禮義廉恥」所賴以實現之事項，曰「食衣住行」。使我全體國民以「禮義廉恥」爲規律，實現之於「食衣住行」之中，則生活之內容充足，條件具備。是謂生活革命之完成。而我中華民族復興之基礎，亦即奠定於此。

### 新生活須知

#### 第一 新生活之準則

生活須知，禮義廉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共同一致，食衣住行，依此爲據，既適衛生，又合規矩，民族復興，但看此舉。

#### 第二 新生活典禮

何者爲禮，敬恭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將事，和氣肅容，善與人處，孝親敬長，克敦倫紀。

### 第三 新生活與義

何者爲義，一心濟世，厚人薄己，不爭權利，急公忘私，弗辭勞瘁，扶善除惡，以彰公理。

### 第四 新生活與廉

何者爲廉，既明且潔，嚴慎取予，操守有節，辨別是非，力排謬說，崇尚節約，以惜物力。

### 第五 新生活與恥

何者爲恥，心存羞惡，不屑卑污，尊重自處，不甘暴棄，力求進步，不圖苟存，寧死禦侮。

### 第六 新生活中之食

飲食養生，人之大欲，食貴定時，莫恣口腹，食具須淨，食物須潔，要用土產，利勿外溢，遇酒毋醜，食量有節，飲嚼無聲，坐必正席，飯屑骨刺，毋使狼藉，宴客聚饗，相讓舉饌，注意菌黴，生冷宜戒，鴉片屏絕，紙煙勿吃，恥養於人，自食其力。

### 第七 新生活中之衣

衣服章身，禮貌所寄，莫趨時髦，樸素勿恥，式要簡便，料選國貨，注意經用，主婦自做，洗滌宜勤，縫補殖破，拔上鞋跟，扣齊鈕釦，穿戴莫歪，體勿赤裸，集會入室，冠帽即脫，被褥常曬

，行李輕單，解衣贈友，應郵貧寒。

### 第八 新生活之住

住居有室，創業成家，天倫樂聚，敦睦毋諱，黎明即起，漱口刷牙，剪甲理髮，沐浴勤加，建築取材，必擇國產，牆壁勿污，傢具從簡，窗牖多開，氣通光滿，愛惜分陰，習勞勿懶，當心火燭，謹慎門戶，莫積垃圾，莫留塵土，廚房廁所，尤須淨掃，捕鼠滅蠅，通溝清道，和洽隣里，同謀公益，互救災難，種痘防疫，國有紀念，家揚國旗，敬旗敬國，升降循規。

### 第九 新生活中之行

行是走動，行亦作爲，舉止穩重，步武整齊，乘隊搭船，上落莫擠，先讓婦孺，老弱扶持，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兩目平看，端其聽視，拾物還主，相識見禮，遇喪知哀，觀火勿喜，噴嚏對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公共場所，遵守紀律，就位退席，魚貫出入，莫作吵鬧，莫先搶說，聞黨國歌，肅然起立，約會守時，做事踏實，應酬戒繁，嫖賭絕跡。

### 第十 新生活之推行

生活革新，乃除惡習，最先着手，規矩清潔，由簡入繁，由淺入深，先公後私，推己及人，由近而遠，由小而大，逐漸感化，力行勿懈，公務人員，在校學子，以身作則，率先做起，示人模範，彼此督促，團體家庭，次第實現，父訓其子，兄教其弟，夫婦相勸，朋友互勵，不費金錢，不耗時日，運動完成，風氣移易，奉告國人，一致努力。

## 文學發展之歷史途徑

文學是社會現象底一種，是上層的意識形態的一種表現，我們考察文學發展的過程，必須根據整個的社會構造底變遷，決不能把文學當做一種脫離基本社會構造的超越的獨特的東西。已往社會的發展，依據社會生產方法的不同，可以劃分做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文學的發展，也可依據社會的發展階段，同樣分做古代社會的文學，封建社會的文學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學。

不過在一種社會裏，並不是只有一種文學存在。譬如在封建社會裏，並非只有代表王侯貴族的封建文學，另一方面，也有代表着廣泛的市民羣衆的文學，這就是所謂市民階級的文學。在封建社會裏，這一種文學正是與封建文學不能相容的對立的東西。但是存在同一個社會裏的，代表兩個階級的文學，在歷史上並不是具有同等權利的。因爲同一個社會裏，某一



個特定的階級必有牠自身的特定的歷史使命，同樣，代表某一個階級的文學也有牠自身的歷史的使命，在同一個社會裏，代表兩個不同的階級的文學，因為所負的歷史使命不同，所以在那個社會裏的地位和權利，當然也完全兩樣。

譬如封建社會裏，當王侯貴族負擔着社會上的進步的積極的任務時，代表王侯貴族的文學也能完成牠底進步的積極的任務。正因為牠能完成這積極的任務，所以這種文學能成爲統治的支配的文學。等到政治方面，經濟方面，封建的王侯貴族都已經盡了他們的歷史使命，而成爲阻礙社會發展的階級，那末代表他們這階級的文學也必然失去歷史上的積極的意義，而漸漸沒落，萎謝下去。因爲已經盡了牠自己的歷史使命，所以除了轉向反進步的道路之外，沒有別的路可走。另一方面，一個負有新的歷史使命的，能够推動生產力底進一步的發展的階級，却在封建社會的胎內孕育起來，這就是「市民階級」。牠在文學上，也負擔一個新的歷史使命，執行反

對和打擊沒落的封建文學的任務。一直到市民階級獲得了政權之後，於是這一階級的文學就代替了舊的封建文學，在新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上做了統治的支配的文學。

資本主義社會成立以後，資產階級更加成長起來，資產階級的文學也隨着大大地發展。近代文學史上有名的人物，如德國的哥德，席勒，法國的巴爾塞克，福洛倍爾，莫柏桑，左拉；俄國的普希金，哥哥里，托爾斯泰；英國的笛更斯等等，這一些都是資產階級在完成進步的歷史任務時，代表着新興資產階級的作家。

中國是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下的半殖民地，民族資本在帝國主義的束縛之下，沒有充分發展的可能，所以反對封建統治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皇族專制的政治組織，但並不能建立純粹資產階級的政權，反而立刻與殘餘的封建勢力妥協，形成軍閥割據的狀態。一直到「五四時代」，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勃興起來，代表資產階級的文學

革命也隨着發動。但是在帝國主義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嫩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當然不能完成這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反而立刻掉轉身來勾結了封建勢力，投降了帝國主義，始終不能建立起純粹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來。所以代表資產階級的文學革命運動也只能半途而廢，並不能澈底地完成牠的任務。在中國不能產生像歐洲諸國一般的偉大資產階級作家，資產階級的文學運動只能發展到這樣微弱的程度，其最大原因就在這裡。

總之；新興的資產階級文學是較封建文學更進一步的發展，必然能夠負當更積極，更高度的文學任務。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主義的階段進入帝國主義的階段，資本家的獨佔發展到極高度，資本主義社會內的矛盾激烈起來，於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也隨着漸漸趨於頹廢，萎靡，消滅了原有的客觀的真實性，而加上了虛偽，欺騙，隱瞞的作用。直到最近四五年來，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根本的動搖——經濟之空前的恐慌，物價低落，失業羣衆猛增，窮困飢餓的大衆

充塞了各資本主義國的街道——內部的矛盾對立發展到了極點，於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也不能不完全喪失其活躍的生命，成了統制階級欺騙，粉飾，造謠，侮蔑的妙品，壓迫，破壞，緩和，抑制廣大羣衆底反抗運動的工具。這樣，文學上的主人公的任務，自然不能不讓資本主義社會裏廣大的被壓迫階級來負擔。

這一階級的文學，是建立在一個新的物質基礎上。牠負擔着肅清資產階級文學的矛盾和頹廢，而建立一種有新生命的文學的任務。而且這一個階級與以前歷史上的階級都不相同，牠不是解放了自己，實現了自己的利益就完事的，牠更進一步，要在澈底的自己解放中解放全人類，由澈底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而提高全人類的利益。這是牠的特殊的歷史的使命。

這階級的文學當然也和已往諸階級的文學不同，具有牠特殊的歷史的地位和使命，牠並不是僅僅反對資產階級的文學，而是要吸收已往一切階

級的文學底遺產，經過淘汰溶解，而建立起新時代的新文學來，根本終結「階級文學」的壽命。這就是這一新文學較其他一切階級文學的歷史的優越性。

不過所謂「終結階級文學的壽命」並不是隱蔽自己的階級性。反之，正要澈底地貫徹牠自己的階級性，然後過渡到全人類的文學。這過渡時期雖不很長，但却是一定存在的。

這一種新的文學既是產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胎內，而且是反對資產階級文學，要肅清資產階級文學的殘渣的，那末資產階級文學當然不會讓開路來，實行「無抵抗」。相反的，牠爲着掙扎牠自己的支配地位底永遠化，必然用盡一切方法來抵抗牠一樣。不過這種新文學的興起，是適應當時代的物質基礎的，所以無論那在沒落途中掙扎的資產階級文學用怎樣的方法來破壞和抵抗？勝利也必然是屬於這新興的文學。

總之，這新興的文學由歷史的條件決定了牠底特殊的地位與權利。牠

具有勝過資產階級文學及一切階級文學的優越性，而負擔着牠自己底特殊的歷史使命。

這就是歷史的條件，決定文學發展底必然的路徑。

---

活葉國文 (No. 0368)

八

文化學社

## 什麼叫文學

「什麼叫文學？」這一個問題，是常常要有人來問起的，尤其是那些想要研究而尚未研究文學的學生們。他的意思是問：所謂文學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東西？要研究文學，應當取怎樣一類的東西來做對象？研究起來應取怎樣的一種態度？因為要解答這些問題，就寫出下面這篇文字。

其實「文學」只是個懸空的概念；要去找牠的定義，往往只能找到一種不着邊際的理論，如歷來名人所下的文學定義那樣。我們看了這種不着邊際的理論，仍舊難免含糊，不清楚的苦惱。但我們如不用直接的說明，而從各方面去看牠。或許反可以得着一個比較明瞭些的觀念。

一、我們先看文學在許多學科中的位置 每一種學科，都是以人類的生活做中心，都和別種學科有脈脈相通的關係，都不能用一條鴻溝似的界線和別的學科判然劃開。但為研究上的便利起見，不得不有各科的分類，



所以各學科都有他自己的相當位置。如果我們把所有的學科分爲三大類別——自然學科，社會學科，人文學科，文學的位置自然就要到人文學科的一類裏去找。人文學科中之與文學最爲接近的有修辭學，史學，哲學等。他們很相近。但各有各的特殊位置。文學和修辭學很相近。因爲都是講究「文字的運用的」；但後者是以運用時的法式爲對象，前者是以運用時的藝術爲對象，二者不容相混，文學和史學很相近，因爲都是記述「人事的變遷」的；但後者是以整理關於人事系統爲目的，前者是以表出人事中所含有的生命爲目的，二者亦不容相混。文學和哲學很相近，因爲都是探刺「人生的實際」的；但後者是從理智方面攷求人生的究竟，前者是從情感方面呈露人生的真相，二者更不容相混。有時修辭學，史學，哲學等都會有很好的文學意味，但我們祇能從此看出他們相互間的關係，而不能就此混亂了他們各自所應占的領域。

二、我們再看一看文學的內容 你們須記牢：文學是個抽象的東西，

是從許多具體的文學作品抽出幾個普遍的性質和一般的類別，使研究文學或愛好文學的人，對於文學作品有個接近的路徑，領會的方法。所以文學自己是沒有內容的。但爲便於說明起見，不妨姑認文學作品的內容爲文學的內容。簡單些，我們可說文學的內容是「人生」，上面說過，一切學科都是以人生爲中心的，所以現在這樣說，總嫌壘統，不如說，文學的內容是「人生的情感方面」。人們除掉智識的生活外，還有情感的生活：事實上，後者實占去人生的一大部份，文字是智識的記號，也是情感的象徵，但用以發表智識時，文字的功效很大。大凡真確的智識，都可以用真確的文字發表，無論他怎樣進化，究竟容易把握，容易裝進定形的文字裏去。我們一看「三角形內角之和等於兩直角」就能很清楚地了解這話的意義，因爲牠已將這智識完全表出。可是一遇着情感就不這樣了，情感是不易捉摸的東西；他變動太複雜，盾匿得太迅速，不許生硬的，笨重的文字去追隨，去摹擬。眞能自在的，精密的表現情感的，只有那音樂。其次是舞蹈

，雕刻，繪畫。最後是文字。所以最好的文學，一定是儘量的接近音樂的境界——內容和形式完全合一。換言之，文學的內容，要是純粹的情感，要是剎那間生命所流露一片整個的，不可分析的經驗之原形。因此，我們要鑑別一篇文字，是否是文學作品，我們祇須問：他能令我們感覺着什麼？牠給我們一種什麼印象？我們若覺得在那裏面找着了「人」的經驗，「人」的生活，「人」的自我之跳動，我們就可毫不遲疑的說牠是真正的文學。我們若覺得牠是要引起我們高潔的情思，或使我們享受甜美的陶醉，或教我們發生遐遠的馳慕，我們就可以大胆稱牠為真正的文學。反之，我們如覺不到那些東西，那便無論牠鑲着怎樣驚人的秀詞麗句，含着怎樣高深的至理名言，畢竟不能不把牠擯斥於文學之外。我們讀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

及

「樂莫樂兮新相知，

悲莫悲兮生別離，」

的時候，不暇想到他的意思是什麼，文字是什麼，只覺得有個整片兒的，不容分析的情思在那裏悠悠波動。這就是人們心胸中悲，喜，哀，樂的經驗的波動，就是人們的生命自己波動。

三、文學的形式 上面說過，表示情感的，不單是文學，還有音樂等等他種藝術，人們的生命是一個流，不斷的向着一個永久流去。也有時聚成大海，波浪拍天，有時滙爲小河，慢聲低唱；有時受着太陽唱金光，有時常對明月發微笑；更有時蒙了雲霧，現出了淒淒的顏色。然而他終究是個流，永遠不斷的生命之流，這個流反映在聲音上成爲音樂，反映在色線上成爲繪畫，反映在形體上成爲雕刻，反映在動作上成爲舞蹈，而反映在

文字上便成爲文學，因此，別種藝術的形式是音，是色，是形體，是動作，而文學的形式是文字。

我們總結二，三，兩節，可以說——

「文學是用文字做形式來表示生命之流的純粹感情」

這話從反面講，可分成兩句，

「在形式是文字而內容不是純粹的情感的不是文學：

內容是純粹的情感而形式不是文字的不是文學。」

四、文學的使命 文學是藝術之一，知道了藝術的功用，就可以知道文學的功用。杜威在他的人性行和爲（一本書裏說（第二卷第六章）：藝術的功用，就在生命的調和。這調和的意義有二。從消極方面說來，人們道德的，理智的生活。是緊張的，約束的，所謂緊張，約束，就是人的「性」有一部分已經得着舒展而別一部分——常是情感的一部分——被壓伏了好久，因而精神上肉體上都感着一種不舒服。人性的各部分，在全人格上

是占一樣重要位置的。人如一天到晚常度緊張的生活，只使人性的一部分舒展而別部分沒有活動的機會，這是個人在社會都要受到損傷的，所以須得要有藝術來做生活的調劑，使人性常受壓伏的一部分亦得舒散一下，揚眉吐氣一下，使人的性格不至成爲畸形的——如急躁，易動悲愁，執拗，怯懦等等，這是文學消極的功用。然文學較大的功用，還在積極方面。原來「人」是「人性的一束」（現在心理學家這樣說），人的行爲就是這個那個的「人性」之活動。人性的活動，止有三條可能的路徑：（一）是一觸即發隨起隨落的盲目衝動，（二）是觸起之後，不即發作，盤旋躊躇，釀成一種有持久性的，循軌的，有目的的動作，（三）不堪壓伏，激成反動。這第三的反動，又有兩種形式：一是變本加厲的反常動作，這常是激烈的危險的；一是在實際上找不到出路，就遁入空想的一途，這雖在實際上看不出什麼危害，但着實有許多人們的心思才力，很有價值，很有用處的心思才力，因而坑葬在無何有之鄉了。社會的習俗，個人的習慣，都有一種固定性，對

於人富於冒險性，創造性的一束人性，常要加以限止，或竟很嚴酷的壓伏着，不讓其出頭露面，因而社會及個人所受有形的或無形的損失，常是要有不知多少。現在有了藝術，就可補救日常生活中那種呆的，緊張的缺陷，使那些不能在實際上找到出路的「人性」，跑到藝術中來得着一種高尚的，建設的活動，做有生產的工作，以為積極的練習，使人生不陷而為乾枯的，狹窄的牢獄，而變成豐富的，廣大的有生氣的遊戲場。所以從表面看來，藝術似乎在人生上沒有什麼功用，而實在比到道德，禮法等理智的產物，要有大得二十四倍的功用。杜威有句很驚人的話：「把藝術當做涵養德性的東西用，那便冤枉了牠了。因為使牠做了人家能做的事，而牠所能做而人家不能做的事，倒因此扭誤了。」

文學除負帶上述一般藝術的使命外，還負着一個特殊的使命，就是預言的使命。文學是時的先驅者，這是誰都承認的，社會上有了不安，都迅速地在文學上返映了出來，社會的組織將有什麼變動——起什麼革命，也

老早就可以在文學上見到朕兆；文學家的幻想到數十年或數百年之後果然實現了的例子，隨處可以我着。所以說，文學是生命之流的試驗紙，是社會生活的測候器和地震計，能够預告生命之流的氣溫升降，爲生命的地殼的社會組織之變動，這是因爲文學純是人們情感的流露，人們的情感對於生活的苦樂和社會組織的調協與否，其覺察力比知覺要敏銳得多。我們很可以在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照見當時人心的趨向，預測將來當起什麼變化。這是文學在人們生活史上有唯一的價值的地方。

五、文學的定義 現在我們可以替文學下一個定義了。即「文學是用文字的形式，表現生命中的純情感，使人生得着一種常常平衡的跳躍。」我們還可補足一句，說

「文學的內容要充實，真確，自然；文學的形式要精密，慰貼，自在。」

總之，文學以愈接近於音樂的境界——即形式與內容愈能吻合



---

活葉國文 (No. 0369)

，和，一，爲極則。

一〇

文化學社

## 文藝漫談 講給中學生聽 公木

### (一) 讀什麼？

我們開始研究文學，首先感到困難的，便是看到汗牛充棟的文學書籍，不禁望洋興歎，不知從何處讀起，其實，這倒用不着煩惱，只要我們瞭解了文學的性質，確定了究研文學的目的，這『讀什麼？』的問題，自然也便迎刃而解了。

我們知道：文學不是高人雅士的娛樂品，不是公子小姐的自淫具；文學乃是形象地表現某一特定社會生活的東西，它可以暴露出舊社會的罪惡，它可以描寫出新社會的進程，它可以提高人類生活的興趣，文學不應當有藝術的價值，還須要有社會的價值，並且藝術的價值，必須是配合着社會的價值來估定的。同是三百篇，在孔子的時代，便『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禽獸草木之名。』但到現

在，除了少數的弓腰駝背的老先生，很少再對那些古董發生興味了，這原因，便是由隨着時代的演進，三百篇的社會價值，已經消失，因而它的藝術價值，也就不得不減低，同樣，荷馬的詩莎士比亞的戲劇，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其對我們的價值，比較起對他們寫作的當時，一定也要渺小的多了。

再說，我們研究文學的目的是什麼呢？當然，我們研究文學，不是爲的娛樂，不是爲的消遣，也不是單單的學點作文技術；而是想着由文學作品內，認識社會活動的真相；從文學作品內，獲取我們生活的資料；從文學作品內，豐富我們的思想，陶冶我們的情感。

因此，無疑義地，我們所需要的文學，乃是能够最正確的反映出現社會的現實，最熱烈地呼喊出生活上的痛苦的作品。談到這裡，我們需要『讀什麼』已經是非常顯明的了。

有人曾指出莊子和文選來，以爲這是今日青年應讀的書，但是，我們

以爲：這些書還是讓給那些骸骨迷戀者去哼唧吧；它已經和現在的社會，和我們的生活，絲毫不發生聯繫；所以，要想做一箇現代的青年，這些書是不必讀的。

有些青年，接收了父兄的囑咐，書桌上時常擺一箇古文觀止或古文釋義，搖頭幌腦地朗誦，並且還有的竟被那些鏗鏘的聲調所沉醉。其實，這些古文，早已隨着封建社會的崩潰而變成了僵屍，如果我們不想把自己也變成一箇僵屍，趁早收拾起它來吧！

又有的青年，好像著了魔似的，沉迷在紅樓夢西廂記這一些書裡了，同樣，我們認爲也是不應該的，因爲這些書的價值，乃是在它把士大夫浪漫行爲與沒落貴族的荒淫生活，綜錯地表現了出來，現在，社會已有改革代替貴族的是軍閥與官僚，代替士大夫的是教授文丐，他們也浪漫，也荒淫，甚至他們還殘暴，蠻橫；但無論如何，他們的生活姿態，已不像西廂紅樓所顯示的那樣了，西廂紅樓所給與我們的，已不是對社會之正確的認

識，而只剩了性的刺激與引誘，這些書，還是讓那些有閒情逸緻的人，去作感官的娛樂與有閒的消遣吧！

還有一種青年，自認爲自己的思想是很新的，新的証據，便是很喜歡着那些三角四角的戀愛小說和吞彈吐劍的俠義小說，其實，這些書不是迷糊藥，便是麻醉劑，俠義小說是有意避開現實社會而引人想入非非，現實社會是罪惡的，要改這社會，只有社會的每一基本活動細胞自己負起責任來，而俠義小說指示我們的，却是等待着那些俠心義骨的英雄來拯救，實際上，這些英雄永遠不會有，所以人類也便應該於永遠沉淪於呻吟痛苦中，至於那些戀愛小說，其客觀的作用，也不過是以性的刺激來軟化我們所受的痛苦，來緩和我們對於社會的指摘，也就是來阻住我們求生的前路，試問，我們爲什麼要浪費時間與精力，讀這些於我們不徒無益，而有害的作品呢？

那麼，我們應該讀的，到底是什麼呢？如前面所說，我們所需要的文

學，乃是能够最正確地反映出社會的現實，最熱烈地呼喊出生活的痛苦的作品；亦即是能够把人類的複雜性與豐富性，在現社會的進展中，在肯定與否定的關鍵內活生生的描寫出來的作品。

我們可以讀阿Q正傳，因為它不僅描寫出來了一個在初期革命過程中，農民的典型人物；而且還描繪出了沉淪於封建狀態的中國社會之全面目。

我們可以讀子夜，因為它指示出了：中國的工業資本，在農村破產和帝國主義傾銷的夾攻中，必然臨於崩潰的趨向。

我們可以讀屠場，因為它揭穿了在「文明國家」內，工人生活痛苦，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罪惡，證明了「金元帝國」之說教者的謊誕無恥。

我們可以讀鐵流與潰滅，因為它描述了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工人與農民鬪爭的姿態；指出了被壓迫者唯一的出路。

我們可以讀佈羅斯基，因為它描寫了社會主義成功後，集體農場建設

的情形，指示了全人類將來（已經是一部份的人現在）的生活進程，自然我們可讀的書還很多，上面不過是略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根據這件標準，在今日紛紛龐雜的出版物中，去選擇我們應該讀的東西，雖然如同披沙鍊金，却很可以時時見寶的，有志文學的青年們，請自己去留意吧！

## （二）怎樣讀？

把要讀的書選定了之後，緊接着發生的問題，便是：怎樣讀法呢？現在，我們就來討論這個「怎樣讀？」的問題。

文學，在一般的人看來，以為本質上就和社會科學不同；其實，這是不正確的，這錯誤是由於把文學當成了娛樂品而引起的，在本質上，文學和社會科學同樣是表現社會的真實；不過社會科學是理論的解剖，而文學却是生活的描繪，兩者之不同，只在其表現方法而已，但是，我們讀文學的作品，和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却需要兩種根本不同的態度，社會科學是直接啟發讀者的理智，文學則首先刺激讀者的感情，所以，要讀社會科學，

要有冷靜的腦（理智），讀文學作品，則需要熱烈的心（感情）。這一點，在談到怎樣讀文學作品以前，首先應該要明白的。

到底應該怎樣讀文學書呢？我們可以分三點來解答這箇問題：

第一，吸取：通常最普遍的讀書法，是熟讀，讀了一遍又一遍，讀的滾瓜流油，這便算達到目的了；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便是根據這種道理推演出來的。其實這只能算是讀古文和舊詩詞的方法，因為古文和舊詩詞，唯一所想學取的乃是辭藻和抑揚頓挫的筆調，不熟讀強記，便無從學起。但是如果把這種應用於讀現代的文學作品，那就未免太笨，前面已經說過，我們讀文學作品，並非單單爲的學一點作文的技藝，而是要認識客觀的社會，豐富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是作品的內容。譬如讀一篇小說，我們要注意的，是故事的如何展開，在故事中，主人翁的如何活動，以及這故事表現的中心問題是什麼，作者對這問題所持的態度如何，簡單說，只要吸取那故事的本質，其他



，枝枝節節的描寫，忽略過去也沒有關係。

第二，過濾：對於一篇作品，僅僅吸收其內容，自然還嫌不夠，因為作品的內容是多式多樣的，有的固可資養我們的生活，有的還能腐蝕我們的生活；有的固可增加我們的認識，有的還能模糊我們的認識；因之，我們必須把所讀的東西，用客觀的社會現象和自己的生活經驗作篩子，加以過濾，亦即是把作品的內容，同現實對照對照，看看他所描寫的到底與現實相符合否，究竟與現實的距離有多遠。總之，我們不應沉迷於虛無的境界，和美麗的幻想之中，我們應該把一篇的任何文學作品，都當做社會科學來讀，都當做生活記錄來讀，如果他完全是虛構玄想，不合現實，我們便應特別指摘出來，不要被其所騙，舉例來說，小說大地，（美國布克夫人作）許多人都認為是一部描寫中國農村最好的作品，作者很精細地描寫了中國農村衰弱和農民飢荒，而把造成這現象的原因，歸之於天災和命運。但是，客觀的現實是怎樣呢？很顯明地，破壞中國農村的主要原因，是

軍閥混戰的騷擾和強列的經濟侵略，如此，我們便可以知道，大地這一部小說，多少是歪曲了現實的。我們如果讀這本小說時，不可不指出這一點；如果瞭解了這一點，對這本小說才能够有更正確的估價。

第三，批評：最後我們便可談到批評的讀法了。所謂批評；並不是吹毛求疵，推敲字句，而是從整個故事的開展上來觀察故事的各部分：作者的手法好不好呢？有沒有他把內容生動的烘托出來呢？他能不能給與讀者一箇強烈明快的印象呢？現在一般流行的作品，尤其是在中國的文壇上，最大的毛病，是不能表現出客觀現實的豐富與複雜性，多半只是一般化描寫的類型化；這錯誤是由於作者生活的空虛，沒有深深地滲入到客觀現實的裡面去，只憑一點抽象的想像，浮面的觀察，得到的只是片斷的概念，並非活生生的現實之本質，所以便產生了『公式主義』，『尾巴主義』千篇一律，死氣沉沉，我們讀現代的作品，尤其是讀中國現代作家的著作，不可不注意這一點。

以上三種方法：吸取，過濾，批評，當然頂好是同時並用，但也可以使用於不同的階段，例如初學的人，只能吸取作品的本質，也便够了；更進一步，再過濾作品的內容；最後，纔談到批評，因為批評乃是能夠吸收能夠過濾以後的事。

### (三) 怎樣寫？

所謂「寫」也便是「創作」；人類是有發表欲的，讀過幾本文學的書籍，便也退想自己提筆創作，這是很自然的要求。

不過，談到創作，一般青年；有着兩種錯誤的態度，是急須糾正的：一是怕創作，一是亂創作。

先說怕創作：有的人把創作看的很神秘，認為那全是天才的神工，庸流俗方，不足語此，這是不對的，創作並不是騷人墨客的專業，也不是才子佳人的獨職，創作最要的條件是要有豐富的內容，也便是要有真實的感情，而感情是人人所具備的，痛苦了要哭，快樂了要笑，「發乎中，而形

諸外」，這乃是感情之自然的流露，所謂創作，也不過如此，現在，看一看我們的生活吧：高利貸的壓迫，混戰的騷擾，失學的威脅，婚姻的痛苦……難道我們一點也無動於衷嗎？不，我們的感情是成天在激動着！那末好了這便是我們創作的材料，最好的材料，有了材料，還何必怕呢？是的，還有一箇「技巧」的問題，材料是有了，却苦於無法表現，但這是無需怕的，本來我們是在學習階段，只要有正真的感情，努力練習，自強不息，技巧終有臻於純熟的一天，反之，一箇生活空洞，感情虛偽的人，縱有神斤鬼斧的手段，也絕對不能產生出有價值的作品來！

茲再說亂創作：這和前一種態度極端相反有的人認為創作不過是白紙上的寫黑字，只要亂想亂寫，就可以產生偉大的作品，其實這是作夢，創作不是文字的遊戲，只有那些沒有生活實感的人，才無病呻吟，裝腔作調，糊塗亂寫，把創作看成一種娛樂或消遣，再不然便是應酬故事，敷衍文債；這種人縱使著作等身，也不過是一堆廢紙；因為如前面所說，文學乃

是表現社會生活的東西，胡塗亂寫，當然於社會生活無干，也便根本算不了文學，所以，我們對於創作，總要抱着嚴肅的態度，寫一首短詩，作一篇小說，都是一項工作，並非玩玩而已，有的人主張要『以搏獅之力來寫小品文』，這種創作態度先應該取法的。

總之，創作這一回事，既沒有公雞下蛋那般困難，也不像撒尿屙屎那般容易；我們無須害怕，也不容亂來，創作之先決的條件是要有豐富的生 活，和正確的觀點，生活豐富了，自不愁沒有材料；觀點正確了，然後才能够分析那些材料，駕馭那些材料，所以，我們要想學習創作，最主要的 是多多觀察社會體驗生活；其次是選讀幾本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書。

現在，我們來講構成篇創作的過程。

(一)選擇材料：一篇小說和戲劇構成的骨幹是故事，（這裡不講到詩，是因爲詩除敘事和史詩外，並不包含着故事，而只是一瞬間感情高度的衝激，）這故事，便是我們創作的題材，在寫作時，首先應該注意的是：在

這煩瑣的生活中，應該截取那一片斷做我們創作的題材呢？

(二)整理結構：做過第一步以後，我們便把那截取的某一片斷，經過頭腦的整理，構成一箇有條理的故事，這裡邊便包含着認清故事的重心在那一點，即我們表現的中心點是什麼，以及主人翁在這故事中如何出現，如何活動。

(三)遣詞造句：第二步做過以故，我們便可毫不遲疑地用我們所能用的字句，把那故事照實寫出來，描寫技術的尺度是簡單明快，能够把人物充分了表現出來，能够把故事充分敘述了出來，使人讀後，不感覺沈悶，而能得一副清晰強烈的印象。

(四)修改潤色：寫好之後，不能馬上便認爲大功告成，不再努力，我們必須再在文字，及結構上，細心修改，重加潤色，描寫不充分的地方，要增強它；描寫多餘地方，要刪掉它，就是大作家寫作，也不能一揮而就，便白玉無瑕；何況我們是重在學習，尤其不應忽略了這自我教育的最後一

步。

最後，我們還須明白：創作便是從事文學者的實踐，並不是讀幾本創作經驗或文藝作法之類的書，便可以盡譜三昧，全通七竅的，我們必須是  
一次一次的練習，越多越好，不灰心，不洩氣，失敗了再來作，成功了便  
求進步！然後才能够升堂入室，達於成熟之域。

## 南京新生活運動促進會開會詞

汪精衛

新生活運動是中國待救的關鍵，亦民族復興的關鍵，我人對此抱有極熱烈希望。前接蔣先生電，謂新生活運動從南昌做起，再推及他處，以免務廣而荒。又將辦法寄來囑斟酌妥當，然後由京提倡，示全國準範。可知蔣先生對此熱心，亦極小心。然各處聞南昌發起，即同時響應。可證此項運動，為全國人民所急迫需要，故一致努力，同時去做，使其精神意義擴大明確。際此發起之初，謹舉應注意者三點：（一）新生活運動最要條件，為化散漫為整齊，化污垢為清潔，化雜亂為單純，化奢侈為樸素；（二）革故鼎新之事，稍一不慎，便會擾民，故不但應熱心，且應小心；（三）提倡新生活須注重個人之自覺，否則變為作偽。此外在提倡時，應牢記「誠實的」與「科學的」六字，即以誠實的科學的來推行新生活運動云。



國文讀本 (No. 271)

二 文化學社

## 新生活運動宜注重「禮樂」與「時間」 蔣中正

近來南昌整個的社會，天天有進步，前方剿匪的將士，也天天有進步，這是新生活運動發生以來的好現象。今天我想將新生活運動所最要注重的幾件事，和大家講一講。前次我講新生活運動之要義已經講過：「新生活運動就是要使我們全部生活都合乎禮義廉恥」。因為無論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機關，一個家庭，以至每一個人。要向上發展，要成功任何大小事業，都必須依據禮義廉恥的精神。所以不僅整個民族的生活，國家的大事，要依據禮義廉恥。就是個人的私生活，也不可離開禮義廉恥，這是我們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準則。現在我們再問這禮義廉恥中那一件事最緊要呢，我們看這四個字排列的次序，就可以知道。

第一要緊的就是「禮」，再看我們中國從前教人的科目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也是以「禮」為最先。「禮」既是四維和六藝的首要，所以我們要造成一個文明進步安固發展的國家，社會家庭或是一個機關，就先要有「禮」，無論軍隊學生子弟或國民，如不注重禮，便一切都沒有用。我們負有教導責任的人，如果知道這個道理，便沒有一個人不能教好。受教的人如果知道這個道理，也就無論什麼學問都可以學好，無論什麼事情都可以完成。現在一般的毛病

，就是不知「禮」的重要。所以無論是學校，軍隊和社會，統統不能成一個東西。像這樣下去，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業，完成革命，實現總理的主義呢。

大家要曉得，人和禽獸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呢。很多的禽獸也會講話，有種種特殊的技能與知覺靈敏。至於飲食居住更不必講，都和人類沒有什麼根本區別。然則人和禽獸根本的區別在那裏呢？就是在乎知禮與不知禮。人之所以爲人，既是因爲知禮，那麼如果做一個人而不知禮，不重禮，不行禮，那便不能叫人而和禽獸一樣。所以父母既生下我們做一個人，就要學禮知禮行禮，才可以無忝所生，不愧做一個人。大家應當曉得。總理平生所著的第一本書，就是民權初步，講社團的組織會議的方法，都是團體活動或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總理講三民主義講了幾十年，何以他不先著一本三民主義，而要最先著民權初步呢。就是看了中國人一點不懂團體生活的秩序，不懂禮節，所以要先著這一本民權初步，拿社會上一切禮的基本來教導一般國民。民權初步包含一切禮的精神，實在是最完善切用之「禮」的實習。如果人家連民權初步都不知道，那末，一切社團的活動，便全無禮法，什麼社會團體的組織都不能成功，國家格外不必講。所以我們要想實現主義完成革命，建立自由平等的國家，一定要先有社會建設的基礎，即是要熟悉並做到民權初步。能够重禮學禮行禮。如果中國人個個能知道民權初步，而且能領會民權初步的精神，而施之

於一般事物。我相信革命早已完成，國家早已建設好了。

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國，他們何以能够很快的完成革命新建設的國家，而我們的革命到今天反要失敗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於一般國民沒有一個不尊重社會的秩序。嚴守團體的紀律。推而至於忠於國家和民族克盡國民的責任，事事物物能合乎禮義廉恥。因此，不僅他們國內的敵人自然屈服，而且一切外國人看見了這種情形，也不得不肅然起敬。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就是一種建設國家復興民族之基本的革命運動。凡是參加這個運動的同志，尤其是黨政軍學警各界領袖，應曉得「禮」是新生活運動的最中心，最急要的事情。無論是開會的時候，講話的時候，總要隨時隨地教他們重禮知禮。比方說開會的時候，行三鞠躬禮應當如何行。無論何時何地聽國歌或是見到國旗升降，要表示敬意。這些是一般國民所必須懂得的禮，我們要格外注意教會一般國民。

還有一點，大家應知道的，就是所謂「禮」一定要有節，沒有節便不成禮。節是什麼，就是最合理的規矩程度。如果沒有規矩程度那便是亂，不能叫禮。所以禮與節，是不可分的。「節」的意義在禮，禮的表現在節。若是有禮無節，即等於無禮。比方現在軍隊裏一個部下對上官行禮，他不待受禮的人答完禮，就先將自己的手放下來，這就是無節，不成禮，不能叫做部下向上官

敬禮，只好算上官對部下敬禮，這樣還有禮嗎。要曉得敬禮的人須等到受禮的人，眼睛看到你答完禮以後，才恭恭敬敬將自己的手放下。這些事情大家是不是教過自己的部下或學生，不僅沒有教過，而且我講過幾次，大家還是不會。因此：可見知禮之難。不要說社會上一般民衆不能明禮，就是行營這個首腦機關，也還有沒有做好的地方。即如今天贊禮的人就不對，他只知道而不知道：大家一鞠躬還沒有起來的時候，他就叫二鞠躬；二鞠躬還沒有行完，又叫三鞠躬。這樣沒有節，便不成禮了。還有普通各部隊裏喊口令也是一樣，往往有第一個口令，比方一立正喊出之後，他不看受令人是不是已經統統立正好了，隨即就發第二個口令，向左看或向右看，這也是無節。不知道我們一個口令發出去以後，一定要兩個眼睛看到所有受命令的人，一定要等他們個個人都照第一個口令做好之後，才能收效。外國的教育就是如此，一切都腳踏實地，循規矩，一步一步，一件一件做好。中國的軍隊所以練不好，沒有精神，就是因為教的人只喊口令不注意受令人，即口到而目不到。外國的軍隊所以練得好，有精神，也就是因為他們一切的教練實在。一個令喊出去，不管部下幾千幾百人，一定要看到個個人都已做好，才發第二個口令。這段話是講禮一定要有節，我們行禮一定要中節。

正因為禮一定要有節，所以禮和樂有不可分的關係。樂是什麼，樂就是節。唯其節調和諧；

乃成其音樂高美。而樂之節奏，與禮之節度，就其意義與作用而言，實在是一個東西，所以我們要知道一定要知樂。現在我們的樂怎樣，例如我們中國軍艦經過外國軍艦所停泊的地方，他們奏我們的國樂，是多麼莊嚴雄壯，而爲我們本國一般軍樂所不及。就拿行營的軍樂，來和南京方面國民政府或是軍官學校的軍樂比較，奏樂同是一個調子，用的同是銅鼓銅號，但是吹起來的聲音就差得多了。這是什麼道理，就是我們吹的人只顧吹會就算了事，不再去研究如何可以吹得更能合拍，莊嚴，雄壯。以後一定要注意研究改進才好，這是講奏樂的人。再講唱歌的人，本來我們開會唱歌的時候，一方面要看着音樂隊做手勢，一方面要聽着音樂。隨着手勢，和樂聲來唱然後才能全場一致，節奏準確。但是一般中國人唱歌的時候，奏樂的只顧在那邊吹，唱的人各自在這邊唱。結果唱得整齊不整齊，音韻節奏對不對都不管，這如何可算音樂。這不過是舉兩件極粗極淺的事情來說明中國人對於音樂不重視，因而不能由知樂而知禮。由重禮而重樂。

今後我們做新生活運動的人，一定要想種種方法，隨時隨地來教導一般國民，使他們同時注重禮樂。我們所做的新生活運動，就其方式與內容來看，完全就是一種社會教育。目的就是要使社會人人都能「明禮，義，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能够人人學會「禮，樂，射，御，書，數」六種學術和技能，尤其是「禮」與「樂」兩種首要的東西。這四維與六藝。乃是做人所必具

的德性與智能，要做一個完全的高尙的國民，一定要條件具備。現在一般中國人，以爲自己一切都很好，外國人是故意來欺壓我們。我以爲這種觀念，在許多方面是不對的。要知道：「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不知道有許多事情，都由於我們中國人自己太不爭氣，一般國民的德性和智能要遜人一籌，在做入尤其是做現代的國民各種條件上。不如人家完備，即不能和人家平等。現在我們要提倡新生活，就是要使一般國民知道這個道理，憬然自覺，奮發有爲。依據禮義廉恥爲最高準則，從自己日常的生活衣食住行起頭努力，改進自己的全生活，增進自己的生活的德性和智能。不僅要能具備與現代各國國民完全平等的人格，而且要能發揚我們民族固有的美德，要能駕現代任何國家的國民而上之。如此才不愧爲中華民國的國民，爲父母之肖子，才不愧爲三民主義的信徒。

最後還有一點，是我們提倡新生活運動所應當特別注重而以身作則來教導社會一般人的就是寶貴時間。第一條要緊的事情就是要遵守時間，本來宇宙與人生的一切都依存於演進的時間與空間的縱橫配合之中。然就空間的常有與壽命之短促而言，如駒過隙，難得而易失的時間。的確是吾人一切事業與生命之母。比方就戰爭而言，我常常說道：「打仗就是爭時間。」誰能寶貴時間，一切比敵人迅速，誰就可以獲得最後勝利，其成敗生死的關鍵，完全就在時間。由人類的生活推

而至於一切生命現象，都是以「奮鬥爭存」爲基調，都包含於廣泛的戰爭之中，以時間決其生死成敗。由這一點，更可洞見時間之可貴。現在一般中國人就是因爲不知道這一層最要緊的道理，所以不知道寶貴時間，凡事不能遵守時間。結果各人浪費其寶貴生命，整個社會國家和民族也就不會有進步，不能很好的建設起來。因此我們民族要被人整目爲野蠻落伍，肆意侵略。現在我們提倡新生活運動，一定要使每個國民能明白時間之可貴，人人能及時努力，能遵守時間，自個人的起居作息，以至多數人的社會團體的活動，一定要嚴格的遵守時間，做一定的工作，如此則時間不致浪費，事可以辦好。比方講，我們一個地方定好幾點幾分要到，我們要一定幾點幾分就到，這些良好習慣，完全要仗我們提倡新生活運動的人。尤其是黨政軍警各界領袖要能以身作則，說到就做到，再監督自己的部下或學生做到，再教導一般社會民衆做到。我聽說行營裏面有極少數的主管長官，不能嚴格監督自己的屬員。每天辦公聽他們隨便簽簽到，或是到之後就走了。如果是這樣那怎可以成功一個軍事機關，更如何可以叫做一個最高的首腦機關。所以很希望行營各位同志能注意這點，本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的意思，對剛才所講幾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總要我們自己先做到遵守時間，才能轟動全南昌全江西，以至全中國。所以現在我們大家要以此互勉，那一個能寶貴時間，遵守時間的，就是革命的同志，可以成大功立大業。那一個不能



寶貴與遵守時間，就是自暴自棄，無論他的本領怎麼好，任何大小事業都不會成功，時間乃一切事業與生命之母，我們要成功一切事業，實現生命最高的意義與價值，首先要寶貴時間。寶貴時間，要從遵守時間做起。

今天是講我們提倡新生活，當特別注重禮樂與時間，這個道理是人人所應當明瞭，畢生所應身體力行，而亦終身受用不盡的。希望大家說到之後就做；否則便是甘做劣等的人，走失敗的路，能够做到。何不愧為現代文明國家的國民，一切可以成功。

## 「立志爲學與服務」 蔣中正

- 一，苟能立志，人皆可以爲聖賢。
- 二，爲學之目的——學爲濟世，學爲救人。
- 三，爲學之方法——立身正本，努力服務。
- 四，服務團的意義——從救世濟人中體驗爲學的目的。
- 五，希望大家效法前賢，立大志，做大事，成大業。

今天本委員長召集南昌各中學校校長主任和學生，要將我們學生爲什麼要到學校裏來求學？我們應該學些什麼東西？學了作什麼用？要如何求學才可以增進求學的實際效能？簡言之。即要將求學的目的和方法，以及教育的宗旨之所在，扼要的告訴大家。也就是要將我們假期服務團的意義和目的以及工作的要則，向大家說明。因爲現在快要放暑假，你們快要從事社會服務團的工作。要求爲社會服務，應當先要明瞭我們爲什麼要爲社會服務和我們應當如何來爲社會服務，我們爲社會國家服務有什麼結果，這幾點今天要來和大家講一講。

首先大家要知道，現在我們大概都是由自己的父兄很辛苦艱難的培養我們，然後才能到中等

學校裡來求學，這實在是難得的一種機會，和最大的一種幸福。因為現在我們的國家，內有土匪赤匪的擾亂，外受帝國主義的重重壓迫和不斷的侵略，整個社會和國家，已衰敗到了現在這個樣子，一個國民的生計不論那一個地方，都是岌岌可危，朝不保夕。試看你們家鄉有幾家，可以每日三餐吃得很飽？有幾家的子弟能够好好的讀書？可以說能够一日三餐吃得飽的，現在百家中難有一家，能送子弟好好的念書，尤其是能够送進中學校的，更是千家中難有一家。這就是農村經濟日益破產，國計民生凋敝不堪之普遍的事實，你們各位應當都能得到而矚目驚心的。你們看，現在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如何的痛苦：冬天固然沒有衣穿，夏天也沒有地方可住。尤其是到了每年新穀沒有登場青黃不接的時候，不僅一般成年的人沒有飯吃就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也每天不得一飽。但是我們一般中學學生，因為受到父兄和社會很辛苦艱難的培養，現在每日三餐，可以吃得飽，有很整潔的衣服可以穿得很好，還有很好的教師來教導我們。你看在四萬萬國民當中，在一般青年子弟當中，有幾個人能够像我們這樣有好好求學的機會和幸福！

我們既有了這種最好的機會和最大的幸福，既受到父兄和整個社會和國家這樣的恩惠。大家就要想，我們的父兄和社會國家爲什麼要如此艱難困苦的培养我們？我們進到學校裏來；要怎樣求學，可以達到父兄和社會國家之深切的期望？才可以報答父兄和社會國家之特殊的恩惠？這些

事情，如果我們不能懂得清楚，只是混混沌沌，懵懵懂懂的學。那末儘管你學，就是錢再進大學去學，畢業以後，出了學校還不是一個普通沒有出息的人。就是有些學術技能，找到事做，也不過求得一身一家之溫飽而已，對於國計民生有何裨益？若是學無專長，找不到什麼事做，結果不過成了一個能認識幾個字的高等流氓。則對於國家社會，對於人類不但是毫無裨益而且貽累孔多，這種人我們現在看得多了。推厥原因，就是由於在學的時候不能認識自己的地位和責任，和爲學的目的立定高尚而遠大的志向所致。古人說：「學先立志」，就是要認清爲學的目的，曉得要如何爲學，學了如何爲國家社會而服務。這點如果不能認清，那末，無論如何學，始終是懵懵懂懂，無論什麼事也是隨隨便便。結果學問事業都不能成功，辜負了父兄，辜負了社會和國家，並且還害了國家社會，也就是害了自己。所以我們一般爲人師長的，對於學生一定要負一種最要緊的責任。學生進到學校裏來，受我們的教育的時候，一定首先要告訴他爲學的目的何在？同時，我們每個學生，自己進到學校裏來念書，一定首先要問先生，我們爲學的目的何在？我們要立何等志向才好？如果學生不如此問明先生不如此講清，那就是先生沒有盡到先生的責任，學生也不成其爲學生！但是現在一般學校裏，我可以斷言，學生既沒有問問爲學是什麼目的，做人的道理如何；教職員也沒有將爲學的目的和做人的道理告訴一般學生。所以一般學生畢業出來，不知

爲社會國家來服務；只知道自私自利，要求升官發財；只求求一身一家的溫飽，不知道此外更有救人濟世的義務和高尙遠大的事業。因此國家和社會，一天一天要墮落衰敗，到現在內憂外患，相逼而來，快要遭受亡國滅種的惡果。這個責任應該由誰負呢？從根本上講起來，就是由於過去的教育不良；教出一般祇知自私自利，不知爲學的目的，不盡國民的本分的人。因此社會國家的事再沒有人管，既無人管，當然要一天天敗壞下來。到了今天，社會已腐敗加此之甚，國家已危亡如此之急。我們一定要大澈大悟，痛改前非，無論教人與受人教的，都要以認清爲學之目的，立定救國救民的大志爲第一要務。

現在本委員長在江西一方面剿匪，一方面就是要教人，要使我們江西建設成功一個挽救危亡復興民族之革命的根據地。今天特別和你們講話，就是要你們能够明瞭爲學的目的，立定遠大志向。大家要曉得，你們江西從來就是文明禮義之邦，歷代所出的聖賢豪傑，學問家，道德家，和政治家，事業家最多，無論那一個朝代，你們江西總有第一等人物。現在的情形怎樣呢？不要說一般人民弄得流離失所，無衣無食。而且在贛南匪區裏面，已經父母不能愛護子女，子女不知孝敬父母，兄弟不成兄弟，朋友不成朋友，先生不知道教學生，學生不知道敬先生。總之，上不感上，下不成下，跟禽獸沒有什麼區別。你看這歷代聖賢英傑之地，文明禮義之邦，到今天已成爲

蠻野荆棘之區，不僅不足以繼美前賢，昌明教化。而且禮義蕩然，廉恥掃地，這是我們江西多大的恥辱。現在我要使江西成爲一個挽救危亡復興民族的根據地，就要我們一般知識份子，尤其是你們一般青年學生，能够立志來恢復過去一切的文明，恢復我們江西過去一切的光榮。並且要繼續發揚光大，要掃除一切惡劣腐敗的風氣，消滅野蠻禽獸的社會。要由我們一般青年手裏使江西造成一個最文明最有禮義之邦，來做建設國家，復興民族，實現主義，完成革命的根據地。現在我們江西的青年學生，就是負了如此重大的一種責任，我們爲學的目的，也就是要救人，要救國，要改造社會，要復興民族，要爲社會服務，爲國家盡忠，爲人類造福。簡單的講，就是「學爲濟世，學爲救人」。如此爲學，然後學乃有成；如此爲學，然後學能致用；如此爲學，然後學問才有價值。從前一般師長和學生，不能以志氣相講求，以節義相砥礪。所以教出來的人，都是自私自利，對於社會國家，有害無益，造成了今日快要國亡種滅的結果，這是過去一般負教育責任的人和青年學生本身的重大罪惡。今後我們大家一定要根本覺悟，改變過來，無論教學都要以「立大志」爲首要之急務，必須立定大志，方可做大事，能做大事，乃可成大功，立大業。古人所講的：「人皆可以爲聖賢」，又說：「不爲聖賢，便爲禽獸！」。我們立志，就是要做聖賢英雄，做大學問家，道德家；大政治家，事業家，來救人濟世，復興民族！如此才可以對得起我們的

祖宗父母，對得起社會國家，也才可以對得起一般先賢往哲。在過去我們江西所出聖賢豪傑，比那一個地方都要多；如歐陽修，王安石，文天祥，陸象山，其道德文章事業，無不是出類拔萃，炳彪千古。尤其是文天祥忠君愛國的精神，和崇尚偉大的人格，更不祇江西一省之光榮，實堪代表整個中華民族之精神與人格，而為整個民族萬古不磨的光榮！這些聖賢豪傑，都是過去江西所產生，他們不過是一個人，我們也是人。他們生在江西，我們也生在江西，現在江西還是這一個江西，人也同是一個江西人。難道過去的江西可以出歐陽修，出王安石，出陸象山，出文天祥，現在就不能嗎？當然是可以的，只要我們能立救世濟人的大志，學為聖賢，當然可以做歐陽修，做王安石，做陸象山，做文天祥，一樣的可以成爲大學問家，大道德家，大政治家，大事業家，來改造社會，建設國家，和復興我們的民族。

我這一段話，不僅是對你們一般男學生講，希望你們一般男學生，牢牢記住，照這個意思來做；你們一般女學生，也是一樣要記着照做。你們要曉得，女子也一樣可以做聖賢，做英傑，而且古今中外無數的聖賢英傑。都是由母教而成。比方歐陽修，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親是個學問道德最好，清明廉潔之官。但是不幸歐陽修還只有四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就死了，而且死了之後，家境非常之窮。他的母親沒有錢可以請人來教他的書，只好自己用蘆葦的桿子，在沙地上寫字

來教兒子，使他立定濟世救人的大志，學做聖賢。這就是所謂「畫荻教子」的故事，也就是歐陽修所以能成爲大學問家的原因，而畫荻教子的歐母，永爲天下後世所景仰。所以你們一般女子，一定要認識自己地位之重要，與對於社會國家和民族所負責任之重大，我們一定要勤勞，要儉樸，要明禮義，知廉恥，要做國民之賢母，要爲國家和民族教出無數的聖賢英傑，在江西歐母就是你們女子最好的一個模範。你們個個女子將來都要能做歐母，能使自己的子弟或爲歐陽修那般人物，能夠爲國家民族而盡忠，成就一番非常的事業。總之，對社會和國家，一切的責任，你們要和一般男子共同擔負起來。一般人看了你們女子能如此立志濟世救人，當然格外容易感動奮發，社會國家一切的事業，當然格外要進步得快。

我剛才講，人皆可以作聖賢，我們江西過去出了歐陽修，王安石，陸象山，文天祥這一般聖賢豪傑，大學問家，道德家，政治家，事業家，現在也可以產生。我們一般青年學生，只要能立志，就個個人可以做歐陽修，王安石，陸象山，和文天祥，爲一鄉一省增光，爲國家民族增光，但患不能立志耳。古人說：「興滅國，繼絕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哲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我們現在就是如此立志，我們爲學的目的，也就是如此。

以上是要大家明瞭爲學的目的，立定濟世救人的志願，現在再要講到爲學的方法。即如何可



以使我們所學的東西，能够發揮出最大的效用，如何來濟世救人，爲社會國家而服務，以達到我們爲學的目的，實現我們所立遠大的志願。關於爲學的方法和濟世救人的道理，當然不是一兩點鐘之內所能講得盡。今天所要和你們講的只是一個基本的要件和入手的門徑，教你們如何「開步走」而已。大家要曉得，你們現在每天在學校裏上課，聽講自修上操場，習學國文，史地，物理，化學，算學，英文這些功課，當然是爲學。但是這些東西，不過是書本子上的比較死板的知識，不過供我們應用作我們的工具而已，實在還是學術技藝之本，並非立身行道之本。這些功課當然要用心學成便好，但是如果只知道學這些東西而丟開最要緊的做人的道理和人格精神的基本修養不學。那末，就是學術技藝方面學得最好，畢業的時候，考到第一名，結果一定學了東西不能實用，不能拿來爲社會國家服務，和沒有學一樣，也一定是自私自利對國家民族沒有絲毫貢獻。近年以來，我們中國的教育，就是失敗於此。差不多所有教出來的人，都不懂做人的道理，沒有做人的基本修養。因此整個的社會和國家，要一天一天衰敗墮落下來；內憂外患，交乘迭至，到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外國人，把我們中國人當作是一個人，也不把我們中國當作是一個國家。所以，今後我們如果要洗雪這種奇恥大辱，復興我們民族國家，即要達到爲學的目的，實現我們濟世救人的志願。第一個基本要件或者說第一件基本要務，就是要從我們自己起，到全國國民爲止

，都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注重做人的基本修養。我們爲學與增進濟世救人之效能的方法，就是在此。所謂做人的基本道理和基本修養，就是禮義廉恥，實踐禮義廉恥的初步，就是要使我們衣食住行幾項，基本的實際生活，都合乎禮義廉恥，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由此可見新生活運動實爲爲學做人與救人救國唯一的基本要道。我們要達爲學的目的，增進濟世救人的效能，就首先要認識新生活運動對於社會國家與民族治亂復興的關係，有如此重大。以新生活運動綱要和新生活須知爲準據，自己首先身體力行，切實做到。如此自重自治，自強自立，即有了立身行道之基礎。

但是僅僅我們自己個人能够自強自立，做一個獨善其身的人還是不夠。一定更要能够努力從事濟世救人的實際工作，做一個「兼善天下」的聖賢英傑。要去不斷的教導感化十人百人千人萬人，使我們一家一鄉一省以至於全國四萬萬同胞，都能明禮義，知廉恥；都能照着「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這幾項新生活的原則來過生活；都能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具備做人的基本修養，成功一個健全的國民，不貽我們社會國家以羞辱，不負生我的祖宗父母。就是從前濟世救人的基本工作，就是古人所謂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即我們現在所謂「社會服務」。現在我們所組織的社會服務團，其意義就是拿我們所懂的做人的基本道理，我們所有的

做人的基本修養，以身作則來教導感化我們的親戚，朋友，鄰舍，鄉里，和社會上一般同胞，使他們都能做得，都能做到。這一層深遠的意義和假期服務團工作的主旨，大家一定要做得。不然單是教人家走路要靠左，扣子要扣上，這些很小的事情有什麼意義呢。你要曉得，只要我們能從這些小事情教導起，使整個社會都能做到整齊清潔，於無形中使一般國民養成一種明禮義知廉恥的風氣，我們民族的精神，就可以振作起來，國家就可以得救。現在所以國危民弱至於如此，就是因為一般中國人什麼地方都是醜陋，污穢，凌亂，紛擾，禮義蕩然，廉恥掃地。因而作盜匪，作漢奸，作乞丐，都不以為恥，國要亡了，種要滅了，都不以為憂。現在我們要救國，就是先要救人，要救人，就先要教導感化一般人，轉變一切的頹風；戒除一切的惡習，振起新的精神，來過新的生活，以創造我們新的生命，建設新的社會和國家，這就是我們所謂「社會服務」。

我剛才講過，為學的目的，是要救人。但是大家要曉得救人必先教人，一定要先教他做人的道理和基本的修養，使他能够發奮努力，自強自立，才算是真正救了他。要進一層講，我們要教人必先助人，惟有我們現身說法，實地來輔助他，為他服務，才能使受教的人，容易被我們感化。比方說，我們看見有年老的人走路不動，我們就去扶他；看見有人推車推不動，我們就去助力；看見有一小孩子沒有人照顧，我們就去照顧，並且愛護周至；看見什麼地方不清潔，我們就

去代他打掃乾淨。這樣時，人家那裏會不感激我們，心悅誠服聽我們的教導，受我們的感化。同時，也只有爲社會服務來教導感化一般人才，可以發生爲學的眞效能。否則不管你的學問如何好，若只是你自己好，不能使人家好，始終無補於國家社會，那有什麼用？一個人無所謂有沒有學問，只看他能不能爲社會國家服務。凡能服務有所補益於國家社會的，就是有學問，同時一個人學問的大小，也就是看他對社會國家服務之大小而決定。能够實用他於學問爲社會國家服務，感化一千人一萬人，乃至全國的人，而發揮最大的效果，就是有大學問。所以我們爲學的方法，一方面是要於知識道德能力各方面努力自強自立；一方面是要實用我們的學問能力爲社會國家來服務，要能感化幾千幾萬人，要能發揮最良最善的效果。

這一段話，是講我們爲學的方法，亦即濟世救人社會服務的道理。現在再要將社會服務最要緊的一個原則和入手的辦法，大概說起來。我們現在從事社會服務，要以新生活運動綱要及新生活須知爲準據，首先從清潔衛生的事情着手，來教導輔助一般人民來做。比方講，我們到處要教導人家開陰溝，不亂吐痰；凡是人住的地方，都要打掃得乾乾淨淨，以至滅蠅捕鼠這些事情，新生活須知中，都已規定好了。我們一定要以身作則，親自輔導一般國民切實做到。要他們知道，惟有處處愛清潔講衛生，才可以使黴菌不致於發生，瘟疫才可以免除，國民的體育和民族的健康

，才可以增進。我們要使國家強盛民族復興，才有一個基礎。你看現在那一個新興的國家不是講究衛生，提倡體育，使國民的體格一天天強健，死亡率天天減低。但是我們國家現在的情形，全國國民尤其是嬰兒的死亡率一天天反而增高。小孩不能成人，壯年又容易病死，許多可以避免的無代價的犧牲，都不能想方法避免。這樣下去，國家和民族，不是要日益衰敗以致於滅亡嗎？你看外國人那一個不是高高大大精神飽滿的。我們中國人却一年一年矮小下去，看起來都是皮骨黃瘦，這實在是我們民族根本的危機，也就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恥辱。今後我們一定要竭力提倡衛生，避免一切冤枉病死的損失。我們各人都要曉得，如果自己不讲衛生，體格不好，不能發育強健，就是我們自己最大的恥辱，也就是對不起我們的父母和國家。尤其是我們學校裏，如果有一個學生身體孱弱，甚至病死了，這就是我們教育的失敗，是我們教育上一個最大恥辱。你看你們今天在此地聽講，還不到一點鐘，已經有幾個人生病，這樣的身體還行嗎，這就是我們教育不完備的結果。你們要曉得，所謂教育，不僅是上講堂教功課及講做人的道理而已，只這些是「教」。除了教之外，更要同時注重「育」，育就是「保育」。要使學生的身心能够很健全的發展，首先也就是要注重清潔衛生，照着新生活須知所講切實做到。現在一般負教育責任的人，我敢斷定十個就有九個只知道教沒有注重育。所以學生的身體，多數都不健全，甚至不到畢業，就中途夭死了。

。如此教育還有什麼效果，這一點希望你們各校校長主任和各學生，都要切實注意改進。更要知道我們都是國民的一分子，而且是最優秀的分子。我們如果不能爲國犧牲，隨便病死了，國家社會的損失，實在太大。我們所負的責任沒有盡到，就是對不起祖宗父母和社會國家。這是講我們社會服務要從清潔衛生着手，其次就是「規矩」一項。新生活須知中已規定得明明白白，不待多加說明，大家照着去實行就可以了。不過還有很緊要的一點，是我們從事社會服務時所要特別留意的，就是我們去輔導督促一般民衆，實行新生活的時候，無論對於什麼，態度一定要謙和有禮。尤其是對於農工人和老年人，要格外的敬重他們，對於小孩子要特別的愛護，要曉得新生活的最高準則，就是禮義廉恥，其中尤其是「禮」最爲重要。如果失禮，無論我們如何熱心教導人家，人家都不會聽我們的話，不會被我們感化。所以從事社會服務要來感化別人，改造社會，最要緊的就是禮。禮就是規規矩矩的態度，不要有一點驕慢的樣子和粗暴的行爲，這一點希望你們要十分注意。

國文讀本 (No. 3273)

一四 文法學

## 爲新生活運動進一解 胡適

蔣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一個月之中新生活的呼聲好像傳遍了全國，各地都有軍政各界的領袖出來提倡這個運動。前天報載中央黨部決議「交中央組織宣傳民運三委員會及內政教育兩部會同擬具新生活運動推行辦法」，很像是要用政府的權力來推行這個運動了。

介蔣石先生是一個有宗教熱誠的人；前幾年，當國內許多青年人「打倒宗教」的喊聲正狂熱的時代，他能不顧一切非笑，毅然領受基督教的洗禮。他雖有很大的權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簡單的，勤苦的，有規律的。我在漢口看見他請客，只用簡單的幾個飯菜，沒有酒，也沒有烟捲。因爲他自己能實行一種合於常識的生活，又因爲他自己本有一種宗教信心，所以他最近公開提倡這個新生活運動，想在三個月之內造成一個「新南昌」，想在半年之內「風動全國，使全體國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我們讀他二月十九日的講演，字裏行間都使我們感覺到一個宗教家的熱誠。有了這種熱誠，又有那身體力行的榜樣，我們可以想像他在南昌倡導的新生活，應該有不少的成績。

我們看南昌印出來的「新生活須知」小冊子，所開九十六條（規矩五十四項，清潔四十一項

爲新生活運動進一解（胡適）



）都是很平常的常識的生活，沒有什麼不近人情的過分要求。其中大部分是個人的清潔與整飭，一部分是公共場所應守的規律，大體上誠如蔣介石先生說的，不過是一些「蔬米布帛」，「家常便飯」。一個民族的日常生活應該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水準；蔣先生這回所提倡的新生活，也不過是他期望我們這個民族應該有的一個最低限度的水準。這自然是我們應該贊成的。

但我們觀察最近一個月來這個運動的趨勢，我們不能不感覺一點過慮。我們很誠懇的提出一點意見，供這個運動的倡導者的考慮。

第一，我們不可太誇張這種新生活的效能。「須知」小冊子上的九十六條，不過是一個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識生活，這裏面並沒有什麼救國靈方，也不會有什麼復興民族的奇蹟。「鈕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飯屑不亂拋，碗筷要擺好，喝嚕勿出聲，不嫖不賭，不吃鴉片烟，……」做到了這九十六條，也不過是學會了一個最低限度的人樣子。我們現在所以要提倡這些人樣子，只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裏還有許多人不够這種人樣子。九十六件，件件俱全，也只够得上一個人的本分。即如做官不貪污（不在這九十六條之內）乃是做官的本分；此外他還得有別種治事安人的本領，方才可以做出治事安人的成績。救國與復興民族，都得靠智識與技能，——都得靠最高等的智識與最高等的技能，和鈕扣碗筷的形式絕不相干，認清了目標，大家勉力學一點最低限度的

文明人樣子，這是值得鼓勵的。但是過分誇張這種常識運動的效果，說這就是「報仇雪恥」的法門，那是要遺笑於世人的。

第二，我們要認清楚，新生活運動應該是一個教育的運動，而不是一個政治的運動。生活是習慣，道德是習慣。古人說：「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這個說法是不錯的。朝一個方向走，久而久之，成了習慣，成了品行，就是道德。宣傳的功用只在指明一個應該走的方向，使人明白某種目標是應該做到的，某種習慣是應該改革的；使人把不自覺的習慣變成自覺的努力的對象，這是改革習慣的起點。但生活習慣的改革，不是開會貼標語所能收效的。政府必須明白什麼是它能做的，什麼是它不能做的。把一些生活常識編到小學教科書裏去，用一些生活常識做學校考績的標準，用政府力量舉辦公衆衛生，用警察的力量禁止一些妨害公安與公共衛生的行爲，官吏公僕用一些生活標準來互相戒約，——這些是政府所能做的。此外便都是家庭教育與人格感化的事，不在政府的勢力範圍之內了。近二三十年中，許多生活習慣的改革，如學校運動場上的道德，如電車中的讓坐給婦女與老人，如婚喪禮的變簡單，都是教育進步的自然結果。若靠一般生活習慣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來開會提倡新生活，那只能引起種種揣摩風氣，虛應故事的惡習慣，只可以增加虛偽而已。十年前山西的洗心社和自省堂，不可以做我們的好鏡

子嗎？（民國八年我在太原一個自省堂裏參觀，台上一位大官正講經書，我面前一個中學生正拿着粉筆在他的同學制服上畫一個烏龜！）

第三，我們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礎是經濟的，物質的。許多壞習慣都是貧窮的陋巷裏的產物。人民的一般經濟生活太低了，決不會有良好的生活習慣。「拾到東西，交還原人」（九十六條之一），在西洋是做到的了；我們看歐美車站上和報紙上「拾物招領」的廣告，看他們鄉村裏夜不閉戶的美俗，回憶中國勸善書上所記載的許多「拾金不昧」的果報故事，我們真十分感覺慚愧。生活提高了，知識提高了，不但「道不拾遺」，拾了遺物還會花錢去登報招領。在我們這個國家，父母教兒女背着籃子，拿着鐵籤，到處向垃圾堆裏去尋一塊半塊不會燒完的煤球，或一片半片極污穢的破布。雖有「拾金不昧，拜相封侯」的宗教，有何益哉？儒林外史說萬雪齋家的鹽船攔了淺，就有幾百人划了小船來搶鹽，却沒有人來救人。貧窮的鄉下人自然不足怪。儒林外史又寫一位品學兼優的余大先生，出去「打抽豐」，州官教他替一件命案說人情，可以得百餘兩銀子，他就高高興興的拿了銀子回家去替父母做墳。做書的人毫不覺得這是不道德的事。又如今日的大學學生——甚至於大學教授——假期回家，往往到處託人弄火車免票，他們毫不覺得這樣因私事而用公家的免票就是貪污的行爲。凡此種種，都是因為生活太窮，眼光只看見小錢，看不見道德。提

---

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記：政府的第一責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責任是要提高他們的生活力；最後一步才是教他們過新生活。

爲新生活運動進一解 (胡適)

五

共三頁

---

國文讀本 (No. C274)

六  
文化學社

## 痛關「爲新生活運動進一解」

平漢新生活

人說：「口是心非」是小人；我說：「心是口非」是學者。所謂學者，他對於任何事件，都要表示與衆不同甚或相反的意見，顯出見解獨到，不同凡響。出類拔萃，學者的風頭十足，學者的聲譽日隆；可是社會却因此養成一種空疏壯闊的風氣，學術界的高調自高調，社會上的事實自事實，人家的學術是用來解決問題的，我們的學術簡直與問題不相干。中國社會之糟，可以說完全糟在這一點。胡適之在社會上的地位，弄得有人認爲用「我的朋友胡適之」的詞句是肉麻，當然也要算是中國不大也不小的學者了。學者的頭銜胡爲乎來哉？胡適之對於上述的「學擅登龍術」，自然是深得個中三昧的。不信，請看事實吧：「知難行易」，是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從四十年奔走革命的經驗中，苦心孤詣體驗出來的真理，是廓清中國人病態心理的武器，胡適之雖因礙於孫先生革命人格的偉大，不敢十足的提出反對意見，却要對折式的說：「知難行亦不易」。關於中日問題，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胡適之捧爲一本最公正的裁判書，在羣情憤激中，他獨自一個人鼓掌叫好，表示他那不同庸俗的高見，這又是一樁事。去年四月，華北戰事爆發，國內主戰的論調很多，但是主和的也有（當時雖無明顯主和的言論，但一般持不戰見解或不能戰的主張

痛關爲新生活運動進一解（平漢新生活）

，都可算作主和派)。胡適之素來是反串極端論的專家，看到主戰者有人，主和者有人，於是發表一篇所謂「我的意見不過如此」的千古妙文，內容包含着「中國沒有與日本進行交涉的義務」，表示着他主和的理由；同時，他說，「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於是他又「情願亡國，決不願學着這種壯語主張作戰」了。假如胡適之真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那末，中國的前途，豈不成了胡博士尊姓大名的白話譯：「往那兒去界」？總之，不肯人云亦云，這種「心是口非」是學者所以成爲學者的秘訣；自己的身價總得抬高，社會的事實不妨攔起，胡適之全靠玩這種法寶才得登龍的，自然到死也就捨不得割愛，對於全國風行的新生活運動，如此這般，他又來了這麼一套。

三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刊載胡適之「爲新生活運動進一解」的論文，通篇可以分做三個論點：第一，胡博士就搭起學者的架子，認定新生活運動是一種常識運動，祭起所謂學者的隨身法寶——「最高等的智識」與「最高等的技能」，說新生活不會有「什麼救國靈方」，「復興民族的奇蹟」；如果「誇張這種常識運動的效果，說這就是報仇雪恥的法門，那是要遺笑於世人的」，輕輕的把新生活運動的重要性一筆抹煞。第二，胡博士捫頭一想，自己也曉得新生活運動在中國現社會的重要性，不是輕輕的可以抹煞的，於是轉向運動的方式，說「新生活運動應該是一個教

育運動，而不是一個政治運動」；如果由政客官僚來開會提倡，那就要「引起種種揣摩風氣，虛偽故事的惡習慣，只可以增加虛偽而已」；這麼一來，新生活運動簡直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了。第三，胡博士更聰明起來，認定「生活的基礎是經濟的，物質的，許多壞習慣都是貧窮的陋巷裏的產物」，我們只有第一步叫人民能生活，第二步提高人民的生活力，最後一步才能教人民過新的生活。好像伏，胡博士乾脆宣言新生活運動的破產了。總括這篇文章的內容，可以說是要把新生活運動全部推翻的，然而在標題上却說是「爲新生活運動進一解」，似此勾當，豈不正像法官宣布罪犯的死刑，一面「着即槍決」一面「以觀後效」嗎？妖言惑衆，是何居心？這真不能不予以痛關。

胡說：「小冊子上的九十六條，不過是一個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識生活」，認新生活爲「常識生活」，並且加以「最低限度」的形容詞。言外餘音，十足的表示鄙薄的情態。其實，知識之可貴，全在於知識不能「常」；歷史上大思想家的知識，雖然在當時不能被一般人了解，不能通常化，可是在相當時日以後，還是會「常」的；如果根本不能「常」的知識，那末，人類是不需要的。新生活的確是一種常識生活，我們並不覺可鄙，而且正因爲它是平凡而又平凡，是一種庸庸庸行，大家可以切實做得到。中國社會之所以不能進步的，完全由於一般「文明人」，專門玩弄一些不



能「常」的知識，把所有關於穿衣喫飯的急切需要的東西，反而認爲「不足道也」，遇着有人出來努力推進，却要惹起「文明人」的恥笑，說是淺薄無聊。今日新生活運動，在「文明人」胡適之看來，固然是「常識運動」，是「最低限度的」常識運動；可是，像胡適之這樣的博士，恐怕在文化程度很普及的國家，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常識博士」而已。胡博士一定要摧殘這種常識運動，最好責，諄胡博士等待我們四萬萬同胞都做到了胡適之這樣的「常識博士」以後。

胡說：「九十六條件俱全，也只够得上一個人的本分」。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本分」并不輕小，古今中外先賢先哲的大道，其歸宿點都只是還其「一個人的本分」。我們認爲不謹「做人」則已，若講「做人」，就得還其「一個人的本分」；所謂聖賢豪傑皆祇在本分之中，並不在本分之外。天下只有拋棄本分，不及本分，違背本分的；決沒有超過本分的。胡博士如果不自認是超人，如果不發宏願把人類都變成超人，那末，對於「一個人的本分」，千萬別小看了，別瞧不起呢。

胡說：「這裏面並沒有什麼救國靈方，也不會有什麼復興民族的奇蹟」。我們知道，中國過去救國運動的失敗，完全是因只顧「空中樓閣」，而忽略了「家常便飯」；中國社會的空虛，自有歷史以來，要以今日爲最甚，胡適之也犯起這種毛病來，我們的觀察真是絲毫不爽了。我雖非往外國留學的博士，但每從租界走過，看到西洋人住屋的玻璃窗；塊塊都擦得透明透亮的，西洋小孩們

被家長送到學校去上學，一從汽車中跳出，必定叫一聲「再見」，我就認定這些小事件就是我們的「救國靈方」，「復興民族的奇蹟」。救國和復興民族要從大處着眼，要從小處下手，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些「靈方」和「奇蹟」，民族是不能復興的。新生活運動，是中國從「空說時代」到「實幹時代」的一大轉換，也可以說是民族復興運動的發軔，胡適之却要一口咬定這個運動與復興民族「絕不相干」，我們只好說：胡適之太不可理喻了。

胡說：「新生活運動應該是一個教育的運動，而不是一個政治的運動」。其實，朱家驊先生早已說過：「新生活運動要從教育做起」；我們更沒有主張發起新生活運動，全國大中小學校一律封門呢。呵，大約胡博士主張新生活應該由教育家專辦，他人不得染指，這種教育上「關着大門幹」的辦法，難怪中國教育不脫空？「學校即社會」作如何講？就在這篇文章上，胡博士也說：「大學教授假期回家，往往到處託人弄火車免票，他們毫不覺得這樣因私事而用公家免票就是貪污行爲」。好了，大學教授是胡博士所謂「教育運動」的領導者，領導者的「生活」都「新」不起來，那末，我們出來提倡新生活運動，實在是刻不容緩了。

胡說：「君靠一班生活習慣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來開會提倡新生活……只可以增加虛偽而已」。這裏我們真不明瞭胡適之所謂「官僚政客」的定義，一切在政府做事的人都是「官僚政客」嗎？

一切官僚完全是虛偽嗎？各地推行新生活運動，都是官僚在辦嗎？誠然，我們也不否認新生活運動中有些「生活習慣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參加着，可是，新生活是今日危急民族國家的需要，我是民族國家的一份子，我能因為人家不配提倡新生活就不實行我的新生活嗎？須知道，人家不行新生活是應該的，我不行新生活是不應該的；因為人家不行新生活，我也不行新生活，這種人，我們只可以說，他是忘記了自己的人。中國今日忘記了自己的人很多，豈不料胡適之也是其中之一。對胡適之，未復何言！

現在，我們要論到胡適之的最强有力的「生活的基礎是經濟的，物質的，許多壞習慣都是貧窮的陋巷裏的產物」這一點了。撇開所謂「唯心」與「唯物」的麻煩，最要緊的還是睜開眼睛看事實，貧窮陋巷固屬有些是製造壞習慣的場所，但是高樓大廈中所窩藏的罪惡，是不是定比貧窮陋巷裏較少？「饑寒起盜心」，固屬是真的；「飽暖思淫慾」，也就是不假。今日社會上保持禮義廉恥的成分，究竟是貧窮的農村多，還是繁華的都市多呢？我總覺着胡博士不肯面對當前社會的現實，這是很可惜的。

最後，胡適之板起教訓式的口腔說：「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記：政府的第一責任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責任是要提高他們的生活力，最後一步才是教他們過新的生活」。這麼說來，胡適

之自己以爲聰明透頂了，那曉得關於第一和第二責任，我們早已拿實現三民主義在力求解決，用不着胡博士耽心。至於胡博士放在最後才做的新生活，我們認定今日的社會，一切放縱，頹廢，偷懶，萎靡，不思振作，簡直等於自甘滅亡了。語云：「哀莫大於心死」，今日的國家幾成爲一心死之國家，社會幾成爲一心死之社會，禮義既絕，廉恥掃地，所以才應急急存亡之秋，迫切需要，拿出新生活的緊急救亡法來。胡博士認爲不是當務之急，我真不知胡博士的心肝那裡去了。

---

國文讀本 (No. 275)

八

文化學社

## 我之新生活運動觀

國聞週報

近來高唱入雲的新生活運動，惹起我種種的感觸。嚴格的說：我這個人對於提倡國民新生活，資格不宜。回顧二十幾年的記者生活，就一個社會上的公人說，自己隨時經過相當的注意，反躬自省，大概沒有重大的墮落，但是論私人生活，却有種種不良的習慣。不但是不足作人模範，就連南昌所倡的整齊清潔等六樣最低標準，也還做不到。一個不規律不謹嚴的半病人，向全國公衆議論國民新生活，實在有些慚愧。

但從新聞記者職責上講，對於這樣興動全國的一個重大問題，無論好壞，應該表示一些意見，況且國民實在需要一種普遍的新生活運動，而我腦筋所感觸的以爲政府當局的意見，似乎還要補充。所以現在想說幾句話，供獻給我們週報的讀者諸君。不過我的話，只是拉雜而談，不邏輯，不科學，想到那裏說到那裏，但願讀者鑒其愚誠，諒其用心，那就感激之至了。

我的話有對一般同胞說的，有專對政界人說的，現在先說我認爲原則上的幾點，第一：我的解釋，新生活運動，可以說就是舊生活運動。簡單說：我主張中國人亟應先自覺其爲中國人，不是外國人！中國人應該學中國先民生活的優點，而採西洋近代科學精神，加以補充，不應該自棄

中國之長，而反學外國之短。中國人應該明白中國自己的生產情形，作中國人相宜的消費，應該人人自覺對其共同的祖先之責任，寶貴他們所遺留，在現代依然可適用的實踐道德。大家要學我們先民們那樣素朴謹嚴勤勞敬慎的生活！所以我的意見，新生活運動，應該勸人們先做一個好的中國人！不要長此淪落成壞的外國殖民地人！

此次蔣介石先生提倡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為歸宿，這與我前段所述的舊生活運動，精神上大概相符。不過有一層，禮義廉恥的標準，怎樣決定？似乎非更有一種前提不可。教我說，就是一切要用中國傳統的精神，作測量的準繩。現在就「恥」字說罷！中國古代，不恥貧，現在習慣却只恥不富。尤其論到政界，中國傳統的文化，是讚美做官窮的。諸葛亮是聲譽最普及亦最耐久的一個典型政治家，他的家產只是一點田，一些桑，現在四川一個連排長恐怕比他還富。照諸葛亮這樣的無產，是中國政治家的普通榜樣。歷史紀載，不可勝舉。總之做官的人，結果有財可恥，無產不可恥，反而得社會崇敬。現代呢？却恰與相反，所以提倡「恥」教，一定還要從老根上講下來。

兩三年前，有德國一個著名的記者，遊歷上海，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黃昏的中國」，他在上海看了些旅館飯店遊戲場，感覺到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掃地無餘，却專輸入了些西洋資本主

義文明中最劣最俗的一部分，所以他的印象是中國民族到了黃昏末路！我當時讀此文，曾感到深刻的悲痛。我有時想到，假若中國人的祖先們能從墓中復活，游歷現在著名的幾個都會，他們先看見多少崇樓大廈，和一些難民草棚，亂雜的並立着，街上的行人，有的是奇異洋裝，有的是襤褸布服，雜然一堆，各不相顧。華麗的汽車，在光滑的馬路上駛行着，同時却有無數喘汗薰蒸的窮人拉着一種車子奔走。他們看見他的後裔們生活如此懸絕，已經感着驚訝與悲傷。等到走進一個巨宅，金碧輝煌，都是見所未見，問起來，這些裝飾品和用具，連房屋一切材料，都是化錢從外國買來的，再問錢從何來，却依然是靠他們二千年博下的農業。他們見此情形，已經眼淚要奪眶而出了。等到發堂入室，越看越出奇，一些人圍坐一個桌，正弄骨牌，各人面前，都是一大堆鈔票，都衝着紙裏冒烟的怪東西，聚精會神，在那裏賭，旁邊却站着或坐着不少的奇異裝束的女人，戲謔笑語，行所無事。再看裏面，牀榻之下，男女混雜，圍着一盞小玻璃燈，一個人正用一根長竹筒吸烟，奇臭煙人，一問才知道名爲洋烟；又知道此烟害人身體，所以法律禁止了，但是多少地方，是官教百姓種，不種也要拿捐，他們看到這裏，真氣極了。一會兒，大家給他們接風，名爲吃「大菜」，他們一入座，不見杯筷，只見刀叉器皿上都是橫寫的向不認識的怪字，問問酒價，一瓶十幾元，都是外國來的。他們真不知道他的後裔如何這樣闊法。席散之後，忽然說要



跳舞，他們以爲是先周之舞，至少也是唐代之舞，那知道在一種淫蕩的樂聲之中，看見對對男女，擁抱而行，一問這又是外國來的。他們至此，才知道中國已不是他們的中國，痛感他們一部分子孫連根腐敗了！過兩天，他們離開都會參觀各處鄉村，他們的悲痛，更不可遏止，因爲他們看出來到處鄉下人的衣食住，還不及他們的時代，他們才知道那些都會子孫的豪華闊綽都是剝削他們鄉下子孫而來。他們至此，寧願再回墓中，也不願再看下去了。我這些話，固然是賅扯，但在情理上，却千真萬確。中國人，尤其有地位的中國人，今日亟應該提倡及實行一種新生活。第一前提，就是要決心從此要做祖先的好子孫——好中國人！把近幾十年外國殖民地化的都會惡生活打倒！要認定這種殖民地化的生活是可恥可悲，不論何界，都要自己檢查，是否自己的行動毀一個好中國人？是否自己的嗜好習慣，不背於中國民族傳統的良好精神，我以爲不提倡國民新生活則已，要提倡，必須從這根本一點提倡起！

前面所說可以總結一句，是：新生活運動之第一原則，應該是「中國人的自覺」運動，其次再說怎樣才是一個好中國人？

我以爲國民新生活，應該以下列二原則爲標準，就是經濟的和衛生的，凡合於經濟與衛生者，就是合於道德，就是新生活。這裏所謂經濟，不以個人爲標準，是說一個人的生活，應適合於

民族經濟的利益。這個原則，尤其是針對在社會上享受較優越的生活者而言。具體說：現在少數人浪費最大多數人生產的結果，釀成國際貿易嚴重的入超，一面對於破產的農村，仍不斷的加以剝削，阻礙其生產力之恢復，這種生活方法不改，中國一定要到亡國之路。我以為凡贊成新生活運動之人，應從這一點起，檢查自己，看自己的生活方法，是否符合民族經濟的利益？不符合者，就是罪惡，非改不可，不能說自己花自己錢，與人無干。南昌此次定的六項標準有整齊清潔等，這當然是移風易俗的好事，不過有些人，雖是整齊清潔，不能就算他實行新生活。比方說罷！假若一個貪官污吏，在租界住的高大洋樓，裏面收拾得地無纖塵，穿的簇新的華貴衣服，無半點污濁，禮節應對，都非常之好，我們也不能承認他是一個新生活運動者，因為他的生活，根本上違背了民族經濟的利益。我常常想，凡是社會上較有地位的人，大概都多多少少違反了這個原則，就是工商起家的人，也要痛加檢點，高級公務員更不必論。近來有句常用的話，說是中國人以十八世紀的生產，作二十世紀的消費，這句話很痛切了，其實才說得一半。因為還有一種更痛心的現象，消費者並不是生產者。少數過二十世紀消費生活的人，他們自己並不生產，只是直接間接，剝削大多數用十八世紀方法生產的人們所生產的結果，所以陷到近年這種瀕於破產的經濟危機。我奉勸一般較有地位的人們，若果贊成改造生活的運動，應該先注意這一點。就是務必把自己

生活程度，緊縮降低，和一般人民無大差別。凡洋式闊架子，一概打倒，務必節約財力，減少入超，以供獻到生產方面。關於此點，蘇聯現狀，就值得參考。莫斯科市中沒有一輛私人所有的汽車，稍爲精美的裝飾品，市中就購買不到。這固然是國家統制出入口，政府有強制力使然，但一般俄民，並不反抗，這可以證明是理解政府的政策，知道擁護民族經濟的利益。他們如此刻苦十幾年，才有今日的工業建設；中國每年有五萬萬兩以上的入超，這種情況下，怎樣建設？所以現狀的推演，一定非到大破產之日不止了。我主張各人自動的檢查，凡奢侈消耗品，務必不用，苟有國貨可代，務必用國貨，洋架子一概打倒。譬如坐汽車，應該限於職業上或事務上有必要之時，中國既不造汽車，又不出汽油，私人擺架子，有甚麼體面？凡那些在各處租界過最高級歐式生活之人，和一般同胞生活對照一下，慚也不慚？即便用自己掙來的錢，也是犯罪，何況官吏。我從前在本報上勸人戒紙烟，也是這個道理，紙烟當戒，鴉片海洛因更不待論。諸如此類凡是違背民族經濟的消費，應自動的一概打倒，凡照這樣生活的人，就算實行新生活原則，然後再真以清潔整齊迅速確實等項的標準。社會上應該趕緊普遍的養成風氣，對於豪奢不顧民族經濟利益的行動，應該都認爲可恥，加以深惡痛絕，這種清議制裁的力量，我相信是很重大的。再說第二原則，前者可稱爲節儉的運動，這個可稱爲健康的運動。就是說凡利於健康的生活，都是好生活。

，也就是新生活。我對此點特別願各界人注意的，除過拒毒之外，還有戒賭。中國社會，最消耗精力的惡俗莫過於賭，尤其是麻雀。因為麻雀太普及了，從都會到內地，徹上徹下，都有此嗜好，這賭的惡風不除，中國建設一定不成。因為牠廢時耗財消磨精力，有賭癖的人斷不能成偉大事業。近年常聽見有因打牌殞命的人，所以嗜賭太深了，等於拚命，這樣拚命，太無價值了。而且有害於經濟者甚大，嗜賭的人，根本上不能有預算，一切奢侈浪費的行爲，多半與賭有關。所以我以爲新生活運動之兩大禁忌，應該是拒毒與戒賭。此外凡有利於健康的事，都是與新生活之原則相符的，東西洋一切體育上的設施，都可以做行，這與中國先民的教訓完全一致。新生活應該謹嚴，也是爲健康與保種。

最後有幾句話，想特別供獻與政界諸君。最近的新生活運動，是蔣介石先生所倡導，據我觀察，他的本意，簡單說，是希望全國民軍事紀律化。記得他最初的講演，曾有此意。這種希望，我甚表同情，因爲與我所述的三原則相符。全國軍事紀律化，是中國人的自覺的運動，同時也當然是節儉運動和健康運動，不過看蔣先生的意見，以爲新生活運動，不便強制執行，所以只能倡導一般人隨時可行的若干最低的標準，以爲改造國民生活的起點，他的希望，應該不止於此。我常常想，轉移社會風氣的樞紐，在政府，在文武大官。中國人在官治下二千餘年，對大官特別尊重

，所以對大官的行動，也特別注意，報紙儘管不登，社會自有清議。中國先民傳統的習慣，是歌頌清廉澹泊之政治家，同時假若政治不能澄清，社會風氣，定然隨之而陷於污濁。尤其在國難嚴重的今日，一般文武大官，必須畏天敬事，自己過最謹嚴勤儉的生活，才能喚起人民的同情。近年國民政府執政以來，自然有若干的新氣象，然而一部分高官的生活狀況，從人民眼光看來，較之從前北京時代，並不見改良，這是叫人們最痛心之事。現在政府領袖們，既提倡新生活運動，一般高級官吏，應該都自己檢點一下，是否足為人民表率？是否自己是一個好中國人？假若一般社會只可先施行六項標準，高級官吏，便應該比一般人民，還要拿更高的標準規律自己！我和蔣先生在這六七年間，見過幾面，都是匆匆的。不過我的印象和間接所聞，可信他是一個有毅力有熱心的領袖，尤其自九一八以來，他這種艱苦支撐的精神，感動了一般軍人，才形成目前統一粗成的局面。所以他提倡新生活運動，是有誠意的，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實行家。不過我覺得只他這樣提倡還不設，至少國民黨全體幹部，都要表現出來是新生活的實行者，纔能鞏固黨國的信望。所以至少一部分有鉅產和荒唐愛玩的人們，應該自己反省一下。

## 新生活運動成功之前提 大公報

南昌發起之新生活運動，在最近期內，有流行全國之可能。自一種意義言，將成爲今年政治上社會上最興動全國之問題。

此運動爲蔣委員長所發起，故其意義，應求之蔣氏在南昌數度之演辭。簡單釋之，乃主張民族復興之基本，在從人民自身生活改革起，在於衣食住行上，養成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之習慣，尊重禮義廉恥之精神。自蔣氏發起以來，南昌各界甚受感動，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曾舉行提燈大會，全市歡騰，此沈悶之都市，立時表現新的氣象。而最近南京漢口北平等處，俱籌備發起，逆料不數旬之後，全國各都市皆將瀰漫新生活運動之聲。

蔣氏發起此運動，可信其感觸極多，籌思甚久，認定此爲改造國家之基本條件，故以滿腔誠意，而作登高之一呼！夫自原則言之，吾人對於改革個人生活之必要，實抱同感，且亦深信其有宏大之效果。惟中國社會積弊太深，在高位者倡導之事，往往爲推行者所誤，或流爲具文，或形成壓迫，或表裏矛盾，或始勤終懈。故往往有用意極好之運動，而終無實際之效果。茲當此新生活運動推行之始，吾人敢舉數點，以供商榷。

新生活運動成功之前提 (大公報)

第一：此種運動之主要對象，爲所謂中上流社會，而非一般鄉民，蓋私人生活之最需改革者，爲中上流社會，而一般鄉民所最需者，應爲求生運動，尙談不到新生活運動。譬如就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四點而論，一般人民之生活，不整齊清潔則有之，至於簡單樸素，則早簡無可簡，素無可素矣。而一般人民之於禮義廉恥，亦少缺陷，最缺陷者，亦中上流社會也。夫主要對象既確定，則知此種運動成功之前提，尤在於最高級社會之首先實行，否則感化之效不彰，縱推行全國，亦表面而已。吾人對於蔣氏之個人生活，信其有許多優點，其勤勉奮發，實爲常人之所不及。雖然，苟欲新生活運動之切實收效，則必須一般官吏，尤其高級官吏，一致實行。吾人以爲此種運動，原則上不應強迫一般人，但對於官吏，尤其高級官吏，須具強迫性。夫一方勸人民重廉恥，尙簡樸，而一方文武高官，挾多金而放蕩奢侈，則新生活運動之收效難矣。中國古訓，凡事須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政府是一組織體，政府當局欲人民易俗，必須先使官吏移風。關於此點，應雷厲風行，嚴加糾正，其有不道德敗風俗之官吏，尤其高官，應不客氣的予以淘汰！則風聲所及，社會習俗，必爲之一變，較任何宣傳演講爲有效也。

第二：此種運動，目前之主要對象，雖爲中上流社會，而最終目的，則應在普及於一般人民，使中國民族整個的實現革命國家應有之新生活。惟其然也，故此種新生活運動之內容，除蔣季

員長所講之全國軍事化以外，似應注重經濟的意義。具體言之，吾以爲中國亟務，在降低中上流社會之生活標準，以提高一般人民之生活標準。是以對於中上流社會之新生活運動，應注重節約及使用國貨，凡消耗國富之惡俗，應特別禁戒。抑吾以爲新生活運動之事項，本不宜過繁，繁則易懈，故似宜特擇惡俗之尤重大者，定爲必戒之條，凡參加新生活運動者，必須實行。譬如中國大害，曰烟曰賭，苟欲救亡，必須禁絕。謂宜以此二項定爲參加新生活運動者之前提條件。此兩害不惟深入於中上流社會，即一般鄉民亦有傳染，中國民族欲拯救破產，保障健康，必以此爲前提矣！此外則獎勵中上流社會降低生活，務簡務樸，同時於一般鄉民，實行文化運動焉，庶幾全民團結之道近矣。然關於此點亦須嚴責高官而寬容市民，倘不能澄清行政，禁絕貪污，一部分貴而且富者享受歐美最高度之生活，而勸城市居民安於東方式的簡樸，恐不易使之心悅誠服矣。

第三：中國積習，凡經官辦之事，輒失其固有之精神。此次新生活運動之性質，雖非官辦，然籌備及推行者，官吏方面必多參加，黨部雖不能與官吏並論，然亦政府機關，自一種解釋言，是亦官也。是以吾人所首先切囑者，爲勿又成爲官吏奉行政令之一套，結果或徒增人民煩累，而埋沒倡導者之苦心。蓋須嚴防者有數義。（一）官吏辦事，動成強迫，而中國人民之性質，極惡強迫，尤其不願其私生活之受人干涉。夫如鴉片賭博，事關法禁，自可干涉，若一般衣食住行上



習慣之改良，只有因勢利導，不可陷於高壓。從前有因強迫放足，而使婦女含羞自盡者矣。此次宣傳各項運動時，應限於勸導獎勵，使人民自動參加，而勸導亦勿過繁，惟有樹立模範，使之欣美來歸。(二)官吏辦事，往往過重形式之整齊畫一，結果則甚遭民怨。此次運動，為衣食住行之運動，而衣食住行，即本不能形式一致，且亦無需一致。夫勸人民皆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則可，然如何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則各人生活狀態不同，形式上勢不能盡同，亦不需盡同。近年往往有干涉人民穿衣之官吏，吾望此次無之。衣勸其皆潔皆簡則可，式樣不必一致也。除有制服規定人員外，一切聽人民自便。抑獎勵布衣則可，限定布衣則不可，國貨絲綢，應加保護也。(三)官吏辦事，動喜鋪張，重表面，鋪張結果，增加耗費，而耗費誰任，仍為人民。人民對新政新俗，往往因增加用費而深惡痛絕之，此亦須注重之點。各地勿因新生活運動，而使市民費錢，倘攤派各費，以為渲染，最初或樂輸，久則厭，終且怨矣。

以上為吾人感想之一斑，謹以供諸各地主持此項運動者。吾人願祝新生活運動之實際成功，而言之如此，惟此乃就對於一般社會者而言，至軍隊與學校，則為另一問題。讀蔣委員長講演，頗注重學生生活，吾人於此，贊同中小學校之軍事紀律化，國家教育上之需要，超過於普通社會之新生活運動者尙遠也。

## 衣食住限用國貨之提議 大公報

近者國難日亟，以救亡根本論，國民益有真正改造自己生活之必要。茲願略論月來新生活運動之經過，而簡單主張一點。

新生活運動，短期間風靡全國，雖不免有若干敷衍附和性質之官樣文章，然真爲此運動受激刺者要不少其人。中國社會中向來侈談高深，鄙夷淺薄，對於此種似乎無甚深長意味之社會的運動盛極一時，又不免有若干微諷冷語反映其間，亦屬當然。吾人以爲社會的羣衆運動苟不需要則已，如有必要，勢須含有淺近的戲劇的麻醉的性質，乃爲無可如何之事。姑不必舉其遠者；如墨索里尼之黑衫，希特勒之鋼盔，羅斯福之藍鷹，乃至如甘地之手提紡機背負鹽鍋，形形種種之運動狀況，以中國社會上眼光觀之，若干人或當更認爲可笑之至。然在此等國家中豈無識者，豈不知其可笑，唯有識者之真有識，便覺可笑事之可笑，蓋彼輩早認識社會的羣衆運動非淺露到可笑程度，難以發揮激刺之力，藉收普及之效也。此種妙用祇能相喻於無言，戮穿西洋鏡，便殺風景。故新生活運動之口號淺近到「鈕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各地響應者熱鬧到夜則提燈競走，晝則化粧游街，吾人殊不以爲怪；甚至發現「打倒摩登團」之舉動，假使行之者有把握無流

衣食住限用國貨之提議 (大公報)

弊，亦不可厚非；蓋法律道德兩失約束之今日，社會本身能發生一種生活上制裁力，實直接於民風世俗，間接於政治經濟，有莫大之益處也。

雖然，社會的運動固不妨淺近化，戲劇化，麻醉化，然欲期成功，仍須提綱挈領，有具體之案，有着手之點；尤其在中國，不可忘却上行下效之義，漠視風隨草偃之功。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各種羣衆運動不少，吾人記憶中之口號不一而足，然往往舉國若狂一閃而散者，其故不可不深長思之，無乃希望於被治者太多，實行於治者太少也。新生活運動分「清潔」「規矩」兩項爲九十六事，吾人聞之，雖鮮有不同意者，然持此「新生活須知」小冊子，爲廣泛的社會運動，便可期其成功，則殊屬疑問。「鈕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對露體赤腳之貧民說，唯有苦笑，對高領亮靴之時輩講，又屬徒勞，舉凡小冊子所列，就社會部分言之，雖各具精義，就社會全盤論之，似尙有前提；吾人切盼新生活運動得到成功，以爲應從「新生活須知」整個精神上提出一個最重，要前提來，成一簡單具體案，照蔣先生所說次序，先從公務員做起走，庶幾兩個月來朝野上下提起之精神不致中斷，破費之工夫免於虛糜。此簡單具體案爲何；吾人十分自信，以爲應從「凡公務員衣食住所需限用國貨」，一點做起走。吾人更敢斷言；此點做得到，新生活運動至少已成功十之八九，此點做不到，新生活運動縱使有若干成功，亦於國計民生無大關係。吾人並非反對外

貨，凡生產工具及一切必需品之輸入，毋寧在絕端贊成之列；唯衣食住所需則儘可限用國貨，既屬可能，且爲必要，早已到盡人應該覺悟之關頭；蓋入超已歲達七萬萬元以上，農村破產，商工衰落，原料無銷場，現銀日流出，且以中國資本技術論，以外國傾銷勢力論，又絕對不能於三五年間養成中國自身能力，足以仿造價廉物美之外貨，從事競爭；到此地步，若整個民族尙無覺悟，對於衣食住必需品，不能限用國貨，必至有大家無以爲生無以爲活之一日，此非故作危言，任何人以普通常識觀察中國今日經濟衰落之趨勢，其不與吾人抱同一之感者幾希！是則舊生活尙難以維持，新生活更從何說起，想不到買鈕扣的能力，說不到勸其扣好，想不到買鞋子的能力，說不到責其穿好，「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這樣教訓大家應該知道，「衣食足然後知禮義」一段名言，同時亦何可忘却，故吾人認爲新生活運動能否成功？專先看治者能否於「衣食住必需品限用國貨」一點做起走，向全國人民先作模範提倡起來？如其能之。則九十六項之運動，皆可次第期其發生效力於民間，如其不能，則買不起鈕扣鞋子之被治者必日益加增，恐終將辜負治者之殷勤倡導矣。

國文讀本 (No. C278)

四

文化學社

## 論新生活運動

大公報

南昌舉行新生活運動，冀可改造市民生活形態與信念，意甚善也。其他省市亦將聞風興起，蔚成一種國民運動，則我國民生活之改造，或可從此樹其根基。夫人類生活與思想行為，有極大關係。而我國數千年來傳統的生活習慣，雖非一言所能盡，但從大量觀察，可謂因時代而異其信念，亦可謂因階級而異其形態。大抵操統治大權之輩，如能以身作則，表率社會，則上行下效，少數之行動，可以變成風氣。故社會生活之形態，可以表現國家之盛衰。而國家之盛衰，亦可支配社會生活之形態。互為因果，循環不已。往昔我國為政者頗喻此理，故矯正社會風習，甚為致力。遠者姑置弗論，遯清末季，曾左諸氏平定大亂，得力之處，多在注重自己生活形態與信念，即以此形態與信念推及於其左右。復由其左右推及於其戚友。輾轉誘導，自成其一團風氣。以此風氣治軍，故戰無不勝。以此治政，故事無不舉。迨曾左諸氏物故以後，此風漸替，放縱懶惰之個性，代之而披靡一世，清社以屋。蓋社會生活形態與信念，即為世道人心之源泉。欲正世道人心，必先正生活形態與信念。宇宙真理，千古不磨。降及民國，當革命之初，非無朝氣。但根蒂不固，故態旋萌。尤以統治階級皆為馬弁衛兵出身之落伍軍人，權利以外無思想，酒色以外無目

的。生活形態不特無紀律，且無法軌。人間罪惡，在若輩眼中，直等無事。一人如是，則環繞其旁者，耳濡目染，自受同化，且加甚焉。今日人心墮落，不能不謂為二十年來統治階級所造成。

然則當今我國生活之缺憾，果安在乎？曰散漫放縱而已。此四字似不足以概括一切，夷考其實，則其他弊病，皆由此四字而來。唯散漫故無信念，唯放縱故無紀律，無信念，則乏向上之心。無紀律，則缺整潔之性。生活如是，則思想行為可知。試考察國人之生活狀況，則大多數皆散漫放縱，與現代所需求者，適相背道而馳。言衣服，則污圻發亮。言居室，則塵土堆積。言陳設，則雜亂無章。言飲食，則蠅蟻蝟集。言起居，則晝夜無別。言經濟，則漫無計劃。以此生活形態，所表現於行為者，則作事無忠實精神，應約無時間觀念，謀己無堅固決心，交友無義俠氣概。現代所最可寶者，厥為科學。而科學所最可貴者，端在整確。此二字，涵義甚廣，一切科學方法，皆基於是。以此衡我生活形態，蓋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適用於生存矣。一人生活如是，則小至一家，大至一國，亦何能不如是。古人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蓋有至理。身為一家之始，家為一國之基。身苟不修，安能齊家？家尙未齊，國何從治？所謂修身者，不僅指陶冶德性而言，整飭生活形態，自亦在其範圍之內。天下斷未有生活形態散漫放縱，而行為思想緊張整飭者。天下亦斷未有生活形態緊張整飭，而行為思想散漫放縱者。故改造我國人生活之形態，實為造國之

必要前提。吾人恒謂造國必先造人，造人必先造新生活。唯新生活乃能產生新人生觀。

南昌新生活運動大會所舉以勸導市民者，八事。曰自覺，曰決心，曰從動處着手，曰從自己做起，曰少說多做，曰時時刻刻做，曰誠實的做，曰互相監督。之數事者，雖可涵括一切，但尚嫌有未能盡爲一般民衆所了解者。曰自覺，曰從動處着手，皆非切實舉例剖解，恐農工商下層民衆，未必一聽即能理解。此類標語，必須簡易化，方能澈底。故以「清潔」，「整齊」，「少說話多做事」，「做事須忠實」，「時時刻刻須想做事」，「做事須守時間」等等，較爲有效。吾人相信此種運動，必須普遍，且勿間斷。限於一隅，則傳播甚難。止於其時，則人心易忘。時時提醒，則因刺激而自覺難堪，人人自省，則因感化而普及較易。尤以主持者，必須以身作則，嚴格自繩，惟吾人所憂慮者，中央及地方官吏未必盡能同心一德，共向此的邁進。設官吏行爲與其所揭以勸導民衆者適相反，則民衆無信仰心，安能望其能心體力行！是以吾人主張政府應首先責令官吏一律改造生活，列爲任官之一種條件。必能嚴格奉行，始有任官資格。政界果能革除惡習，則社會風氣必隨之而變。政治環境最易支配人民生活形態，近來世風日益墮落者，皆二十年來政治惡習有以促成之。此而不察，徒作空泛運動，收效甚小。今之從事新生活運動者，必當感覺自身責任之重大，而力求所以貫徹之道，則造國曙光，或基於是歟！



國文讀本 (No. C279)

四

文化學社

## 新生活運動之要義

蔣中正

南昌各學校校長暨黨政軍各界同志：「在上一次紀念週中，本席已經講過，現在我們江西要做一個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基礎」。這就是說，我們江西無論在那一方面，無論什麼事情，統統要做各省的模，為全國所效法。要以我們一省的新風氣，新事業，來風動全國各省。使全國的民衆都能聞風興起，跟着我們共同一致的來建設我們新的國家，復興我們中華民族。要達到這種期望，一定要我們江西全省民衆尤其在江西省會的南昌黨政軍學商各界同志，即一般民衆的領袖，首先能够一齊奮發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共同協力來做除舊佈新的工作。然後一般國民才有所效法，然後才可以風動全國，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

這件事情我們如果要講難，當然很困難。因為現在我們一般國民的智識程度如此之低，社會環境與一般的教育基礎也如此之壞，我們現在要在最短期間使全國國民所有社會上各個分子都能够認識國家和民族的時代環境，知道現在國民的地位和責任，並且能够實實在在共同一致的來盡國民的責任，努力救亡建國復興民族的工作，當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是大家要曉得，無論古

今中外，一個社會要能改造進步，一個國家或民族要能復興，決不是一定要等到全體國民個個都有足夠的知識，然後才可能。如果一定要這樣，那末，不僅是我們中國有如「俟河之清」，不曉得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使全體國民都知識充足，可談復興。恐怕古今中外，也沒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真正能够復興的了。所以改進社會，復興國家和民族的責任，在事實上絕不能希望全體國民都能盡到。完全要靠我們一般有知識的做各界民衆之領袖的人能够將這個重任一肩擔負起來。只有我們先負起責任，以身作則來切實去幹，才可以推動全國國民共同覺悟奮發，協力來幹。古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就是這個道理。從前所謂君子，就是現在各界民衆中的領袖，亦即有知識有道德的優秀份子。一個社會的良窳，和一個國家的興亡，就看這種人能不能盡到教導一般國民之重大的責任。現在無論是黨政軍以及學界商界的同志，個個都是國民中的知識份子，都負有教導一般國民的責任。社會要能改進，國家和民族要想復興，就要全國一切知識份子，尤其是各界領袖能盡到教導全國民衆的責任。所以我們到一個地方，如果看到當地的社會腐敗，人民野蠻，不好說這是當地全體民衆的倒羈，實在只能算是當地一般知識份子的倒羈，只能怪一般知識份子沒有盡到自己教導國民改造社會的責任。反轉來講，無論是一個地方或整個國家，如果一般知識份子都能認識國家所處時代環境的險惡，和我們國民所應負的

責任，並且以身作則來教導一般國民，共謀社會改進，國家和民族的復興。那末，這個社會和國家，沒有不會很快的進步復興起來的。所以社會不能進步，國家和民族不能復興，其責任就完全在我們一般智識份子，尤其是我們一般民衆的領袖。所以我今天特別要南昌各界和各學校校長參加這個紀念週，想藉這個機會向大家貢獻我的意見。

我在前一次紀念週中已經講過：「我們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要如何才能成功呢，簡單的講：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知識。道德愈高知識愈好的國民，就愈容易使社會一天比一天有進步，愈容易復興他們的國家和民族。比方講。德國的復興，就是一個最好的先例。我們曉得，德國自從歐戰失敗簽訂凡爾賽和約以後，整個國家在各個戰勝國壓迫干涉之下，一動也不許動。尤其是關於軍備更受嚴格的限制，即如陸軍就限定最多不得超過十萬，拿來和列強比較，可以說他們的武力等於零。雖然他們沒有武力，但是還不到十五年工夫，居然就能够復興起來，和世界上最強力的國家並駕齊驅。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剛才講過，德國在過去因為受了條約的限制，是沒有武力的。那末，他一旦要求軍備平等的時候，法國儘可以用武力去壓迫他。爲什麼不敢如此呢，就德國本身來講，他既沒有強大的陸軍，也沒有海軍空軍，有什麼資格可以要求平等，更如何可以獲得

平等呢。再拿德國的情形來和我們中國比較，德國近來沒有大的武力，而我們的陸軍比德國要多幾十倍，海軍空軍也有。德國的人口僅僅六千萬，我們的人口四萬萬。再講德國的土地，格外不能和我們比。但是人家要求軍備平等，就是軍備平等；要想取消賠款，就能取消賠款。而我們中國不要講不能根本廢除不平等條約，如同德國之要求軍備平等一樣，而且連到提議修改也沒有道理。比方講，早兩年伍朝樞在國聯依據盟約第十九條，動議取消不平等條約，就一點結果也沒有。他們德國人要求軍備平等，各國就不能不在原則上贊成，到最後還不得不完全承認。法國雖然要反對，也沒有什麼辦法。人家剛剛戰敗，過幾年就可以不付賠款，要賴債就賴了。而我們幾十年或百多年的賠款，到現在還是每年要照付。總之，德國也是一個國家，中國也是一個國家。德國沒有武力，而能夠與各國平等；中國雖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這是什麼道理，沒有旁的，完全是由於我們一般國民的智識道德不及人家。因此我們可以曉得，要一個國家和民族復興，不是有怎樣大的武力就行，完全在乎一般國民有高尚的知識道德。德國可以能和其他各個強國平等，就是因為他們一般國民的智識道德和各國國民平等，或許比人家還要好些。我們中國何以至今不能和各國平等，也就是我們一般國民的智識道德不能和人家的國民平等，趕不上他們。所以今後我們要求平等，要想復興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一定要根本上先從提高國民的智識道德這一點

來做。

一般國民智識道德的高下，即文明和野蠻，從什麼地方可以表現出來呢。我們要提高一般國民的智識道德，要從什麼地方着手呢。這就要講到一般國民的基本生活，即所謂「衣食住行」。這四項基本生活，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是個個人時時刻刻不能離的。一個人或一國的國民精神，思想，智識，道德，統統可以從基本生活的樣式中表現出來。外國人衣食住行是什麼情形，在場各位同志中有到過外國去的人，當然看得非常明白。就是沒有到過外國的，也可以在各處租界，教會或其他外國人所任的地方看得出。外國人無論吃飯，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動，統統合乎現代國民的要求，表現愛國家和忠於民族的精神。總而言之，統統合乎禮義廉恥，不要廉恥的飯他們不吃，不要廉恥的衣他們不穿，不合禮義的事情他們不做。他們無論起居食息，一言一動，統有規律，合乎做人的道理，表現有現代文明國家的國民之智識道德。何以他們國民能夠如此呢，就是他們各國的教育發達，社會環境優良。尤其是一般負有教導一般國民的責任之智識份子，能够養成好的風氣，習慣，以身作則來教導。他們每一個國民，從小在家庭裏就有很好的家庭教育，進學校以後，又有很完善的學校教育，出學校以後，再有很好的社會教育。他們一切基本生活的教育，在家庭教育時就已經打好基礎，到學校教育再加嚴格的修練，即已臻於完善，

以後更有社會教育，使之發揚普遍，邁進不已。他們一般國民，因為有這三種教育，接連琢磨，層層扶持，所以其智識道德都同在一個水平綫上，而表現於衣食住行一切實際生活之中。因此，別國人看了，才曉得他們是一個文明的國家和民族，才肅然有所敬畏。德國之所以要求平等而各國不敢拒絕他，就是這個道理。我們中國何以始終不獲得平等，而且還要一天天被帝國主義者侵略壓迫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一般國民無論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們的古人，或現在外國人一樣合乎禮義廉恥。普通一般國民不必講，我們只就現在一般準備要做國家和社會中堅人物的青年學生來講，就可以明白。大家可以看到的一般學生，比方說，江西的中學生，現在雖然大多數都比較好了一點。但是我去年初來的時候所看到的，幾乎無一個不是蓬頭散髮，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紅穿綠，和野蠻人一個樣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車，都沒有一個走路坐車的規矩，更不曉得愛清潔，甚至隨處吐痰。還有，看到師長不曉得敬禮，看到父母也不曉得孝敬，對於朋友，更不知道講信義。這種學生，可以說完全不明禮義，不知廉恥。這樣的學生，這樣的國民，如何不要亡國。前幾天我還在街上看見一個小學生吸紙烟，這樣還了得嗎。他做學生的時候就要吸紙烟，再長大不會吸鴉片烟嗎。當時我因為車子走得太快，不便拉他。你們一般教職員，或警察，應當也看見，看見的時候，就要拿來處罰。一個地方有這種現象發生，尤其是發現之後，還沒

有人來管，就是我們所有負有教導國民的責任的人，尤其是一般學校裏的教職員最倒臺的事情。如果我們平時能留心管束，並且以身作則來教導，我想決不會有此現象。例如我此次到了建甌，有一回發現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煙，雖穿了很好的衣服，還是一點教育也沒有。因此我隨即叫他的父母來要辦他，從此以後，建甌就少有小孩子吃煙的了。由此可見轉移風氣，改造社會，並不是什麼難的事情，實在還很容易。只要我們各界領袖，能够以身作則，實實在在來做。現在就是因為我們各界做領袖的人，自己不能以身作則來實幹，不能認真教導自己學校裏的學生，自己家庭裏的子弟，和自己機關裏面的部下。聽他們一天天腐敗墮落，一切不管，所以社會弄到這種紛亂，黑暗，暮氣沉沉，充滿了烏煙瘴氣。因此，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要被人家不斷的侵略壓迫。我們舉德國復興為例，並拿來和我們自己比較，可以曉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興亡，軍隊還只能負一部分責任，最大的責任，還是在社會上負有教育責任的一般人身上。今後我們要建設國家復興民族，除發展教育外，再沒有旁的根本方法。所以教育乃一種至高無上的救國復興的根本事業，凡是有志救國，要想復興民族的人，都要致力於此。即不僅一般直接負有教育責任的教職員或教育行政人員，應格外盡到自己的職責，社會上所有的智識份子尤其是各界的領袖，也人人要負起這個教育的責任，人人要以身作則的教導，務使一般國民的衣食住行統統能合乎禮



義廉恥。如此，我們的社會才容易進步，國家和民族才可以復興。

我們現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要使江西成功一個復興民族的基礎。要達此目的，必須自江西，尤其是從江西省會所在南昌這個地方開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佈新，過一種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目前因為限於人才物力，所以先選定南昌這一個地方開始一個新生活運動。即要使南昌所有的人民，都能以禮義廉恥爲民本原則，改革過去一切不適於現代生存的生活習慣，從此能真正做一個現代的國基。我很希望由我們在南昌的各界領袖共同協力來幹的結果，可使南昌改造爲一個新社會，使各縣各省都有所取法，而將我們的新生活運動逐漸推廣至各省各縣。使我們全國國民的生活，都能合乎禮義廉恥，適于現代的生存，不愧爲現代的國民與文明國家的國民，表現出我們全體國民高尚的智識與道德，再不好有一點野蠻的落伍的生活習慣。比方講隨地吐痰，撒尿，到處髒得不堪；床下門角，這些地方永遠不洒掃。這些極不衛生的事情，就絕對不是現代任何文明國家的國民所可以存留的。尤其是隨地吐痰，撒尿，簡直只有最野蠻的民族才如此。我們要有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就要從不亂吐痰做起。日本人從前也是隨便吐痰的，但是自從維新以後，一般國民都曉得非改革這一種野蠻的習慣，不足以與各國國民講平等。所以統統能改過來，以後他們吐痰，就吐在自己隨身所帶的紙頭內。至於西洋人吐痰，他們也是吐在隨身

攜帶的手帕內。這種注重公共衛生的知識和習慣，我們今後一定要告訴一般國民，並且以身作則領導他們來做。總要使一切受教的人，能從這一件事開始，養成愛清潔講衛生的習慣。這些事情，在外國本來在小時經過家庭和小學教育，就已教好。所以到中學以後，用不着特別注意來教。但是我們中國，無論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統統不完善。所以我們無論是在家庭裏，學校裏，機關裏，或是軍隊裏，隨時隨地都要以身作則的來教。我從前也做過多年的學生，但是在學校裏從來沒有人特別注意教衣食住行的道理。現在我主張無論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軍隊教育，和社會教育，都要從衣食住行開始。都要使受教育的人一切生活合乎禮義廉恥，然後才能使全國國民表現出高尚的道德和智識來，使人家不得不敬畏我們，不敢不承認我們平等。這個道理不是我發明的呢，並不是的，我不過從各方面經過長期體認而知道現代各國教育的精神所在。再證以我們中國傳統的立國的精神，覺得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的新生活運動，是目前救國建國與復興民族一個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運動。我過去在日本學陸軍，受過他們的學校教育，也受過他們的軍隊教育。他們雖然口裏從沒有提出「禮義廉恥」來講，但是無論吃飯，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動，其精神所在，有形無形之中，都合乎禮義廉恥。他們以這樣的教育幾十年教下來，然後才造成今日這樣富強的國家。我們現在要建立新的國家，要報仇雪恥，不要講

什麼強大的武力，就只看衣食住行上能不能做到日本人那個樣子。旁的不必多講，我只舉一兩件極小的事情來說，日本人全國上下無論什麼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臉，全國已成爲普遍的一種習慣。如果有人不如此，旁的人一定目爲野蠻，不愛國。我們曉得，常常洗冷水臉，可以使人精神奮發，頭腦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膚強健，不受風寒，還有最要緊的，不致耽誤時間。所以這個習慣，事情雖小，益處却極大，所以日本人全國如此。試問我們中國，無論是軍隊裏，學校裏，家庭裏有幾個人能終年用冷水洗臉呢。普通那一個不是非熱水不洗臉，往往因爲沒有熱水而不洗臉，或因爲等熱水而耽誤幾個鐘頭。由這一點就可以曉得我們的民族不行，我們和日本人不必在槍林彈雨之下來衝鋒陷陣，就只將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曉得高低強弱。所以我們要復興民族，報仇雪恥，不必講什麼槍砲。即就洗冷水臉講，如果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勝過日本人，其他的還講什麼。我們一般負有教導責任的人，從此一定要過新的生活，以身作則來教好自己的部下，學生，以及一般國民。我就是第一個能做到，我從小以來每天第一次洗臉一定用冷水，這并不是我自已要宣傳，實在是希望大家都要講到就做，做到再講的意思。日本人除洗冷水臉之外還有一個習慣，就是普通一般人每天都吃冷飯。普通比較富裕的人家，早晚燒兩次飯。窮的人家，就只早晨燒一次，日中出去工作，就帶一包冷飯。這些生活習慣是什麼，這就是最基本的軍事訓練，與

軍事行動。他們從小在家庭裏就養成這刻苦耐勞的習慣，就是一切生活，早已軍事化了，所以他們的兵能夠強。不然，打仗的時候。你要等水燒熱以後洗臉，又要等飯燒熱再吃，敵人已經將你包圍，還了得嗎。講到這裏，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澈底軍事化，能夠養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勞，尤其是共同一致的習性和本能，能隨時為國犧牲。不是說水沒有燒熱，飯沒有煮熟，我們就不能去打仗的國民。要養成這種隨時可以與敵人拚命為國犧牲的國民，就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我們一般負有教導責任的人，尤其是各學校教職員，直接要來教育青年學生。總要隨時隨地，以身作則，從衣食住行這幾項基本生活教起。有形無形之中，使個個學生部下以及所有的國民的生活，統統能夠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而合乎禮義廉恥，合乎做一個現代的人的道理。我們在學校裏教學生，絕對不是在課堂上教點國文，史地，理化，英文，算學或其他技藝而已，一切的學術技能都還是教育次要的東西。最根本要緊的事情，還是要教做人的道理，養成學生完美的德性和人格，使他成功一個明禮義知廉恥的人。具體的講，就是首先要從他們的衣食住行教起，使他們都能過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的新生活。如果這個根本的東西忘了，單是教些物理，

化學，英文，算學等知識技能，那麼，不管你教得怎樣好，也沒有用。因為知識技能，禽獸也有，禽獸也可以教會。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人之所以爲人，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明禮義，知廉恥。從實際生活上講，沒有旁的，就是要做到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如此的生活才可以叫做新生活，過新生活的人才配做一個新時代的人。新時代的人絕對不是吸香煙，拍香水，隨地吐痰，蓬着頭髮，拖着鞋子，扣子不扣，帽子戴歪的這一類的人。現在拍香水拍得愈多的就愈臭，愈不清潔，愈不清潔不整齊的人就愈野蠻。現在我們要救國，要復興民族，並不需要講求怎樣高深奧妙的道理，就是要從實際生活起做到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幾件很粗淺的事情。古人所謂「蔬米布帛」，一般所謂「家常便飯」。我們現在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道理，就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飯」之中，就是要從「蔬米布帛」「家常便飯」做起。也就是剛才所講的：要使全國國民都能過軍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拿這個東西來復興民族，比用什麼武器什麼軍隊的力量都要大。我們做人，教人，革命與復興民族，都要從這一點做起。

因此我們現在先從南昌起，開始一種新生活運動。我們要使南昌所有的國民個個人都過整齊簡樸，一切能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可以做全國人民的模範。我希望各界的領袖，以及一切知識份子，從今天起，下定一個決心來做新生活運動，尤其要能自己做起，然後更以身作則的教導

督促自己的學生部下，親戚朋友，以及一般國民，如此努力幹去，我相信三個月以後，南昌一定可以造成一種新風氣，造成一個新南昌，新江西。半年以內，一定可以風動全國，使全體國民的生活都能通遍的革新。那時，無論是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無論是要報仇雪恥復與我們的民族，都不是什麼難事。現在這個復興民族的新生活運動正在開始，我很希望我們在南昌的黨政軍學商各界同志下定決心，共同來推進這個運動。尤其是各界領袖自己要先能做到，方能以身作則，鼓舞羣倫。中正就以此自勉，很希望各位同志，尤其是各界領袖各校校長，人人以此自勉勉人。古人云「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希望大家抱此決心與精神，將過去不適用於現代的一切野蠻生活，澈底改革。一切新的生活，新的運動，新的事業，統統要從今天開始，這就是本席今天向大家貢獻的關於新生活運動之要義與方法的幾句話。希望大家能依此共同努力，以完成革命的使命，就此謹祝各位成功。

---

國文讀本

十四

文化學社

## 叙小修詩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復逸也，故刻之。

弟少也慧，十歲餘，即著黃山雪二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釘髓，傳以相如太冲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既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期，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羣而不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余則極喜其疵處，而所



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閩閩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眞人所作，故多眞聲。不效鑿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蓋弟既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

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賞貧；而沉湎嬉戲，不知樽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余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其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懣之極，「黨人偷樂」，「衆女語啄」，「不揆中情」，「信讒齋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音以怨矣，甯有不傷者。且燥溼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懣，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

國  
文  
讀  
本

四  
文化學社

## 王伯益墓表

虞集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旅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贖，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歛而殯諸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半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

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賓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遊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公翰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己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才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洵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

得如二公志。尙方符寶典書，滿三年，常得四品官，卽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眞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漢如也。徙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待爲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

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卽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囊中金不識記數，及資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

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

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移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

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闕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卻臥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喚楊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

方伯益在斂，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己事，一坐皆歛歎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

，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嗚乎！是爲表。

## 君道

鄧牧

古之有天下者，以爲大不得已，而後世以爲樂，此天下所以難有也。民生之初，固無樂乎爲君，不幸爲天下所歸，不可得拒者，天下有求於我，我無求於天下也。子不聞至德之世乎？飯糲梁，啜藜藿，飲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階三尺，茆茨不翦，宮室未美也；爲衢室（一）之訪，爲總章（二）之聽，故曰：『帝皇清問下民（三）。』其分未嚴也；堯讓許由（四），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農（五），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夫然，故天下樂戴而不厭，惟恐其一日釋位而莫之肯繼也。

不幸而天下爲秦，壞古封建，六合爲一，頭會箕歛（六），竭天下之財以自奉，而君益貴；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而君益孤。惴惴然若匹夫懷一金，懼人之奪其後，亦已危矣。天生民而



立之君，非爲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故凡爲飲食之侈，衣服之備，宮室之美者，非堯舜也，秦也；爲分而嚴，爲位而尊者，非堯舜也；亦秦也。後世爲君者，歌頌功德，動稱堯舜，而所以自爲，乃不過如秦，何哉？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七）。」

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爲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八），欲長治久安得乎？

夫鄉師里胥，雖賤役，亦所以長人也，然天下未有樂爲者，利不在焉故也。聖人不利於天下，亦若鄉師里胥然，獨以立之不得人是懼，豈懼奪其位哉？夫懼人奪其位者，甲兵弧矢以待盜賊，亂世之事也。惡有聖人在位，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而日以盜賊爲憂，以甲兵弧矢自衛邪？故曰：「欲爲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爲君，欲爲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嘻！天下何常之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若劉漢中李晉陽者，亂世則治主

，治世則亂民也』。有國有家，不思所以捄之，智鄙相籠，強弱相陵，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

【注釋】

(一) 衢室 水經注堯有衢室之問。

(二) 總章 文中子舜有總章之訪。

(三) 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民，清問虛心而問也。

(四) 許由 史記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五) 石戶之農 高士傳石戶之農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返也。

(六) 頭會箕歛 史記陳餘傳秦爲亂政，頭會箕歛，以供軍費，注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七) 甘酒四句 見書五子之歌，此禹之訓也。

(八) 慢藏二句 易繫辭上傳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

國文讀本

四  
文化學要

## 上吏部裴侍郎書

賈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賈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書，高堂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襟。何則，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跡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胆，庶大雅含宏之量，矜小人惻歎之誠，惟君侯察焉！

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己，歷詆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之恩，任以書記之事。儻人則多慚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昔聶政荆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尙且捐軀燕趙，甘死秦韓。

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磨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答施。而顧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藿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嚙指之戀徒深；歲時烝嘗，崩心之痛無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士乎？

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以三年；而凶服之制行終，哀疚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心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愈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

人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

之？

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安能死節以事人？雖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

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迷入塞之魂，毋切倚閭之望，就令觀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賞，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哉？

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私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

國文讀本

四 文化學社

## 自爲墓誌銘

蜀人張岱，陶菴其別號也。少爲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變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烟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牀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三十年前，真如隔世。

常自評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韋布而上擬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貴賤紊矣，不可解一；產不及中人，而欲齊驅金谷，世頗多捷徑，而獨株守於陵，如此則貧富舛矣，不可解二；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卑田院乞兒而不驕，如此則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則唾面而肯自乾，強則單騎而能赴鹵，如此則寬猛背矣，不得解五；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



場遊戲，肯讓人先？如此則緩急謬矣，不可解六；博奕樛蒲，則不知勝負，嚼茶嘗水，則能辨滲溜，如此則智愚雜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亦可，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亦可。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爲敗子，爲廢物，爲頑民，爲鈍秀才，爲瞌睡漢，爲死老魅也已矣。

初字宗子，人呼之爲石公，卽字石公。

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譜，義烈傳，鄉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關，四書遇，夢憶，說鈴，昌谷解，快園道古，僕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

生於萬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時，魯國相大滌翁之樹子也。母曰陶宜人。

幼多痰疾，養於外祖母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雲谷公官兩廣，藏生牛黃丸盈數籠，自余困地以至十有六歲，食盡之而厥病始瘳。六歲時，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爲錢唐縣游客。對大父曰：聞文孫善屬對，吾面試之，指屏上李太白騎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余應曰：眉公跨鹿，錢唐縣裏打秋風。眉公大笑躍起曰：那得靈雋若此，吾小友也。欲進以千秋之業，豈料余之一事無成也哉。

甲申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聊生，又不能覓死，白髮婆婆，猶視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皆自作墓銘，余亦效顰爲之，甫構思，覺人與文俱不能佳，輟筆者再。雖然，第言吾之癖錯則亦可傳也已。

去年營生壙於項王里之鷄頭山，友人李研齋題其壙曰：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菴張長公之壙。伯鸞高士塚近要離，余故有取於項里也。明年，年躋七十有五，死與葬，其日月尙不知也，故不書。

銘曰

窮石崇，鬪金谷，盲卞和，獻荆玉，老廉頗，戰涿鹿，膺龍門，開史局，饑東坡，餓孤竹，五穀大夫，焉肯自鬻？空學陶潛，枉希梅福？必也尋三外野人，方曉我之衷曲。

## 東軒記

軒在今江西高安縣舊  
貢院高安爲宋筠州治

蘇子由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一）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二）之漕（三），水患尤甚。既至，敵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欵，補其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

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行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

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子欲仕，然抱關（四）擊析（五），尙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刼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

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

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

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污，晞（六）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七），下爲乘田委吏（八），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旣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九）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十）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注釋】

（一）蔑 毀也。

(二)江 蜀江在高安縣北今日錦江。

(三)滸 水涯。

(四)抱關 守門之官。

(五)擊柝 警夜之官。

(六)睚 幕也。

(七)司寇 古六卿之一，史記魯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

(八)委吏乘田 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掌牛羊芻牧之吏，孔子嘗爲之。

(九)桎梏 猶言束縛。

(十)環堵 堵垣也，五丈爲堵，此言中無所有也。

---

國  
文  
讀  
本

四  
文  
化  
學  
社

##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囊盜，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驚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



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啼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啼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啼再拜曰：公幸教啼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旣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啼不解衣，戒候令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

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

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求諭，譏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束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價，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譏，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藪，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做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汝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譏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歧，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

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俱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常出入岐周邠農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成，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媿媿，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7/10  
6/11